

# 博士與我

穀雨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穀雨著

# 博士與我



黃氏方外居出版



博士與我

穀雨著

黃氏方外居出版

新馬出版印刷公司

新加坡文慶律大牌四號門牌七六F /七八F

未經同意 請勿翻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次版

# 傻瓜的話（代序）

爲「我的東家」「博士與我」「求生記」「拜師記」同時出版而作

一部能使人讀得下去的文藝創作是很令人可喜的，而一部令人可喜的文藝創作當然只能出自那些師出有門的飽學寫作者，一個飽學的寫作者並不是像我這麼個蹩腳的儉腹的全無學歷的人所能效尤，做不到不免就要來「惡補」了，因爲，我最大的願望正是想寫些能使人讀得下去的書。在我以前要想把書寫得好，是得先看看人家的文學名著是怎樣寫法的，遺憾的是當我一文莫名的時候，華文書店里那些世界文學名著的華文譯本是有得買，有的在一本書上還發現了兩三種譯本。這十年來，衣袋里往往備有些買書的錢到書店去，可是書店里那些世界文學名著的華文譯本却是很多很多買不到，只有英文書店，要什麼，有什麼，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連人家的名著我都不能買來借鏡，注定我要永遠做個不入流的寫作者，不入流的寫作者還能寫些叫人能讀得下去的書麼？

狄更斯的小說，對我來說是有點偏愛，以前凡有他的華文譯本，十九我都讀過。他的「雙城記」開首那幾句對比的話，什麼「這是個光明的時代，亦是

個黑暗的時代」等等等等，是很爲一般讀者所傳誦的。而我却久久不能忘懷於他那部「老古老玩店」第一章開頭的那句話：「一個人最不幸的，是當他在孩子時不能享受孩子應有的快樂而又需要他來分擔大人的憂患」（大意如此），我是覺得他這句話是比他的什麼「這是個希望的春天，亦是個失望的冬天」更具有意義的。好多年來，很想把這本書再欣賞一下，所有的華文書店都問過了，就是沒這本書。而在他那些名著中，還有一部叫做「苦海孤雛」的，我尙未看過，華文譯本既然買不到，我只好買英文原本來看了。可憐我少時只讀過兩個月英文夜學，讀兩個月英文夜學便能閱讀狄更斯的小說原著，那不是天才麼？不！我只是個蠢才，天才和我是一向沾不着邊的，我只用一本英文辭典來做我的老師，雖然這位「老師」並不怎樣使我失望，我不懂的字和辭句，裏面都有。但用一本辭典來看小說，不太浪費時間了嗎？一頁書有時要翻查十多次的辭典，什麼讀書的興趣都消失了。總算我自少養成有那股看好書的韌性，這部英文原著差不多花我四十天的工夫才看完。四十天看完一本小說，其中還得打個折扣哩，我不是把這部小說從第一個字看到最末一個字的，因爲我對這位偉大的文學家雖有偏愛，却亦對他有點偏見，他的名著有些我總要嫌他該止而不止的。他對他的書既該止而不止，對他有點偏見的我自不免要對他唐突了，

看到那里我認為後面的故事是多餘的，我便要戛然而止了。故他這部小說我只看到四分之三，還有四分之一我沒有去看它。在我看完他這部原著之後約三年，香港中流出版社來了一部蔣天佐譯的華文譯本，里面放着一九七〇年版，亦不知是初版還是第幾次版，當然我還是買來看，這部譯本只花我兩天便看完了。兩天可以看完的譯本，它的原文我却要花四十天，每天手不釋卷地把那部英華辭典翻來翻去，像這樣的讀書法，我想：要是在中國昔日科舉時代對八股文肯下這樣研磨的工夫，那對於功名一定很有希望，什麼狀元、榜眼、探花、當然沒有我的份，因為我太笨。至於二甲三甲五六七八甲，一名散陪末座或如潮洲話所謂「一坐紅交椅」，是不難得到的，因為我太勤。不是嗎？勤能補拙，像這樣的讀書精神，是值得傳令嘉獎的。

這當然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呢，我只是個大傻瓜，一個不審時不度勢不自量力的傻瓜。我是個沒有寫作底子的人，却來幹那寫作的事，這點傻勁不但對我的現實生活毫無用處，相反的還給我帶來很多苦惱和恥辱。記得七八年前我由北馬回到這兒來，一抵此間，便把我的一部作品叫做「求生記」的，雙手捧着到一家書店兼出版社那兒去，因為以前跟這家書店的老板有一面之雅，自信這部書寫得還不錯，很希望他代為出版。還特地對他說，這部書構想於檳

### 傻瓜的話（代序）

城，起草於怡保，修正於金馬崙高原，謄抄於柔佛居鑾。一部書十多萬字，由北馬寫到南馬，到處跟我一起跑，這實在是有點「偉大」的。不想這位老板不但不賞識我的話，好像還認為我的話太討他的麻煩，三言兩語便把我像個叫化子似的送到外面來。一部十多萬字的文藝創作，別說內容怎樣，但由構思起草，至於謄抄在稿紙上，這是要花很多的時間和精神的，它的結果却給人家這樣的冷落和鄙棄，這實在是很傷我的心的。幸好我是個傻瓜，傻瓜的臉皮厚一點，傷心之餘，剛勇猛當然談不到，傻勁却還是有一點。我要是沒這點傻勁，那我腦筋的兒子（恕我借用塞萬提斯的話）便無從面世了，那才是我最傷心的呢！

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來出版華文文藝創作，真是太不適時宜了，商人的目的第一是賺錢，出版家跟商人，正是兩面一體。在這個金錢第一的地方，經濟起飛的时刻，紅紅綠綠的東西，才是大家所夢寐追求的。就在我決定自費出版這幾部創作的個多月前，身體忽然有點毛病，那便是吃不下咽，半點沒有胃口，胸間常感到要作嘔，有兩晚整晚不能入睡。吃不下，睡不着，不管怎麼說，病情總非尋常的。既不尋常，不免就要擇醫求治了，央了一個會說英語的朋友，陪我到一個私立的宗教醫院去。在醫院住了四晚便吃得下睡得着覺了。倒是

照過X光之後，醫生來對我說話了。她說看我的X光照片，里面的腸胃是沒有毛病的，倒是胆囊生了顆小指頭來大的膽石，現在還未發炎，故不覺痛苦，要是趁着還未發炎之前割去，比較易於着手，問我是否願動手術，因為一動手術，手術費是要成千塊錢的，要是我願意，她可以替我介紹一個專業醫生來施手術。我的胆囊結石，說實話，一時聽來倒不怎樣把我嚇了一跳，因為我已是個老傻瓜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已沒有什麼剩餘價值了。而且既未發炎，還不得有何痛苦，是可以不急急把它割掉的，便對那醫生說，容我考慮一下。反倒是聽她說一動手術，便要千多塊錢的手術費，對我這個傻瓜來說，是樁新鮮的新聞。當醫生步出病室之後，我回頭對那個先我一個星期進院的隔床病友說，我的胆囊生石了，醫生說動起手術來要成千塊錢的手術費。我以為我的話會使他大大吃驚的，那知他聽了我的話毫不感到驚奇，冷冷的從容不迫地回着我說，成千塊錢的手術費，只是指那比較容易割掉的，要是困難一點的，是要千多塊錢的，他就是因胆囊生石來這兒動手術的。我就問他以他割治的經過，動一次手術該要多久，他說他一經發覺胆囊結石便進來割治，比較容易一點，只稍點多鐘，困難一點的，那就要多花個把鐘頭了。這位隔床病友，在我看來亦只是個平平常常的人，這亦可從來探訪他的親友看得出，兩點鐘時間的手術費便

要千多塊錢，而他居然認爲這樣的收費並不足奇，還強調說有人要代這些專業醫生的收費合法化，以免這種人材外流。既敢以這樣收費，當然是有人付得起，這，是要在那頂頂繁榮的地方才有可能，這樣說起來，這兒的經濟豈但起飛，簡直是一衝上天了！而我這個大傻瓜却半點不知道，一直昏昏沉沉地在做我的傻夢。人家兩點鐘便能賺到千多塊錢，我這個傻瓜却傻了許多年只能寫下幾部沒人代爲出版的書，其賢不肖相去亦就不止十萬八千里了！

經濟起飛而沾不到華文書業，這就意味着華文書籍的讀者越來越少了。寫了出來的東西沒人欣賞，自然不會有人墊錢來代你出版的，沒人代爲出版的稿子，那就像叫化子腋下挾着的那束破破爛爛的家檔了。那個書店的老板把我當成叫化子似的不假以顏色，這在他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華文文藝出版物死氣沉沉的時代再來搞這種沒人欣賞的勾當，那就要大虧其本了，那就傻里傻氣跟我一樣做個大傻瓜了。會做生理的人沒有一個是傻瓜的，真的傻瓜便不會把個算盤打得滴滴答答的响了，不會把個算盤打得滴滴答答的响，還做「啥子」生理呢！沒有辦法，我已是個「過河卒子」了，我只有盲衝直撞了，人家不出版我的書，我只好自掏腰包了。我亦不怕人家對我暎鬼眼，裝花臉，嘲笑我這個傻瓜不自量力，可不是嗎？那是我腦筋的兒子呀！我愛我腦筋的兒子，是和一般

母親之愛其嬰兒一樣的。爲着要使它們呱呱墜地，我所忍受的痛苦是情有應得，責無旁貸，大可不必再來發我的牢騷了。現在我的「兒子」終於哇哇的哭出聲來，一個跟着一個的來和大家相見，那就是「我的東家」，「博士與我」，「求生記」和「拜師記」。

只要不是太沒信心，大家都會對自己的兒子寄有很大的希望的。最普遍的是希望自己的兒子學成之後會做大官發大財，那他們就可以做老太爺了，千人扛萬人扶接受報紙上那些不堪寂寞的人大幅廣告的賀詞了。我這個傻瓜難道會例外的麼？不！我的「兒子」在我腦筋里有的是醞釀了十多二十年，我知道得最清楚，它們都是些會使大家開心的。我是相信世界之大，總不止有一個會對我那八大山人似的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傻里傻氣的「兒子」開心地笑起來的。只要我的「兒子」會博那位先生歡喜，我已心滿意足了。笑！究竟對人的健康是有益的，我的不憚煩地費了那麼大的勁兒把我的「兒子」催生了出來，其目的不外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

穀雨記於新加坡蒙巴登區

傻瓜的話（代序）

七



## 第一章

### 作

爲一個王老五，是無所爲過年過節的，蕩到那兒去，便在那兒過年過節。又碰着時運不濟

，偏在年關失了業，那便只好看別人過年過節了。今天是我過了無數個落莫中秋節中值得我大書特書的一個，使我永久都會想到它的。昨天便接到老王的電話了，要我到他家裏吃飯，同時還介紹兩個王老五同志老周和老何跟我認識。老何與我是有一面之緣的，儘管我很想跟他做朋友，他却不大看得起我，所以見面雖然見過面，却還跟不認識一樣。老周却是初次見面的，他的身世我不清楚，祇從別人的口裏，知道他是個近於碼頭人物的人而已。老王雖說這是個王老五的聚餐，其實四個人中不全都是王老五的。我跟老王認識已有很多年了，他不但不是個王老五，還有兒有女哩，兩個千金和三位公子，年齡也都在十歲以上了，都在學校裏讀書，只不過他鰥居多年，沒有續娶，便說他是個王老五了。老何呢，明媒正聘娶來的妻子是沒有的，却已姘過兩三個女人，和兩三個女人同居過了，現在還和一個女人作不定時的幽會，怎能說他是個王老五呢？老周才認識，他的底細自然還不知道，但既然是碼頭一般的人物，沒有一個碼頭人物能潔身自愛的，能夠潔身自愛的人也不成其爲碼頭人物了。認真來說，如果王老五也有什麼可以自矜，那麼四個人中恐怕只有我才是個如假包換的王老五了。

管他們是不是真的王老五，在這中秋佳節，能夠聚集四個人同桌共餐，這是我好些年來很難碰到的。何況說是聚餐，却不用我攤派飯錢，是老王好意邀了我們三個人和他一起過節，也就夠我高興了。

這兒得來個聲明，我的成爲王老五前輩，可不是生來與人異相，我也和常人一樣，其所以終於吊兒郎當者，實在是我的低能，對於兒女私情，說句老實話，自少已就非常嚮往了！

老王今天也特別高興，自我認識他以來，很少見過他像今天一樣的洋洋得意，他特地要我今天給他請飯吃，而且還拉了老何老周來作陪。這可不能說是他驟然對我好起來，雖然他平時對我也不壞，應該是他近來中了一條馬票的馬屎，說是馬屎，也有三幾千塊錢，在他這個終年替人做事，領取每月三兩百塊錢薪金的人，平白地得到三幾千塊錢，是很夠使他大大高興的。另個原因，是他自縫居以來，不得不一身兼負母責，是很使他傷透腦筋的，現在有個妻妹願替他分點微勞，就更使他高興了。因此，他今天請人家喝酒，就不像以往那麼小家子氣了，祇在他屋裏煮了幾樣常菜。今天爲要盡歡，竟邀我們到他一個同襟的襟兄屋裏，借着他襟兄一家到北馬去沒人看管的屋子作爲歡宴我們的場地。

他襟兄的屋子是在一座剛落成的組屋，樓高十層，房子正好在頂層，是一所兩房一廳的房子。由廳裏推開窗子望出去，沒遮沒攔，大約有半英里遠景可以遠眺，而且窗子朝東，那輪秋月，正冉冉陞上起來。這晚也出奇的好天氣，好像有意湊合我們四個真假王老五的興，在這樣的環境下喝酒賞月，就我記憶所及，是很少有的。老王是個四十多快五十的中年人，在學問上來說，他只是個受過幾年低級教育的人，自然談不到有何識見，就因坦白熱情，大家都樂跟他做朋友。上面說過了，老何我是跟他有一面之雅的，但雅雖然雅，他却是冷冷地，實在很難拉得起交情，況且對於女人，他好像只要逢場作戲，並不認真對待男女間應有的正常關係，這樣的人當然不會和我談得攏。老周呢，既是個碼頭人物，出入的無非是和賭博聯在一起的什麼俱樂部，這跟我的性情，正是天南地北。不過做人也不可

太過認真，既然是老王的朋友，值得他邀來舉杯共酌，歡渡這個佳節，當然也該敷衍敷衍。

菜是這座組屋樓下菜館做的，比自己烹調的勝得多了，看那幾樣已擺在桌上的佳肴，熱騰騰地直冒上芳香，早已使我這個老饕垂涎了。大家都不是雅人，用不着你推我讓，各自選上個以爲適宜的座位坐下，老王指着桌上那另一份碗箸說：

「我有個同鄉，以前是個教書先生，現在改行在機關裏當個公務員，前幾天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因事都到怡保去，贖他一個人在屋裏，是我約他到這兒同來過節。他有言在先，說要是太來遲一步，要我們別等他，現在我們慢緩吃着等他好了。」

「那可不好哩！」我說：「我們都是粗人，不管怎麼說，教書先生和公務員總比我們文雅一些，而且公務員一般上雖說是人民的公僕，他們還不自以爲是官老爺嗎，我們怎好叫官老爺讓我們先吃。」

「不用多心了，老黃！」老王說着，先自乾了一杯「是我的事，他不會計較這些的。」

「我才不管這些鳥官，這些垃圾我不提起來還好，要我提起來，那才……」

老周的粗話看看就要轟下來了，却是老王手裏的摺扇及時擋着他的口，對他說：

「不要亂罵人，好不好，到底也是我的同鄉，還未見着面，開口便罵人，老周你也太不該了。」

江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老王交朋友是不問出身的，好的壞的，高的低的，只要不太荒唐，他都樂於交接。有時雖不免要受其累，在有些地方，像老周這樣的人他也用得着的。

「我這個同鄉是一個很風趣的人，遲些兒你們見面時就知道，好了！現在先讓我對你們說幾句話，人家宴會，照例是有一番廢話的，我們四個王老五聚餐，那用這一套。不過呢，你們都是看出我很

高興的，我實在也很高興，我的這麼高興是有我的理由的，理由之一是，我這一輩子雖不怎樣窮苦，可也不怎樣寬裕，不怕你們笑話，銀行我是有個戶口的，但從未給我積攢過有三千塊錢的存款。我知道我的腦袋不夠大，要得橫財，須要有個大腦袋才行的，故一向對於馬票我都不大去留意，這次却是我這個同鄉替我請到財神來，他買了幾張大彩，要我跟他平分，要在往是，我只有好話婉却，他就有過幾次要我跟他合買馬票的，我都沒有一次聽他，說我這個尖頭鰻的腦袋是不會中馬票的。這一次却是他替我在衙門裏辦了一件相當麻煩的事，原該請他一頓豐盛的酒菜的，他却堅持不吃我的酒菜，那麼這幾塊錢的馬票，分到我這邊來也不過是三四塊錢，要再不聽他的話，那我這個人還算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嗎！不要說是三四塊錢的事，就是再多一兩倍的錢，知道馬票決不會中的，我還應該聽他的。天下事就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知道決不會中的馬票，偏偏給你中了一條五千塊錢的彩金，兩個人共享，各分得二千五百塊錢。兩千五百塊錢在那些會掙錢的人算不了個屁，在我可就不同凡響了，你們諸位，還要我不會高興的麼。另一個使我高興的理由，却是三四年前我的老伴半路裏把我撇下，獨個兒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使我傷心極了，她在生時我們原也算不得什麼好夫妻，爭吵相打有時也會表演過。

到我家裏的情形，還是她自己提起，要那三個較小的跟她一起到板城去，反正她自己只有兩個女孩子，都十多歲了，是會來照顧她們三個表弟妹的。臘下那二個大的，一個已有十三四歲了，另一個也十一歲了，他們也不難照顧他們自己了。這真是在我肩上驟然分了一半的擔子，要我怎麼不高興，你们聽，那個大的，剛剛吃過了飯，說要帶他弟弟到戲院看場電影了。」老王說着掩不住他滿懷高興，便

又自斟自酌的乾了一杯「諸位已聽過我的話了，今年的這個中秋節太使我高興了，我想你們過去一定會跟我一樣，有一個值得你們回憶的中秋節，就憑你們的記憶，說說是那一年的中秋節最值得你們追思。」

「你是約我們到這兒來講故事給你聽的麼？」老周粗着嗓子說「要我講故事，我的故事可多得不得了。」

「不是要你們講故事。」老王說「是要你們講一講在那個中秋節最使你們高興。」

「要這麼說，在過去的中秋節中值得我提起的就有好多個，就讓我來講個使我最他媽的中秋罷。」老周說着，把他杯裏那半杯酒一口氣喝下去，滿有神氣的問老王說「老王！你有過一晚連過三關麼？」

「一晚連過三關？」老王瞪着眼問。

「對了，一晚連給我胡了三次賭子，殺得他們片甲不回。」老周說。

「你是說打麻雀麼？這跟中秋節有什麼關係？」老王不以為然地說。

「大有關係呀！沒那個中秋節，我怎麼能過三關。」老周白了老王一眼說「我最值得提起來的中秋節就在去年，他媽的，日子過得真快，一恍便是 years。老王！你聽我說，去年的中秋節，我寓居在老陳那兒，那個時候碰着我跟人合夥的幾樁買賣都順手，掙得我身上的衣袋都是大額鈔票。老陳屋裏那晚擺了滿桌子的大魚大肉，比你今晚請我們吃的菜要好得多了。」老周說着，把那尾給大家吃賸半身的白鯧魚用箸子挾着翻過身來「這叫什麼兜底魚？怕還不夠一斤重吧，去年在老陳那兒給他請的那一尾兜底魚，才叫做又鮮又肥又嫩哩，那尾魚足有五斤重，光是這麼一樣菜，就夠你吃得咂嘴咂舌的

了。只是他媽的，那個時候衣袋裏塞滿鈔票，錢一多了，什麼樣好菜都不放在眼裏，什麼好東西也吃不下去了，儘管老陳多麼的熱情，要我開懷的吃開懷的喝，我總是三心兩意，總是想到外面去花我身上的錢。正在我擺脫不開身子的時候，老林那傢伙來找我了，老林是我多年玩樂的老夥伴，我不用出聲，他光看我眼睛跟他說話，便知道我是待不下去了，對老陳撒了幾句謊話，便把我拉了出去。喝酒要喝得痛快，該要有點放浪形骸的，在老陳那兒是太過拘束了，又沒吧女，沒吧女的酒我是喝不慣的。老林一拖，便把我拖到花花俱樂部去，你知道，那兒是要喝酒，有好酒，要玩女人，有漂亮的吧女，什麼花樣都有。到那兒去的都是那些兜得轉的大商家，一底麻雀，起碼便是一百塊錢，一千兩千，也有人玩過哩。我才不管他們都是大商家，只要袋裏有錢，一百塊錢作底便一百塊錢作底，我也記不起那晚跟我同檯的是些什麼人，打麻雀的也不用介紹，只要交足籌碼，便可坐下去了。眞是他媽的好運氣，打了三底，只有點多鐘，便給我大殺特殺，殺得他們心驚胆寒。除了抽水，我每底都贏了兩百多塊錢，三底便要七百多塊錢了，老王！你知道我第一底是什麼牌吃個滿貫的？」

「我也不是你的代身，怎知道你第一底是什麼牌吃滿貫的。」老王笑着說。

「小四喜呀！老王！」老周非常得意地說「說來你不相信，開始手裏只有兩張東方，西南北方一張，以後每摸一次牌，總是這些大牌，只摸了七八次，便給我湊足三張東方，三張南方，兩張西方，人家又打了一張出來，給我碰個正着。手裏贖的便是兩張北方和兩張幺桐，不管人家打幺桐還是北方，都是滿貫。人家當然不知道我手裏的牌，隨手打張幺桐出來，「碰」我大聲叫出來了，老王？你替我算算看，小四喜，對對胡，幺九大牌，全桐子，該是多少番？」

「反正是滿貫，還算多少番作什麼？」老王說。

「第二底，哈哈！」老周未說着就先自笑了起來了。「你猜猜！我又胡什麼牌來了？」

「這次老王可不待老周問着他：

「還不是大三元嗎？」

「對了，老王！真的給我吃出大三元來了，剛剛翻起牌來的時候，手裏不過兩張紅中，一張白板……」  
「以後自然是你的手氣好，連連給你摸出中發白的牌來了。」老王笑着接起嘴來說。「你也不用說下來了，等我替你猜出第三底的牌吧……」

「你猜你猜！」老周急着說。

「還不是十三幺九嗎？」

「這次你猜錯了，老王！十三幺九不是那麼容易碰上的，有的人打了一輩子麻雀，也不會胡過十三幺九的。是清一色的索子，砍砍胡。」老周說。

「也就滿貫了！」

「當然滿貫了，三底麻雀給我贏了七百多塊錢，承着一時的高興，我瞞着老林，獨個兒去找老梁的老婆，老王！告訴你，老梁的老婆才是個……」

「好了！老周！我已聲明在先，每個人的講話不要超過十五分鐘，你的話已超過限定時間了，讓別人來談一談吧。」老王阻止着老周的話說。

「什麼？我還沒有講到我跟老梁的妻子的故事哩，你便來擋着我，說實話，我跟那女人才是香艷的……」

「你就等下回再來講你跟老梁的女人故事吧。」老王不給老周說下來，對老何說「老何！現在是你的話了。」

「要我來講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倒很香甜。」老何說「不過，老王！先讓我來問你個問題。」

「問我個什麼問題？」老王說。

「我表姊的女兒的妯娌，我該叫她做什麼？」

「你表姊的女兒的妯娌，你該叫她做什麼？」老王皺着眉說。

「對了，就是這個問題，我跟她究竟有什麼親戚的關係？」老何說。

「你表姊的女兒對你還有點親戚的關係，她的妯娌已沒有什麼親戚關係了。」老王說。

「沒有什麼親戚的關係，她却叫我做阿舅哩，沒親戚關係便會叫我做阿舅嗎？」

「你表姊的女兒對你的稱呼，恰當來叫只稍叫你做表舅就行了，叫你阿舅是她太過客氣了。她的妯娌呢，只跟着你表姊的女兒叫你罷了，那有什麼關係？」老王說「我是要你來講故事的，怎麼講到這上面去了。這跟你的故事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大有關係！」老何說「老王！你且別忙，聽我說下來。真的，不是我車大炮，我提起來的這個女人，太漂亮太漂亮了！是在我表姊的女兒屋裏見過的，那時她看來已有二十八九歲了，却是生得和仙女一樣，一見便……」

「一見便使你老何魂飛魄散了。」老王扭個鬼臉插着嘴說。  
「別打岔了，老王！要我講故事便得讓我講下來的。」老何說「那個時候，雖然祇是一面，印象却十分深刻，因為是初次見面，又有我表姊的女兒在中間，我不敢十分看她，大家客客氣氣。倒是她

很大方，還替我表姊的女兒向我敬茶，我在那兒只稍停一刻，便辭了出來。過後聽我那表甥女說，她是我表甥女丈夫的哥哥的妻子，我表甥女丈夫的哥哥是個神經不大正常的人，有時要說些瘋瘋癲癲的話，就因這樣，他沒在外面做事，祇株守在家裏。幸得祖上遺有很多物業，分到她们這一份也有二十多依葛椰園，雖然沒在外面做事，生活尚不用煩惱。」老何說到這兒，也不知是真是假的竟嘆起氣來「唉！真是好花插在牛屎堆，這是一對很不相匹的夫妻，我不知她是不是貪着他二十多依葛的椰園呢，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夫妻倆倒不怎樣過不去。那一次見面之後，我因跟我的表甥女有點事情牽連，不時到她屋裏去，也會見過她幾次，大家還是客客氣氣，不過比初次見面時較為親熱點罷了。說起了我這個亲戚，別提多麼漂亮，我看過漂亮的的女人很多，就很少有一個像她那樣的動人，老王！不是玩笑，她的兩條眉毛……」

「和柳葉兒一樣，那還用說麼？」老王縮着鼻子，不甚願意聽下去的打岔着。

「說真的，比柳葉兒還好看哩，唉呀！那張小口……」

「比櫻桃更動人。」老王插着嘴說。

「那一口牙齒，別提多麼的整齊的了，簡直比石榴還潔白，還有那張臉……」

「這是一定的。」老王皺着眉不耐煩起來了「是個瓜子臉，女人的瓜子臉最動人，我也覺得最好看，我完全相信你。老何！你這位亲戚一定是仙女下凡，漂亮是不用再說的了，你就把這個故事快快講下去，你瞧！快要十五分鐘了。」

「就在兩年前的一個中秋前一天，我因事到怡保去，不想在街上給我碰到她，她說她這個月來剛由吉隆坡搬來怡保，匆匆忙忙的給我個地址，說她要趕買節料，沒功夫陪我，要我隔天中秋節一定到

她屋裏過節。老王！這真是個不易得到的機會。」老何好不得意地說。

「我的天！你竟對你這位親戚動起腦筋來了！」老王不大以爲然地。

「那裏那裏！心裏想慕是有的……」

「好啦！好啦！」老王說「你趕快把這個故事講下來，你看看老黃，他也躍躍欲試，想把他的香艷奇遇要來講給大家聽了。」

「別打岔着他的故事了，老王！以前倒不見你這麼油嘴滑舌，僅僅中了兩三千塊錢的馬票，便把你換了個人了。」我說。

「老何！有沒有約她到旅館去？」老周迫不及待地問。

「沒有這麼快的車，我也搭不慣這麼快的車。」老何笑着說「隔天中秋節，我當然按址到她的屋裏去，她以前是跟她的家婆一起居住的，來怡保便組織起小家庭來了。她屋裏除了兩個不懂事的孩子外，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媽子，說是她的遠親，來她屋裏幫忙的。她那個神經不正想的丈夫那天給她叫到外面去……」

「這就是頂好的機會了！」老周聽得心癢難熬，插着嘴說。

「老周！你原便是個這樣的人，當人家也跟你一樣，一下子便粗手粗腳，迫不及待，沒這麼快的事呀！」老何說「那天我到她屋裏時，恰好碰着她的一個什麼尊長的忌辰，桌子上擺滿了魚魚肉肉，敢情有十多樣菜色哩。那個老媽子陪着她的兩個孩子在旁邊的一張小桌子吃，桌上便只有我們兩人了，我說要等待她的丈夫回來，她說不用了，要我們儘管吃。對着一個這麼標致的女人吃飯，我這半輩子便只有這一次了。起初上席，當然要拿拿捏捏，客客氣氣的說些客氣話，再下來便互相敬酒了，老

王！你試猜猜，我們這一餐吃多久？」

「你們這一餐吃多久？」老王又扮了個花臉了。

「要是我，說這麼多的廢話幹嗎？早把她拉上床去了。」老周說。

「你老周怎麼懂得女人的風情，這中間其趣無比，開始的時候，她一聲阿舅，我一聲阿嬸的表現得多麼的親熱。接下來便是她敬我的酒，我敬她的酒，她敬我的菜，我也敬她的菜，吃呀喝呀的，便漸漸說到風情有趣的話上來了，兩個人喜氣洋洋，唉！可惜得很……」

「有這麼個仙女一同喝酒，已是很难得的了，還有什麼可惜？」老王笑着打諢。

「可惜得很！」老何還有餘憾似的「正在兩個人好不高興的時候，她的那個憨丈夫回來了。」

「她的憨丈夫要是來遲一步，你便要毛腳毛手的麼？」老周急着問。

「這種事是急不來的。」老何說「不過，要是她的丈夫緩點兒回來，便會聽到她那更使人快意的話了。」

「就只有這樣嗎？」老周很失望地。

「豈止這樣，以後自有更好看的事。」老何說「不過老王要我講個最使人快意的中秋節，就是這個中秋節最使我永久不忘，你老周最要聽的話，却是發生在兩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已不是中秋節了，老何！你講到這兒便行了，我們現在要請老黃出場了。」老王不再給老何說下來。

「要我說些什麼呀？」我說。

「不要裝傻。」老王說「說不定你在這一天比別人更有個香艷的故事。」

「不但我在這個佳節不會有過什麼香艷的故事，自我混到這個社會來，幾乎沒有一個中秋節會值得我去回憶，饒了我罷！我可蠲免了。」

「這那裏行呢？」老王說「大家都說了，你偏不說，對他們來說，不太不公道麼？」

「我說的是真話。」我說「沒有一個中秋節的故事值得我編來告訴人家的，最使我難過喪氣的中秋節我倒是碰過，只是講了起來怕掃大家的興，今天好年好節，要我講這故事，豈不大煞風景。」

「你就試試講是在那個中秋節上最使你難過喪氣。」老王說。

「既然堅持要我來講故事，我只好講下來。」我說「我的故事古老些，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在南馬出來，浪蕩了許多年，狼狽是不用說的了。聽說有個自幼便認識的朋友在這兒很吃得開，便到這兒來投靠他。既是自幼的朋友，各自混到社會來，也常常碰過頭的，却是這次睽違久了，該有近十年沒見過面了。我固然不知道他的近況，他也不知道我的情形，大家都不知道居住在那兒，便沒通過信了。那次到這兒來找他，還是間接聽個朋友道及的，既然他在這兒混得很有聲勢，以前又跟他相處得很好，心裏想：現在倒楣極了，到他那兒投靠，想來他是不會不高興的。可是世事也真的難料，你們知道他是怎樣來對我嗎？」

「一見面便像隻喪家之狗似的把你轟到外面來。」老王笑着說。

「如果一見面便裝着不相識，那我今天也不至於還暗恨着他，故事也講不成了。」

「什麼！還有比一見面便把你轟出來的事更使人難堪的嗎？」老王說。

「他是沒把我轟出來的，却是他們居住的地方是在郊外，屋地是過去人家養雞的地方，裏面新建了兩棟很是寬敞精致的屋子，一間是他自己居住，一間暫時借給他的兩個朋友歇宿。他自己居住的那

間屋子，裏面有三四間房，一個客廳和一個膳廳，五六年前我到他那兒，雖說已有三四個孩子，最大的也只有八歲，也只有一個他的親戚在他屋裏當傭人。要就那間屋子來說，是不難騰出一間房子來給朋友居住的。再說右邊那間比較小一點的屋子，裏面也有一廳兩房，他的兩個朋友也不常在那裏過夜，裏面是常常空着沒人住的，這真真是他媽……」想起剛才老周老何他們那種得意的故事，我只好苦笑起來。

「什麼是真真是他媽的？又未說着話管自先笑了起來呢？」老王皺着眉說。

「你道我那位好朋友安排我在那兒居住？」這次我真的大笑起來了。

「你們是自幼的朋友，說得文雅點是總角之交，這麼個老朋友到來，當然是把他屋裏最好最舒適的房子請你尊駕去住啦，用這麼得意的大笑起來麼？」老王說。

「十年沒見面。」我說「剛一見面便使他皺起眉來了，既然老遠來投靠他，不好意思把我轟出去，叫我在他屋子後面一間橫直有十一二尺見方，高僅及頂的亞答屋安歇，他臨時叫人安排一張帆布床，一張破舊的桌子和一把櫈子，便作爲我居停的地方。」

「亞答屋更涼爽哩，你還抱怨什麼？」老王調侃着說。

「亞答屋是較涼爽的，這倒是真，却是這是一間過去養過雞的雞寮，我只配在他的雞寮居住。在我剛進去的時候，當然不知那是間養過雞的雞寮，是隔天他的那個寶貝兒子告訴我的，裏面曾養過兩百多隻散欄的白雞。」

「既然裏面已沒養雞了，也就不該說是間雞寮了。」老何聽我的話，好像有點忍俊不禁的要笑出來了，到底算是初次同桌共餐的人不好意思當面笑我，勉強找出句話來敷衍我。

「他既安排我在他的雞寮居住，我也就知道他不會高興我來投靠他的，我的性子雖不好，在這個時候也就不能由着我的性子了，只得隱忍下來，還得隨時留心，不能挑動他對我增加惡感。事情便出在那個中秋節的前一天，唉！不說也罷了！」

「那個中秋節的前一天發生什麼事情呀？怎麼不說下來，光着眼皵着什麼呀？」老王催着我說下去。

我想：我的故事由老王聽來是比老周老何的故事更像故事的，雖然已過了他規定的十五分鐘了，他還很感興趣的要我說下來。

「這位朋友，我不是告訴過了你們了嗎？」我說：「我是跟他自少認識的，連他光着屁股蹲在溝邊屙屎我都見過哩。他的小名叫憨豬，自然是孩子時身體肥胖結實，一向我便叫他憨豬的。少時如此，長大了我也不會改叫過他的名，他既叫憨豬，他的老婆當然該叫她做憨豬嫂了，是麼？老王！」

「他既叫憨豬，他的老婆還不是該叫她憨豬嫂嗎，這用來問我嗎？」老王說。

「在他屋子裏吃宿，我那位朋友呢，當然不便再叫他做憨豬了，叫他做憨豬兄，有時在人家面前，我還叫他做國棟兄哩。他的老婆，我就不便叫她憨豬嫂了，我見在她们屋裏居住的他的兩個朋友都恭恭敬敬地稱呼着她而不名……」

「什麼稱呼着她而不名，不要掉書袋了。」老王打斷着我的話說。

「就是祇叫她做嫂嫂而不叫她憨豬嫂或是國棟嫂，他們既然這樣叫着她，我也只好有樣學樣。事實說，我們這位憨豬兄，那兩年正行着大好運，有的人還管他的老婆叫太太哩夫人哩，我怎麼好叫她做憨豬嫂呢！自我到她那兒投靠，聽說是她的丈夫自幼的朋友，心裏高興不高興，我不知道，表面上還算過得去。倒霉的更是那個中秋節的前一天早上，她的那個只有四歲的孩子在後面空地上一窟死水玩

還算過得去。倒霉的便是那個中秋的前一天早上，她的那個只有四歲的孩子在後面空地上一窟死水玩弄，我又沒本事要他離開那窟污水，只得要他母親出來。不想一時叫溜了嘴，竟大着嗓子向她屋裏叫着什麼憨猪嫂呀！你们阿英在玩污水哩，她是應聲出來了，却是沉着臉，半眼都不看我，把她的孩子使勁地拉到屋裏去。糟了！我心裏想，一定她是不願意我叫她憨猪嫂的。中秋節那天一早，便見她们剷雞斬鴨的忙得很，聽說那天還要請人哩。關於吃喝，我的那個朋友並不寒酸，這是曾到他屋裏吃過飯的人都知道，平時居家三頓飯菜很是豐富。那天是中秋節，又要請客，他準備着的大魚大肉山珍海味更自不用說了，我自己心裏想，很久沒有吃過一餐像樣的酒席了，現在在他屋裏作客，雖然我這個客人並不怎樣蒙受他們的重視，但這一餐酒席有我的份當然不用擔心的。不怕你們笑話，早在兩天前，我已就在等候這頓酒菜了，他們的酒席，開在晚上，故那天我是照例到市區去。以往日子，我總是要在市區逗留到差不多該吃晚飯的時候才回來，那天就因重視這頓酒菜，心怕走雞，故比平時提前了兩個鐘頭回來。到他屋裏，聽他屋裏的廚房還在響着刀砧哩，我雖然也會煮飯燒菜，但他的廚房不用我去幫助，故自來投靠他，還不會在他廚房幫忙過。那天要請客，我那朋友還特地請了兩個他的親友來幫忙，自然更不用着我。所以回來之後，便只好在雞寮裏躺在布床上等候着吃了。這樣等呀等呀，不覺便睡着了，一覺醒來，那邊屋裏電燈大開，照得滿屋子通亮，不時傳來一陣飲勝飲勝的吵聲，他們竟開宴了。照往時的日子，每值吃飯時間，我的朋友是不會來要我過去他屋裏吃飯的，他的老婆也祇偶然隔着屋子大聲地要我過那邊吃飯，但如果她沒大聲的呼叫我，總會要她的兒女來這邊叫我過去吃飯的。我是最警醒的，雖然剛才睡着了，要是她的兒女有過來這邊叫我，我是會被叫醒的，現在却是由我在這邊醒着，他們却在那邊好不愉快地吃喝。是不知道我在屋裏呢，還是故意使我難堪，我

也不暇去思索了，他們已在吃喝，要我這個時候不請自到，這是我向來所不曾做過的事。雖然這席酒菜是我想了兩三天的，這時却沒半絲毫兒的饑意，一種從沒給人這樣侮辱過的心情，填塞在我的腦裏。我早就知道昨天的憨豬嫂叫出毛病來的，今天沒有叫孩子來要我過那邊吃飯，一定跟這句憨豬嫂有關係的。我翻個身坐了起來，下意識地向褲袋裏一掏，拿出來一看，還有三張一塊錢的鈔票和幾個大小不同的角子，總共該有四塊多錢。這點錢是我省吃儉用留下來的，爲的是我的頭髮有二十多天沒理過了，在他這兒雖然有得吃有得住，却不好意思伸着手向我這位朋友要錢作零用，這點錢是預備理髮用的。現在也顧不得毛脚已刺着耳朵了，心裏想：要再賴在這兒聽他屋裏大聲的歡樂，是會更難堪的，這樣，我便偷偷的溜到外面來，到路邊搭車又到市區來。在新嘉坡河邊一攤巴基斯坦人的咖啡檔，吃了三個裏面夾着椰肉的麵包，飲了兩杯洋茶來過我的中秋節了。時間也已十點多鐘了，坐在康樂亭一帶的草地上，想起早間的情形，越想越氣憤，心裏越氣憤，越不想回他屋裏去。但衣袋裏既沒有鈔票可供我到旅店住一宵，到他屋裏去那條路線的巴士又止於晚間十二點鐘，心裏想：我就今晚露宿一次街頭試試看是種什麼滋味。那個時候，橋邊還有個水上警署哩，我便在水上警署前欣賞那輪中秋月。真的，那晚的月亮又亮又大看來很開心，雖然我不是詩人，却真的在找尋我那倒霉的詩句。這樣，我在河邊來來往往的踱着方步，自己心裏因有所思慮，便不知在那樣的方步中過了多少時間，却有人在水警署那邊注意我了。在我是來去的尋覓我的靈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在人家的眼裏，這麼夜半三更的在河邊蹀躞着，便覺值得他們奇怪了，有個值勤的水警衝着我跑來了：

「哈囉！大鐘樓的大鐘不是告訴你該回家睡覺了嗎？」

一時不知那兒來的勇氣，我竟想跟那位水警開玩笑：

「我可是來這兒觀光的。」

「那你是 在那兒來的？」

「還不是打聯合邦來的嗎？」

「來這兒做什麼？」

「來這兒做什麼？」我指着上面的月亮說「你不覺得今晚的月亮隔外分明的麼？」

「老遠由聯合邦來這兒觀賞月亮？」

「這兒的月亮比那邊的又圓又大呀！」

「是誰說的？」

「還不是你們這邊可敬的先生們說的。」

他見我回答得有些瘋瘋癲癲，誤會我有什麼看不過的事要來這兒短見了，於是用較溫和的話勸着我說：

「老兄！我在那邊看你 在這兒好久了，我一直都注意着你，想開點吧！做一個人總是有時要碰着磕着的，想開點，明天這當兒許會給你闖出個什麼好機會來了。你沒聽人說過麼？失敗是成功之母，一個人要有失敗才會成功的。」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我笑着說。

「不要瞞着我，你還不是想在這兒……」

聽他的話，不由我不笑了，他竟以為我是要來這兒跳海了。那才不哩！儘管我倒霉透頂，我也不會出此下策，我來來去去的踱着方步，只在找尋靈感覓佳句罷哩……」

「在那兒尋靈覓佳句呀？」是個陌生人的聲音。

我回頭一看，是個我不認識的，也是個四五十歲的人，已站在我的椅背，老王一見着他，高興得大聲的叫着說：

「老李！這個時候才來，我們在這兒等你好久哩。」

老王說着，把他拉到那張早就替他備着的椅子上去。

「你們在這兒尋覓佳句，我可不是詩人哩，不破壞你們的雅興嗎？」那個叫老李的說。

「誰說我們在這兒尋覓佳句？」老王說。

「剛剛聽這位先生說過呀！」那老李指着我說。

「不要什麼先生不後生，大家都差不多的年紀的，來！我替你們介紹。」老王指着那剛到的說「這位是我的同鄉老李。」又依次指着老周老何和我說「這是老周老何老黃，都不是些會做詩的材料，吃喝玩女人倒會一手。」

「他剛才是說尋覓佳句什麼的麼，只有詩人才用得着尋覓佳句。」李先生指着我說。

「我是在講我的一個淒淒慘慘感感的故事，那裏便……」

「你們聽，他一開口便是好句子，還說他不會做詩。」李先生打斷着我的話說。

「見鬼！老黃要會做詩，詩還會值錢麼？」老王說。

「詩原便不值錢的，世上也只有那些窮鬼才會做詩，不是窮鬼，詩便做不好了，所以古人說，詩窮而後工。現在我們倒不去理會古人的話，窮鬼也好，不是窮鬼也好，對着這麼個良辰美景，不哼哼唧唧它幾下，豈不辜負了這麼一輪又圓又亮的秋月。來！我們就來即景，請老黃先生開一炮。」李先

他既這麼興致的要來開我的玩笑，為什麼我就不向他開個玩笑呢，便不客氣地說：

「說實話，關於做詩，我倒很有一手的，什麼古詩律詩和絕句，還有那些叫做什麼樂府的，都難不倒我。碰着我高興，七步成詩，那只是曹子建的本事，我的呢，三步成詩，甚至於半步成詩，也沒什麼困難。只是這些古詩，現在大家都不時興了，大家樂於哼唧的是些現代詩，而我對於這種現代詩是最擅長的。」

什麼叫做現代詩，老王老周老何他們當然不會了解的，李先生說他是曾當過教員，現在却是個中級的公務員，說他不懂得，那便說不過去了。然而他聽我的話，還是問着我：

「什麼叫做現代詩呀？」

「老王剛才說過，你曾經是個教書先生哩！」我笑着說。

「我可不自菲薄，確曾教過小學的，而且是高級班，在教學的時候，還着實給人稱讚過，因為學校裏有時要出什麼特刊，編務之職多半是交給我。但現代詩別說我沒教過，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形式，我實在自愧腹儉。」

「教過書的人不知道現代詩是怎樣的一種形式，却要我這個沒教過書的人來說法，不太悖謬了麼？」我說。

「可不能這樣說呀。」李先生說「教過書的人不是什麼都懂得的，世上蹩腳教員多的是，沒教過書的人多博學，既然你最擅長做現代詩，就做一首出來示範，給人見識見識又何妨。  
「定要我來做，我只好不辱尊命，不過做出來之後，你們別罵我。」我說。

「這是什麼話，我們稱讚還來不及呢，怎麼你做出詩來我們反倒要罵你呢？」李先生說。

「這就叫做現代詩了，說真話，我也會罵過做出這種詩來的人，人家却說我看不懂，怎麼好意思罵人家，我一想，說得也不錯，現代詩是一種莫測高深的詩體，這是要具有很豐富的知識才能看得懂的，可惜我肚裏裝的并不多，橫看豎看都看不出人家的現代詩是在說着什麼，後來給我想通了，我有時也就做些給自己玩味玩味……」

「好了！閒話休提，你現在就試做一首給我們看。」李先生說。

「我一言在先，你們別罵我。」我說。

「不要囉唆了！老黃！」老王不耐煩地。

「是了，是你们要我來獻醜，不是我有意向你們賣弄，你們就來聽我的現代詩罷。」我清了一下嗓子，然後說「望前和望後呀！咿唉呀！那團清涼的火呀！把大地都燒光了。」

「什麼是望前和望後呀！」李先生笑着說「這倒新奇得很，沒聽過這樣新奇的詩，只是作何解呢？」

「這有什麼難解呢？老實說，我的現代詩是最顯明不過的，要像別人做出來的那麼晦澀，才教你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哩！」我說。

「是的，你的話很有道理，我祇請教你什麼叫做望前和望後罷哩。」李先生說。

「陰曆十五不是叫做望麼，蘇軾的赤壁賦裏面就有一句叫做是月既望。望既是十五，望前便是十四了，望後不是十六麼？十四和十六之間，不是十五麼，十五不是月圓麼？」我說「中秋是常常在寒露之前，秋分之後的，要是加上一句什麼咿唉喲，寒露和秋分哩，那意思便是中秋月了。」

「這叫做現代詩麼？」老王笑着說「那我也會做哩，你們聽我的現代詩罷：要是我是那個水警哩，管他媽老黃在河邊來來去去，由他去漢通漢通罷。」

「什麼漢通漢通呀？」李先生摸不着頭腦地。

「老黃剛才的故事說，那一年的中秋節，大家都在歡欣過節哩，他却跑到新加坡河去，要跳河哩。」

「別胡說了。」我說「其實，我這樣的現代詩也不是我自己發明的，我的靈感是有來歷的，我只是從他這首詩得來的。」

「誰教你這樣做？」

「有個很有名的教授兼詩人，他在他的詩集裏有一首詠黃昏的，便是用着這樣的格式，我的靈感是從他這首詩得來的。」

老周坐在一邊大半天裏聽人家談什麼現代詩，早就聽得不耐煩了，聽我說到這兒，忍不住了，驀地的站了起來，好像要開小差了：

「你們都是些雅人，儘管去盡你們的雅興吧！我可沒工夫來奉陪了。」

老何也不是個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對於這種什麼現代詩的歪論，其反應正跟老周一樣。由他口裏知道，你要談些女人的事，那才合他的胃口，看老周要走了，也想分身，便問老周說：

「老周！要那兒去呀？」

老周在他衣袋裏摸出一本小簿子來，在那本小簿子中檢出一張女人的四寸相片來給老何看，一邊油腔滑調地對他說：

「我已約好了這個女人到海邊賞月了。」

老何把相片接過來看，讚不絕口地說：

「真漂亮呀！老周！這個女人比我剛才說的我那親戚差不了多少呀，你怎麼……？」

「不漂亮，我會約她一同賞月？」老周好不得意地打斷着老何的話說。

我下意識地把腦袋伸過去，一看，很覺面善，再思索，竟給我想出來了，是老梁的妻子呀，怎麼老梁的妻子的相片在老周手裏，我正這樣想着，却聽老何對老周說：

「老周！那樣漂亮的的女人也給你弄上手了，你的本事也不在我之下了，只是老了一點，怕該有三十多歲了吧？」

「你懂什麼？」老周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氣白了老何一眼，「這樣年齡的女人才是一員戰將哩。」

老周說着，也不貪饑桌上一盆剛剛端上來的壓軸八寶飯，口裏哼着怪腔，什麼「我要去會我的小親親了」一邊哼着，一邊管自擇門跑了。

老周是個滿口粗話的人，他只高興跟你談賭博女人，其他的事他是談不來的，跟這種人舉杯對月，那才是煞風景哩！現在跑去個可厭的人，照理我應該高興的，但我反而默默的歎着，老王看我若有所思，問我說：

「老黃！難道也在想着老周衣袋裏那張相片的女人？」

經老王這麼一說，我真的感到很好笑的笑了起來：

「老王！你真本事，也知道我在想着老周衣袋裏那張相片的女人。不瞞你說，我正在思索着這個女人。」

「什麼？你老黃也想女人？」老何故作吃驚的樣子。「我以為像我們這樣的人才會想女人哩，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才沒那麼假正經，只要不口是心非，沒有一個人不高興想女人的。」我一本正經地說。「我想那相片裏的女人是有個緣故的。」

「你也認得她？」李先生插起嘴來說。

「豈但認識她，還曾相處了一個時候。」

「不得了！能夠跟這麼一個風塵的女人相處過一個時候，你真太本事了。」李先生說。

「她可不是個風塵的女人呀！」我說。

「她不是個風塵的女人？呀啦！你老黃的話不太武斷了麼？」李先生說。

「我說的不是武斷。」我說。「這個女人我確實認得的，而且十分瞭解她的身世，她決不是個風塵的女人。」

「這個女人我也認得的。」李先生仿着我的口吻說。「而且知道她是個風塵的女人。」

「你敢打賭麼？」我說。

「非但敢，而且悉聽尊便，你要賭什麼便賭什麼，要賭多少便多少。」

看李先生那不認輸的樣子，本來只是跟他說說玩的，現在可要認真跟他打賭了，便回頭對老王說

「老王！今晚這幾樣菜都很好吃，有機會再來吃一次也不會嫌膩的，這餐酒菜該值多少錢？」

「你問這個做什麼，只管吃下去好了。」

「你別誤會，這餐酒菜是你請定的了，你放心，我不會替你會鈔的。」我說着，指着李先生說：「這位李先生要跟我打賭，我就賭這餐酒菜的價錢，輸的人另揀個日子吃。」

「一言爲定？」李先生越說越勇氣。

「難道我是說着玩的。」我說：「這兒老王老何可以作證，那個輸了還少不了他們作陪的。」

「那麼，不用這麼囉唆了，老王今晚請我們這席酒食，我想該要五六十塊錢的，現在我們就以六十塊錢來打賭，過或不及，相差也有限，我們也不必拘在這兒，這兒到底是老王襟兄的居室，只要有錢，何愁沒有吃飯的地方，誰輸了，先拿出賭金來，然後再定個日子，揀個地方來吃好了。」李先生說。

「也行，便是這樣，現在你先說那個女人你是怎樣認識她，她怎樣是個風塵的女人。」我說。

「要我來證明她是個風塵的女人，好！你們聽我說。」李先生很有把握地：「今年元宵前，我給我的朋友老張拉到市區一間酒吧喝酒，說是他請我喝酒，其實是我們有點小買賣，對他很有利的，他自不吝掏他的慳囊。這家酒吧裏面只賣酒，附近也沒什麼熟食檔，在裏面只能喝酒，吃不到其他的東西，老張要我到那兒去，自然有他的意思。據他說，裏面有個吧女，年紀雖多了一點，却很是動人，很多人到裏面喝酒，都是醉翁之意的。他要我來見識見識。我也不是個怎樣頭巾氣的人，有酒有女人，正是大家想慕的事。進到裏面去，這個女人果真很標致，要吹毛求疵的話，只能認爲她臉上的脂粉塗得厚一點罷了，那一次之後，我真有點着魔，每個星期，我都要到那兒一兩次的，目的自然不用說了。但儘管她很風騷，要想攬上手，却也不易。如果我有錢有工夫，許也不成問題，更使我知難而退的，是我這麼一身瘦骨頭，真的跟她攬下去，後果是很可以想像的，到底我是個曾教過書的，比別人許

會想得長遠一些，知道到她那兒去，決不會有個什麼好結果，雖然吃不到她，却也知道她很多的身世。以前嘗經一個時候，她也是個很體面的人哩，她的丈夫是個跟人合作開萬字票廠的，也跟幾個中上級的公務員認識，故不但開萬字票廠，還跟人兼營些非法的買賣，私運煙酒，偷運雅片等等。當然有好些時候都給他順利過手，這使他的膽子更大了，以爲要跟人家一樣擁有百萬千萬的家檔，當易如反掌，不想這種非法的勾當一旦失手，那就就不得了哩，破財之外，還要入獄。他便在那種情形下，從幻想的峰頂滾下來，跌得他頭破面腫。這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聽說不但家產全部完蛋，還嚥了兩年鐵窓風味，不想出獄之後，又染上了一身病，家財既破完，又不能在外面找尋工作，那就只好憑着他老婆，也就是老周那張相片裏的女人的天生本錢出來外面拋頭露臉了。」李先生說到這兒，問我說：「怎麼樣？我的話夠你相信麼？還要給你另外證明麼？他們原是北馬那兒的人遷來這邊居住的。」

我心裏想：李先生口裏說的不是老梁麼？他的女人的相片可以流入老周之手，她的混入風塵還用李先生另找證明來麼？一種幸災樂禍之心忽然滋生，想到以前被他款待在雞寮居住，使我下意識地把放在老王面前的那瓶白蘭地酒拿過來，管自斟了杯酒，嚙嚙嚙嚙的豪飲下去，我心裏的那股高興，老王他們當然不省得，本想把過去的事痛痛快快告訴他們，再想一下，還是暫時忍住的好，把感情稍自鎮定一下，裝做毫不爲意的對李先生說：

「算我輸了，這餐飯菜你們揀個日子，我當賠上。」

「但這只是我一面之詞呀，你既有事實證明她是個良家婦女，也該聽聽你的高見呀！」李先生說

「我既認輸，也就算了，還說些什麼呢？」

## 第一章

這一餐酒菜吃喝得我心滿意足，這是我這半輩子來罕得碰到的酒食，我是想不到老梁會跑到這步田地的，使我一時失去了正常的心理。如此心理也許太過小人了點，但在這份感情上我決不做個偽君子。這時酒席也散了，時候也不早了，老王還有幾瓶沒開過的黑狗啤酒，臨離開他的酒席時，我情商他給我兩瓶好讓我帶回公會盡興。

回到公會時，已是午夜十二點鐘了，那個在公會當收捐員平時跟我很合得來的老胡，還在三樓大廳獨自一個人玩弄着一付撲克牌，一見着他，也不跟他作別的話了：

「老胡！改天我請你吃館子。」

「中了馬票麼？」老胡把桌上的撲克牌收了起來。

「中馬票我不會請你喝酒的，是老梁垮了，完了，倒下去了。」

我說着，便跟他同坐在桌邊椅子上，把兩瓶啤酒放在桌子上：

「來！我們先來喝啤酒。」

「那個老梁呀？」老胡光着眼看我。

「訴過你了。」

「現在怎麼樣？」

「現在被請到獄裏作佳賓了。」

在跟老胡漏夜對酌中，當然我要把我怎樣對老梁抱着這個幸災樂禍的心理告訴他的。

## 第二章

那一年由彭亨的關丹回柔佛的居鑾來，本來由關丹來居鑾，是應該到淡馬魯轉車的，而我却因有點事，在關丹到淡馬魯半途的馬蘭地方轉搭巴士到而連突，不想隔天於而連突南下的火車中碰到了老謝。老謝也是我昔年的朋友，這幾年很難碰到他，只知他在一家公司當推銷員，常常來往東西馬一帶的市鎮，偶然也到新加坡來。看他吃得白白胖胖，知道他這名推銷員是過得很不錯的。他的家是在文德甲。由而連突到文德甲，雖然只有三四十英里，但東海岸的火車向來是有老爺之名的，這一段路程一般上是要跑兩點鐘的。近兩點鐘的旅途有個朋友閒聊，便不會寂寞了，他問我的近況，我笑着對他說：

「單看你那滿臉油光和我的滿臉憔悴，相形之下也就不用來問我了。」

他也笑着回着我：

「自我看你混到社會來，就不會見你有什麼好過，一個人吊兒郎當，還得到處奔走，這真使我想不通。好了，你也不必再對我說些喪氣的話了，我一見你的面，原是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的。」老謝說。

「告訴我一個好消息？」

「對了，這個消息對你來說是個頂好的消息，你知道你的一個很好的朋友發迹了嗎？」

第一章

「可不是嗎？你的憨豬兄呀！」

「我的憨豬兄發了迹？在那兒發迹呀？」

「在天堂那邊。」

「別說玩了，老謝！」我很失望地說「你知道我現在倒楣了，編個故事來誑我喜歡。」

「我才沒那麼閒工夫哩！」老謝認真地說「這次在車上晤談也只有一兩點鐘，以後又不知道要在那個時候才能夠相會，我好意思跟你開玩笑麼？」

「只是你說在天堂那邊。」

「新加坡不是有些人以為是天堂的麼？既然有人認那兒是天堂，我說他在天堂那邊有錯麼？我想：你是以為天堂是上帝的專利，只有在上帝那兒才配稱天堂了。」老謝說「好了，別廢話了，是你的朋友老梁在那邊大大發了迹。」

「你是說我的老友憨豬兄在那兒發財了麼？」

「發迹不就是發財麼？」

「發迹有時是要包括地位權勢的。」我說「也行！我們不必鑽牛角尖，就說發迹便是發財罷，我的這位朋友也會發財，真真是我意料之外。」

「你自己不會發財，便以為別人也跟你一樣一輩子是個窮鬼。」

「這話可說重了，老謝！我怎能以自己不能發財，便當別人也跟我一樣老是個窮鬼呢？不過我對我這位朋友老梁的認識是相當清楚的。」我說。

「你不是說跟他有十年沒見面了嗎？十年世事幾翻新，世事尙且如此，況人呢？會變的人多的

是，只是你少見多怪罷了。」

「是了，我相信你的話，我的老友憨豬兄在天堂那邊發財，只是你又怎麼知道呢？」

「我剛剛從新加坡回來呀，今天是星期四，上個星期六還在那兒看半夜場的戲哩。」

「你竟知道他遷到那兒居住……」

「我才不知道他遷到那兒居住。」老謝打斷着我的話說「我們公司一家聯號就開在他屋裏附近，他跟那家聯號的經理也有來往，我是在聯號的店裏見到他的。我跟他也有許多年沒見面了，開始時不免大家都有點生疏，一經談過話，知道是昔年在北馬的老鄰居，竟使他高興得不得了，要我即刻搬到他屋裏居住。說是在他屋裏居住比較便利，照顧也週到，他們屋子也寬敞，在他那兒居住要舒適得多，在他堅持之下，我實在是却之不恭，只好聽着他到他屋裏……」

「那他在那邊做什麼呢？」聽老謝的話，使我滿懷高興，急於要知道我這個老朋友是在那邊怎樣發迹的，便打斷着老謝的話說。

「他在那邊麼？」老謝故作鄭重地「有一間跟人合作的萬字票廠，有三四種跟人公司的投機生意，還有半爿農場，由他的親戚管理。他自己在郊外擁有一塊三萬多方尺的屋地，裏面除了一座半磚半木板的有兩個廳子四間臥室的住屋是他自己一家居住的外，還有一間較小也是以同樣材料建築的屋子却給他的兩個單身的朋友居住。我在那兒是跟他一起住在他的屋裏的，我在他那兒幾天，天天都是在他屋裏吃喝，早上是咖啡麵包，當然還有雞蛋菓醬。午晚兩餐是吃飯，以我自己屋裏的飯菜來作標準，在他那兒吃他幾天飯的飯菜，在我屋裏只有年節才能有那麼的豐富。他却認真地告訴我，那都是他平常吃的飯菜，并不因我在那兒而特別優待我哩。」

「那你該在他那兒作多幾天的客哩。」我笑着說。

「你當我是個餓鬼麼？」老謝不高興地說「他是有心要我在他的屋裏再耽幾天的，我可是個推銷員呀，多推銷幾樁生意才是我份內應做的事，而且也希望多得點回佣，那能再耽在他屋裏吃多幾天的飯菜。我說的是實話，豈但他屋裏頓頓都是大魚大肉，他養了兩隻狼狗，我就見他每天定要奉承那兩隻狼狗兩斤牛肉。他廳裏擺着兩個大書櫃，裏面滿滿的都放着圖書，還定了幾份報紙，但我就很少見他打開書櫃，翻翻報紙，他的幾份報紙常常是給他的朋友拿過那邊去，他是個忙得團團轉的人，那有時間來看書閱報。他屋裏的那個電話，日裏吵着不必說，連夜裏都常常有人打電話來找他呢。」

「你也沒煩他替你另找份更好的工作？」

「我這份推銷員的工作已很好了，還要他替我另找什麼工作？」老謝皺着眉說「而且我也不是他的什麼好朋友，只是昔年的鄰居罷了，他要我在他屋裏住幾天，已是給我很大的面子。倒是你呢，自少便跟他在一起，稱兄道弟的好得不得了，這是你以前告訴過我的。我不憚煩的告訴你他在新加坡的關氣，爲的是看你近況欠佳，如果你相信我的話而又自知跟他過去有深厚的交誼，到他那兒去是會遠勝你在這邊不斷跑埠頭的。」老謝說着，在他衣袋裏摸出一本小記事簿來「我這兒有他在那邊的地址，你拿出紙筆抄下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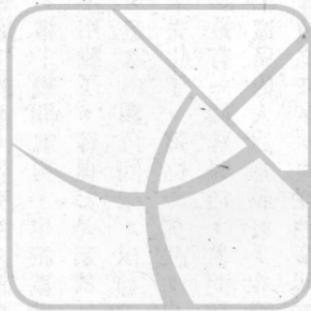
初聽老謝的話，我心裏已暗自歡喜了，只不想在老謝面前過份顯露罷了。以我過去和他的關係，如果他在新加坡果如老謝的話抖了起來了，那麼到他那兒投靠他，相信他是肯於幫忙的。問題是他在那兒作些什麼營業，老謝可沒說得較明顯，我雖然是個孩子時便懂得各種賭博的人，很久很久以來，已沒這份興趣了，他跟人家合作的萬字票廠，我是不想染手的。我把老謝要我抄的地址寫在我的日記。

裏，便又問着他說：

「你說他的三四種跟人合作的投機生理，到底是什麼生理呀？」

「不用我告訴你了，你到那兒便知道了。」

老謝說到這兒，火車已鳴起氣笛來了，車已到了文德甲，那些要在這兒下車的搭客，都忙做一團，老謝已無暇再跟我聊下來了。



## 第二章

到居鑾，先映在我眼裏的，便是我舊時寄居的那間社團裏裏外外已煥然一新了。舊時那麼一間龍鍾老態的建築物驟然年輕了許多，連旁邊一間由社團所管的什麼祖宮也都另外有一翻新氣象。人要衣冠，屋子也該粉飾的。樓上幾間客房，也把舊時的板壁換去，改用一種三合板，加上青色的漆，很是悅目，房裏的陳設，不用說了，傢俱都是新的。

我以前是在這間社團寄居過三年的，這次由關丹回來，以前由我居住的房間，他們還是給我居住。裏面的人物，表現得最愉快的，該是朱先生了。這位朱先生，自我認識他，便知道他是攬社團的手，他自己的經濟基礎雖不十分穩固，說是有間洋雜店，許是這間商店的風水不好，很多年來生理都不十分起色。他的生理雖不好，他在這兒的人緣却很好，在這一角的人，很少有事不去找他的。

他也有種擅長，會替人寫些喜喪婚書各種帖式文字，自從他發現在這方面我也會幫他的手，便把我留在社團裏面作爲他的助手。我在裏面居住，是藉着他的情面的，這次我在關丹，也是他託熟人要我回來的。只是我回來之後，他却匆匆地說要到吉隆坡去，他把我居住的房間鎖匙給我，要我得在這兒等他回來，他有些事要跟我商量，這使我感到很大的意外，覺得他在這間社團的權力似乎更進一步了。

一個攬社團的人當然要有一種在這方面的本事，更重要的還得有自己的經濟力量來作倚傍。朱先生要不是在人緣方面着實不錯，憑他那間洋雜店是不會看在人家眼裏的。不過一個只靠人緣沒點經濟力量撐腰的人，只要碰到一些棘手的財政問題，也很易招來毀謗的。朱先生在這間社團做過三任總務

，對這間社團的貢獻也很大，就因爲一點經濟上的小事情觸礁，致使他這個總務職事不能連任。我在往關丹之前是覺察到朱先生以後許對這個社團沒有什麼作爲了，這次回來却大大出我意料之外，看大廳一邊壁櫈裏貼着的這一屆的職員表，赫然又見總務下面安着他的名，這一屆更爲前三屆所沒有的，除了給人選爲總務外，還兼了這間社團的財產信託人。稍一探聽，才知道這兒一個很有地位的大商家幫了他個忙，在他一間新成立的商業機構給了他一個掛名董事，還兼裏面的一個裏理職位。這使我越發相信，一個人要在社團上活動，人緣固然重要，經濟力量尤其重要的。

我是決定要到老謝口裏所謂天堂的地方去見識見識的，朱先生恢復他在這個社團的權力對我已沒有什麼作用，有之便是我現在還能暫時居住在裏面的房間。但儘管我想離開這兒，對於朱先生恢復他在社裏的地位我是衷心喜悅的。

回居鑾居住了一個星期，朱先生終於回來了，我跟朱先生認識已有四五年了，他要我到社裏居住也已有三年，但朱先生還未有過請我吃飯，這次他回來，一見面便要我跟他到飯店去，顯見他是有什麼事跟我商量。到飯店，大家坐定，還未叫過菜哩，便見他一本正經地問我說：

「老黃！這次是老潘要你回來的麼？」

「是他要我回來的。」我說。

「他曾告訴你什麼話麼？」

「什麼話倒沒有聽他說，他只對我說是你託他轉告我，要是在關丹沒什麼事做，不如回居鑾來。

「我說。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朱先生說：「這兒的祖師廟香火很盛，每月都有一兩千塊錢，要是旺季，

還不止此數。這間祖師廟是公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經濟來源，一向都是標給人家管理，每年標金總在六七千塊錢之間。過去那些標到這間祖師廟的人總能賺得一筆不少的錢，以前原也想標來管理，只是找不到一個可以合作之人，現在重新給人選舉做社裏的總務，已把這間廟標來了。本想給我的一個親戚老余當廟祝，但我怕他手縫太鬆，濫交朋友，會把廟裏攬得不好，才託老潘到關丹要你來，目的是要你協同我的親戚老余把廟管得好。這間廟的香火錢年間總算起來總要近兩萬塊錢，這次我是以七千五百塊錢標來的，除了標金和廟裏的水電雜用，差不多有一萬塊錢的入息，這萬多塊錢，由出資的人得一半，一半由你和我的親戚老余平分，你是識字的，不比老余是個粗人，對於那些到廟裏求簽問卜的，要是你肯替他們解簽詩，據以前標到的人所說，單是替人解簽詩，每月便有百多塊錢，這筆錢當然是替人解簽詩的人的，不過你若肯撥十巴仙二十巴仙給老余，老余也就心滿意足，兩個人在廟裏相處就更能和好無事了。這樣，你要是到廟裏去，月間最少便有三百多塊錢的收入，老黃！你聽我說，好漢不問出身低，廟祝雖是一種不甚好聽的職業，能幹上三五年，積蓄有一筆相當的錢，然後另轉別業或自己做起生理來，是勝過到處求人幫忙的。」

這真出我意想之外，要是在未聽過老謝的話而決心到新加坡去之前，我才不管他廟祝好聽不好聽，只要有錢可賺，龜公都有人願意做哩，月間先賺他三百多塊錢再說。可是我現在已決心到新加坡去了，心裏想：老梁在那邊混到那樣有勢面，連兩隻狼狗每天都要餵上兩斤牛肉，有的人一個月還吃不夠一斤牛肉哩，而自己却是跟他自幼相交的朋友，雖然未嘗做到交書換帖，說是老朋友，總不會差到那兒去，老朋友到那兒投靠他，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他還不該對我大大的幫忙嗎？我是堅信到新加坡去，定會受到他的護持的，故對於朱先生的好意，只有心感了。聽了朱先生的話，我笑着回他說：

「朱先生！我已決定到新加坡去了。」

「你要到新加坡去，在那兒有什麼好機會嗎？」朱先生很感意外地。

「只聽說你的朋友近來在那兒混得很不錯，便想到那兒投靠他？」朱先生說：

「就說確知他在那兒混得很不錯，他是否有信來要你到那兒去？」

「他的信是沒有的，是我這次由關丹回來時路過而連突，在火車碰着另外一個剛由新加坡回來的朋友告訴我的，不過他的話我是相信他的。」我說。

「沒有信來要你去，便冒冒失失到那兒去找他，就真的他在那兒很不錯，但你便相信他能夠對你不會有什麼見外麼？」

「以我自幼跟他一起長大的那點關係，他的性情我是知道的，而且我雖然是個笨拙的人，却也不怎樣魯莽，沒有認為十分把握的事，我是不願做那抱着後悔的事的。」

朱先生是個六十多歲的人了，參加社會的事也近三十年，當然見過很多很多的事的。聽我的話，知道我這頭野馬羈留不住了，也就放棄他那預期要我做的事。但朱先生雖是個老人，却風趣得很，聽我那麼肯定地一到新加坡便能受到我的好朋友的好款待，便笑着對我說：

「假如你的老朋友當你到他那兒的時候，忽然忘記你是他昔年頂要好的朋友，他會不會皺眉呢抓頭髮呢？」

「這個可不用擔心。」我說。「朱先生！別說只有十年沒見面，就再長久些，他也不會忘記我的，我們以前……」

「那就好了！」朱先生打斷着我的話說「老黃！我真代你高興，有個好朋友在新加坡那兒混到那麼體面。不過呢，你我認識已四五年了，這四五年來你也知道我不會虧待着你的，要是新加坡有什麼好機會，該要通訊聯絡聯絡，說不定我未來的希望，還得倚靠倚靠你的。」

「朱先生！你又來跟我玩笑了。」我苦笑着說「別的我不知道，我是知道到那兒去在生活上不再用發愁罷了。」

「那就夠了！」朱先生說「你是準備那個時候動身的？」

「我定後天就要離開這兒。」我說「本想前幾天就要到那兒去了，是你要我等你回來的……」

「這麼說倒是我耽擱你的行程了。」朱先生有點不高興地說「就這樣罷，祝你到那兒去一路好運氣。」

朱先生說着，也就不再跟我瞎聊什麼了，兩個人各自吃飯了。

## 第四章

我就有這點習慣，經不起刺激，只要日裏聽些什麼不開心的話，夜裏便睡不着覺了。說些公道的話，朱先生過去對我是不錯的，我能得到在這公會裏面住了這麼久，沒有倚仗他的情面是不行的，只是臨別却對我說些令人灰心的話，多少會使人洩氣的。我想了一晚，越想越難過，我決不顧朱先生的勸告，定要到那兒顯一下身手給他看，不想幾年來對他抱了很大的好感，在這臨別的當兒反倒有些恨他了。

過去我在公會是沒有什麼職事的，只有時幫他點忙掙些錢作零用，偶然手頭拮据，也曾向他借些錢，斷斷續續的也有好幾十塊錢。這幾十塊錢在朱先生是不認為一回事的，你就裝着忘記了，他也不會來向你討，原因是有時他也煩我替他做些瑣事。不過這次臨別他既對我有點不高興，那幾十塊錢我一定要在動身之前弄來還他。在關丹幾個月，祇替人抄了兩個月的賬得到近兩百塊錢的酬勞，那幾個月，用去了百多塊錢，回到居鑾來身上只有六七十塊錢，這個星期又用去了十多塊錢，現在賸下來的便不足五十塊錢了。這五十塊錢不但不足以還朱先生的欠款，真的都還他，要到新加坡去，便沒盤纏了。想了一晚，可以勉強想得到的，只有帶在手上的那個椰樹標手錶和那個只有七八吋大的非立半導體小型的收音機了。那個椰樹標手錶我買來時是花我八十塊錢的，還用不夠三年，看來還很像樣，只是放進當店去，在那朝奉老爺椽筆一揮之下免不了要變成一個破銅錶，破銅錶能當得多少錢呢！那個收音機却是兩年前一個公會裏的人以半舊貨轉讓給我的，說是半舊貨，還要我五十多塊錢哩，除了頭

個月因好奇會去玩弄外，以後便把它當作古玩的放在桌上沒去理它。這兩件東西我託公會裏面的工役替我在外面轉讓給人家，那個手錶還容易，他以三十五塊錢賣給人家。那個收音機却着實花了他一番唇舌才以二十塊錢賣給一個收買舊電器的人，兩件東西一共得了五十五塊錢，還不夠還朱先生的債。另外一件財產，便是我平時帶在身上的那支老式派克筆。心裏想：現在大家都時髦用原子筆了，把這支筆賣出去另買一支便宜的原子筆也是一樣，雖然這支筆挿在我衣袋已有好幾年，對它不能無一點感情，但結果還是給我以十塊錢賣出去了。把這三件東西賣出去的錢，恰好夠還朱先生的欠款，朱先生並不認真要我這筆錢，但我却很認真的一定要還他，雖是一時賭氣，但無債一身輕，我也沒有後悔。狡兔是要有三個窟的，臨危才不至於沒路好跑，但我却不及此，我認為只要我到那兒去，我的好朋友一定會替我解決困難的，有這麼個老朋友可以倚靠，我還怕什麼呢？因此，我沒留點什麼以作我的後路。

我是個過慣孤家寡人生活的人，一個人伶伶俐俐到處轉來轉去，對於世俗的那種禮節俗套我是最忽略的，別說到人家屋裏去我不會做這種婆婆媽媽的事，真的去求人，我也從不帶禮物的。現在到新加坡去見我這個昔年的好朋友，我却破例了，那個時候正是榴槤飄香的當兒，市上總有些小販擺賣着昔加末來的榴槤，也很便宜，每斤只六七角錢，我一共買了近二十斤的榴槤作為見我這位好朋友的見面禮物。老朋友當然不用討好他的，這二十斤榴槤也不能算做什麼禮物，却是聽說他已有四個孩子了，送點東西給他的孩子高興高興，正是我這個世伯應盡的責任。不想這二十斤榴槤，把我累得真有口說不出。

由居鑾坐那些散客的的士，五塊錢便可搭到新山來，再由新山搭巴士，六角錢的車租便把我送到

天堂來了。

這兒雖是天堂，於我可並不陌生。我已來過幾趟了，幾條巴士路線我還能記得，知道搭那一路的巴士便可以把我送到我的老朋友那兒去。心裏想：時間尚早，不如先找一間廉價的旅店休息一下，洗個澡，再到他屋裏去便顯見從容不迫了。經這麼一想，覺得還不錯，身上還有三十多塊錢，一晚便宜旅店的房租只有三塊錢，好在新加坡的三等旅店四等旅店，我是可以一索即得的，於是我在市區那最不講究市容的地方的一家小旅店租到一個房間。沖了個涼，衣服是我早上在居鑾換過的，當然不必再換。手上沒腕錶，我只把袖子放下來不捲上便行了。衣袋裏插着一支昨天在居鑾花一塊錢買來的原子筆，看來還很神氣。遺憾的是足上那對皮鞋，已穿了十多個月了，也補過兩次，結在上面的鞋帶早已斷了，是我打個結把它接起來，不管我怎麼說，我這個樣子如果是到那陌生人的屋裏去，是決不會被歡迎的。好在我要來投靠的是個昔年自少做一起的老朋友，他或許不會由外面來看人的，要真的狗眼看人，還成什麼老朋友呢？

老謝開給我的地址，老梁的住家是離市區頗遠，該有七八英里。麻煩的是他的屋子並非在路邊，該要轉進條小徑的，老謝說只稍步行三分鐘便到了，我却跑了五六分鐘。這條小路一邊有很高大的樹木，涼蔭蔭地很是好跑，只是手裏提着那近二十斤的榴槤，却是把我累極了，我要知道須跑五六分鐘的小路，便不會買這些使人洩氣的東西了，我是換了很多次的手才跑到老梁的屋裏的。門牌號我是找着了，外面的籬巴門却是關着，由外面看去，距籬巴門內的草地約有二三十呎遠有一座看來相當整齊的平房，佔地該有二三千英呎。在這座平房的斜對面，另有一座較小的屋子，但看來也很像樣。看到裏面那兩座房子，頓時使我感到很自卑，這個自少看來很是平凡的人，現在在這兒却混得這麼使人可

羨，而自己以爲不論在智力膂力都比他強的人，現在却須來投靠他。這一剎那，很使我有些躊躇了，他的籬巴門既然關着，裏面屋子的門也關着。想了一回，見門框上面有個電鈴鈕子，便按了一下鈕子，一會兒，果然裏面的門開了，出來的是一個三十左右歲的少婦，雖然相距有四五十尺遠，看來還是很漂亮。等她跑近來，真是個麗人，她把籬巴門開了，見我手裏提着幾個榴槤，很是狼狽的樣子，許是認爲我找錯屋子了，冷冷地問着我說：

「你是要來找什麼人？」

「請問這兒是不是憨豬兄的屋子？」我好不難爲情地說。

「這兒沒有什麼憨豬兄的屋子的，你怕找錯地方了。」她皺着眉說。

「是個姓梁的。」我見她就要把籬巴門關下來了，忙接着說。「以前他是居住北馬的，是個北馬：

「這兒倒是姓梁，你要找的人叫梁什麼？」她打斷着我的話說。

我一想：是我一時糊塗了，憨豬只是他的乳名，只有我這個跟他自少做一起的人才知道，他混到社會來，自不會用這個小名的，便忙應着她說：

「是國棟兄。」

「你要找他做什麼？」

你要找他做什麼？這話一聽便使我倒抽一口氣，怎能這樣問人家的話呢？顯見她人雖漂亮，腹裏可就不大漂亮了。

「我是他的自少的朋友，這次特由馬來西亞到這兒來訪他，請問這間屋子是不是他的？」

「我就是他的女人，他到外面去了，要到晚上才回來。」她說「既是他的朋友，到裏面坐罷。」一聽老梁沒在屋裏，使我失望極了，我是很少跟異性接觸的，對着一個漂亮的的女人，更會使我侷促，不知該找什麼話來聊的。心裏想：這次到這兒來是來投靠他的，要對他這個初次見面的他的老婆說，實在是非常的難爲情，也罷，既然老梁沒在屋裏，就等明天再來見他。經我這麼一想，就覺得早間到旅店先租間房子十分的明見，現在可以暫回旅店仔細地想一想，見面時該對他說些什麼話。過去幾天是自己太興奮了，對於到這兒跟老梁見面時該說些什麼話，絲毫沒有考慮過，現在既知道他是住在這兒的，明天再來時便從容得多了。我這樣想着，便對她說：

「既然國棟兄沒在屋裏，我又恰有椿事情要到別的地方，那麼，就等我明兒再來罷。」我說，覺得他既是老梁的妻子，叫她一聲阿嫂該不會錯的，便又接下來對她說：「阿嫂！等今晚國棟兄回來，麻煩你對他說有一個跟他自幼做一起的姓黃的朋友到這兒來見他。」

我說着，便把手裏提着的榴槤放在籬巴門裏面，笑着對她說：

「幾個榴槤是承便帶來給孩子的。」

「請到裏面喝杯茶呀，客氣做什麼？」她倒很大方。

「委實是有點小事情要到別處理會着，就請阿嫂對國棟兄說，我明天八點多鐘一定到這兒來。」

她聽我的話說得多麼認真，以爲真的有什麼事要我去理會，也就不堅持要我進到裏面喝杯茶了。在回旅店坐在巴士車上想：這位老朋友現在發達了，連自幼時給人叫到大的乳名也不要了，他自己老婆都不知道他的小名叫憨猪，可見他是不高興人家再叫他憨猪了。沒想到他這個少時不被人重視的人，現在居然有這麼個標致的老婆，看她笑起來時那排整齊的牙齒，就夠人越看越想慕。又有那

一座像模像樣的屋子，豈但小康而已，簡直已可以擠得上是個有錢的人了。跟這樣一個有錢的老朋友闊別了十年，見面已不能像往日一樣的隨便拍肩玩笑了，那得找些話來使他高興才行。跟他見面時該說些什麼話呢？「唉喲！憨豬兄！我不是早便對你說過了麼？知道你憨豬兄決不是個尋常的人，不說別的，單看你那個大海口，便不是等閒的人能夠比得上。俗語說：關嘴吃四方，果真給你吃到這兒來了，現在已發財……」這那兒是討好他的話呢？他連他的妻子都不告訴他有個小名叫憨豬哩，當面叫着他，他會高興的麼？實在的，叫了半輩子憨豬，這回該改個口了「國棟兄！不用人告訴我了，單靠你這個大名，還有不是個極端重要的人。現在是社會的棟樑，將來就是個如假包換的國家的棟樑了，國家將來要倚畀你的事……」這可奉承得太過肉麻了。

在巴士車上想來想去，總想不出跟他見面時該用什麼話來作個開場白，想好了幾句自以爲很好聽的話，再一細想，又覺不妥而被推翻了。車抵旅店附近，下了車，很有些洩氣的樣子，真的，我由居鑾來時是承興而來的，以爲到他那兒是一切都不成問題的，到過了他一次屋子，又見過他的漂亮老婆，我開始感到不同環境的人是難以做朋友的。

晚飯隨便在旅店附近的飯檔吃，已有好幾年沒到這兒來了，但這個時候可沒半點遊興，吃過晚飯，便回旅店睡覺。說是睡覺，那裏睡得着，腦裏繚繞着的都是跟這個老朋友的過去關係，心裏一橫，管他呢！只要他還有那點對老朋友的性兒，我就不必庸人自擾了。萬一他已完全把他舊時的憨豬性兒忘却，也只好聽他，他空手白身能混到現在這樣的局面，我也應煅煉煅煉我到底是塊什麼料，這不是給我一個很好的煅煉機會麼？沒來由自討麻煩做什麼！說不定他一見我的面，便把我抱得緊緊的不斷的叫着老朋友老朋友！說什麼「唉呀！我正想通過報紙啓事要你來這兒哩！現在是什麼風把你送到了

?老兄弟！別擔心，這兒有的是白蘭池，威士忌，要活雞麼？對面農場可以隨時買到又胖又大的稚雞。要大魚大蝦麼？五分鐘的車子便可以到那兒魚場揀些最好的大魚大蝦來，傻瓜才不把胃口盡量張得大大的。還用你開口，零用的鈔票我會整整整整的塞進你的衣袋裏，把身體養得強強壯壯，有我老兄弟在這兒，不怕找不到最好最舒適的事來做。」想到這兒，我不覺失笑了，只要會笑，很快便入睡了。



## 第五章

### 隔

天起來，只在旅店樓下的咖啡室喝杯咖啡，一塊麵包，便辭退了旅店的房間，提了個小皮  
包便搭巴士到老梁的屋裏來。今天的心情可跟昨天不同了，昨天是一團高興的，今天心頭  
不免有點沉重，真怕我這個老朋友有若朱先生所說的對我健忘了起來，故步上那條小路後，腳跟有點  
懶懶來。到他的大門外，籬巴門雖然關着，裏面可就有狗吠的聲音，向裏面一看，真不碰巧！老梁一  
個人在草地和兩條狼狗在戲耍。他是不知道我在籬巴門外的，便向裏面大聲的叫着，一時大意，又把  
他的小名叫起來，那兩條狼狗一聽外面有人叫着，驀地便大聲的吠起來。單聽狗聲，已知那是兩條多  
麼雄壯的畜生了。老梁聽有人在外面叫着他，先把兩條狼狗制服了，便跑來開籬巴門。

昨晚預備了一晚的話，現在見着他，竟全忘記了，有點慚恧的改口叫他一聲：

「國棟兄！」

這一聲國棟兄，很有些見效，看他微微有些笑意。然而他還是不忙應着我，先把我從頭到腳的仔  
細地相了一回，似乎看我現在這樣的情形來找他，對他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忽又微微的皺着眉：

「你是老黃麼？怎麼會找到這兒來了？」

「兩個星期前在聯邦碰着老謝，才聽他說你現在在這兒已發達起來啦，要什麼有什麼，心裏想：  
跟你也已近十年沒見面啦！在聯邦那兒又沒什麼事情做，到這兒來看看你好，國棟兄！你人胖得多  
多啦！你這一定……」

「怎麼不胖啦？每天吃的都是些最有營養的東西，魚啦肉啦吃得我口膩膩啦！還不時進些參茸什麼，要不胖，才見鬼啦！」他毫不客氣地說。

「要不是聽你對着兩條狼狗吆喝的聲兒，在街上碰着你，怕會認不出你來啦！這麼高啦！這麼胖啦！又多麼雄壯啦！臉上吃得多好看啦！白裏透紅的，說真話，法國的那個什麼將軍，也沒你這般威武哩。」

雖然我的話是存心討好他，對於他像不像法國那個什麼大將軍，他却半點都不感到興趣。倒是提到他的兩隻狼狗來，真的得意的笑了起來了：

「算你來得還碰巧，昨天要不是我把這兩隻狼狗帶到獸醫處診察診察，你到這兒來，我又沒在屋裏，這兩隻狗要是兇起來，不把你唬個半死才怪。你看這兩隻東西多麼乖，只聽我的話，又對你搖起尾巴來了。」

「這是兩隻蘇格蘭狗呀！」我假裝內行地說。其實，我是什麼狗都分別不出來的，能夠分別得出來的，只有洋狗和本地狗了。這兩種形狀大異其趣的狗，孩子也能辨別得出，只不過聽人說蘇格蘭狗是牠們狗類中最佳的狗，不想這一下我自認以為拍得很準的馬屁，他却當頭給我淋下一盆冷水：

「蘇格蘭狗算個屁！這是兩隻德國狗，難道你也沒聽人說過，機器是德國的最好，所謂德國無比。他們那兒的狗，還有不算第一的麼？」我們的憨豬兄說到這兒，好不自豪地「你知道這兩隻狗是花我多少錢買到的？」

「既然是德國狗，德國狗又是世界第一的，想來也該值好幾百塊錢的。」

就我看過的洋狗來說，這兩條狼狗不算得很好，比這更高更大的狗多的是，嘴臉也不算很兇，能

夠給下個等級的，只是比普通洋狗高一點而已。一條狗幾百塊錢，已是我有意在討好他了，要是我，而我又是個養得起狗的話，幾十塊錢我都不要的。出乎意外的，他聽我的話，幾乎要冒起火來了：

「這兩隻狗只值幾百塊錢？呀啦！老黃！怪不得你現在用來這兒找我，枉自吃了這麼幾十歲的年紀，看不出這是兩隻極難得的狗。你聽着，老黃！那是我花了千多塊錢還賠了一個很大的情面才買得到的。」

一別十年，這位好朋友說的話有些我是該叫人來翻譯的了，什麼賠上了個很大的面子呢，聽他的話，我假作吃了一驚的說：

「要千多塊錢，這已很貴了，還得賠上個很大的面子，這個面子是怎樣賠上呢？」

「蠢材！」他目中無人的竟罵我起來了「這有什麼難懂，這兩隻狼狗原是個英國軍官的，忽然不做軍官了，要到南非去做寓公了，兩隻狗不便帶去，是我託了這兒一個在警界很有地位的人向他買來的。起初他那裏肯以千多塊錢賣給我，還不是我託他的那個人向他說要買這兩條狗的是這兒一間規模很大的慈善機關的理事長，他一聽是個慈善機關的理事長，才肯賣給我，這不是賠上個很大的面子麼？」

「國棟兄是那個慈善機關的理事長？」我好不肅然起敬地問着他。

「很快你就會知道了。」他並不正面回我的話「這兩條狗昨天便花我好幾十塊錢。」

「兩條狗怎麼便會來花你的錢呢？」我越聽越莫名其妙來了。

「我不是剛才告訴過你了嗎？是我昨天帶牠們上獸醫那兒請他診察嗎？你該知道，越是好狗越該加倍照顧，古書不是有一句話嗎，未雨先綢繆，好狗是要預先提防生起病來的，真的生起病來就很麻

煩了。到獸醫那兒一趟，又買些狗兒吃的維他命什麼，還不用花我幾十塊錢嗎？」

「國棟兄對於狗的照顧真是週到極了！」我真的感嘆起來了。

「牠們是那麼的懂人性，對主人是那麼的忠實，說真的，有時我看狗比人還值得重視的。自養了這兩條狗，我屋裏一草一木都沒有損失過，要是雇人來看門呢，難說得很，有時他們內呼外應，那才夠你傷腦筋哩！」

「實在是值得你照顧的。」我敷衍着說。

「要不是牠們對主人那麼的忠實，我會每天花了那麼多錢來豢養麼？單是牛肉一項，每天兩斤，一斤牛肉要兩三塊錢哩，兩斤便是五六塊錢了。豬骨兩斤，說是骨頭，還附着很厚的肉哩，每斤也該塊多錢。還有干冬薯，每條狗每天兩斤，其他魚頭魚尾，還要替牠們打補針，購補藥，不是該要花我很多的錢嗎？」

儘管他對他的兩條狗多麼的有興趣，看來他還有很多狗話要扯下來的，但在這個時候，我心裏已有點反感了，這樣一個閑別十年的朋友，相見時半點不問你的近況，却扯到狗的身上去。他就去把他倆條狗當寶貝，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也不把我引進裏面去，却站在籬巴大門上說狗話，心裏一起了反感，也就不客氣地對他說：

「國棟兄！我是早上六點鐘便起床了，只在旅店下面的咖啡店喝杯咖啡，又跑了這麼多的路，現在倒有些口渴，想要喝杯茶。」

他聽我的話，似乎也覺得都站在籬巴大門談話沒甚意思，該要讓我到裏面去的，便對我說：

「我屋裏什麼茶都有，紅毛茶、唐人茶，還有咖啡美羅阿華田，你要喝什麼有什麼，進來進來。

「他說着，讓我進到門裏去，隨手把籬巴門關了「來來！到裏面去。」

這是一座浮腳的平房，說是浮腳，也祇離地四五尺。外面是磚砌的，裏面却用那七八分厚兩面刨光的木板當板壁，髹上淺青色，看來既堅固又光亮。進門是個十多二十尺見方的大廳，底面壁上開了一個圓門，向裏面望去，似乎也是個廳。大廳右邊也開着個大門，門那邊便是一道六七尺寬的過道，由進門至盡頭，一字兒排列着四間臥室。屋子的設計，看來不但實用，而且別致。

這個大廳既縱橫都有十幾二十尺的見方，自然很是寬敞，裏面陳設，少不了和一般暴發戶的屋子一樣，會報音的大鐘哩，陳放玩具的玩具櫥，鋪上花邊的茶几哩，茶几上面的花瓶，一件都少不了。除了假充風雅掛上幾幅不知那兒弄來的無名畫家的風景畫外，便都掛着些放大了的相片，有的是他自己，有些是他的孩子，有些是穿着制服很像警界的人，幾張是些吃得面團團一看便知道在商界很有作爲的人。但多半還是他女人的相片，單是他們當年結婚的相片便有好幾張，以不同的角度撮下來。還有幾張是他們的全家福，由一個兒子到四個兒子各掛上一張，好幾張是他老婆的半身相，在那些相片中，最醒眼的便是他老婆的相片了，不論是昔年撮下來的，還是近時撮下來的，幾乎是無一張不動人，使人百看不厭，覺得這個老朋友真是了不起，有這麼個發財的命，還有這麼個別人很難碰得到的艶福。我一時心裏正這樣想着，他的女人由裏面出來了，打扮得比昨天更加漂亮了，手裏捧着兩杯茶，我是知道她是老梁的妻子的，她昨天已經告訴我了，但我還是很客氣的由沙發上站了起來，面對着老梁說：

「這位就是阿嫂麼？」

「是呀是呀！是阿嫂。」老梁並不熱心地說，也不先問我是否已結婚了，便覺得我這個人早該有

兒女了「你現在有幾個孩子了？」

「我沒兒沒女呀！」我很難爲情地說。

「怎麼！現在還沒兒女，那你是……」

「我是連老婆都討不起呀！」

「什麼！這般年紀了，還說沒老婆，呀啦！老黃！都是這麼個頭，兩隻手，也不見那兒跛了瘸了，人家是兒女繞膝，你却連半個屁都沒響一響！」

這位老朋友一別十年，看來許不當我是個老朋友了，十年久別，現在初次相見，不說些雲樹睽違的話，便在他女人面前奚落我，說不定他現在已不把我作個故人相待了，他既如此，我也就無妨跟他開开玩笑：

「國棟兄！你的話說得真不錯，都是個好頭好面的人，也不見得是折腳斷手。你國棟兄混到這個局面，有妻有兒不必說，正如老謝的話，要什麼，有什麼，真是令人羨慕之至。不過呢，國棟兄！人有人命，畜生有畜生命，比方你的兩隻狗，每天就要吃上十多塊錢的東西，什麼牛肉哩，豬骨哩，還有魚頭魚尾哩，不時還得打補針，吃維他命。國棟兄！你該知道，有的狗連屎橛都沒得咬……」  
我的話還沒說完哩，他便含着我的話對他老婆說：

「這個便是我以前對你說過的老黃，一次在咖啡店裏跟人爭吵、打架，把人家的東西摔碎了，給人捉到警局去，在裏面拘留了一夜，還是我保他出來。」

「你向來便是這麼無事忙，把人家的事當作是自己的。」他的老婆插着嘴說。  
「沒有法子呀！我當他是自幼做一起的鄰居，能做得到的當要盡點力。」

這位老朋友越說越荒唐，越說越不把我當是個老鄰居了。跟人爭吵打架是事實，摔破人家的東西給人請到警察局問話他也說的是真話，但像那種雞毛蒜皮的事情，那用被拘在警察局過夜呢，問了幾句話便放我出來了。而且他那個時候也不過是在一間學校裏合人賣熟食的，真的給捉去警局拘留，他那有力量保我出來，聽他的話，一時心裏很是氣惱，正要回着他，又聽他對他女人說下來：

「這老黃也太不該了，又有一次在酒吧裏跟人爭風喝醋，大動干戈，要不是我，早給人家按在地下結结实實地揍上一頓了。他就是這麼個好事的人，好好兒的各喝着各人的酒也就罷了，却無端端的對着裏面一個已近五十歲的吧女調起情來。那個吧女雖然漂亮，正是半老徐娘，但她是人家包月的，是人家的禁臠，豈容他從旁插手，就是要毛腳毛手……」

「國棟兄！你記錯了人了吧！跟人家爭風喝醋的不是我呀，你忘記你的眼角……」

我不讓他說下來的回着他，他也不讓我说下來的含着我，糟糕的是我的嗓子比他的不濟得多啦，只要他略提高喉嚨，早把我的話掩蓋去了，便聽他大聲的對他的老婆說：

「就是要毛腳毛手，也該揀個僻靜的地方，他却是那麼的急色鬼，也沒觀前顧後，那有不挑起人家的醋意，就被人家抓起胸膛來……」

老梁的話還沒說完哩，他的妻子已失聲的笑了起來啦，儘管出自老梁嘴裏的話很不斯文，但她並不以這是一種很骯髒的話而聽得很有興味。既然像她這麼一個標致的女人並不覺得她丈夫的話是不該在女人面前說的，我也就不必忸怩作態了，聽了他的話，我倒笑着說：

「有過這等事麼？我倒記不起來了。」

「沒這等事，我會說出來嗎？老黃！你使我失望極了，只是十年寵哩，你便什麼都忘記了。我呢

，就是做孩子時看你老流着鼻涕，也不擣掉它，就讓它掛在你的鼻孔下面像兩條江魚似的，我都認為是昨天的事哩。」

「是了，國棟兄！」我說「我該記的事却老早忘記了，不該記的事我却牢牢的記着，我還以為在酒吧裏對吧女說粗話，對她有着不斯文的舉動而給人揍打的不是我哩，只記着你是給人用紅十字車載到醫院……」

「做人那能這麼糊塗！把過去最容易記得的事都忘記了。」他還是念着我的話說「你再想一想，有沒有這樣的事，那次你跟老陳大聲小叫，把老陳激怒了，看他就要把你抓起來飽你一頓老拳了。你也不想想，老陳是個什麼傢伙，連那些給人舉做模範先生能舉着幾百斤重的大力士都打不過他，那次不碰着我，你現在還會到這兒來找我麼？」

「那個老陳呀？國棟兄！我實在又記不起來了，我只有一個姓陳的朋友，却是個多麼文縐縐的人，別說是動手，他從未跟人動過口哩。」我說。

「那個老陳？還有那個老陳麼？不是那個給人叫老虎的，這老虎除了看見我就馴服外，什麼人敢惹他，捋他的虎鬚，他都要張開血盆的大口把人吞下去的，幸虧我替你解那個圍，要不呢，就夠你叫父叫母了。又有一次你貪圖人家的便宜……」

這憨豬兄越說越不像個朋友了，他分明把我作爲討好他老婆的小丑，盡情取笑我，好像越把我說成個猥瑣的人物，越在他老婆面前顯出他的本事。如果是真的事呢，也就罷了，這叫我太沒出息了。却是統統都是他編造出來的，絲毫不足事實，我要不向他抗議，就顯得我太沒志氣了，我很不高興的對他說：

「沒有的事吧？國棟兄！說我是個沒本事的人，得那麼老遠的來投靠你，我是會心悅誠服的。若說我貪圖人家的便宜，作那順手牽羊的事，我半輩字都不會做過，我怕你國棟兄記錯了吧！」

「沒有的事，那是說我冤枉你了麼？老實說，那次沒碰着我，你早就該丟臉了。」

「你便一世人這麼熱心腸，不是你的事，偏替人家出頭，到頭來人家還未必領你的情。」這是他的老婆的話。

看我這位老朋友的妻子，春風滿面的顯出得意極了，好像她有這麼個本事的丈夫才不致埋沒她臉上的美麗似的。你看她竟把她剛才端來的兩杯放在桌子上還沒人動着的茶，端了一杯來給我們的憨豬兄，好不體貼地說：

「說了這麼多的話，也該喝杯茶解渴了。」她說着，指着桌上另一杯茶對我說「你這位叫什麼叔的，喝杯茶吧。」

老梁且不把他老婆端來給他的那杯茶沾上唇邊，還是把茶放在桌上，繼續對我說：

「老黃！你這個人的腦子有問題，什麼事都一下子便忘記，我給你幾粒補腦丸吃罷。」

老梁說着，果真要他的女人到壁角一個玻璃櫥裏拿出一小瓶裏面裝着一些有黃豆大小的紅色藥丸來。

「老黃！人是該要吃補的，身體要補，才能生龍活虎。」我們的憨豬兄毫沒忌憚的說「看你這個糊塗頭腦，再不進補，快要變成瘋子了。」他說到這兒，面對他的女人說「美麗！就把那瓶補腦丸給他罷。」

「這瓶補腦丸給你罷。」他的妻子把那瓶補腦丸遞給我說「你每天吃三次，每次四丸，裏面有仿

單，你看裏面的說明書該怎樣服下便怎樣服下。」

該吃補腦丸的是我這個老朋友憨豬兄，儘管他的糊塗是裝出來的，我的頭腦才健康哩，那用服什麼補腦丸。但他既裝糊塗，我又何必對他過份認真，因此，也就裝着糊塗的對他那漂亮的妻子說：「真的，我這個頭腦是應該進補的，沒補它一下是不行的。阿嫂！你且把瓶子放在桌上，待回兒要補時再拿來服用。」

看老梁的妻子直對我傻笑着，好像覺得我這個人很好玩似的，她雖沒鼓勵她的丈夫用話來戲謔我，却是很欣賞她的丈夫對我的嘲笑，我忽然有這個感覺，老梁對我的戲謔，應該是他有意在討好他的妻子，只要他的妻子開心，他是不惜把我這個十年久別的朋友當作猴子來玩弄，要是這樣，他替我編出來的故事將會一個接着一個，說不定越說越使我難堪的，爲想打岔他對我編下的故事，我想了一下，便笑着對他說：

「我這次在西馬碰到老謝，他對你真是讚不絕口。」

「他是怎樣對你說的？」一提到人家稱讚他的話，他忽感到很大高興的笑了起來。

「他對你的稱讚麼？真是不得了。」我說，覺得這個馬屁應該對他拍得響響的「他說國棟兄在新加坡已抖起來啦，以前在一起的幾個老朋友，恐怕只有你一個人才能跟那些本事人比一比，唉呀！真是不得了不得了……」

「怎麼盡說些不得了的話呢？老黃！」他皺着眉說「怎麼不得了也該有個交代，老說些不得了的話有什麼用。」

「老謝對我說，國棟兄已快成爲新加坡的一個聞人了……」

「我早已成爲這兒的一個聞人了，還說快了，難道你也沒看報紙，我的名字是常常在報上印成鉛字的。」他忽然回頭的對着他的女人說「那家大慈善機關年初派人到這兒來，是不是都央着我，對我說了許多的好話我才肯擔當這個慈善機關的理事長，他們是不是說這個理事長我要是不肯擔當，別人便不配出來做了？美麗！」

「是呀！他們在這兒纏了老半天工夫，說了老半天的好話哩！」他的妻子說「可是這個理事長祇有賠工夫，半絲兒沒得益。」

「慈善機關當然要賠上精神金錢的。」老梁一本正經地「但儘管是賠時間，貼金錢的事，還有好些人出來競爭而爭不到手哩。老黃！你以爲給人請出來做這種慈善機關的理事長是那麼容易的事麼？」

「那裏那裏！我慌忙說「這種慈善機關的首長，有的人想了一輩子也沒人願意拉他出來做哩。這個不但要有身家地位，那就是說既有錢又有勢，但既有錢又有勢人家也未必看在眼裏呀！該還要肯花錢，又有道德。」

「你說了半天糊塗話，這幾句話聽來才順耳，不肯出錢，又沒道德，人家那兒看在眼裏。不過最要緊的，還是要有道德的，社會上有錢人那麼多，他們不把別人拉出來，定要我出來做不可。」老梁毫不難爲情地說。

「這是一定的，國棟兄要是沒有那過人的道德，誰願意拉來當個理事長。」我說「還有哩，國棟兄！老謝說你是這兒一間什麼公司的大股東，有過半的股票擁在你的手裏，還跟人合創了三四家什麼生理的商號，他說現在的國棟兄已交官接府了，衙門裏的大老爺都要來跟他做朋友。」

「自然我所交接的都是大老爺，小老爺我才把他當個屁，有些還是獨當一面的大老爺哩！」

「是呀！老謝也這麼對我說。他說你所交的都是那些比鴨蛋還大的官兒，那些芝麻綠豆大的官兒雖然要擠近來，國棟兄總是打着太極拳的。唯有交上那些大大的大老爺，在社會上才能夠成爲一個大聞特聞的大聞人啦！」我說到這兒，我想：我應該把話納進軌道來了，便佯自皺着眉說「國棟兄！我倒霉透了啦！現在到這兒來，是希望國棟兄的鼎力，幫我混碗飯吃。」

「幫你混碗飯吃？」

「是呀，國棟兄！希望你能念在小時看過我鼻孔下面掛着江魚仔之情，介紹我樁事做。」

「你能做什麼呢？既然你老遠到這兒來，我能因你是個頭腦有毛病的人而不理你麼？只是要找什麼事做，也該先打量自己的能力……」

他的老婆聽老梁說到這兒，便插着嘴問我說：

「你會煮飯麼？做菜麼？」

他的老婆竟要我來做火頭軍了，我老遠打居鑾到這兒來，是來討個廚子做的，這個玩笑又得跟她開下來了：

「這個不成問題，阿嫂！我自少便學得煮起飯不至於有鍋巴的，香噴噴的粒粒都能到口。至於炒菜，那就更不用說了，川菜京菜什麼菜我都會學過，鏟在盤裏的東西，人家也吃不出我是個冒充的廚師哩。請問阿嫂！是那家菜館想請廚師？」

「不是菜館請廚師，真的菜館要請廚工，人家都要到香港那兒去請，怎麼會就地在這兒請廚工呢！聽對面的李師太說，這兒菜館的廚工都是在香港請來的，這兒的廚工沒資格上菜館去的。我問你會

不會煮飯燒菜，是我的兄弟要開一家雜貨店，裏面的夥友已僱定了，就只欠一個會做廚房的事兼打雜的人。」這位梁太太說到這兒，轉着對老梁說「老梁！這位老黃既會煮飯燒菜，打掃騰挪的事想來也該會的，你就打個電話通知我大哥，告訴他說我已替他僱到一個廚房老總了。」

原來是要我當一家雜貨店的廚子，而我這個廚子還須兼打掃騰挪的事，真是越說越離譖。我不是說雜貨店裏的打雜我不該做，委實是從來未做過，而且雜貨店裏的打雜從來都是些年輕小伙子做的，他們年輕的人在雜貨店裏做上五七年，自己有經驗了，以後要是有資本，便能憑着過去的經驗自己開起店子來的。一個幾十歲的人也來幹這個職事，人家不笑話，自己也該懂得慚愧的。你看這位梁太太，竟大剌剌的把我叫起老黃來了！但她既敢於這樣放肆，要對她裝模做樣也就不值了。想了一下，覺得這個玩笑應該跟她玩個徹底，不是嗎？她還未徵求我是否願意做那雜貨店裏的廚子兼打雜的事哩，便當我是只能幹這一類事情的角色，還要老梁打電話通知她的大哥，於是我也裝笑臉對她說：

「梁太太！那就感謝你了，昨天的榴槤你覺得怎麼樣？」

她驟然聽我改口叫她梁太太，不免驚地一楞，一忽兒的又覺得她這個尊稱在她是名正言順的，尤其是由我叫她起來是不會不適當的，也就若無其事的問我說：

「你怎麼提起昨天的榴槤來了，你不是說給孩子们……」

「別誤會！梁太太！」我打斷着她的話說「我是問你昨天的榴槤怎麼樣，好吃不好吃，那是我託熟人在昔加末買來的，你若覺得好吃，我會託人再買來的。對於你介紹這份工作我做，我是應該對你感恩不盡的。」

這是我憋了滿肚子的氣悶，忍無可忍的故意這樣對她說，她竟把我的話當是真的呢！一個如此漂

亮的女人，不想肚裏竟是這樣的茅苞，實在是太辜負着她那個迷人的臉了！還對我笑着說：

「昔加末的榴槤果真是好吃，比這兒的還要好哩，却是不用客氣了，我大哥的生理還未擇日開張哩！」

「也快了！也許不用等多半個月便要開張了。」老梁在旁插着嘴說。

「要等半個月不算多呀，就是該等一個月我還是會在這裏等的。」我說着回頭對老梁說：「國棟兄！這兒的屋子這麼寬敞，騰出間房子暫時給我借歇該不會困難吧？」

「要在這兒住麼？」老梁有些爲難起來，但看他略一遲疑，兩條剛剛攢在一起的粗眉毛又展開來，對我說：

「也行！既是自幼認識的人，又老遠的來這兒找我，這份人情，該得要做的。後面那間亞答屋，又涼爽，又寬敞，便暫給你居住罷，你的東西呢？」老梁說着，眼睛溜到我那個放在沙發一邊的小皮嚕上面：「便是這麼僅僅一個小皮嚕嗎？」

「我的東西都在居鑾呀，因爲帶着行旅上車下車很是麻煩，打算到這兒先找尋椿事情做後再託朋友或自己到居鑾把東西搬出來，這個小皮嚕裏面只放着我幾套更換的衣服。」我說。

說了半天的話，還沒見過他的孩子哩。這時後面餐廳跑出個五十多歲的婦人，携着兩個孩子出來了，是一男一女，男的大約有四五歲了，女的小一點，一到外面，便都爭叫着爸爸媽媽了，以後便把小眼睛死盯着我，好像有點感到奇怪的樣子。當然，老梁既不把我當是朋友，只當作一個落難的人，到這兒來使他麻煩，他的老婆呢，已把我當成是個只會在雜貨店當打雜和廚子的貨色，自然都不會教導他們的兒女怎樣來叫我的，便由那兩對小眼睛巴巴的望着我。我雖然是個王老五，平時對於小兒我倒很

喜歡逗弄着他們的，只是半天裏盡受老梁的奚落，盤着一肚子火氣，也沒心情去逗弄着他們了。那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像是在他們屋裏當傭工的，她出來對老梁夫婦說是吃飯的時候，該進到裏面吃飯了。

吃過午飯，老洪引我到他屋子後面一間有十二尺見方的亞答屋，和這亞答屋平行的是昨天我在籬笆門外望見的那間半磚半木的小屋。現在就來說這間亞答屋罷，我想不出這間亞答屋是老梁搭來作何用途的，說是一間放置雜物的屋子，裏面却空空蕩蕩，雖然是泥地，却相當堅實。老梁引我到裏面，就有他的傭人搬來一張半新不舊的帆布床，還有枕頭薄被什麼，接着又搬來了一張八仙桌和兩把木櫈，這樣，就算是給我有個居住的地方，老梁還像對我很厚待地說：

「這亞答屋很涼爽呀，比我那邊還要涼爽得多哩。」

是的，老梁的話倒不會誇張，儘管外面很熱，一進到裏面，便有些涼意。然而，他們却是不來這比他屋子還涼爽的亞答屋居住。

「要沖涼呢，老黃！可到那邊屋子裏面的浴室去，廁所也在那兒。」老梁接着說。

晚飯也在他的屋裏吃，一如午餐一樣。已有三四年沒到這兒來了，本想吃完晚飯便到市區蹣跚一下，但想到今天一天受那老梁的氣，便不想作那玩樂的打算了。吃過飯，沖過涼，便到亞答屋裏來，把身體搬到床上去，雖然疲累得很，却是睡不着。要賭氣回居鑾去，一想到在居鑾時朱先生對我說的話，實在覺得是回不得的。到底還是朱先生有見識，朋友是在一有一無，一安一危的時候能夠相濟相助才見交情的。自幼認識算什麼呢！自願放棄了每月可以有三百多塊錢的入息機會，却老遠的跑來這兒給老梁當傻瓜，只配給他玩笑。在他老婆的眼裏，我只配到雜貨店裏當打雜、作廚子，以前對他好處

的話他全不提起，無中生有的在他漂亮的老婆面前編了我許多使人難以容忍的醜話。假若我有過這樣的事，而他又把我當做朋友，還應該替我遮掩拙才對，却無端端編了我許多無稽的事來恥辱我。他既不把我當成朋友，我也就不必高攀他了，在布床上翻來復去的總是睡不着，只是想不透他對我變得這樣的快。可以當成理由的，就是他有意在他妻子面前顯出他的本領，一味在討好着他的老婆，看今天他在他老婆面前說話的樣子，我這樣的忖測是不無理由的。



## 第六章

住聯邦小鎮的人是比住慣大地方的人是習慣於早起的，隔天起來，老梁他們還在做夢哩，我已盥洗好依然回到亞答屋，在小皮喴裡掏出紙筆來，心理想：爲了以後有一條退路，我應該寫封誠懇的信給朱先生的，這雖不一定要啃那回頭的草，但多了一點人緣，也就多了一點可以依據的場地。不過來這兒受老梁的恥辱，我是不必要告訴他的。寫了兩張信箋，也該花去我整個鐘頭的時間，老梁那個七八歲大，開始在小學裡讀一年級的兒子，手裡持着一塊西餅跑進亞答屋裡來，看我伏在八仙桌子上寫信，便對我大聲嚷着說：

「老黃伯呀！我爸要你過那邊喝茶哩，還在寫什麼呀？」

這孩子只在昨天晚上在飯桌一起吃過飯，僅僅見了一次面，已不對我陌生了。老黃伯！這當然是他的大人教他這樣叫着我的，七歲的孩子，最頑皮的也不至對我這樣的放肆，我就是頂小氣，也不會把它記在心上的。然而老梁對孩子的教導，在這兒是可以覘出個大概了，便回着他說：

「這封信就快寫好了，等我寫好了便過去，怎麼今天沒到學校裏讀書。」

「今天是星期日呀，怎麼老黃伯這麼個大人了，也不懂這些，星期天是沒讀書的。」他的口氣完全像他的父親一樣，老梁真是跨灶有後了。

這個老梁叫他做阿春的孩子，一時好像覺得很奇怪似的，把眼睛在亞答屋裡上上下下的溜了一回，便又問着我說：

「老黃伯！怎麼住到這亞答屋裡來了？」

「你爸爸要我來這裡住哩，這屋子很涼爽，你不覺得涼爽嗎？」我笑着說。

「我們那邊也很涼爽呀，又有電風扇，一絲兒不覺得熱。」

小孩的話倒是真的，那邊屋子既高大，又寬敞，西面屋邊那兩株我叫不出什麼名字的大樹，涼蔭蔭地把西斜的陽光擋住了還會不涼爽。而且，不只有電風扇，老梁臥室還裝有冷氣哩。昨天跟老梁在那邊大廳瞎聊了半天話，就覺得那邊也是很涼爽的，我這樣想着，便回着他說：

「不是你爸爸要我來這兒住的麼？」

「這兒我們過去養了許多鷄哩，我們都管這叫鷄寮哩。」小孩子肚裡是藏不得話的。

「這兒過去養了很多的鷄，當然該叫鷄寮的。」在我實在是非常的意外，沒想到這位老朋友竟荒謬到要我來住鷄寮，他竟把我當成畜生了！

「有紅鷄，有白鷄，該有好幾百隻鷄哩。日裡都在外面，晚間便進到裡面來了。我媽嫌骯髒，滿地都是鷄屎，這裏一泡，那兒一堆，要我爹都賣出去了。老黃伯！你沒覺得有鷄屎味麼？」這孩子一邊說，一邊把鼻孔一縮一縮的居然在找尋那鷄糞的味兒哩。

「都打掃得乾乾淨淨，還有鷄屎味。」我笑着說：「你且先回那邊去，等我把信寫好了，再過那邊去。」

那孩子聽我的話，也就掉頭望那邊去了。

原來是一間鷄寮，我早就奇怪這麼一間孤另另的亞答屋搭在這兒太沒意思，却是想不到這是一間給畜生棲息的地方。我這位自少認識的好朋友，也真是虧他，竟這樣好意思把我送到這寮裡內。一時

內心的憤怒，真想不過去那邊喝他的早茶，繼而一想，這又何必呢，大丈夫能屈能伸，自己雖不打算做什麼大丈夫，做一個人也應該有時要有點玩世的態度，看看他接着下來的是對我還要玩什麼花樣。到那邊屋裏，老梁正和他的幾個孩子在大廳玩耍，剛才到亞答屋裡去的那個叫做阿春的孩子，騎在老梁的肩上就像父子在表演疊羅漢。其他的三個孩子都散坐在地板上，有的在作玩具火車的遊戲，有的手裡捏着個會出聲的洋囡囡，還有個最小的聽說剛滿了兩歲，却爬在地板上當老虎，好不高興地爬來爬去。老梁就只跟那個騎在他肩上的孩子玩，你看那孩子竟把老梁當作真馬來騎，兩隻手兒挽着老梁的頭髮，就像那騎馬的挽着轎繩似的，還不斷地把老梁的腦袋來搖，那種完全沒把老梁當尊長的樣子真教人可驚。這是一種無大無小無尊無卑的遊戲，老梁却嘻嘻哈哈的直笑着，好像玩得很開心。假如阿春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兒呢，兩三歲的小兒會這樣跟爸爸玩着，也許還要逗人愛。阿春却是個七歲的孩子了，還說在讀小學一年級，父子這樣玩法，委實是太不像父子了。

矮桌上放着一壺咖啡，還有幾個茶杯，還有兩個盤子，上面放着些麵包牛油之類。老梁跟他的孩子玩得正高興，無暇招呼我喝茶，祇用手指着，要我自己去自斟自喝。他已把我當成畜生了，我還跟他客氣什麼哩，自己揀了個乾淨的杯子，把壺裏的咖啡倒到杯裡去，再在盤裡拿起麵包來。桌上有的是牛油菓醬，有意把牛油塗得厚厚的，我也不怕他當我是個餓鬼了，便只管吃喝起來。忽然外面傳來一個陌生孩子的呼叫聲，那個騎在老梁肩上的孩子便忙不迭的溜下他的肩來，一溜煙的跑到外面去了。

「真是沒有辦法，這個孩子煩死人！」老梁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乃深喜之的話。

「你的福份真大呀！國棟兄！有這幾個又活潑又聰明的孩子。」我口是心非的巴結着他說。

「談到這幾個孩子麼，聰明實在很聰明，活潑也夠活潑。你看那個剛剛跑到外面去的孩子，今年年初剛上學校的，到學校裡還沒兩個月，連他的老師都稱讚他起來了，說他的智力很好，智力好便是聰明，聰明也就是說他會讀書。只是一回家裡來，便來煩着我了，我也真沒他的辦法。」

「他們既這麼聰明，又這麼活潑，書又讀得好，你又這樣的疼着他，他自然會來討你的歡喜的。這叫着煩着麼？有的人要像有這樣的孩子來煩他，還求之不得哩！那個孩子，也生得眉清眼亮，單看他的眉眼，也就知道他將來準定是個頂瓜瓜騎在人家頭上的人了。」我說。

「那自不用說了，聰明出眉眼，他的媽媽人家都說是個最伶俐的女人，是她生下來的孩子，還有不聰明的麼？將來會不會騎在人家頭上，這要遲些兒才知道，但在常人之上，那是我敢寫保單的。」老梁好不厚顏地說。

聽他的話，心裡又好氣又好笑。氣的是他太不要臉了，像他老婆那樣的女人，真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那一肚子茅塞不通，還說她是個伶俐的女人。笑的是我說他的孩子將來一定騎在人家頭上的人，他還當這是在褒揚着他的孩子哩。

「兩男兩女，這是最適合養育的數目了，他們西洋人多半一達到這個數目，便不再生育了。」

「他們西洋人是他們西洋人的事，我還是要生的，難道你看我以後不會再生兒子嗎？」

「那裡那裡！」我急辯着說「以你的身體，再加十年二十年，還是會生育兒子的，我說的是可以節育。」

「你說什麼？要我節育，不跟我女人同床，這不是要我的命麼？你自己沒本事討不起老婆，不知夫妻同床的好處，却來要我們夫妻分床睡覺。老黃！碰你好運氣，不是我女人一早到市上買菜，聽你

的話，不把你即刻轟到外面去才怪。」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國棟兄！」我忙解釋着說「節育不是叫人夫妻分床睡覺的，夫妻是可以晚同床睡覺的，不過……」

「你自己未討過老婆，也配談什麼節育嗎？」老梁有點着惱的不給我說下來。

「國棟兄！我的話倒是對你好意哩。」

「你的話對我是好意，我才不要你好意哩。難道我的本事只能夠養活四個孩子，老黃！告訴你，我跟我的女人已議定要生足一打孩子的。如有可能，對於兒女，我是多多益上的。你自己討不起老婆，養不起兒女，却來勸人家不要生得太多，你這是安着什麼意思？」

老梁真的惱了起來，看他把那個喝賸半杯咖啡的杯子拿起來，喟嘟地一氣把杯裡的咖啡都喝到他肚裡去，又使勁地把杯子用力碰到桌上去。倒霉的是我，經他這麼一用力，把我那個放在桌子邊緣裡面還有些咖啡的杯子震倒了，點點滴滴的濺污了我半條褲子。我暫忍住了憤怒，又得向他解釋說：「以國棟兄的本事，別說一打兒女，兩打兒女都不成問題的。老謝是這樣告訴我，只要你略動腦筋，人家便大把大把的把錢送上門來了，再多的兒女，還怕養不起麼？我的意思是，他們西洋人不想生太多的兒女，爲的是替他們自己打算，因爲孩子太多，照顧便難週到，自己要找點什麼來開開心，也往往因兒女太多而享受不到。不過，我的話還是剛才聽你國棟兄說什麼煩死人的話迫出來的。」

他經我這樣解釋，才算把他肚裡的火氣平息了，隨手把兩份放在矮桌下面架上的報紙拿出來，翻了一下，又把報紙放回原處去。他這樣動作，倒是像來掩飾剛才那原不必過份着惱的情態，看他拿捏一下，便對我說：

「什麼照顧不到？多雇幾個傭人，不是照顧到了麼？只要有錢，世上沒有做不到的事。老黃！告訴你，連那些未來投胎在我女人肚裡的，我都一一替他們安排好了。要怎樣養育他們，雇什麼樣的人來作奶媽，給他們吃什麼東西，進什麼小學，讀那間中學，以後大學畢業，自然都要去外國留學的，這等等，我都替他們預備得妥妥貼貼。老黃！你難道對我還有懷疑什麼我辦不到的事麼？」

「國棟兄！你這都是慎思熟慮的話，我對你還有什麼懷疑呢？只是將來如果把你的兒女都送到外國讀書，這筆學費可就很驚人了。」我說。

「現在這兒什麼都要學歷，沒有學歷，什麼人把事給你做？只配搬粗重，掏陰溝，要找碗輕鬆的飯吃，誰給你飯碗？我的兒女將來是要做那動腦不動手的工作的，不到外國詎張文憑來行麼？老實告訴你，再多的錢，我還是要讓他們到外國去的。對於現在這四位孩子，我早替他們找到外國的大學了，等他們長大，在這兒完成了大學教育，便要他們到外國讀學位。」

這位老梁的面皮是沒人比他再厚了，他現在就知道他的兒女將來個個都能到外國留學的。他的大女兒現在才九歲，他的大兒子，也就是剛才把他當馬騎的那個叫阿春的兒子才七歲，下來的是個五歲的兒子，最小的那個小女孩才兩歲，他就知道他的兒女都像豬狗似的容易長大，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現在我倒要聽聽他是怎樣替他的兒女安排進外國的什麼大學去了。

「國棟兄！你是準備把你的一大千金送到那一個國家的大學攻讀她的學位呢？」

他聽了我的話，竟自微笑了起來，好像我自昨天到現在跟他講過的話只有這句話才聽進他的耳裡去，看他把手裡那塊只咬了一口的西餅也不吃下去了，又放回盤子裡，一臉正經的說：

「先是我跟我女人商量着，她說聽對面那個女師太的話，這兒有學問有本事的人，多半是祖家的

什麼牛津和什麼劍橋出身的。這兒學校的會考，又以祖家的劍橋文憑作標準，要是有一張牛津的還是劍橋的畢業文憑，便不愁沒有好職事做了。我們的囡囡，將來要到外國讀書，少不了是要揀這兩間什麼牛津的還是劍橋的大學吧？是我對我的女人說，什麼祖家，大英帝國罷了，這個大英帝國，現在快變成個窮光蛋了，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什麼都要聽太平洋那邊他的老弟的話了，一個這麼窮困的國家，他們的大學有什麼好處，畢了業，說不定除這兒外，別處是找不到工作做的。我的女人聽我的話，便問我說，祖家的大學既沒有什麼好處，還有比祖家的大學更好的麼？我說怎麼沒有，要在戰前呢，當然是德國最好的了，法國也不差。現在呢，德國已分成兩個國家了，他們自己都不能統一，還有什麼最好。現在要到外國去留學，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美國了。你知道，現在美國已是什麼都是第一的，世界沒一個國家能夠比得上他了，什麼原子彈呀，輕氣彈呀，地球衛星呀，等等等等的科學發明，都是比別的國家佔先。這樣，我女人聽我的話，也就沒話說了。將來我們的孩子要到外國留學，只有到美國去。我們的大妮呢，現在九歲了，在天主教會辦的學校讀二年級，我想等她中學畢業了，便給她讀大學，讀那間大學呢，自然是新加坡大學啦。女兒家的讀理科不大適合，我要給她讀文科，最好是音樂美術一樣的學科。等這兒畢業了，聽說美國的華盛頓有一間叫哈佛大學的，很是出名，我要送她到哈佛大學的研究院……」

「國棟兄！我想你記錯了。」我打斷着他的話說。

「我記錯什麼呀？」他瞪着眼看我很是不高興。

「美國是有哈佛大學的，一如你的話，很是出名，但這間大學不是在華盛頓的。」

「是的，國棟兄！華盛頓是美國的首都，可哈佛大學不在他們美國的首都的。」我說。

「向來國際最出名的大學，幾乎都在所在國家的首都，以前德國有家最出名的叫柏林大學，便在德國的首都柏林。法國有間最出名的大學叫巴黎大學，也在法國的首都巴黎。英國呢，不是有間天下聞名的倫敦大學嗎？不是在他們英國的首都倫敦嗎？」

「是的，國棟兄！你的話也許是的，不過哈佛大學不在華盛頓。」

「不在華盛頓在那兒呀？」老梁有點浮燥地。

「哈佛大學是在美國的麻塞諸州，地方叫做波士頓的。」

「罷了，就算那間大學是在波士頓，還不是在美國嗎？」一句話，我定要把我們的大妮送到那兒去讀書。」

「那是很好的事情。」我說「不過呢，國棟兄！還有一點值得商量的。」

「還有什麼要來商量呀？」老梁有點惱着了「難道哈佛大學在波士頓，我的女兒便不能到那兒讀書嗎？」

「不是這話，國棟兄！你的女兒當然可以到波士頓讀書的，只要你高興。哈佛大學向來是不招收女生的，儘管聽說這間大學有幾萬名學生。」

「誰說哈佛大學不招收女生呀？」我們的憨豬兄真的惱了起來，大聲的對我吼着說「你到過那兒嗎？在那兒讀過書嗎？」

「你是知道的，國棟兄！我連隔海那邊的國家都未到過哩，要想到美國讀書，我想得等下世了。不過哈佛大學不招收女生，我是在書報上得來的常識，人家是這樣說的。」

爲着把話岔到別處去，我另轉個話題了：

六八

「國棟兄！早間聽你誇獎着你的那個兒子很會讀書，你將來預備要他讀那間大學呢？還是跟你的千金一樣進哈佛大學？」

「你是說我們阿春麼？」

「是呀！就是那個叫阿春的孩子。」

「說起我們的阿春來，那又得要費我一番唇舌。」老梁又洋洋得意起來了「他去年讀幼稚園，就考了個第七名，他的老師都稱讚他記性好，讀了一遍，便不會忘記。唱歌遊戲，尤其了得，凡是他們校裡對外的什麼遊藝會，都有我們阿春的份。他也毫不害羞，要他表演，他一點都不怯場，人家看了他的遊戲，都稱讚他是個有前途的孩子。」

「人家的鬼話，你全相信，我的話，你總想法來潑我的冷水，你這不是吃碗內洗碗外的麼？」這位慾豬兄，竟然這樣小氣起來了！昨天剛到他屋裡來，恰恰只吃他一天的飯，便說什麼吃碗裡洗碗外的話了。想來跟他頂嘴，只有自討沒趣，他既說哈佛大學有招收女生，就由着他將來把他的女兒送到那兒讀書罷。

「這不是我有意跟你抬槓，國棟兄！我的這點常識都是在書報上得來的，也會聽人家說過。既然哈佛大學是有招收女生的，想來那些書報都是胡說八道。」

「說真的，老黃！你混了半輩子，只混得光棍一條，就是你過去不肯聽我的話。只要我過去對你說的話你肯聽一半，也就不至於混到現在伶伶俐俐的只賸一身了。什麼大學都有招收女生的，那有大學不收女生之理。」老梁好像是在訓導他的晚輩了。

「讀了一年幼稚園，便考到第七名，真是了不起呀！到底他們班裡有幾個學生呢？」

「還不是有十多個學生嗎。」

十一個學生，也可以說是十多個學生的。果真是十一個學生而考了第七名，已是很丟人的了，還是個有前途的兒子，你看他又多麼得意的再說下來：

「他對於數學，很有天才，有時跟我出門買東西，該找回來的錢，他也不用屈着指來算，便知該找回多少錢了。」

這憨豬兄是要人阿諛的，爲着少跟他頂嘴，我只有投他所好：

「實在是很了不起呀！」

「那才真的了不起哩！你聽着，有一天，後面老張的嫂子過來跟我女人賭牌，賭輸我女人十四塊錢，掏出了兩張十塊錢的鈔票出來，我女人找回她七塊錢，是在一旁看見了，便嚷着說『媽！你找多給張嬌子的錢了，只要找回他六塊錢便行了』老黃！不是我誇讚我自己的兒子，別的孩子能夠這樣小小的年紀便能幫他媽算賭賬嗎？」

「那真真的了不起呀！」

心理想：他們這樣教導他們的孩子，還怕他們孩子將來不成個賭博專家麼？

「他既然對於數學有這樣的天才，我現在已替他計劃出個很好的前程，那就是等他中學畢業之後，給他在這兒的大學讀理科。你要知道，理科是須要有數學的天才作底的，以他的天資，一定能在大學讀得很好。等這兒大學畢業，我決定給他到美國進麻省大學，老黃！我不說你便一世人都不知道。美國的麻省大學，是個頂呱呱的大學，這間大學，最注重的便是理科。」

我知道老梁又在擺烏龍了，便笑着問他：

「你說的是那間大學呀？」

「還不是美國的麻省大學嗎？麻省便是美國的一省，情形有如中國的什麼廣東省，福建省一樣。麻省大學，便是這個省份主辦的大學，只聽名稱，也就知道了，用得着問我嗎？」

「國棟兄！我想你又記錯了。」我說「不是麻省大學呀。」

「不是麻省大學，還有什麼大學麼？」老梁又爆起火來了。

「國棟兄！你請聽我說，你說的麻省大學，恐怕便是麻省理工學院。美國也沒有一個省份叫做麻省的，這個省份的原文說起來噠哩咕嚕的有好幾個音節，華文一向是譯做麻薩諸塞州，麻省只是華文的簡稱。而且一間大學，起碼是要有三個學院湊成才能算是大學，這間學院只有理科和工科，因此不叫大學，叫理工學院。不過裡面也有研究班，能讀碩士博士學位……」

「看你什麼都懂似的，要有這本事，用老遠來找我嗎？」老梁又惱了起來「我也不理那是不是大學，還是他媽的什麼學院，我定要把我們的阿春送到那間大學讀博士學位。」

「國棟兄！你也別惱了，好些人都說要考進這間學院是很困難的，每年投考這間學院的新生千千萬萬，能考進去的百人中沒幾個人，這間學院對於新生的審查是很嚴格的。」

「那我才不管嚴格不嚴格，越嚴格越顯出我們阿春的本事，他將來一定能在那兒得着七個A的博士回來……」

「博士也有七個A的麼？」我岔着問。

「怎麼沒有，這兒的會考都有七個A的呢，讀到博士上去反倒沒七個A，這算什麼話？只有一個

A 的博士是不怎樣受人重視的，唯有掙到七個 A 的博士回來，人家才大歡迎特歡迎。要做官，起碼便是部長。要從商，沒有每月五千塊錢六千塊錢休想要我們阿春去替他們主持業務。還要獨立式的洋房，馬賽地的汽車供應呢……

「這兒又有一個問題了。」

「怎麼？老黃！你應該先去學學點規矩才行，怎麼我的話你老要來打岔，還有什麼問題呀？你說說！」老梁憤憤地。

「這個問題是，國棟兄！如果阿春要進這間學院讀碩士學位呢，就不用多識兩種語文了。要是讀博士學位呢，那就非多識兩種語文不可。」

「我們阿春現在不是在讀兩種語文嗎？難道你聾了，沒有聽他早上滿口 A B C 的直唸着，還說些我聽不懂的洋話呢。至於中文，那還有問題嗎？他現在已開始唸拍手，拍拍手了。」

「中文是不行的，除非中國發明了一種厲害得了不得的武器，只按一下電鈕，便能使美國夷成平地，他們美國佬才慌了起來，趕快把中文列為非學不可的外國文。至於英文呢，美國跟英國，正是老兄老弟，他們是把英文當作國語的，不能算是外國文。外國語文只能像德法蘇意等等語文……」

我說到這兒，他的女人和另兩個跟她同樣年紀的婦人邊談笑着邊跨進門來了，手裡各拿着一個裡面裝滿着東西的紙袋。老梁一見他老婆進來，好像有個幫着說話的人了，竟大聲的對她說：

「老黃說我們阿春將來考不進美國的麻省大學。」

老梁的妻子一聽她丈夫的話，也不暇招待她的女友坐到椅上去，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說：「他料我們阿春考不進去，我們阿春到時偏偏要考進去給他看。」

「國棟兄！我不是這麼說呀！」我急着說「我只說這間學院招考新生是很嚴格的。」

她並不理我的話，賭氣地大聲的命令着老梁說：

「我不聽你們的鬼話了，你就替我打個電話，要對面的大塊李過來打麻雀。你對他說，搭子是我替他找來了，要他快點來。」

那兩個和老梁的老婆一起來到的女人，見老梁夫妻對我都沒有好嘴臉，管自坐在一邊對我微笑，神情好像看出我只配給人家出氣的。她們既熱心於打麻雀玩耍，我要再獸在那兒，是會破壞她們那歡樂的氣氛的，搭訕着自己回亞答屋裡來。



## 第七章

這樣，我是免不了要天天受老梁的閒氣，委曲承旨地在他這兒過了十多天了。老梁每天午後必定要到外面去的，既在他這兒受他的白眼，我也不去問他到底到外面去是幹些什麼事。真的問他，他或許也不會對我說真話的，反正他沒在屋裏，更不會給我添難堪。他的妻子呢，這位慾豬嫂，她的花樣就較多了，有時邀了幾個女人來屋裡玩紙牌，偶然也招到幾個男人來屋裡打麻雀，對面那個大塊頭的李先生，更是來得頻，只要老梁到外面去，他很少不嘻皮笑臉的過這邊來。慾豬嫂說是沒受過什麼教育，只讀過兩三年書，一份報紙還看不懂，却是開通得很，對於男女社交，更是活躍。到屋裡來找她的男人，是比來找老梁看來還多哩。關於她令兄的那間雜貨店，這十多天來總不見她再提過。她不再提到，那當然更好，只要她再提到這個廚子兼打雜的職事，我就得馬上搬出去的。真的，我希望她不再對我提起這回事，可以給我從容地到外面找椿事情做。

不過回頭得說一句良心話，儘管老梁夫妻在口舌上半點不饒我，在三頓飯菜的款待上，他還不至於把我當成是個用人。擺在桌子上的飯菜，他們吃什麼，我也跟着他們吃什麼，最少，在等級上，我是比他們的女用人略高一級的。她是要等我們吃完了飯才坐到飯桌邊去的。

這一天，忽然接到居鑾朱先生的覆信，問我在這兒的那個大機構上恭喜。朱先生依然是那付輕鬆的性情，說話固使人可笑，寫起信來更是幽默。他打笑着我說，如果在這兒找到椿好事情做，千萬可別忘記他，他也很可能到新加坡來見識見識，要能替他找到椿好職事做，也不虧跟我認識了一場云云。

看他的信，想到我眼前在老梁屋裡的處景，忍不住的暗自好笑起來。我當然不能告訴他我現在在老梁這兒的實際情形的，要是把老梁並不把我當個昔年的朋友，只是配住在他屋裡的鷄寮。還有他的好太太顯得多麼的熱心，介紹了一間雜貨店的廚子兼打雜的事我做，這等等，要是讓朱先生知道了，一定大笑之下，連他口裡那付假牙都掉下來的。相反的，我要告訴他，現在在這兒很安定，在老梁那寬敞的大屋裡一間頂舒適的房子居住。吃的是大魚大肉，老梁把我像個太公似的來供養，來這兒還未足半個月，比在居鑾重了二十磅。現在正在考慮減肥了，因為再過着這種無憂無慮而又大吃特吃的生活，將來的體重很可能超過兩百磅，我是不想做這樣的巨無霸的。對於職業，我要告訴他，叫他別替我擔心，我決不會回居鑾做那每月三四百塊錢的廟祝的。我要告訴他，我這位好朋友老梁要我在這兒暫且養息養息，待過了個時候，養得精充足力，神采煥發，然後再替我找個又高尚又舒適的事情我做。這兒有的是好職事，酬勞是意想不到的豐厚，有好多事情正待我去選擇。就是現在沒事做在老梁的屋裡養息，老梁給我的零用，已是多得我怎樣用也用不完了。我決不能告訴他，我有時到市區去也要搭霸王車的。只要售票員沒來要我買票，我是不會自動的把錢給他的，能混得過便混過，三兩角錢在我現在是有很大的用處的。

我坐在八仙桌邊，就這樣打着我的腹稿。正要拿出信紙來寫，老梁的兒子阿春，這個未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七個 A 的博士，在外面大聲的呼叫起來。小孩子也看出他們的大人是不怎樣善視我的，你聽他叫得多麼的不耐煩呀：

「老黃伯呀！在裡面做什麼哩？我爸要你出來洗車呀！」

這是我在老梁的屋裡這半個月來他給我的好差使，別的事情他倒不曾來麻煩着我。洗他那輛我這

個大鄉里叫不出什麼牌子的車子已有七八次了，吃他的飯替他工作，這原是很公道的事，這也許就叫做朋友互相幫助了。我還用矜持着什麼呢？聽阿春叫着，我急急忙忙的又把信紙放回小皮喰裡，跟着出來了。老梁站在車邊打開前面的車蓋，他既已領有十年的駕車執照，車子的小毛病他是看得出來的，現在正在作他預備出門時的例常檢查，見我出來了，便對我說：

「老黃！這輛車子已有兩三天沒洗了，你把它洗乾淨，等下午我載你到外面吃風。」

好個彩頭哩！我心裡想：一早便聽他的好話，我的倒霉的日子該快要離我而去了。來他這兒半個月，儘管他有這輛看來有七八成新的中型車子，我還未坐過他的，這十多天來，早上却是給他女人把車駕到市區買東西，或載她的賭友來屋裏打牌。下午呢，是我們的慾豬兄又把它駕到那兒去了。早上我有時也到市區去，既然是我們的梁太太駕着，她自然不高興我這個傻里傻氣的人附搭她的順風車，我也實在不願意跟她同車的。下午我是不常到市區去的，偶然到市區去，我也不願向他開口讓我附搭着他的車子的。說是跟他朋友，現在已是言不投機了，跟一個說話方向各自東西的人同車，就是老梁要我附搭着他的車，我也不一定高興的。

這半個月來每次到市區去，是去碰碰機會看看有沒工作做，但每天都是乘興到市區去，掃興的又回到他的屋裡。吃風的事，在我現在的處境是屬於奢侈的事的，連想也不敢去想着的。既然是我們的慾豬兄發這份善意，要跟他客氣，這就叫做却之不恭了。有了這個吃風的機會，自然我得更加的賣力了，往時一鐵桶水也就把車洗得差不多了，今天要把車洗得乾淨些，就花多了一桶水。我們的梁先生站在一邊觀望哩，我能不能把車洗得更加光滑明亮麼？我一邊洗着車，心理也實在想不出我們的梁先生對我何以驟然有這份好意。要到外面遊玩，正該一家子一齊去，却是現現成成放着個多麼標致的太太

，還有幾個未來的博士不載，却要跟我這個倒霉透了的人去吃風。但也不管他了，我們的國棟兄出人意料之事正多哩，不耐煩去推測他了，他要同我去吃風，恐怕於我也沒有什麼損失的。

吃過早點，他果真叫我坐到他的車裡去，噏的一聲，便把車子駛出外面屋子了。一路上，不見他像過去一樣的只要兩個人一碰頭便儘量找些我不願聽的話來向我聒噪，也不見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只是沉默着，除了駕車時幾個須要他謹慎的動作得要他小心外，那種不聲不響的樣子彷彿他腦裡是在做着什麼打算了。他既不做聲，我也就不響了。

新加坡雖說是來過幾次，但在這兒逗留的時候，總離不開市區，其他地方，還好多沒有到過。在老梁幾個左彎右轉之後，我已不知道到底在什麼地方了。在車裡大約有三十多分鐘，老梁的車停在郊外一個三家村的一間咖啡店旁邊。大家下了車，老梁要我到咖啡店裡坐，便由他叫了兩杯洋茶，早間在老梁屋裡吃的東西還停在胃裡哩，兩杯茶便都擺在桌子上，老梁沒沾過唇，我也不去動它。他既像啞吧似的，我也懶得去問他了，這樣的吃風，實在很難使人滿意。心裡嘀咕着：老梁是不會驟然對我另眼的，除非我忽地中了一條四十萬塊錢的大彩。他要我到這地方來，又始終閉着他那個闊嘴，完全不是吃風的樣子，該是有什麼事要我到這兒替他做的吧。我是這樣想着的，却不去問他，反正我已是一個一窮二白吊兒郎當，除了一副臭皮囊，什麼都沒有的，意料以外的事都不用我去慎思熟慮。他要對我裝啞吧，我也當我是個不會說話的。

這間咖啡店，看來老梁是不只一次來過的，單看店裡的店東對老梁的殷勤，便知道老梁是他的好顧客。兩個人有說有笑，很是歡洽，只是把我擇在一邊冷落了。我們的國棟兄，好像是要我來這兒聽他們說話的，他們的談話，無非是咖啡店主稱讚我們的梁先生近來吃得更加發福了，看來他的財源一

定像計算機滴滴搭搭地跳着不斷的增加了，聽得老梁一臉笑意，免不了回讚幾句。說什麼他泡的咖啡比市區那兩家顯盛名的咖啡店泡出來的咖啡還好哩，既香且甜很是適合，單憑他泡咖啡的獨秘工夫，將來定會發達做到咖啡店大王的，誰不喝那既香且甜的咖啡呢？這話我們的憨豬兄說來可有點不對榫了，他泡的咖啡既那麼的適口，為什麼不叫他泡咖啡却要他泡洋茶來呢？

他們都相對地說謊，誰高興去聽他們的謊話呢，他們的話既無我的份，我也樂得起來走動走動。正當我跑出店外來，老梁的那個在他屋裡寄居的朋友老吳駕着轎跑起路來咳咳嗰嗰的老爺車子來了。老梁一見老吳來了，忙不迭地在褲袋裡摸出幾個角子掉在桌子上，兩杯洋茶還沒動着哩，便要我坐到他的車上去，跟着那輛老爺車子跑。

在車上還坐不夠五分鐘哩，便到港邊了，那兒靜闌闊的只停着一隻舢舨，舢舨中間披着一塊油布，油布下面像有什麼東西，只有一個巫人在看守着。下了車，老梁要我跟着老吳到舢舨裡，把那些放在油布下面用牛皮紙包着外面看來很像書藉的東西一包包的搬到那輛老爺車子去，約摸有三四十包，和老吳跑了幾趟也就把東西搬完了。只看老梁低聲對老吳說了幾句話，老吳便把老爺車子開走了。他又到舢舨跟那巫人不知說些什麼，好像有點小爭執，堅持了一會，還是老梁讓步了，在袋裡摸出一摺紅色鈔票來，約略計算一下便塞給那個巫人，離開舢舨駕着車子跑了。

這是一種什麼勾當，也就不用我來廢話了。他要我跟他出來吃風，祇不想我白吃他的飯而已。但他未徵求過我的同意，便要我來替他做這種犯法的事，心裡一時很氣憤，只是要對他開火勢必須離開他的家裡，在外面還找不到個可以居停的地方，搬出外面去，免不了要有困難的。想到這裡，那股憤恨之氣，只得憋在肚裡。便坐在車上，冷冷的拉着個馬臉。這位憨豬還不知道我在惱着他哩，起先還

對我裝模作樣的矜持了一回，見我也不做聲，竟對我先開口了：

「老黃！來這兒也該有半個月了吧！還未要你去吃館子哩，碰着我今天高興，我請你吃一次館子罷。」

碰着你今天高興，可恰又碰着我今天不高興哩。我這樣想着，却冷冷地回着他說：

「我們還是回屋裏吃飯罷，值不得花錢到館子裡去吃。」

然認為是一樁稀罕的事，說不定一年難碰過三兩次。我跟我的太太只要高興了，隨時隨地都會闖進菜館去的。在外面交朋友，不到館子裡去行嗎？老黃！不要傻里傻氣了，到裡面見識見識也好。」

老梁把我當作個山芭來的大傻瓜了！半輩子不曾進到菜館去的。他既把我當作個未見過世面的人，我也把我當作個傻瓜跟他開玩笑了：

「一盤菜動不動便要十多塊錢，十多塊錢我在聯合邦時可給我作爲一個星期的伙食了。要我到菜館去，他們菜館只好關門大吉了。這幾天，我也常到市區去，偶然經過新加坡河口一帶，看到那些擺在地上的咖啡擔子，也跟人坐在矮凳子上吃，國棟兄！那才便宜哩！一杯咖啡或洋茶，只賣一角錢，一塊比手掌還大的什麼加厘卜，只賣兩角錢，三角錢便把我吃得肚子鼓蓬蓬的，好不稱心快意。」

「單看你小孩子時常常扣錯了衣服的鈕子，我便看出你是個一輩子都沒出息的人了。你怎麼把菜館裡的東西拿來和擺在地上的咖啡擔子相比，這不是比得不倫不類麼？」

這憨豬也知道我孩子時常常扣錯了衣服的鈕子，說得多麼像真似實的。到底是不是孩子時常常把衣服的鈕子扣錯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哩，也真真是虧他，便又對他笑着說：

「國棟兄！一樣會把肚子填滿呀，我不信一盤十多塊錢的東西會比一塊兩角錢的加里卜吃起來會臉上長多一塊肉。」

「別廢話了，老黃！看你越來越不行了。」老梁說到這兒，忽然皺起眉來，裝得像是很委屈似地說「你知道我太太在埋怨着我嗎？」

「你的嫂子埋怨着你什麼的呢？」我楞着說「你使他要什麼，有什麼。要做什麼，便做什麼，她還埋怨你？」

「她埋怨我漂亮的聰明的有本事的朋友不多交幾個，像你這麼又笨又醜傻頭傻腦毫不替她爭氣的朋友偏交上了。老黃！這兒我先向你交代，等下子到菜館去，我另有我的朋友同在座上，最好你不要隨便開口。像你這樣毫沒見識的人，開起口來一定叫人發笑，有你這樣一個朋友，真使我洩氣極了。」

聽他的話，早間那股無明火又燃燒起來。我又笨又醜的不替他的漂亮老婆爭氣，又使這位憨豬老友洩氣，那我還……我正想找句話跟他頂撞哩，老孫站在菜館外面等着了，要老梁的車子停在菜館一邊。

進到裡面，桌邊已坐着三個人了。三個人中，只有一個我是初次見面，其他兩人，一個是老梁的妻子，一個是老吳。老吳也真本事，剛才看他駕着老爺車子到那兒去，一忽的又在菜館了。老孫老吳都是三四十歲的壯年人，雖然同在老梁的屋子裡寄居，我可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只知道他們對於星相都有深湛的研究。人多半是這樣的，一交中年，狡猾有餘，熱心不足。自我到老梁的屋子來，他們住的是半磚的房屋，我住的是鷄寮，雖然相隔不過三二十尺遠，但相見時他們很少願意看我一眼的

。他們既不把我看在眼裡，我也不必去高攀他們。故在老梁的屋子半個月，互相碰頭倒有好幾次，却很少說過話。不過話得兩面說，他們對我的倨傲，少不了受到老梁的影響。老梁那會當我是朋友，把我當作個供他玩笑的小丑罷了。他們這兩個江湖人物，什麼都看在眼裡了，他們要理我，那還成爲江湖人物嗎？

現在，這兩個傢伙好不得意地坐在桌邊，跟那個我初次見面看來似乎很有來頭的人有說有笑，顯得多麼的得意。這位梁太太，也是個可傳的人物，不但在老梁的屋裡是個至尊無上的人，成天只聽她發號施令，不是吆喝她的用人，就是斥罵她的孩子。要不呢，就是和幾個男的女的賭客，在廳裡嘩哩喇嗦的打起牌來。在外邊呢，她也毫不落後，看戲、吃館子、展覽會、什麼地方有熱鬧的，都有她的芳踪。而她交遊之廣，且令老梁瞠乎其後。就我這半個月在她屋裡觀察所及，幾乎凡是老梁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老梁在屋裡，固然由他自己招待。老梁沒在屋裡，她便儼然以主人自居，跟來訪的客人是并不以異性而見外。抽煙喝酒，一如老梁在屋裡時一樣。偶然也有些男人來邀她到外面去，她也很少有忸怩作態的。就說眼前吧，大家還沒坐定，便由她起來介紹那個陌生的人跟老梁認識。由她口裡，知道那個陌生的人姓鄭，是一間金融機構的經理。金融機構的經理，當然有大把鈔票的，要不，也開不成金融機構了。只要是有錢的人，老梁當然樂於跟他做朋友的，一聽是那家金融機構的經理，老梁便裂開笑口來了。而老梁到底是個什麼樣地位的人呢？已不用老梁自己介紹，他的老婆已詳細地告訴他了。大家都冇錢，也都有地位，一下子便水乳交融起來了。那個姓鄭的經理也笑得很有意思，但他的笑臉只對着老梁，老梁的妻子。有時偶及孫吳兩位，他却連半眼都不看我，還會對我笑着麼？我想：他是把我當作老梁的跟班了，有誰願意跟人家的聽差認識呢？這樣也好，省得我開口點頭那種

無謂的客套。

六個人在那張圓桌子團團的圍坐下來，女侍也已跑過來問這問題，忙了一陣子，算是把要吃的菜，要喝的酒弄個有眉目了，大家就只等菜端來吃了。這中間，大家免不了嘻嘻哈哈的亂談一陣子了。但六個人中只有五張會說話的嘴，老梁要我到這裡來，好像是要我來聽他們各人的成就。而把話說得最離譜的應是我們的梁太太了，一開始，她便把她的底牌翻了起來，說什麼「當我還是個黃毛丫頭的時候，就有很多男孩子來追求我了。剛有十八九歲，便有個好幾百萬的大老闆要我去給他做繼室，許了好幾萬聘金呢。我的父母也貪着這筆錢，而且以為跟一個有錢佬做起親戚來，將來的好處是很多的。我却反對了，說那傢伙已近五十歲了，大了我將近三十歲哩，我不想嫁這麼老的人作妻子。雖經我的雙親苦苦相勸，我只是不肯，現在這個老闆已變作幾千萬的富翁了，洋樓別墅就有好幾座，大型風車聽說就有七八輛，真是要什麼有什麼。他的那個後來給他作繼室的，有一次給我在戲院碰見了，單是她指上帶着的那幾隻戒指，據人家的估計，就值好幾萬塊錢了。要不是我當時拒絕了，那幾隻鑽石戒指還不都是我的，會帶在她指上麼？」

那個性吳的聽老梁的女人說到這兒便插起嘴來說：

「梁太太！不是我誇讚你，你才是個有才智有遠見的女人哩。我見過了許多有錢人的太太，總沒有一個比得上你。那個幾千萬的富翁算得什麼呢？梁先生才是我見過的批過的算過的那些五行八字中最出色的一個。他現在的財產雖不算得富有，但也很受人羨慕的。他現在這點年紀已是很受人羨慕了，再過多十年八年，誰敢說他的財產也不能達到幾千萬。就是十年八年後，他還是個五十歲的盛年人哩，正是一個人最有作為的時候。其實，幾千萬財產現在已算不得是什麼大數目，現在要給人稱做大

富翁的該有億萬的家事。以梁先生的八字，他要是在六十歲的時候沒有億萬的財產，你們不要叫我做老吳，叫我做大砲好了。你們聽聽，梁先生的八字是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呀啦！你們去翻翻歷史，看看那個皇帝有這樣的八字……」

老吳的話還沒完，那個星相專家老孫又接起來說：

「皇帝算什麼？你們看看梁先生的形貌，唉唷！真是一表堂堂。你們仔細相一相，你瞧，那兩道眉，是八字眉。八字眉主最貴，只有皇帝的老子才會有這樣的八字眉。還有一對招風耳，真是了不得了不得，你們知道嗎，只要招風耳一搨，天下金銀財寶，都給梁先生的耳朵搨來了。你們再看看，梁先生這個口，人家說什麼海口的，我們梁先生這個口才是海口哩。老實告訴你們，一個人只要有張闊嘴，他的錦繡前程已可預卜了。相書說得清清楚楚，闊嘴是吃盡天下的飯的。唉呀！你們再瞧，梁先生的兩顴，他的那個獅子鼻，我沒見過一個人的容貌有我們梁先生這樣的奇特。就星相學來說，是大貴大富的，別人萬萬比不上的。只要見過梁先生一面的人，都無不在稱讚着他。難怪社會上上百的慈善機關，都託我來敦請梁先生去領導他們，作他們的名譽會長社長什麼長。我說：梁先生那會有這麼閒工夫，像你們這些社團的什麼長也不是我們梁先生所願意屈就的。我們梁先生所感興趣的，是那些大慈善機關有過成千成萬社員會員的大社團，也只有這些大社團才配我們梁先生出來領導。」

兩個哼哈大將就這麼一呼一應儘量找好話來取悅我們的梁先生，聽得老梁笑嘻嘻的好不得意，他自己也來趕趣了：

「你們別過獎了，端的是我近來忙得很，日裡有人請去開什麼會，晚上又常常被邀去赴什麼宴，忙得我連睡覺都睡不足，要不是我太太浸了許多名貴的補酒讓我服用，我就要感到精力不足了。要不

這麼忙，大社團小社團倒沒什麼關係，都是替社會服務的。老梁說，現在我對於那些宴會已倒盡胃口了，只要接到宴會的請柬，煩惱便來了，現在我是盡可能避免這種應酬的。要是說到我的五行八字，在我是要當仁不讓了。」老梁說到這兒，指着我對他們說「你們問問這個只管大口大口把魚肉儘向嘴裡塞，就像剛從獄裡出來的囚徒似的朋友，他便知道我做孩子時人家是怎樣對我稱讚。我們做孩子時是鄰居，少不了常常在一起玩。有一次兩個孩子在一起，碰着個老和尚，那個和尚一見老黃，便說他是個乞丐的命，將來不免勞勞碌碌到處向人乞求討飯的。現在果真給那和尚說中了，老遠的由馬來亞到這兒來要我替他找碗飯吃。那和尚一見我的臉，便大大的驚奇起來了，說我這個孩子的容貌，是他走遍西馬七州八府九十一個市鎮中從未見過的，將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老梁說到這兒，好不厚顏的問我說「那個和尚是不是說我是個大老闆的命，我倒忘記了」

幾千萬富翁和幾億富翁，聽來當然令人羨慕的，但我才不管他們的幾千萬富翁或億萬富翁。這當兒我所最感快意的是桌上那幾盤大魚大肉，什麼清蒸鮑魚呀！炸燂大明蝦呀！還有白斬鷄哩！五香鳴哩！等等等等，都是和我久違的東西。他們的話既沒有我的份，便由着他們去說罷，我不大口大口把這些好東西塞進肚裡去，那我才是個大傻瓜哩。我沒料到老梁會來問我的話，意外的聽他大聲地粗暴的問着我，不由我不嚇了一跳。慌忙把我口裡的東西在牙縫中咀嚼了一回，好不容易才吞吞到肚裡去，想了一下，便對他說：

「孩子的事，隔了二三十年了，那個和尚是不是說你有個大老闆的命，我也忘記了，只彷彿聽他說你有個大王的命。真的有個大王的命，已是了不得了，還要大老闆的命做什麼？做了大王，還怕沒錢財麼？」

。他不知我現在有意提起的什麼大王，在歷史上是被人當作賊頭的，他却昧於大王的王字，還以爲是我有意拍他的馬屁哩，便對着那個他們稱呼爲鄭先生的說：

「鄭先生！你別信他的話，我這位自少認識的朋友，最會拍馬屁。前些時有個姓許的先生，由香港到這兒，在飛機場裡他也當着那許先生的面前說以前有個相命的先生，相出我將來會當內閣總理。他這個馬屁拍到馬背上了，拍不着馬屁哩，我向來和那些政客疏遠，那會當起內閣總理呢。」

老梁說漏了口了，像我現在這樣的一個倒楣蛋，到小菜館來已被他們看不起了，會陪着他到飛機場去等候他的什麼許先生麼？我心裡正在暗笑他，那邊老吳聽他的話，又觸動他的靈感了：

「做起內閣總理也很容易呀！梁先生作興便組織起個政黨來，以你的地位和組織能力，不怕招不到黨員。接下來便跟人競選，只要梁先生有個堂堂的政綱，不愁那些選民不來支持你。大家都支持你

，都來投你的黨的一票，果真你的政黨秋風掃落葉，大大勝利了，這個總理還有誰敢不讓你做嗎？」

「說實話，我倒不想做內閣總理的。」老梁並不感到興趣地「這得讓那些會說善道的人去做，我可沒那口才。要是有什麼大商團，大社團，有好幾千幾萬名會員的那種大機構，那我可不自誇，不論是名譽社長，名譽會長，或實際操着大權的，我都不謙讓。你問我這個老友，你看他像一輩子不會喝着好酒似的，把杯裡的酒直往喉嚨灌下去，等下子醉了，那才有把戲看哩。」他說到這兒，皺着眉很不高興地對我嚷着說：「老黃！你不怕醉麼？等下子醉死在這兒，誰來理你？人家喝酒是緩緩的喝，你却像飲汽水似的，也不向人勸酒，也不向人碰杯，便管自呷嘟嘟的喝下去。」他說到這兒很不值我似的，對我啄了一口，又轉口氣問我說「這酒鬼！你還記得麼？當時在我們那個市鎮，儘管只有百

多家商店，却也有很多社團。最大的那個社團，叫做廠商聯合會是不是？這酒鬼一定又忘記了，我可不容易那麼便忘記，因為那時的景象對我是太深刻了。大家吵吵鬧鬧的選不出一個可孚衆望的人物來做這個聯合會的會長，選來選去，都沒有一個會合大家的意思。最後，有誰發言了，說除了國棟先生之外，恐怕這個會長是選不成的。這句話還沒說完，大家都拍手贊成起來了，死拉活拉，定要我出來俯就這個職事。我怎麼會稀罕這個職事呢？我要當這種會長，真多得我記不清，印在我的名片上，早就一行一行的銜頭把名片填得滿滿了，要多個什麼廠商聯合會的會長，我的名片不就沒地方安放了嗎？雖經我再四婉辭，他們定是不允，說這個聯合會已是奄奄一息，看看就要去見閻王了，要不仗着我出來泵一泵氣，豈不就短命了嗎？那時這酒鬼在會裡當聽差，一聽我不肯出面，哇的一聲竟像孩子似的哭了起來，有聲沒淚的來向我訴苦，說我不肯出來做會長，他這個打雜可做不成了，酒鬼！是不是你定要我出來的呢？」

我們這位憨豬兄，肚裡沒有別的東西，却裝着一肚謊話，也不怕這個謊話只稍人家一戮便破綻了。一個只有百多家小商店的地方，連一家手工業的工場都沒有，一切用的東西，都是外埠來的，那兒去找工廠呢？沒有工廠，怎麼說得上什麼廠商聯合會呢？這不是活見鬼嗎？他既在說鬼話，那我又何必當真呢：

「國棟兄！不單是我要你出來當這個廠商聯合會的會長呀！我也沒這個能力，是大家七手八腳把你推上這個聯合會的寶座哩，說這個廠商聯合會已病入膏肓了，你要不肯出來，只有巴巴的看它蹺着辮子了。」

「我以為這酒鬼忘了呢，他倒還有點記性，當時全鎮人心沸沸騰騰，大家都像喪考妣似的，是我

考慮了三天三晚才勉爲其難的出來了。」

八六

我們的廠商聯合會的梁國棟會長，正厚着臉皮在編造他的鬼話，菜館裡的女侍跑過來了，要他去聽電話。老梁去了一回，回頭來好不得意的對他女人說：

「你且在這兒陪着鄭先生，衙門裡の方先生要我即刻到那兒去，他有緊要的事要跟我商量。」

把我像貨物似的卸在他家裡之後又駕着車子不知那兒去了。

回到亞答屋裡，我越想越氣，這樣給人請喝酒，我就不會聽人說過。不曾聽人說過的事却發生在了我的身上，這位憨豬想來是專給我的臉上過不去了。他也太放肆了，太認爲他這輩子是安富尊榮而我正如他的話是勞勞碌碌到處向人乞討求助的了。退兩步來說，就果真我如他所料這輩子是個沒出息的人，也不該這樣對待我，祇由我吃個半腹便要我不再吃下去，似乎做得太過狂妄，太不把我當個人了。他既這樣寡情，這口氣我總要……」

我的故事講到這兒，天也快亮了，西窗外面那輪秋月，不知溜到那兒去了。

老胡聽到這兒，實在開心得很，他已笑過了好幾次了，一聽我給人請酒，只許吃個半飽，中途便由人叫回屋裡去，更是笑不可仰，等他笑夠了，便問我說：

「這樣，你便因他給你吃個半腹，氣憤地離開他的屋裡？」

「沒這麼快，雖然我是急於離開他的屋裡，但怕到外面找不到半枝可棲的地方，那是很狼狽的，能暫時忍得住氣，是比露宿街頭更好的。所以我在他屋裡的鷄寮還住多個半月，一直到我以前告訴你那個中秋節的故事，又恰好碰着老王，介紹了一樁職事我做，便在那個中秋節的後兩天離開他的屋

裡。」

「我不會聽過這樣可笑的故事。」老胡餘興未盡地說「在你半途給他叫開宴會那天到那個中秋節，不是還有三四十天麼？這段時間呢？他是這麼再來擺佈你的？」

「你口裡那副假牙看來已該另換的了，我要再說下來，笑掉你口裡的假牙變成個豁嘴巴，那可不成樣子哩！」我說「總而言之，這叫做天無絕人之路，在我正想該不該做個大王哩……」

「你要做起大王來，那你的那個姓梁的朋友一定糟糕了。」老胡打斷着我的話說「你是想做個什麼大王呀？」

「我正考慮該不該做個扒手哩，扒手人家不是叫大王的麼？在我尚未當起扒手來之前，便是那個中秋節的隔天，意外地碰着老王，很快的介紹我在一家印務館當校對，待遇雖低，却遠勝在老梁的屋裡受他的侮辱。做了一年校對，還是由老王介紹在一家商店司帳務，這家商店的待遇可就比印務館高得多了，年間還有花紅哩。老胡！實不相瞞，我做半輩子窮光蛋，從來不曾跟銀行有過來往，就在這家商店做事，竟給我在銀行開了一個戶口來了。做了三年商店理賬員，我的銀行存款竟可以買輛不太老爺的半舊車子了。人家說福無雙至，對我來說却不很正確。在我正高興銀行有幾千塊錢哩，覺得皇帝比我也勝不了許多，我已是心滿意足的了，又是老王的好意，他的朋友張先生，也就是我們公會的總務先生，由公會裡的交際一躍做起總務來了，公會裡除了主席一人之外，已數他第一了，這是誰都會高興的，在他高興之餘，覺得該有個體己的辦事員供他驅使，把那個在公會做了三年但却做得拖泥帶水的座辦辭掉，託老王要我進來。公會裡的待遇你是知道的，有正薪，又有外快，要不是老王，是會給別人捷足先得的。老王真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得替他擺個生辰祿位……」

「看你在咒罵他了。」老胡打岔着說。

「不要想歪了，是長生祿位。」我說「這一兩年來，我銀行裡的存款又增加了許多，又跟人合作買股票，雖說數目有限，但也都合想，賺了兩三千塊錢。老天實在也太豈有此理！當一個人窮得不得不踢馬路的時候，却是踢來踢去踢不到一角錢。一旦時來運轉，那意想不到的財却是上門上戶來奉送進來時每尺不過五六塊錢，現在有人要在那兒建樓屋，許下每尺十塊錢轉讓給他們，我的同鄉還不肯放手。將來賣出去，在我這一份也就分得兩三千塊錢的利錢了。以前我是認為我這一生是窮定了，我決不會積攢到一千塊錢的。現在看來，是我的過慮了，上個星期，銀行送來的結單，我的存款已超過五個數字了……」

「五個數字便使你這樣的高興，人家六個數字也不當一回事的。」老胡打斷着我的話說「你們讀過些古書的，不是有一句叫做小氣易盈的麼？我看你也許是的。」

「不是小氣易盈。」我說「是器小易盈，人家的是隻大水桶，放在水喉下面開足水喉，也要些兒工夫才能滿桶的。我的是一隻放在茶壺旁邊的小杯子，一下子便把茶水溢出來了。儘管只有五個數字，我已是歡天喜地無憂無慮了。又碰着公會的新會所落成，得有一間寬敞整潔的房間居住。老胡！不瞞你說，我近來常常認為我是比皇帝更有福氣的人的。老胡！你看我近來的氣色怎麼樣？」

「你的氣色很好的，說不定就要交着桃花運了。」  
「不是這一點，一個人過了四十，什麼桃花運，聽來已沒年青時的那麼吸引了。是我近來吃得怎樣？」

「你近來吃得又胖又好看呀！難道你自己看不出來？」

「正是這句話，我覺得我近來是吃得又胖又好看。」我說「老胡！你不知道，我以前是個又瘦又醜的人，人家都說我滿臉菜色像個叫花子。其實，有的叫花子吃來比還好看哩。我的體重過去是從不曾超過一百二十磅的，一個身高有五尺五寸的人只有一百一十多磅重，實在是太不像個樣子了。這幾年來有個固定的職業，不用去東奔西走的跑碼頭了。又有薪金，又吃得下，真是無憂無慮，無煩無惱，不想體重一下子便增加了二十多磅。人家說，有這麼的身高體重，才能算是標準，我現在已是個健康合標準的人了，那兒有比賽選舉標準先生的，我還預備要去競選哩。但儘管我有這樣的好處，心裡總還有一點遺憾，那就是在我這一生中不能見到老梁的倒霉，他要能倒霉給我看，消了我那口氣，那我才算生能開口，死可瞑目的了。」

「什麼生能開口呀？」

「開口大笑呀！沒開口怎能大笑呢？」我說「現在他果真倒霉給我看了，這將使我三天三晚興奮得睡不着覺了。」

「人家離妻別子在獄裡皺着眉吃紅豆飯，你却這般的高興，不是做得太過份了麼？」

「這叫做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不是我小氣，你要是我，受到他那種侮辱，怕會恨得他連他的骨頭都想啃下肚裡去的。」我說「現在天已光了，老胡！下面有人走動着了，幸得今天是星期日，講了整晚的話，得讓我到房裡睡個覺了。隨便你指定那個時間，我一定請你吃館子。」

## 第八章

我已知道老梁被捉到獄裡去的那幾天，我高興得像發狂了，只要有一面相識而又談得來的人，都給我拉到館子吃飯了。對於小費，我從沒有這樣的慷慨過，以前雖也偶然請人吃館子，但對於打賞是有條件的，第一：叫來的菜實在可口，不會發覺被當傻瓜。第二：是女侍服侍要殷勤。第三：還要碰着心理一時輕鬆愉快。雖然如此，付給的小費也不過比菜單多一成罷了，自己還認為是給得太多了。這次却不然，叫來的菜不管好吃不好吃，能吃進肚裡便不受我的挑剔了。女侍服務的態度認真不認真，那更不在我的考勤之內，因為我只要人來聽我講我的被侮辱的故事，不是來菜館親近女侍的。女侍殷勤服侍，反要嫌其阻嘴阻舌了。而且我心裡早就高興到了極點，還會不輕鬆嗎？心裡一輕鬆，我衣袋裡的鈔票便源源地掏出來了。還有人因此懷疑着我哩，以為我對女侍的小費的這樣大方，無非是醉翁之意不在吃喝，在於女侍婀娜的軀體。後來，知道我那麼高興的意思了，又責我太不該了。人家已破了產給捉到官裡去了，這樣幸災樂禍太不像個君子人了。我却老實不客氣的說，如果我這樣子算是小人，那我這一輩子都不想做君子的。

那些給我請喝酒的人中，有些人也認為不大好意思老吃我的，禮尚往來，非回敬我一下不可。尤其是那個新認識的李先生，李先生說：他是這兒一間規模不怎樣大的聯誼社裡面幾個負責人中之一，這間聯誼社座落在西面郊區一個風景很好的地方，裡面那個廚子最會做菜，凡是吃過他的菜的人都要對他翹起大姆指來的。聽說外地一家菜館最近要用高薪請他到那裡去，要不趕緊去吃他的菜，以後怕

就很難碰到機會了。這家聯誼社雖在郊區，建築却很像樣，那兒也很清靜，平常日子是很少有人到社裡去的，就不說喝酒，到那兒玩玩談談心也是樁賞心樂事。李先生的話，一下子便擊中我的要害，我也是個頂高興清靜可以談心的地方。雖然請來請去庸俗得很，很快會使人變成酒肉朋友的，但我也不管了，到那兒玩一下也好。

李先生只約我和老王，前些時在老王襟兄的屋裡同慶中秋佳節的老何老周皆不在他邀請之列。李先生說：老周祇是個下流的賭鬼，老何呢，李先生說那是個不自量力的色鬼，跟他們喝酒是談不上風趣的。李先生的話很獲得我贊同，我早就笑老王善惡不分，連酒鬼色鬼都拉來做朋友，還請他們喝酒哩。老王却說我不懂交朋友，交朋友是不必過份認真的，你以為酒鬼色鬼的人，有時倒樂於助你一臂。那些平時看來多麼正正經經的人，到了緊要關頭要他幫忙，多要落荒而逃了。老王的話雖不錯，但是酒會，我還是寧可不要跟老周老何做一起的。

自負起公會工作，比較忙了一點，已很久沒到西區一帶來了，和李先生老王坐在車裡一路觀賞，覺得那兒又有另一番光景了。

這家聯誼社座落在一排十多間排屋的頭一間，除了另有兩三間門上掛着塊招牌做着什麼營業外，其他都是人家的住屋。這排磚砌排屋的首端地方，不規則地錯落着十多家板屋，原底這兒過去就只有這十多家板屋，磚砌排屋是最近才落成的。那十多家板屋中，也有幾家做着諸如雜貨、藥材、洋雜等的生理，還有兩家咖啡店，其他都是住家。一般來說，環境很是幽靜，我正覺得要是有一座房子在這兒，倒是最適合於靜居，李先生的車子停了，就停在排屋的首端，離他們聯誼社只有六七十尺遠的一家咖啡店旁邊。咖啡店裡已有女人叫着他了，聲音很是悅耳，是那個女人叫着他，李先生已耳熟能

詳，不用細看，便要我和老王到咖啡店喝杯茶再說。

到咖啡店裡，叫着李先生的是個說不上十分標致，却很是動人的女人。三十多歲了，正是徐娘半老，既不十分標致，却又很動人，這不是放屁嗎？但我說的是實話，我是不慣於隨便把口當作肛門的方，毫不輕狂。她跟李先生招呼，一舉一動，都恰到好處，使我一眼便覺得她是個可愛的女人。當然，我的話也不完全客觀，也許滲着幾分我這個中年王者五的另有看法，一個人到了中年還是個王老五，總是很容易對女人入迷的。更要命的是，當她端着茶來給我的時候，有意無意的對我回眸一轉，就使我對她更有好感了。

在咖啡店裡停留了一回，對李先生來說，有這樣一個女人跟他談笑，他是不會嫌囉唆的。說呀說的，李先生幾乎忘記要我們到這兒來的主要目的的。在我呢，有這樣的的女人在眼前，我的眼睛還有不大吃冰淇淋嗎？有冰淇淋吃已很使我稱心快意了，喝酒不喝酒，倒是無所謂的。李先生也有趣得很，還介紹她跟我和老王認識哩，李先生說老王是一家商店的經理。經理倒給他說對了，然而幾萬塊錢的商店和幾百萬幾千萬資本的商行，大小相差就不只一顆子彈和一顆大炮彈了。李先生却說我是一家大公會的秘書，月薪也有好幾千百十塊錢的。我想：除非她是個未見過世面的女人，要不呢，李先生的鬼話她一定會在肚裡偷笑的。一個秘書而月薪有好幾千百塊錢，那只有那些替大官員大老爺撰文告述德政的那些文人才能掙得到，而且要在外地來的呢。我是個什麼人？前幾年還住過老梁屋裏的雞寮，幾千百塊錢的月薪，要是改為年薪，也就差不多了。更使我頗顏的是李先生還告訴她我近來失偶，還未續娶，正在物色佳麗哩。她聽李先生的話，忽然看出有點笑意了，經她這麼一微笑，我心理更加

開花了，不怪李先生替我說謊了，反覺得這個謊說得很好哩。她要是知道我這般年紀還未娶過老婆，那才是丟盡面子了。我正要李先生繼續跟她說下去，好讓我在一旁眼睛有個着落。却是老王比較有點年紀了，對於這般向女人吃豆腐的話不大有興趣，提醒了李先生，該到聯誼社去安排座位了。

在聯誼社樓上後面的一個房間，李先生早已叫人佈置好一切了，只等下面廚子端上菜來了。桌子上面放上四隻酒杯，四雙箸子，四付碗碟，除了老王和我，知道李先生還有一個客人的，却不在樓上。我四面張望了一下，南面是和前面的大廳相連着的，東面是一道和隔壁屋子相連着的粉牆。上面說過了，這家聯誼社是在這排排屋的頭一間，故西邊粉牆還開了一個窗子，可以望到外面去。北面底壁旁邊，開着個小門通晒台，還擺着幾盆花草什麼的增點風雅。我跑出晒台向西一望，那十多幢板屋便清晰地在視線之下了，相去也只有百來尺遠。我把眼睛搜索了一回，那間咖啡店雖雜在那些板屋中，還清楚的望得見。那個迷人的老板娘還坐在櫃台裡面跟誰在聊着哩，真是奇妙極了，這個老板娘現在我眼裡，真是越看越動人了。我正怔怔的把眼睛望到那邊去，李先生悄着聲兒從裡面跑出來，見我默默地在張望着那間咖啡店，便笑着向裡面的老王說：

「老王！你快出來看，老黃的靈魂兒已飛到咖啡店裡了。」

「經李先生這麼一嚷，着實十分不好意思，剛剛見那女人一面，便真的有點給她迷着了，這太不像話了，便笑着對他說：

「我看下面兩個孩子在打架，你看，那個又飛起腳來了，他們真是學得到家，還怕那個李三腳的沒有傳人麼？」

「你那兒是在看孩子打架，你的眼睛巴巴的望向那間咖啡店裡去的。還是到裡面去吧，大家正在

等着你哩，要看那女人很容易呀，只要你到這兒來，我是會替你製造機會的。」

跟李先生到裡面，座上除老王外，還有個五十多歲的人，經李先生的介紹，知道他姓張，是這間聯誼社的座辦。既然同是幹着這一行的工作，話便容易聽進耳裡去的。況且，以社團的大小來說，以酬勞的多寡來說，他都不及我的。難怪一經接觸，他便不斷的向我請教，這樣，對他談話便不拘束了。

大家碰過幾次杯，李先生的瘋話又來了，他對我笑着說：

「老黃！總不成終身做個王老五，該有個家才行的。人家養子防老，你呢，一旦鑽進老人院，那你知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句古人的話了。」

「有可以不做王老五，我還不趕快結束我這個王老五的生活的麼？問題是在於人家的閨女肯不肯來做我的太太……！」

「男子四十一枝花，只要有錢，能養活得起，豈但肯，還要選精挑肥呢。不過依着我來說，男女的事，總得有點愛情才行的。世上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得來，唯有愛情是不能用金錢買來的。世上的那些有錢的闊老板，也許滿頭白髮了，還能娶得個漂亮的年輕女人，但這只是愛情的遊戲，談不上真愛情的。真正的愛情固然沒有條件的，但有條件的愛情就比較容易了。什麼條件呢？比方像雙方的年齡，環境、才貌、等等，你不是傻子，不用我說了。比如你剛才着迷的那個女人，雖然聽說三十多歲了，但這對於你不是很適合嗎？」

「李先生！別亂來。」我急着說「幸虧這位張先生不會見外，聽到別人耳裡，可不是玩的。」

「剛才在咖啡店裡，我已看得清清楚楚了，男女的事真是奇怪，大家越矜持，越顯出雙方都想要在

這方面努力的。你也不用瞞着我了，你心裡有女人的話，一定是她了。我也不用瞞着你，她原是人家的太太的，只是太太這個稱呼，現在在她已是不合適了。」

「這算什麼歪道理？」老王插着嘴說。

「不是歪道理。」李先生說：「公婆早已拆檔了，還能叫她太太嗎？」

一聽李先生的話，好像跟我有什麼關係似的，心裡竟暗自歡喜起來，却又裝着漫不經心的說：

「像她這樣一個既動人又能幹的女人；還怕找不到合意的搭擋麼，早已被人付上定錢了。」

「你這話說來還像話，見過她的人，誰不動着她的腦筋。」李先生說：「不對你講笑了，就只欠個

像你這樣的人。那些在年齡上能配合着她而且在經濟上能獨立自主的人多有妻室兒女了，沒有妻子的不是能力太差，便是生得太醜，即使有錢，她也不要。這樣，雖有人要她作繼室，她可沒輕易答應。老黃！你聽着，她豈但動人和能幹，由她一手賺進來的錢可不少哩，你試猜猜她現在有多少財產？」

「我不是她的經紀，要我怎麼猜？」我笑着說。

「那你就洗耳恭聽。」李先生說：「十多英畝樹膠園，二十多英畝椰園，還有三十多……」

「越說越荒唐。」老王扭着鬼臉說「一間三家村的咖啡店，便能擁有這麼多的物業，你的話孩子怕還不信你的呢。我想：這家咖啡店每天是收不夠兩百塊錢的，就算咖啡店最厚利，除了油火鋪稅，人工雜用，伙食哩，應酬哩，每天要掙到四五十塊錢的淨利怕不容易。就說每天能淨到四五十塊錢，每月才千多塊錢，要多少年才能掙到十多依葛樹膠園，二十多依葛椰園，還有三十多依葛什麼的……

「李先生的話倒是真的哩。」坐在一旁的張先生插着嘴說「她也不只這點產業，這列排屋她也有

一點股份，又誰知她銀行的存款數目哩。李先生說她三十多歲，其實她是不只三十多歲的，我在這兒居住已有十多年了，她的咖啡店比我還先開在這兒哩。不過十多年前這間店不是她的，是她的亲戚的十六七歲了，算來也有十二三年了，外面看來她也許只有三十多歲，實際年齡恐怕要有四十歲了。反正她吃得好，穿得好，不煩神，也不操心，又會打扮，看來便很年輕動人了。」

「是不是？我不至於說謊吧？」李先生瞪着老王說：「我說她三十多歲，是聽她上個月告訴人家的。我也知道，女人的實際年齡是不會告訴人家的，但她說她三十多歲，也很公道呀！我已問過聯誼社幾個社員了，沒有一個會把她猜出三十六歲的。」

「她的那個現在聯邦的女兒已有十七八歲了，還聽說是她的第二胎的呢。」張先生說：「她的頭一胎要是不夭折，該有二十歲了，還說她只有三十多歲麼？」

「你真了不起，連她那個在聯邦現在已有十七八歲的女兒都知道。」老王笑着說。

「唉呀！王先生！看你倒好像跟我初次認識似的。」張先生說：「你不知道我的屋子離她的咖啡店還不夠五十步麼？我每天最少要到她的店裡喝兩次茶，她的事我要不知道，別人便更加不知道了。」

「人家到她店裡去，目的不在她那杯咖啡，你知道嗎？」李先生笑着說，不過李先生是這家聯誼社的主持人之一，張先生却是社裡的座辦，講究點來說，便有東主和僱傭之分了，不好意思和張先生有太露骨的玩笑。

「李先生！」張先生也笑着說：「這點倒是真的，大家一窩蜂到她店裡去，目的當然在揩她的油，說不定對她還有非分之想哩。我要對你說我到她咖啡店去只是喝她那杯咖啡，也不太像是實話。不過

我雖不自量，到底還不算是個怎樣糊塗的人，我的屋子離她的店裡那麼近，我家裡的事，她跟我一樣清楚。我的老婆也不是個老實的女人，我敢對她抱着那種醉翁之意的心意麼？不過，李先生！你也該知道，在我們屋裡自己泡一壺咖啡，是用不着四角錢的，屋裡五六個人還喝不完哩。在她店裡喝杯咖啡便要兩角錢了。要說我是在她店裡光喝杯咖啡，對她沒有好感，那我就是個說謊的人了。能夠在她店裡親近親近她，跟她談談笑笑，在我已就很知足了。」

「那你說她那個在聯邦的女兒是在那兒做什麼的？」老王好像耳裡聽起油來了。

「她的那個在聯邦的女兒並不是兩年前跟她拆翼的男人生的，是她的結髮丈夫生的，她是死了那個結髮丈夫才跑到這兒來跟那已分離的男人姘居的。姘居了八九年，也生了兩個女孩子，大的今年有八歲了，小的也有六歲了，都跟她做一起。這間咖啡店，說是她的，近三四年來，已由她的一個兄弟經營。她到店裡來，每天不過三幾個鐘頭，多半是在她屋裡。她那個女兒，一向是在她的祖父母屋裡居住的，不常到這兒來。」張先生說到這兒，忽然對着我笑起來說「真的！我要是有黃先生這樣的條件，那我便要老實不客氣的向她進攻了。」

「我的什麼條件呀？」我說。

「你的條件麼？第一：你的年紀只比她大了一點，這是最好的條件。第二：李先生剛才不是說你還未成家麼？有了這般的年紀而又未結婚，那是她認爲再好不過的嫁人對象的了。如果她急於嫁人，你應該是她最先考慮的人了。」張先生說。

「別裝噏了！老黃！聽了老張的話還不高高興興的笑了出來。這樣的的女人，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了，你要是坦白對我說，我也許可能助你一臂哩。」李先生說。

「你不是說她有十多依葛樹膠園，二十多依葛椰園，還有三十多依葛什麼的麼？」我說。

「老張在這兒，他剛才不是證明我的話沒誇張的麼。」李先生說。

「就信你的話，我要去追求她，而又能蒙她的垂青，那我不是變成一個吃軟飯的人麼？」我說。  
「吃軟飯有什麼不好？天下最難吃得到而又最容易吞到肚裡去的便是軟飯了。」李先生毫不客氣地說「老黃！別以為吃軟飯是那麼的容易，那是須要有條件的。基本的條件是年青、漂亮、身體結實、能低聲下氣，你去前面大廳那面鏡子照一照，看看你有沒有這種條件。老實告訴你，她也不要一個專吃軟飯的人的，要是她真的要挑選這等貨色，這兒那些到她店裡喝咖啡的茶客，十個中就有好幾個比你更強的。她也不用等這麼久了，一下子便投到她的標準先生懷中去了。」

給李先生這麼一說，心理很是慚愧，自認說錯了話了。她還不知看得起看不起我哩，便想到吃軟飯的事上去了。吃軟飯雖然不是很名譽的事，自己可完全沒有這種吃軟飯的條件的。真是越想越羞愧，只得紅着臉說：

「不是我自己說有這種條件呀！是張先生替我說的。」

李先生的話當然是對我玩笑的，却沒想我的臉皮還不怎樣厚，一聽他的話，顯出很難堪。大家還是認識不久的人，他也許覺得再說下去是不行的，看他想了一下，便用話打岔着說：

「現在我告訴你一個笑話：前些時有一個在市區開着一家兩間鋪面的雜貨店老板，已是個六十出頭的人了。去年死了老婆，還沒週年哩，便想繼娶。聽人家說這兒有個離婚的女人，又那麼的出色。第一次是由人帶路來的，以後便是自己來了，一個月到她的店裡有好幾次。由市區到這兒來，駕他自己的車，當然不算很遠。在她店裡喝杯茶，吃點什麼，買包香煙，所費也無多。他却一出手便是五塊

錢十塊錢，裝得多麼的闊綽。不用找頭，以爲這樣一來，那女老闆娘便給他釣起來了。那女老闆才不把他的五塊錢十塊錢看在眼裡，由他怎樣顯示他是個有錢的人，她却毫不爲所動。後來，知道這樣子是釣不上她，便託人來向她求婚，許了好多條件，說什麼他只有四個兒子，兩男兩女，都長大成人了，能夠在外面自立。他那間雜貨店，將來可以過名給她。還有一座半獨立式的樓房，每層都有好幾間廳房，如果她肯嫁給他，可以把他的兒女叫到別處去，房子只跟她兩個人居住。還有比這更好的條件哩，我聽過已忘記了，當然比上面的條件更好的。滿以爲有這麼多的條件，她一定高高興興歡歡喜喜的來做他的繼室哩。更可笑的，他要那媒婆對那女老闆說，他雖然五十多歲了，五十多歲的人在他們西洋人正是當時得令的時候，何況他還很剛強猛勇哩。別人在他這年紀，是免不了要吃點補藥的，他却不用吃補藥什麼的，便多麼的生龍活虎了，要男得男，要女得女。不管將來她要多少個的兒女，他都能替她添上的，要她不用擔心他的年紀太多了。那女老闆倒也很風趣，她要那媒婆把她的話轉告他，她是這樣對那媒婆說的『那老傢伙已在這兒喝過好多次的茶了，我越看越覺得他可以做我的爸爸。可是我現在還不急急於想找個爸爸哩，等我以後要找個爸爸來做時才通知他』你說這雜貨店的老闆是多麼的好笑。』

李先生說着，竟先自笑了起來。張先生却不覺有什麼好笑的說：

「這個有什麼好笑？等我講個比這更好笑的故事……」張先生正要講下他的什麼故事，恰好社裡那個雜役端着菜起來了，張先生回頭問他說『老陳！人家叫那個來咖啡店裡向那女老闆求婚的洋鬼仔是叫尖頭鰻呢還是人頭鰻？』

「尖頭鰻和人頭鰻還不是一樣嗎？」老陳笑着說『講這個小流氓做什麼？』

「我正要講這個無賴的故事來給他們先生聽哩。」張先生說着，掉轉頭又對着李先生了「提起這個人頭鰻，我就要笑了。二十多歲的年紀，唇上便蓄起一小撮鬍子來了，手上總不離那根打狗杖。人家問他爲什麼要這樣，他却說非如此不像是個君子人，君子人是該要像祖家那邊的人的打扮才成樣子的。也不管這兒是個郊區，團聚在這兒的都是華人，來咖啡店裡喝茶的多半操着唐山方言。其實也很少有懂洋話的人到這店裡來喝茶的，有之，便是這個人頭鰻了。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總是雜着兩三句人家聽不懂的洋話。人家問他爲什麼來這兒說些沒人聽得懂的話呢？他却說不這樣，便成不了個新加坡人了。新加坡人將來是要人人都要說洋話的，不懂洋話只有去喝西北風，去做乞丐，做起乞丐來怕還要討不到錢呢。人家又問他這又是什麼理由呢？他却說要是新加坡都成爲個洋世界了，說起唐山方言來還會有人聽得懂麼？馬六甲不是有個吃麵條的故事嗎。新加坡將來會不會變成這樣子呢？這且不去管它。人家喝杯咖啡是兩角錢，他一丟便是兩三塊。據他說衙門裡那些大老爺都是他的朋友，這些老友記有的是他以前的同窗，有的是他的同事，他現在雖然無職一身輕，有些機關想不通的事還要來諮詢他。他現在還不想出來做官，如果他真要出來做官的話，起碼有三個空着的主管官等他去選擇。人家要在政府機關裡面做個公務員是須要有那些嚇人的文憑的，還得有頭有臉的老爺們擰腰才得做個小官。他不想做官，却每天都有些大員到他屋裡促駕。」

「這位先生的屋裡是在那兒呢？」老王插着嘴問。

「聽說是在市區，大概不是在東陵便是加東。」張先生說。

「東陵和加東，離這兒都很遠呀！他怎麼會跑到這兒來喝茶？」還是老王的話。

「笑話便在這兒。」張先生笑着說「今年年初，有一次見他和幾個說洋話的朋友到這兒來，也不

知店裡那女老闆泡的咖啡裡面放着些什麼，以後三天兩頭便見他獨個兒到這兒來了。這樣繼續了好幾個星期，每個星期總有三四天見他在這兒。要知道，店裡的咖啡，除非是那女老闆泡的，才會叫人喝後咂着舌頭。要是她的那個兄弟泡的呢，那就不便恭維了。到她店裡喝咖啡的人，總要嫌她的兄弟泡的咖啡不好喝。然而儘管不好喝，她的店裡還是門庭如市，這個也就不用我來解釋了。這樣，有人問那個人頭鰻說，由東陵到這兒來不是很遠嗎？由加東來這兒那就更遠了。你道這位人頭鰻怎麼說，他說這兒的咖啡很香很可口，是他在新加坡喝過了百家以上的咖啡店所不會喝過的，他老遠到這兒來，無非是到這家咖啡店裡喝好咖啡罷哩。上面說過了，店裡的女老闆是很少親自泡咖啡的，都是她的兄弟泡的，除非她兄弟有事沒在店裡，才由她泡來。她店裡有一個小夥記，人家叫他小朱的，只有十四五歲，却是人小鬼大，存心要來跟這位人頭鰻開玩笑。當他端着杯由那女老闆的兄弟泡出來的咖啡給他，却乘着她兄弟沒發覺，竟吐些唾液到杯裡去，他也照喝不誤。過後有人問他這杯咖啡好喝不好喝，他却說自他到這家咖啡店裡來，就是今天這杯咖啡頂香頂好喝的了，你們說這人頭鰻是怎樣的一種人。他既一個星期來四五次，店裡的女老闆免不了有時跟他聊幾句，便以為這位女老闆對他很有意思了。」

「這樣的話不是還有些漏洞嗎？他怎麼知道這個女老闆是待價而沽的婦人，却老遠的來這兒揩油，他不怕挨揍嗎？」又是老王的話，老王說話總比別人細心的。

「這一點我倒不大清楚，想來他該是聽人說的，說這個女老闆現在正在找個跟她同居的男人哩，或者他自認在這方面他很有資格的。」張先生說。

「倒不是這樣。」站在一邊的老陳插起嘴來說「那天跟他一起來的朋友，有一個便住在這兒附近

的那個尖頭鼠目的傢伙。你們早就知道了，他自己到這兒來揩油却是揩不上了，許是自知他這副猥瑣樣子不會放在那女老闆的眼裡的，女老闆的綉球決不會拋到他的頭上來，死了這條心，只好到外面替這位女老闆宣傳了。人頭鰻當然是聽他的話才知道這兒有個出色的婦人的。」

「好了！現在將這個尖頭鼠目的傢伙撇開罷，等我回頭再來講這個人頭鰻。」張先生說「這人頭鰻見女老闆有時也跟他聊，便以為女老闆已看中了他了，以後來得更頻了，衣服也換得更光鮮，還灑着香水哩。有人對他說，他唇上那撮小鬍子女老闆會不喜歡的，要他剃去，他却說西洋女人有時很喜歡有鬍子的男人的，既然女老闆不高興，他可以剃去。果然，第二天來了便見他的臉剃得光光滑滑了，要不是滿臉瘡疤，倒也不怎樣惹人嫌。恰巧這時女老闆有些園地物業要重新過名，這種跟政府打交道的事向來都要倚仗着那些識洋文的人，這個機會給他碰得正好，便不受酬勞無條件的替她做。女人家見他有這點本事當然要優待他些兒，比如說以前泡咖啡給他的是她的兄弟，現在免不了要自己親自動手。他已經聽人說過了，要喝她親手泡的咖啡不是容易的事，是要在她認為可以做朋友她才肯於親自動手的，更使他得意極了。也不知他在那兒弄來了一輛雪弗萊的大型汽車，有時也載女老闆到市區去，也不知他們一同到市區有幾趟。別人有沒有去注意呢，我不知道，那個時候，聯誼社正忙籌辦五週年紀念哩，一早忙到晚，人家一池春水，也沒工夫去吹綢了。却是約有三幾個星期後，便不見他再來了，有些人就要打破這個沙鍋了。打聽來打聽去，才知道他向女老闆求婚了，說他只有二十九歲，屋裡已有太太了，要女老闆給他做姨太太，但要女老闆不要認為姨太太的名目不好聽，以前有很多有頭有臉的名花淑媛要纏着做他的姨太太，他還不要哩。不過要是女老闆認為非除去這個姨太太的名堂不可，那也很容易，說他是讀法律的，只要女老闆肯嫁給他，他隨時隨地都能夠把屋裡的太太擣出去。

。他會找到法律裏面的漏洞，只要借着法律裡面的漏洞，便可以把他他的髮妻推出去而不用負着什麼法律的責任。這樣，他們便是正式的夫婦了。他說他現在正在攬一個政黨，攬政黨的人不但要有一張會說話的嘴，更須要有政黨的基金，才能在競選的時候跟人決一雌雄。如果女老闆肯助他一臂，他的這個政黨定會成功，將來做起什麼大粒官來，女老闆便是大粒官的夫人了。他要女老闆不必氣餒，以為一個咖啡店的女老闆有什麼不夠資格可以當個大粒官的夫人。他說據他擁有的資料，有些地位比她萬萬不上的女人都會做起一品夫人來的。」張先生說到這兒，忍不住的竟自笑了起來「據事後那女老闆向人說，他是仗着他那張會說話的嘴，到這兒來騙財騙色罷了，他的底細以為沒人知道，早就有人告訴她，他祇是律師樓的一個三等書記。什麼加東和東陵的洋樓，祇是他的空中樓閣，他只在市區一幢十多層的組屋中租到一個房子，月底未發月薪，還得在組屋下面一間雜貨店賒東西哩。求婚的事，當然是託人來向女老闆說的，你們知道她是怎樣回着那個替他來求婚的人嗎？」

「我們要知道她是怎樣回着人家的話，還用來聽你的故事嗎？」李先生皺着眉說。

「那女老闆對那媒婆說。」張先生說「雖然她只有幾個女兒，還沒兒子哩，但也不怎樣急於要兒子，等她須要着兒子的時候，她許會考慮到這着。因為她知道有個會說洋話的兒子是很便利的，不用事事託人去做，將來跟人家有什麼糾葛，有個會說洋話的兒子便佔了很大的便宜。更重要的是將來繼承她的業產的時候，自己會辦理，不用破鉢到律師樓做字，肥水不會流過別人田，很是得益。但這日子離現在還遠呀，要他不必忙迫。」

「這女老闆也不是個容易欺騙的女人呀。」老王笑着說。

「她要像一般女人那樣沒城府，輕易相信人家的話，她也不會老遠由聯邦到這兒來，只有十多年

便給她掙到三幾十萬塊錢的財產了。聽人家說，她初到這兒的時候，身上祇有兩千塊錢哩，還是她那個已死去的丈夫遺留給她的。跟那個現已折翼的男人同居七八年，那個男人才是個標準吃軟飯的人，是由她養活的。這麼個能幹的女人，怎麼會來輕信那個人頭鰻的話，還要她做他的姨太太，這小子也荒唐極了。一個二十多歲的人要個已近四十歲的女人做姨太太，世上滑稽的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麼？」

「還說等他競選成功，做起大粒官來，她便是個一品夫人了。讀洋書的人，也知道一品夫人便很了不起麼？」老王笑着說。

「這當然是他聽人說的，他自己讀洋書，他的父母未必就洋化了。」張先生說「聽人家說，這位女老闆也是想急於嫁人的，一個三十多四十歲的女人，要她孤眠獨寢，也不是味兒。但她要嫁的是要揀那還未結過婚的，或是鰥居沒有兒女的中年人，怎麼會來看上個不三不四的年輕小伙子。真的嫁他，那才是個大笑話呢。」

張先生說到這兒，李先生指着我對那個站在一旁聽人說話的老陳說：

「老陳！你看這位先生怎樣？」

「我還不知道這位先生貴姓哩。」老陳笑着說「好像從來不曾到這兒的。」

「他倒是以前不曾到這兒的。」李先生說「你也別理他貴姓了，你只看他怎樣便行。」

「看看這位先生怎樣？」老陳楞着說「不是很有點斯文的麼？」

「比雜貨店那個老傢伙怎麼樣？」李先生說。

「要比人材，那雜貨店的老傢伙怎能夠比得上這個先生呢。」老陳說。

「比那個會說洋話要想做個大粒官的人頭鰻又怎麼樣？」李先生說。

「那小子單憑一張會騙人的嘴，大家都說他像個馬戲班的小丑。惹人發笑，倒是塊很好的材料，他怎麼比也比不上這位先生的。」老陳說。

「這就是了。」李先生笑着說「老陳！你還不知道哩，他還有一樁叫那雜貨店的老闆和律師樓那個三等書記死也比不上的呢。」

「那是什麼呀？？先生！」老陳楞着問。

「他還未結過婚哩！說句好聽的話，人家是黃花閨女，這位先生却是個如假包換的童男。」李先生說。

「這位先生還未成家嗎？我的天！」老陳大大出他意料之外說「不是該有四十歲了嗎？要是在那舊家風，也快可以娶兒媳做起老太爺來了。」

「正是！」李先生一本正經地說「到戲台上扮個老太爺，他一定能扮得很出色。不過呢。話得兩頭說，男子四十一枝花，四十上下的男人，在有些婦女看來，正不比男人看那些十八九歲的少女差。老陳！我要問你，我現在有意替這位先生跟咖啡店那個女老闆撮合，你看我這個媒婆做得成麼？」

「一定做得成！一定做得成！」老陳天真的叫起來「要當真這位先生還未成家，李先生，我也會幫你這個媒婆說說嘴。」

「是麼？老黃！大家都認爲你最適合做這個新郎的。王老五做得這麼久，該也做夠了吧？」李先生又對我打起諱來了。

「不要開玩笑了！她要知道我以前是個住過老梁屋裡鷄寮的，在老梁的女人眼裡，我只是個三家

村雜貨店裡面一個打雜兼廚子，那不是大大的侮辱了她麼？」我也笑着說。

我以前在老梁那兒受他的戲弄性的招待，只有老王知道。那天中秋節在老王那兒講的故事，李先生來遲了一步，恰好在我講完這個故事之後，難怪現在瞪着眼看我：

「你是說什麼的？老黃！你怎麼住到那個老梁屋裡的鷄寮去了？那老梁的妻子又怎麼把你看成個只會在三家村雜貨店裡當個打雜和廚子的角色？」

老王約略把我那段故事對他說了，便看李先生嘆着鼻子說：

「這也算成是你的履歷麼？暫時性的倒霉豈但是你，大家多半有這種經驗的。你看過歷史麼？張良是受到跨下之辱的，韓信要沒那個漂母，早不已成餓殍了麼？」

「怎麼攀到他們去了？」我說「我是個什麼東西？還希望等我將來死後把我住過鷄寮的事寫成歷史麼？」

「你當然不是個什麼東西。」李先生說「死去便算了，要火葬，要土葬，已非你所能選擇，得任由人家佈擺的了，我不過舉個例子而已。不過呢，要是你將來把這個故事告訴她，說不定她還會雪雪地替你抱屈哩。」

「虎落平陽被狗欺，誰的一生不曾給狗吠過。」老王接起嘴來說「有這麼個好機會還裝蒜，要不是我已有四五個兒女了，那我才不理你心裡怎麼樣，先煩老李替我撮合再說。老黃！不要傻了！剛才張先生不是說她有兩個女孩子麼，將來纏着你叫爸爸，那才聽來過癮哩。」

「不只有兩個在她身邊的女孩子呀！還有兩個二十零歲的契仔哩！」老陳緊接着說「成天在她屋裡多麼親密的叫她契媽，將來要是跟她同居了，少不了要叫這位黃先生做契爺了。要給這兩個男不像

男，女不像女的人叫契爺，那才是……」

「什麼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李先生問。

「說他是男呢，他們的頭髮却垂到肩上來，和那女孩子沒有兩樣。說是女的呢，他們却貓聲貓說。你們見過男人灑香水塗脂粉的麼？他們是灑上了，塗上了，簡直是兩個人妖。」

「她要這兩個人妖做什麼？」老王雖然上了年紀，却不免有點少見多怪的問着。

「不是要他們作契仔的麼？」老陳說。

「要兩個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妖精作契仔，這倒是很好玩的。」老王笑着說。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只要她高興，又肯花錢，要兩個這樣的青年作契仔也很平常的事。有錢的男人玩的花樣才多呢，這算得什麼？」張先生接着嘴說，回頭又對着我「黃先生！回頭我陪你到她的住家看看，她那幢房子才別致哩，能夠住在裡面，那才不辜負人生一世。」

公館到底不是私人的地方，李先生雖是裡面的負責人，究也不能關門閉戶一廂情願的把樓上的房間佔爲己用，毫沒忌憚的盡情玩笑。看桌上的酒菜也吃得空杯殘盤了，時間已近黃昏，住在附近的社員也多放了工便到社裡來，不用誰開口，大家也覺得應該結束這一餐飯的。

張先生說要陪我去看那女老闆的屋子，當然是一種嘴上討人歡喜的話，他是聯誼社的座辦，免不了有些鷄零狗碎的事要待他去做，怎麼有空陪着去到外面去。倒是李先生也知道她的住家是在那兒的，在車回市區時，李先生兜個大圈子，跑遠點繞到她住家的屋邊經過，指着一座雖不是磚砌的，却建得很寬敞堂皇而看來又很堅固的木板屋對我說：

「這間房子便是她新近落成的屋子。」

## 第九章

和

李先生認識只是這兩個月來的事，自那天中秋節初次見面，現在才是農曆十月初旬，說起來還沒兩足月哩。他的性格，當然我還摸不十分清楚，他要我到他們的聯誼社吃飯，雖說是禮尚往來，吃了我幾次飯，免不了要回敬一番，那是他的誠意，用不着懷疑。祇是他說他願意撮合我跟咖啡店那個女老闆的親事，他心裏是否真的如此，那便不得而知了。世上唯有在女色上最自私的，雖說他已兒女繞膝，對於這種香艷的事，不少人還要瞞天騙地幹着那鬼鬼祟祟的勾當的。就是沒有這份心思，那些心胸褊狹的人雖自己吃不到口，也不願別人容易吞到肚裏去的。一個認識還不夠兩個朋友，對我便有這樣的善意，當然我還得等待事實的。但自那天跟那茶室的女老闆見了一面之後，這幾天來，心境已沒過去那麼平靜了，我好像已墜入熱戀中了。儘管我的嘴很硬，老王他們打起趣來我還一本假正經，但一個人日裏既有所思，夜裏不免就要有所夢了，於是乎，我竟做起個荒唐的夢來了：

昨天晚上，一上床便睡不着，睡不着便要想了，一想便想那咖啡店裏的我的朱麗葉。越想越甜蜜，越甜蜜越興奮，越興奮越睡不着覺，整晚翻來復去，就只有做着我在愛情上的空中樓閣。直到前面廳上大鐘敲了三下，已是凌晨了，才昏昏然的作我的夢去了。一進入夢境，我便是個像模像樣的羅密歐，如真似實地跪在那咖啡店裏的女老闆燈籠褲下面，指天誓日的信誓旦旦。對她說：她要是肯嫁給我，我便把她當作天上的安琪兒，或是地上的皇后、公主、女神、明星、標準美人、什麼什麼的，總

而言之，只要她高興做什麼，我便把她當做什麼。她要我叫她做媽媽，我便叫她做媽媽。只要她肯嫁給我，做我的太太，我什麼都不要了，連上帝我都不要了，我只要她一個人。如果她認為非如此不可，那就是，不要我的祖宗八代，包括我那生身之本的雙親，我都毫沒條件地聽他。不要祖宗八代的人那麼多，我也會毫不吝嗇的。只要她肯嫁給我，我便是她的奴僕了，除非是要我去殺人，那可不是玩的。即使要我去做強盜，大賊頭，什麼什麼的，都會值得我去考慮的。

我的話聽得她心滿意足，甚是高興，忽然便投到我的懷裏來了，給我很多的安慰。你們瞧，她把她的鐵櫥鑰匙給我了，說她的財產便是我的了，如果我要用着錢，只要是正當的，都可以把鐵櫥開了，儘量向裏面掏鈔票，要多少，便多少，她絕不會計較。還有那些樹膠園，椰園等等不動產的契據，是她說她要把裏面的名字改給我。我勸她不要這樣做，既然她的產業便是我的產業，改名與不改名，是沒有必要的，徒使那些替人做手續的律師館裏的人從中得利，很不合算。她說她定要這樣做，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她對我的堅貞。她說她不做咖啡店的老闆了，因為既然嫁給我，做我的太太，再要做一間咖啡店裏的女老闆，未免太委屈着我了。我說這倒無所謂，由她再做下去好了，我也不是個什麼有頭有臉的人，一輩子不想在政黨謀發展，做個發號施令的大人物，有她這個咖啡店的女老闆作爲我的太太，已是太抬舉着我了。她說不行不行，她要是再在咖啡店裏當爐，那些來店裏向她揩油的蒼蠅老要向她嗡嗡嗡，驅也驅不去，要是再給那個盯得緊，使我打翻醋瓶，那豈不更麻煩。她說，她的屋子雖是板壁的，可比那磚瓦的還要適合居住。住在那兒，無憂無慮，要酒有酒，她自己浸的那些強筋壯骨的藥酒才教人喝下去會立即剛強勇猛哩。要肉有肉，她屋子後面的園子裏養有許多雞鴨什麼的牲畜，只要高興，隨便捉一隻來剝毛就行了。夫妻兩個人，成天舉案齊眉，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神仙

算得什麼哩，只有我們才是世上最有福的人。說呀說呀，一忽的又好像是在她的屋子了，果真跟她碰着杯子。聽她說還要跟我下世再做夫妻，我說來世再做夫妻還不是頂好的，要能世世代代做着夫妻，那個也一聲爸爸，叫得我渾身骨頭都酥軟起來了。也不知怎麼攬得，忽然便有個白白胖胖的娃娃了，誰不喜歡那白白胖胖的娃娃呢？看他張着個小口嘻嘻哈哈的對着我笑。她可又有話說了，她說我們的娃娃將來一定要把大學讀完的。我說讀完大學那兒夠呢，我還想要我們娃娃將來到外國進什麼牛津哩劍橋哩的研究院去讀那最高的學位哩。她問我們的娃娃將來要得什麼樣的學位，我反而要問她了，我說你希望不希望我們的娃娃將來做大粒官？她說這個也就不用問她了，她當然希望我們娃娃做個大粒官的。我說要是希望我們娃娃將來做個大粒官，那就要讓我們娃娃讀法律了。她說讀法律有什麼用，要是我們娃娃將來要做大官便得須讀法律，那不做官也罷了，讓我們娃娃讀別的學位好了。我說我們娃娃將來既不要做官，也行，那就得讓我替我們娃娃想一想，看看讀什麼學位。我正在動着腦筋，替我們的娃娃將來在外國要得個什麼學位，砰的一聲，忽然把我震落在我自己的床上，睜開眼睛來，原來我是在做夢。儘管是在做夢，這個夢却是我一輩子不曾做過的。這麼美妙，這麼完善，比現實不知要好得幾千萬倍。我真巴不得這個夢繼續做下去，一輩子不要醒也行，一時默默地，又懊惱，又可惜，外面却有人在擂着我的房門了：

「黃先生！下面有人來找你哩。」是公會裏當打雜的老鄭的聲音。

我正惱誰來打斷着我的好夢，一聽是老鄭，很想狠狠地給他幾句三字經，祇是過去不曾這樣暴燥過，一時很難跟他翻臉。只是這個空前絕後的美夢給他吵醒，於心實有不堪，氣憤得很，有點沒好氣

地應着他說：

「是誰來找我？這麼一清早便來吵人。」

「唉喲！黃先生！你起來看看外面的太陽是昇到那兒去了，都過了九點鐘了，還說是一清早。你要是不願意見他，我只好到下面對他說呀！」老鄭也不是個給人洩氣的，也提高嗓子頂着我。  
一聽已是九點多鐘了，慌忙由床上起來，我是從不會睡過九點鐘的，這是個新的記錄了，覺得剛才的粗聲粗氣很不好意思：

「我是問你誰來找我呀？」

「以前不曾到這兒來的，他說他姓孫，要我對你說有個老孫來找你便行了，說是你以前的好朋友。」老鄭說。

姓孫的，又是我的好朋友，我可沒姓孫的朋友哩，心裏覺得有點怪。但也打發老鄭先到下面去，告訴他我就快下去了。匆匆的到浴室盥洗，換過衣服，便到下面去。一見面便使我很是惱恨了，一個毫不認識的人竟說是我的好朋友，冒冒失失的，一早便到這兒來擾我的好夢，要不是他來打斷我的夢，在夢裏不是更……我正這樣惱恨着他，他倒先開口了：

「你是黃兄……」他好像有點懷疑。

「我正是姓黃的，但我已忘記你是那一位。」我皺着眉說。

他一聽我是姓黃的，而且由我的聲音在他聽來確不陌生，證實他不會找錯人了，便滿臉詔笑了起來：

「唉呀！黃兄！你真是貴人多忘，我是孫友益呀，以前曾在老梁的屋裏同居過呀！」

原來是那個星相家老孫，這也難怪我一時認不出他。在時間來說雖不算長，究竟只有那次在菜館有個較長的言談外，在老梁的屋裏都是匆匆一瞥的。那個時候他正得令行着好運，受到老梁的好款待。我却是個倒霉透了的人，有時雖也有心攀上他，跟他略道生平，但他却看不上我這個住在雞寮的人，屢屢使我感到有點表錯情而難堪。五年多來，如果要我強去緬懷他，便是他那張吃得面團團的臉，着在他身上的却是那燙得直挺挺料子很是名貴的衣服。但這個過去吃得面團團的臉現在却癟下去了，臉色非但沒過去那麼吃得肥白好看，簡直是滿臉菜色。着在他身上的，下面那條褲子似乎補過。上面那條恤衣，快由白色變成黃色了。這樣，人既由胖變瘦，衣服又先後絕對兩樣，要我一霎眼怎麼能認出是他。而我呢，也難怪他一見面有點囁嚅着，在老梁那兒雖不像他現在這樣一副落難相，老梁屋裏的日常三餐，不昧良心來說，是夠營養的，而我也只在他那兒兩個月，幾套由居鑾帶出來的衣服還可以見人。只是受着老梁那種不把我當作朋友的款待，屢屢受到他的玩弄，心裏委屈極了，心裏有什麼不舒服，胃口多少也受到影響，吃下肚裏去的東西，便不能充份發揮營養作用。終日愁眉苦臉，一副可憐相的樣子。現在呢，上面已經說過了，一連碰着幾個好運氣，開心極了。近兩個月來，屢屢請人吃喝，着實吃下了很多好東西，人便越吃越胖了。兼這幾天來正在鬧熱戀，心裏很有點喜氣洋洋，人逢喜事精神爽，一臉朗爽的樣子，和在老梁那兒一副哭喪臉已完全兩樣了，要這位星相專家怎麼敢以舊時的想像來認我。

「唉喲！失敬了！」一聽是那個專門拍馬屁的傢伙，使我心裏很是不高興，況且是在我那美夢的緊張關頭便來打斷，很想當面啐他一口。但一轉念，覺得這樣却是不好，在這公會裏一起同居的人諸如老胡老鄭老余，早已有一個做人的典型很受他們看得起。驟然對着一個陌生來訪的人這般樣子，他

們許會要感到奇怪了，認爲我是太過小氣了。我這樣想着，只得沉住氣來對他開一開玩笑。「原來是孫先生！孫先生大駕到了這兒，有什麼好機會提携提携嗎？」

「黃兄！不要這樣客氣了，你以前不是叫我做老孫嗎？」

聽他的話，又使我想起在老梁屋裏的事來了。那時在老梁的屋裏一次失口叫他做老孫，看他竟在老梁夫妻面前給我很大的侮辱，不但繃起臉來不理我，還啐了我一口呢。那個現在倒霉的憨豬兄，當時竟幫着他抹我一臉子的灰哩，他竟對我這樣說：「老黃！不是我說你，你這點沒上沒下的性情，還和舊時一樣。人家是個有頭有臉的人，做的又是清清高高的事，叫他一聲先生，已是太便宜你了，怎麼好意思指名叫姓的叫着他？你看我，有時在外人面前還得客客氣氣地稱呼他一聲先生哩。你來我這兒居住，頂好要懂得點規矩，不要把我的朋友都攬壞了。」我想到這兒，實在很是沒好氣，既要跟他開玩笑，就得很氣忍下來：

「我叫你老孫，你心裏不會不高興嗎？孫先生！」

「真真是，黃兄！爲什麼要這樣客氣呢？你儘管叫我老孫就行了。」

如果他還記得上面那個故事，其實，他是應該記得上面那個故事的，聽我故意的話，他是應該馬上紅着臉的。然而他終於沒有紅着臉，真是奇怪的事，他既這樣厚面皮，那我就只好不客氣了：

「那麼，孫兄！今天到這兒來，有什麼事情該要我幫忙嗎？」

「黃兄！那有什麼事情請你幫忙，就真的有什麼事情也不敢來打擾你，剛才聽這兒的那個老兄說

，你在這兒很忙的呀！」

「在這兒很忙是實話，但這也沒什麼要緊的，大家既是老朋友，只要你認爲在那樁事情上值得我

「幫一幫手，我一定馬上替你做。」

「黃兄！你真是太客氣了，嘻嘻……」看他嘻嘻了一下，勇氣增加了一點，便收斂着他的笑臉說「我來這兒是求你助一助的。」

看他那副樣子，只稍一眼，便知道他到這兒來是抱着什麼目的的。我却裝懶，又問着：「到我這兒來求我助一助，孫兄！我怕你找錯了門限了吧！」

「那裏那裏！老黃！我來你這兒不是冒冒失失，一轉念便到你這兒來的。我是經過了多次的考慮，又詳詳細細的打聽，知道你有這種力量才跑到這兒來的。」

「你是經過多次的考慮，和詳詳細細的打聽？」心裏那點強給我抑下去之氣又蠢蠢欲動了「我有什麼不正當的事要麻煩你替爲打聽的嗎？」

「不是這個意思，黃兄！不是這個意思。」他有點急着說「我說我經過多次的考慮和詳細打聽的，是你眼前的境況。因一個人要求人幫助，也該先打聽那個人有沒有力量來助人，要是沒有力量來助人，豈不是套了一句俗語叫做力不從心，那在我不是空跑一場麼？我說的詳細打聽便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向人怎樣打聽的，便知道我有助人的力量呀？」

「黃兄！你且聽我說，你在這兒做事，我在去年就知道了。這是間大公館，入息向來是有名的，連帶着在這兒辦事工作的人也就過得去，這是誰也知道的事。聽人家說，要在裏面當個辦事人不是很容易的事，有一次竟有幾個學歷很高的人都來競爭這個職事，結果都落選了。就這點看來，也就知道這個職事是有怎樣的好處了。但是，黃兄！單單知道你在這兒辦事也是不敢來麻煩你的，儘管這個職事薪金高，外快足，到底是個辦事人，好也好不到那兒去。却是聽說黃兄跟人合作買進了一塊屋地，

還不夠兩個星期，一轉手便賺上了十多二十千，分到你的手上，也有四五千。又聽說上個月黃兄合人買進一些股票，一夜之間，便賺上兩三千，還有其他很多的買賣，只要黃兄一插手，便都賺到錢。這樣，賺上來的錢加起來，黃兄還會不令人羨慕的麼？」

「你打聽來的都是實，我也不用瞞着你。」我說「不過這些錢加起來，還是區區的算不了什麼。

現在，我再給你個貼士，有個很漂亮很動人而又很富有的女老闆就要跟我同居了，將來她帶給我的全部財產就夠你瞧了。現在樹膠園大起價特起價，你試算算看，成百依萬的樹膠園該值多少錢？還有：

……

「唉呀！不得了！」老孫打斷着我的話說「黃先生！我早就知道了，就你的容貌來說，你是帶有很好的桃花運的。」

這傢伙當真信我的話，而忙不迭地改口叫我做先生了。金錢之爲用實在太大了！有的人有錢，很容易便得着一個什麼權。有的人有錢便立刻被人尊爲大老爺。有的人有了錢便可以使那些年紀還比他大的人叫爸爸。這兒真是個金錢的社會，只要有錢，那怕這些錢是來自那最骯髒最可恥的手段，都會被人另眼相看的。聽他說我有桃花運，又使我不得不笑着問他說：

「是嗎？孫兄！你早便知道我帶着桃花運了麼？什麼是很好的桃花運呢？」

「帶桃花運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只得着個美貌的女人來投懷送抱，那是平常的桃花運，還不會使人有什麼羨慕。唯有那既得美人的垂青，同時又帶着一筆錢來倒貼，這便是很好的桃花運了。黃先生！你帶着的正是這種桃花運。你看你那印堂，又正又寬，只稍一眼，便可以看出你是個不同凡響，是個最能得着漂亮女人歡心的人。」

「是麼？孫兄！」我說「在老梁那兒，你不是說看我的容貌，還沒有資格做老梁的跟班麼？」

「我那會說這種無稽的話，黃先生！我想你是記錯了。」這傢伙厚顏地說「你怎麼會做老梁的跟班呢？說真的，就才學，論品貌，老梁要做你的跟班，還得先到理髮室要那理髮師傅整了一次容哩。」

「這傢伙那張嘴真有資格做個大騙子，我也不想跟這個說話當屁放的人認真了，想了一下，便問他說：

「孫兄！現在到我這兒來是要我助你什麼哩？」

他聽我的話，且先不回着我的話，光着眼四面望了一下，也不用什麼猶豫便對我說：

「黃先生！可不可以給杯茶我解渴，剛才是乘搭我自己的十一號車，在我的寓所跑了半點多鐘才到這兒的。」

「不是有許多條路線的巴士車通到這兒的嗎？」我故意地說，心裏想：要是連三兩角錢的巴士車還坐不起，這傢伙的近況就可知了。

「實在是有很多路線的巴士車通到這邊，不過我還是認為搭我自己的十一號車比較安全些，況且我的十一號車是可以不用……」儘管這傢伙厚顏無恥，說到這兒也好像有點不好意思了。

既然知道他連巴士車都搭不起，再跟他開嘴，便顯得自己太過刻薄了，而且看他形神萎靡，說不定連早上的早點都沒吃哩。便要老鄭替我個電話，要咖啡店送兩份咖啡麵包來。在吃喝咖啡麵包時間我也不問他的話，等他吃喝過了，看他神氣飽滿了，便向我說道：

「黃先生！我到這兒來麻煩你，當然不是我自己瞎撞，我是聽這兒有個朋友說，黃先生是個標準

慈善家……」

「你是錯聽人家的話了，我怎麼可能是個標準的慈善家。」我打斷着他的話說。

「沒聽錯呀！黃先生！我的朋友說，三個月前報上有條孤兒寡婦無倚無靠的新聞，通過報紙要人幫助，黃先生一出手便是三十塊錢。又上個月底，報上又有條幾個失去父母的孤兒嗷嗷待哺的新聞，黃先生這次的表現更加突出，一下子便捐了五十塊錢。前幾天，又有黃先生的一個同鄉到公會來找你，說他身上有暗病，要到唐山治療，請黃先生助點路費，黃先生又毫不推辭的助了好幾十塊錢。我的朋友說，這祇是幾樁比較大一點的幫助，還有那五塊十塊錢的小捐款，黃先生每個月便要捐出好幾次。別人做好事唯恐人不知道，難道黃先生自己反倒要不承認？」

「有是有過這等事，可也不算得什麼呀？捐點錢幫助人家的困難，怎麼便是個標準的慈善家呢？」  
「我皺着眉說。

「老實說，黃先生！」老孫好像驟然得到靈感似的顯得很興奮「我的朋友並沒說黃先生是個標準的慈善家，祇說黃先生是個好人，這個標準的慈善家是我加上去的。但我也不是來討黃先生的喜歡，亂拋帽子的把頂高帽來給你戴。我是用着各人的財產來作比例的，黃先生的五十塊錢善款，如果要按照那些大富翁的所有來比，那便是五千塊錢五萬塊錢了。我們這兒有錢的人很多，聽說有好幾個財產論億的呢。再要比起他們來，黃先生的五十塊錢簡直值五十萬塊錢。這兒的億萬富翁有那幾個對於慈善的事一下子便捐上個幾十萬呢？你拿捐簿上門上戶請他們高抬貴手，能在捐簿上簽上百幾十塊錢，還要在你說盡了好話之後呢。說不定你向他捐到幾十塊錢還得替他拍張玉照登在報上哩。黃先生這樣做的做着好事，那能不尊爲標準慈善家呢？」

這些話要是別人來對我說的呢，或者我心裏不無有點飄飄然哩。但這些話出之於一個厚顏無恥的人口裏，這個標準慈善家，我是寧可原璧歸趙敬謝不敏的。心裏想：這傢伙定是到這兒來要我助他的錢，才琢磨了腦筋對我說上這些好聽的話，便對他說：

「孫兄！你是過獎了！我那配做個什麼標準的慈善家。現在我們不談這個了，你到這兒來找我，當然不是沒有目的的，請問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做什麼？」

「黃先生！我那敢要你替我做什麼，不過到這兒來確是有個小小的目的。老梁的事你黃先生應該知道的了。坐了一年監，出了獄又病得很厲害，屋裏什麼都當典光了……」

「你是他的好朋友呀！孫兄！」我打斷着他的話說：「以前在他那兒常見你們稱兄道弟，多麼的融洽和氣。三天兩頭的到菜館喝酒猜拳，看得我好不羨煞。聽他說過以前你們合作的一樁生意是他獨自出資，由你和老吳分上紅股的。他這樣做無非是表示你們已同氣連枝，現在他有困難，在你是義不容辭，應該對他盡點責任才是。」

我以為他聽了我這些話是會難堪的，但一個人到了面皮比革還厚，你要怎樣來戮他，還是戮不破他的面皮的。看他略一咂舌，又有一番議論來了：

「黃先生！講到我和老梁的關係，也不見得就達到稱兄道弟的地步，和他同到菜館去，那倒是真的。不過你也不要誤會，以為我們以前跟他同到菜館去是白吃他的，我們是輪流做東的。我屋裏還保存有過去跟他到菜館去是我會鈔的賬單，平均來說，十次要有四五次是由我出錢的，我可以拿這些賬單來給你看。至於說到我們以前合作的生理是他一個人出錢做資本的，這點他是對你說謊了，他說謊的目的當然是他太好臉。其實，我們都是三一三十一的按照每人該認的股份挪出資本來的。不過，現

在對你說這些話也太沒意義了，既然名份上是朋友，不管交的深交的淺，總還是朋友的。朋友有急難，即使是交情最淡的朋友，也不該袖手在一邊觀看的。可惜的是，唉咿呀！不說也罷。

這傢伙說到這兒，竟裝模做樣的長呼短嘆起來了。

「可惜的是什麼呀？孫兄！難道有什麼不可告訴人的嗎？」

「那有什麼不可告訴人的，黃先生！對你我尤應盡我的坦白，就可惜我的運氣太壞了，我的生理是屢做屢敗。先是跟人合作創辦了一間膠塑的工廠，大家都舉我做董事經理。這間工廠在我經營之下，真有江河一日千里之勢，兩年間由十萬塊錢的資本擴充到百萬塊錢的資金。這十倍的資本並不是向外再行招股，是公司的累積，大家都相信，以爲由我當家，將來的生產品質和營業成績，不難達到國際水平，那就是說能夠跟世界各地做這項工業的廠家爭一日之長。雖然有人懷疑我們這個國家地狹人少，只是個小小小小的小國，在地圖上很難找到我們這個小島，怎麼能夠跟世界那些地大物博人多勢大的大國競爭這項工業。其實他們的懷疑是多餘的，而且有昧於當前的情勢。我們自己國家雖沒有產膠，週遭鄰國都是世界上的大產膠國。而且跟我們相好得不得了，我們要多少便有多少。人家遠道水程，比我們只隔重海峽，在運輸條件上是相差得太遠了。還有我們的工人，個個都是剛強勇猛，工作效率都要比人家強得多。我也會擬了幾份我們工廠進程的計劃書，深信在十年之內便可以在我們這個國家執這項工業的牛耳。十五年之內，便可以與亞洲區這項工業的最大廠家相拮抗。二十年之內……唉呀！黃先生！就因一場大火把我們工廠燒得一空二白，把我的計劃永遠不能實現。」

「一場大火便把你們的工廠燒得一空二白，你們想來是沒有保險過了。真是可惜呀！難怪你一開口便嚷着可惜。真真是可惜。」他既對我講鬼話，我又何必跟他講正經。

「保險是有的，而且是向好多大保險公司投保的。黃先生！這就叫做禍不單行了，這些保險公司不肯賠償這場險，還連合起來向法庭起訴呢。」

「有這等事麼？保險公司非但不賠人家的險，還要控告人家？」  
「怎麼沒有呢？我們的事不是大家都看在眼裏的麼？他們說這場火並不是出於意外的，他們接受的險是意外的險，他們一口咬定這場火是我們自己縱的。」

「自己縱火來燒掉自己的工廠？」我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是呀！他們是這般說着的，他們說我們的工廠營業不佳，虧負累累，債主都通過法庭，要我們工廠扣押了，才一把火燒光，圖向他們詐取保險費。」

「這是他們保險公司的理由呀！」我說「法庭接受人家的理由不是一廂情願的，要是一廂情願的，那便是叫做有選擇性的司法了，還算成法庭麼！你們應也有你們的理由，然則，你們的理由呢？」

「我們的理由很多，而且是有證有據的，提出來是能使大家深信不疑的。但是，唉呀呀！不說倒還罷了。黃先生！你也沒聽人說過，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我們的工廠都燒光了，還那兒找錢來打官司呢？只好自認倒霉罷了。」

他說到這兒，停了一下，我正要反駁他，他也好像知道我要嫌他一肚子謊話了，不等我開口，又接着說下去：

「第二年，我自己獨資創辦了一間出入口商行，自己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曼谷、椰加達、馬尼拉、仰光等等地方都有聯號。因為是初創，資金有限，不敢大規模的自己辦貨，只是代兌上述那些地方的土產。黃先生！你是知道的，在這個地方稍有點名氣的人很難擋絕應酬的。我這家出入口商行，說

大不大，說小也不小，每月有幾十萬塊錢的生意當然不能算小了。但大家都不放過我這個董事主席，今天是這家寶號的東主的少爺雀屏中選了，免不了有個請柬來。明天又是那家商行的千金要到那兒讀博士學位了，還是少不了一個給我的請帖。更有一些社團哩，那可麻煩透頂了，今天是這個社團十週年紀念大講會。明天又是個什麼社團的聯歡會。聯歡會是要酒席的，沒酒席便開不成聯歡會了。只要有酒會，便有我的份，把我請來請去，我好像是光爲着這些盛會而活着的。弄得我自己的生理一天不如一天，套句成語，就是每况愈下了。」

「世上最容易做的生理，莫過於專做人家寄兌的貨了。」我反駁着說「不管土產舶來品，只要他的貨來了，你只照市價賣出去，道德一點呢，只加上一個手續費。霸道一點呢，就加賺它一成二成三四五成。你的兌單寄出去，對方是不會來跟你爭論的，誰要他們把貨寄來煩你代兌呢？這種生意，是十做十賺，要說做這種生意而至於虧本，那還成話麼？」

「你不知道，黃先生！雖說這種人家寄兌的生意容易做，但他千九百年只給你一幫貨，人家沒貨來，你自己的油火鋪稅，薪金什用，總得要按月開銷的。像我們那種生理場面，一個月的皮費是要好幾千塊錢的。而且，黃先生！你說這種生理是一百巴仙免用虧本的，可也不盡然，比如說，那種貨物依照市價原該值一百塊錢的，對方把貨物寄給你之前，早就把這兒的行情打聽得清清楚楚了。但貨物在途中忽然發生阻礙，不能依時到這兒來，等到貨物上岸，市上的行情已大敗特敗了。這個時候，你是不能按照賣出去的價錢開兌單的。你要這樣做，人家雖然啞子吃黃蓮，以後可就不把貨物寄給你了。說你做生理沒道德，高價賣出去，却抑抵着價錢開兌單。要眞的人家不把貨物寄給你，那就要坐吃山空了，金山都會吃空呢，還用說我們那根基太淺的生理哩。所以碰到上面這個例子，非但賺不到他

的手續費，還要不惜血本墊上一筆提高兌單的價錢的。也只有如此，人家的貨才肯寄給你，只要碰着幾趟這樣的情形，我的生理還有不關門大吉的麼？」

「你的話我相信你，孫兄！人家是賠本的生理不做，你却是明知賠本，還是要做，所以你這個董事長兼總經理便在這樣的情形下給拖垮了。只是你現在不怕麻煩對我講了這麼多的事情，到底和你到我這兒來的目的有什麼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呀！黃先生！你試想想，我要不被上面講過的不幸遭遇拖掉了，還是個董事總經理或是董事主席兼總經理，我用到你這兒來麼？即使老梁與我只是平常的認識，而且過去只有老梁欠我的恩惠，我從沒有得到老梁的好處。他現在有困難，我也要獨自承擔給他全力幫助的。就因為我的生理把我在社會地位原不很低變成個窮光蛋，才用到黃先生這兒來呀！老梁近來那種求東東不應，求西西搖頭的情形，黃先生！我原是個極不容易淌眼淚的人，也淌下好幾次眼淚來了。但有什麼辦法呢！我自己都自顧不暇，對他自然是愛莫能助了。我聽他說，他才是和你老朋友哩，你們是自幼在一起的，在經濟都曾相通有無的。在老梁的其他朋友呢，只要跟他緣僅一面，早已高抬貴手了。黃先生既跟他過去有一段不尋常的交情，這當子看到他病在屋裏的求天不應求地不靈的情形下，也應該挺起胸膛來責無旁貸的了……」

「原來你到這兒來只是爲老梁申痛苦，不是爲着你自己？」

問他說：

這傢伙聽我的話，以爲我被他滿口謊話所打動，立即應着我說：

「黃先生！說真的，我自己目前雖然很困難，倒不至於艱難到必須來這兒求你。委實是爲着老梁的事替他奔波，盡了一點交情。就只有你黃先生一個人，又是他的一个自幼一起長大的好朋友，要不對他更多盡點力，旁人看來未免要以爲黃先生是個……」

這渾蛋以爲把話這麼一激，我這個黃先生便會把鈔票大把大把的由袋裏掏出來給他。他倒是沒有戴起眼鏡來了，光憑着他那對昏曇曇的眼睛來看人怎麼行呢。我正等待他把話說下去，什麼旁人看起來免不了以爲黃先生是個……到底我這個黃先生像個什麼樣的人，他却不說下去，他不說下去，我就越要根究起來哩：

「到底別人以爲我是個像什麼樣的人呢，老孫！怎麼不說下來？」

有點機智，你聽他把話說成這樣了：

「黃先生！我的意思是，旁人看來免不了以爲黃先生是個還不知道老梁苦況的人。」

要跟他玩弄唇舌，自然我不是他的敵手，一個可以給人叫做騙子的，他的口舌辯急那是我所難望其背項的。實在也不必再聽他的滿口謊話了。我想了一下，便直截了當的對他說：

「老實告訴你，老孫！看你現在的樣子，以爲你是來這兒尋求我的援助的。如果真的是來向我求助，俗語說，大人不記小人過，在老梁那兒雖受盡你的挑剔藐視，現在看你已落得這步田地，我也不爲已甚地可以忘記過去的事給你點小幫忙。現在聽你說不是向我求助的，那我就更加安心了。至於老梁的事，他有什麼艱難，你要他親自到這兒來，我向你坦白地說，我決不會聽你的話而動了什麼好心腸，希望我把要幫助他的錢交給你，那你是在夢想了。」

「他病得那麼顛三倒四的，要他怎麼親自來你這兒呢？」這傢伙越說越可惡了。「黃先生！我到你這兒來，原是他的意思的。他說你以前在他屋裏吃過兩個月的飯，他屋裏的飯菜是上上的，要在飯店裏吃像他屋裏那樣的飯菜，每天是該花四五塊錢的。兩個月不就要兩百多塊錢嗎？也已有六年了，這六年來的利息，就很可觀嗎？本利算在一起，這筆錢也很不少呀！」

一聽這壞蛋的話，肚裏那股無明火差些兒要爆出來了，要不是老鄭他們在一旁，這無賴早就給我趕到外面去了。到底是老梁異想天開，還是這混蛋編造的謊話，一時也不去究詰他，勉強把氣壓下來，強笑着向他說：

「我在那兒受他的侮辱，還未跟他算賬哩！要認真的跟他算這筆賬，抵除了吃他兩個月的飯菜錢外，他還該找回我十倍他的飯菜錢的面子損失。你就回去告訴他，要他這筆錢找來還我。」

「這就得另行斟酌了，黃先生！你若不是上門上戶去求他，他怎麼來侮辱你呢？他做夢也不知道是在居鑾居住的，你老遠從居鑾來找他，不是他專找你來侮辱的。」

儘管這混蛋滿口混賬的話，可也不易把話來駁倒他。心裏想：要跟他把話扯下來，老鄭他們知道了，就得費了一番唇舌向他們解釋了。他既敢於向我提出這些越理的話，我還留他在這兒做什麼？便回着他說：

「老孫！你的話很有理，我輸給你了，實在是我上門上戶討他的侮辱的。你就回去要老梁開張賬單給我，我在那兒吃了他多少的飯菜，該多少錢，已六年了，這筆飯菜的賬他要算我多少利息，連本帶利一共是多少錢，要他開來給我看。還有哩，我在他那兒住了兩個月雞寮，每天的雞寮費該多少，一並叫他算來給我，我決照單付給不誤。但是這張賬單要他本身親自簽名蓋章，沒有他簽名蓋章，我

是不接受的。你記得，老孫！下次來了應帶着老梁簽名蓋章的賬單，沒有老梁簽名蓋章的賬單而再敢來到我這兒，我一把掃帚定把你趕出大門外，還要向警局通知辦你個登門勒索的罪名。你得留心，我不是個可以招惹的人，我是言出必行的。」

這混蛋許是看慣我在老梁那兒軟弱的一面，往往見我受到老梁的侮辱而不敢反抗，當我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呢。又見我在老鄭老余幾個在公會做工的人面前跟他說話好像有點避忌，當真我過去在老梁那兒有什麼不便給外人聽見的事，越發使他更加放肆了起來。沒想我在老梁屋裏的暗自忍讓，原是替我當時的處境打算，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他却認為是捉到我的弱點了，要來大聲小叫了。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怕人家知道的事，現在見我大聲嚷了起來了，倒出他意料之外。這就應了一句俗話了，叫做人不作惡沒人畏。經我把話說大聲了，他的勇氣可就龜縮着起來了。看他楞了一下，趕緊陪着笑臉說：

「黃先生！你也太認真了，我只是提了一點過去的事……」

「你要提起過去的事做什麼？」我不給他說下去「我問你，到底你是來這兒找我做什麼？」

「不是上面說過了嗎？黃先生！委實是老梁太糟了！」

「老梁太糟了跟我有什麼關係？你要做好人，該去另找別人，諸如像老吳之類那些過去常常跟他吃喝的朋友，却來這兒找我做什麼？」

「唉呀！黃先生！你有所不知，老梁會落到這個田地，完全是這位姓吳的陷害。老梁那座房子和全部財產，便栽在這個姓吳身上。現在和我都給趕到那兒附近的一間亞答屋裏，一家人擠在兩間小房子。黃先生！你不信可到那兒看看，那間亞答屋便在他舊時居住的那條小路盡頭。這姓吳的還趁着老

梁在獄裏，把他老婆帶到聯合邦住了兩個月哩……」

「我老實告訴你，老孫！這六年來，便老等着老梁倒霉在我的眼裏了。現在終於給我等到了，這叫做天有眼，老梁要不倒霉下去，那才氣死我哩！我才不管老梁的妻子跟人到聯合邦去，判了一年監算什麼？他要是給判個無期徒刑，那才大快人心哩。你們都是些豬狗，沒個是人，你要不趕快回去，我將叫人趕你出去哩。」

其實，我也不算是個好性子的人，沒有動着我的真性情的時候，倒還罷了。一旦真的動起怒來，那就像顆炸彈了。雖然我並不容易爆發我這顆炸彈，真的爆起來，其威力是不減於三百億噸的什麼TEN烈性核彈的。老孫以前是不會見我動過怒的，現在看我怒得這般兇，就像頭猛虎，氣呼呼的要把他吃下肚裏了。而且，一個人多少總有點勢利眼的，尤其是那些胸無點墨的粗人。這混蛋是那副猥瑣瑣的樣子來的，早已不放在老鄭的眼裏了，又見我不大把他當成是個該款待的人，却來坐在廳裏原是公會招待客人的沙發上，已有點惱着他了。現在又見他惹起我的火來，老鄭也圓着眼睛瞪着他了。他許是想到我會把他趕到外面的，慌忙陪着個笑臉說：

「黃先生！請別動惱！算我該死，既然黃先生無意幫助老梁，我也不再提及他了。只是我是坐我的十一號車到這兒的，跑得我有點辛苦，現在請求黃先生暫借給我幾塊錢，等我遲些兒送來還你。」「你來時既能坐你的十一號車，回去便不能坐你的十一號車嗎？」

我由沙發站了起來，裝得像要不理他了。他見我跑開去不理他，把他嚇得更緊了，又是低心下氣。

的用好話向我求情了：

「黃先生！這三四英里的路原不算什麼，我以前一天也能奔跑個十里八里的。只是你看我這副樣子，當也不難猜出我的眼前情況。實在是這幾天有一頓沒一頓的，早把我的身體攬壞了，要再跑三四英里的路回去，恐怕就無這點氣力了。」

「你不是說過你會做過什麼董事主席和董事總經理麼？一個會有過這般地位的人當然就有許多這麼像模像樣的朋友，你不會去找他們尋求他們的援助嗎？」我把性兒壓下去了。

「唉呀！黃先生！別再提起什麼朋友不朋友的了。世上沒有錢便沒有朋友，我只求求你黃先生暫時幫我這個忙罷。」

早間一見着他，看到他那副狼狽的情形，已猜透他來這兒是找我做什麼的，本不想去翻他在老梁那兒的舊賬，可以饒人處，自然能饒人是更好的。也準備等他一開口，就把一張紅色的鈔票塞給他。莫想他現在處在這差不多便是個叫花子的境況，還是這麼嘴硬，誇他做過什麼董事主席和什麼董事總經理，跟人合作開過工廠和獨資的商行。又假詞老梁要來算我在他那兒的飯賬，真是氣憤不過。原想給他十塊錢，現在不給他了，隨便在衣袋裏摸出兩三張一塊錢的鈔票丟在矮桌上，要他自己去取。看他似乎也不感到這是一種多麼難堪的事，垂頭喪氣地把我的錢拿去了。在老鄭那對銅鈴似的眼睛迫視着之下，畏縮地跑向外面去了，這倒使我感到剛才跟他認真是有點過份了。

## 第十章

## 看

那瘟神出去了，我又回到樓上來。進到房裏，看到早上床鋪的被褥還沒整理好呢，於是下意識地把被褥理好，一面可又頓時想到早間那個夢境去。越想起晨間的夢，越恨老孫來得不適其時，好好的一場好夢，而且是在那緊要的關頭便給那混蛋來攬亂了，真是太可惜了！心裏想：以自己現在的年紀，除非是想做一輩子的王老五，要想成家的話，便很難找到有個像咖啡店那女老闆一樣的合適女人了。雖然社會上老夫少妻的事是很平常的，但年紀相差得太多了，在思想上習慣上便有許多不合拍了。咖啡店那個女老闆，雖說已近四十歲了，看來還很年輕，不管是正面看還是側面看，是很使人不會把她猜出超過三十五歲的。尤其是在健康方面，比那些二三十歲的女人未遑多讓。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在一般中年男人看來還很適時哩。就她的外表看來，再過十年，她許還會生育的，能夠跟她同居，是不愁沒有孩子的。她的兩個在她身邊的女孩子，自己雖未見過，據張先生和老陳的話，也只有五六歲和七八歲，這般年紀的女孩子，還是天真未鑿哩，一定不會排外，當我是個外人，跟她们沒有關係的。一旦真的給她们叫起爸爸來，應該還是很響亮很甜蜜的。只要她们認真叫我做爸爸，我才不管是別人生下來的，由着她们呼前叫後滿口嚷着爸爸再說。要能跟她同居，她的產業除非堅持要由我管理，我決由她自己支配絕不佔她的便宜。不過呢，就一般好夫妻來說，不論是那方面的財產都是兩個人共用的。她要是果真把我當作心肝，還有不把她的錢一疊一疊的由鐵樹裏拿出來給我用麼？其實，我一既不賭，煙花之地，更是少到，我都有她這樣一個如花美眷了，我還會去串人家

的後門麼？第二：我也沒有其他的特別花錢嗜好，看上場電影才幾塊錢，偶然到館子裏吃喝些酒菜，花費也有限。張先生他們說，她還是個烹飪的能手哩，什麼粵菜閩菜，甚至於客家的釀豆腐，她都能做得比菜館還好吃。我整天都在家裏吃她親手烹製的好菜了，我還希罕菜館的菜而到那兒花錢麼？酒，我當然要喝一點，却也不至於上癮，非酒不行的。記不起是那個大醫生說過，喝少量的酒，是比服其他補藥更有效力的。她要是把我當成寶貝，比她自己的性命還要緊的呢，我的健康，便是她的了。她要我剛強勇猛，一定會忙不迭地隨時隨地奉上一杯好酒給我了，還用我開口麼？衣服要漂亮，這是人的通性，你沒見過那些年輕的出家人，一個平光眼鏡，必是金邊的。一套適身的袈裟，料子必定是最好的。就連脚下那對羅漢鞋，也用鞋油擦得金光發亮，還灑香水哩，傅脂粉哩。這說明了什麼，就是人都是要打扮的，不管出家不出家。說真的，對於衣着，我也不會太過挑剔的，能有幾套適身而又整潔的衣服，已甚滿意了。至於料子的好不好，便不會去講究了。不過那天看她在咖啡店裏，就是必要她親自動手泡咖啡，她還是穿得非常漂亮的。我想：她一定是一個很講究打扮的女人的，既然有她這樣一個善於打扮的妻子，我這個做她丈夫的，她自會把我打扮得更加瀟灑漂亮了。要不呢，便不配做她的丈夫了。她要一個瀟灑漂亮的丈夫，不就像我希望有她這麼個標致動人的妻子麼？這樣，將來做她的丈夫，就在衣着上，也不用我去操心的。她定會把我打扮成一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偉丈夫，決不會讓我在這方面花錢動腦筋的。

我是這樣一個不會隨便花錢的好丈夫，我還要錢來做什麼？她要是做我的太太，我便要担心我存在銀行的那筆錢將來該要怎樣花才花得完哩，無理由我會去想着她的財產。我已不用再去積攢着錢了，這樣，我決定只要她一朝和我同居，現在在公會的這個職事我定要辭去。人家早都說過了，只羨慕

羈不羨仙，只要有對好夫妻，神仙都沒人想去做。我這樣的想着，越想越覺得我的下半世是無憂無慮的了。却又想起李先生來了，李先生說要替我撮合這頭親事，可是近個星期來並不給我一個消息，通知我到他們的聯誼社那兒去跟她見面。我已一個星期沒再見她了，人家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這話已適用到我眼前的情況了。老實說，一秋我已耐不得了，還要隔了三個秋，到底李先生的話是真的呢還是跟我玩笑的？也不去管他了，這種事情是要靠着自己努力的。世上好魚好肉，都是要自己用箸子去挾，那有等人送到你口裏來呢。經我這樣一想，兀的便起個決心來了，就算李先生對我只開個玩笑，我也要弄假成真，我也不怕人家笑話了。其實這是去追求我的好伴侶，也沒有什麼話好笑的。我決定要到她的店裏去。我已跟她會過一次面了，她也聽過老李的話，知道我還是個獨身的人的。一個四十未娶的人到她的店裏面對着她這個有子無偶的婦人，一定是在唱着關關雎鳩了。那天當她聽李先生說我還是個王老五，是個半輩子不會跟女人親密過的人，看她還有意無意地對我回眸一笑哩。她已知道我是個王老五，而她却是個大家都知道的等着人家去追求的婦人，這就很顯然了。只要我進到她的店裏去，她一定知道我是在向她唱鳳求凰了。

這一次單獨去見她，當然要扮得斯文一點才行的。世上婦人，多半對着斯文的男人有好感的。你要趁爾得斯文，她們就越對你抱着好感，決不能油腔滑調，一見面便討她便宜的。這一點，我倒是可以放心的。向來對於女人，我都會裝模做樣，拿捏作態的。比方說，你進到她的店裏去，坐到椅子上，她當然要過來問你要喝什麼，你就斯文地對她說，要杯茶或是咖啡。在她端着杯茶來給你之後，她要是再坐到櫃檯裏面去，就不可跟她搭訕了，因為她還未表示有意開始跟你閒談哩。這個時候，心裏便不能急了。人家說，好事多磨，越是美妙的事，越是要經一番挫折的。第一天她沒跟你說話，

還有第二天哩。再下來，有的是第三天第四天，怕什麼！經我這麼一想，覺得還是先去看她一眼再說。

這樣，我立即換起衣服來了，我是有幾套衣服的，却不是很好的料子。而且平時貪圖穿着便利，上面的恤衣，我多半是用着那短袖的夏威夷恤，只有三條是一般式的長袖恤衣。現在專誠要去見她，再着那短袖的夏威夷恤便不夠威風了，尤其是穿夏威夷恤的人是沒有打領帶的。今天初次會見這個有頭有臉有財有色的女人，不結領帶是不行的。

我要不認真的打扮一番，是不會一下子便受到她的注意的。於是我把那件着在身上的夏威夷恤脫下來，另找了一件在農曆新年才着過一次的襯衣穿上了。下面自然找了一條在我幾條褲子中最神氣的穿上去。糟糕的是我這個人近三年來才能夠說得上生活比較安定一點，以前是常常做着六個月的工又要失着半年的業的，對於世俗諸般的應酬，我是少到了極點，因爲在我有事可做能夠按月拿着薪金的時候，倒很少碰着人家的喜事。待到我沒事做侷促在鴿子籠裏的時候才來送上請柬。就說勉強張羅那十頭八塊錢的禮金，大家見面時聽那一句什麼「老兄！你在那兒恭喜呀？」就夠我氣冷了。你要是回他說我是在量着馬路的，人家一定覺得很奇怪，幾乎要懷疑我是個量馬路的專家了。要不，怎麼常常聽說我在量馬路呢？因此，儘可能是常常避開這種場面的。還有另一點，就是果真不可被免的定要出席人家的饗會，你就得要着得比平時漂亮了一點。因爲在衣着上不單是關係着你的面子，同時也關係到主人的面子。你要是着得隨隨便便，人家不認得你，當然不會來難爲你，却要怪起主人來了「唉呀！老陳老李或是老張的，怎麼！竟交上個不三不四的朋友，連衣服都着得不夠光鮮，也來出席人家的宴會」要衣服着得時髦，就得連那條狗帶都要帶上。那是多麼麻煩的事，但在有些場合，却非如

這打扮不行的。我既少參加人家的宴會，對於那條狗帶也是三年兩頭不曾結過一次的。那些結帳領帶的人，只稍三上兩下便把領帶結好，而且結得非常的好看。領帶兩端一長一短，十分配合，好像是用量量出來的。我這個千九百年才結過一次的人可不行。自在老梁的雞寮出來之後，約有三四年沒結過領帶了。直到來公會做事，有時碰着公會有什麼慶典而大開宴會，既然在公會做事，碰着這種場合，招待人客，免不了有我的份。招待人員，當然要着得漂亮一點的，結上領帶自屬不必囉唆。故自來公會，才有機會拈着那條領帶。但也只有三兩次，臨時結起來，還不大熟手，要人幫忙更正的。現在要去見我未來的太太，豈可不結領帶。但領帶是圍在頸上了，却忘記該先上那個動作，心裏越急，越是打不好。其他的行頭都很快穿在我身上了，只有這條領帶跟我弄別扭，幾乎費我一刻鐘的工夫，才算看來結得不怎樣離譖。當然，穿好了衣服，免不了要到前面那個更衣鏡看看的。進一步，退兩步，正面看看，側着頭瞧瞧，認為滿意了，才把房門鎖下來，一溜的便溜到下面來。真是喜氣洋洋，好不稱心適意。剛剛跨出大門，老鄭在後面追出來說：

「黃先生！慢一點，剛才王先生打個電話來，要你在這兒等他一下，他就開着車子要來了。」「等他做什麼？他可會對你說要我等他做什麼的嗎？」我心裏很是不高興地說。

聽老鄭的話，真是喪氣極了，人家正在喜氣洋洋要去會見我的女王了，他偏來掃人家的興，早一點的電話不來，緩一點的電話也不來，要是早一些兒，我還未起那個到西區郊外去的念頭哩。現在人家正打扮得多麼的整齊漂亮，費了極大的工夫才結好了那條領帶，就要去會見我的現代卓文君了，他偏打個電話來煞風景。要是遲些兒打電話來，我人已在咖啡店裏跟那女老闆眉來眼去了，我才不理他定得在這兒等他哩。真是太不碰巧極了！這老鄭也太沒機竅，要是對他說我已出街去了，這不是省了

很多的事麼？偏對他說實話。心裏一時又煩躁又不高興，正在悻悻的當兒，外面汽車一路按着喇叭來了。我知道，一定是老王的車子的，忽地想起我頸上的那條領帶，竟使我慌了起來。老王是最知道我恨人家結領帶的，常常在他面前譏諷那些結領帶的人，說一個人人不去做，偏要去做狗。結那條領帶有什麼好看？只像隻哈叭狗罷了。不想我罵人家當狗，我現在真的做起狗來了。給別人撞見呢，我還有話可說。給老王碰見，那我就是有百張嘴也難以分辯了。我這樣一想，不待老王進到裏面來，聽那他出了車子關上車門的聲音，我以百咪九秒九的速度跑上樓去。糟糕的是公會的樓梯是在前面大廳的一邊，這道樓梯的外邊只圍着欄杆沒有遮隔的，我還未跑到樓上去哩，留着半個身子給他在下面見到了，便大聲的嚷了起來：

「老黃！見鬼麼？怎麼客人來了，自己反倒跑到樓上去？」

已給他瞥見了，要再往樓上賴也賴不了，只得又溜到下面來，陪着笑臉很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我忘記一件東西在樓上，正要上樓去拿哩。」

「就是忘記一件東西在樓上，也不必這樣子的……」老王說了半截話，才發覺我打扮得多麼整齊，還結着領帶哩，這倒使他忘記該續那下面的話，便對那個跟他同來却是我初次見面的朋友笑着說：「

是麼！我說男人的衣着是專門穿給女人看的，一如女人的衣着是穿給男人看的一樣。你看老黃要到西

區那咖啡店裏讓那女老闆欣賞他身上這套漂亮的衣裳，呀啦！還結着領帶哩，多麼漂亮呀！」

在陌生的客人面前對我這樣的挖苦，老王是從未有過的，現在却是給我很大的難堪。又聽他一語中的，便知道我是要到西區那家咖啡店去見那女老闆，說得我心裏暗自叫苦起來了。幸虧我說謊的本領也不怎樣低能，腦筋一轉，苦笑地說：

「前天接到香港一個很久跟我失却聯絡的朋友的信，要我回信時切切附了一張我的近照給他。昨天便想到相館照相了，相館的人却說，要給朋友留做紀念的相片，要是結上領帶便更好看了。現在結好了領帶正想跨出門去哩，老鄭說你已來過電話要我在這兒等你。記起早間寫好的兩封信該要即刻付郵的，便想到樓上拿下來，恰好碰着你來了。」

「不是要到咖啡店去會見那女老闆麼？」老王做個鬼臉說。

「別胡說了！老王！不是說你的侄女快要出閣了麼？不趁現在學得老實一點，將來給人叫起叔公來，還像個叔公麼？」

「像叔公不像叔公，在我倒無所謂。你要是不急着去見那女老闆，那就太好了，不至於說我是來煞風景了。」老王說到這兒斂着笑臉說「老李的泰山老爺今天出殯，我要你一同去，老黃！你去不去呢？」

一聽是李先生的岳父大人過身了，而且今天就要出殯了，使我要到西區去見那女老闆的熱度驟然減了幾分。早間還錯怪着他哩，以爲他並不熱心撮合我們這頭親事，原來這幾天跟我沒有聯絡，是在裏辦他岳父的喪事。跟他雖然是一個新交，却已碰過好多次的酒杯了，真的有心去追求咖啡店的那個女老闆，或許不免要借助他點力量的。現在他的泰山出殯，那裏可以不去送葬，便回着老王的話說：

「當然該去的，倒沒聽說是幾時過身的。」

「已過身四五天了。」老王說。

「也沒見你來個電話告訴我一聲。」我有點埋怨地說。

「不要錯怪人，我早就通個電話給你了。」老王說「只是接電話的不是你，也不是老鄭，是個陌

生的聲音。你們公會這麼多的人，我怎麼能夠分別出是誰來，聽他說一定轉告你，原來他沒告訴你。

「那麼，我們現在一起去，明天再到相館照個相也不遲。」我說着，便在身上摸出十塊錢來迎給老王說：「現在去還來得及向靈前行個禮的，這十塊錢你就替我交給喪家作紙儀。現在得讓我到樓上換衣服了。」

我把領帶解下來，便要到樓上換衣服，却給老王阻止了：

「你身上穿着的衣服不會不合禮節呀！白色的恤衣和灰色的褲子是可以混得過去的。你說要到靈前行個禮，遲些兒怕來不及了。」

喪家是在東區，下葬的地方却是在北區，這跟西區那咖啡店恰好成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到了喪家，李先生是女婿算半子，喪家要他打理的事很多，看他穿上孝服來來往往的穿梭着，也沒工夫跟我來個招呼。不過他已知道我跟老王來了，只要他知道我不會忘記這份情禮也就行了，因為我以後要仰仗着他的事正多哩。我知道，唯有他肯幫忙，我和那位女老闆的好事才能夠加速的完滿的。

我在靈前行過禮，便退到來賓席。老王因和老李是同鄉兼至交，他是不能跟人家一樣坐在席邊大磕其瓜只的，看他跑來跑去的做了許多我莫名其妙的事。我自己一個人坐在椅上沒人聊天，只好剝着花生吃。忽然那邊有人大聲的叫着我了，聲音好像不怎樣陌生，我循着聲音望過去，老吳坐在離我的桌子約有三四十尺遠的一隻桌子上，用掌箍着口向我大聲叫着。一見是老吳這個算命專家，肚裏便沒好氣，不要說是在這肅穆的場合，就是在別的輕鬆地方，我也不會去理他。這傢伙的面皮也不比老孫的薄，他現在也敢來叫我了，沒想到他在老梁屋裏的時候，常常在老梁的妻子面前說我是個乞丐的命

。我也不會煩他替我推算我的八字，他便知道我一定非做乞丐不可。說：單單看我的什麼癸亥年癸丑月，已是大不利市了，還加上個什麼辛亥日丁亥時，更是大大的賤命。說什麼他算了成千上萬人的八字，沒有一個人的八字像我這樣不堪一算的。把老梁的妻子說得認以爲真，背地裏竟對人說，在她屋裏有間雞寮給我住已是我的大造化了，要不呢，跑到外面去露宿街頭那才是我命有應得。真是說他媽的夢見鬼，我那曾是癸亥年癸丑月生的，還有什麼辛亥日，丁亥時，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那一日那個時辰生的呢，却憑空替我捏造了幾個假八字。爲着討好老梁的妻子，往往在她面前把我說成一文不值，說我生在這個世上，只是來吃掉人家的白米罷了。本來我是可以一巴掌把他打得嘴青面腫的，却是礙着老梁的臉，老梁已把他當成是個言聽計從的軍師。我要打他的軍師，一定得和老梁翻臉，真的和老梁翻臉，豈不應了他的妻子說我只是個露宿街頭的貨色。這口氣真的也覺得我好苦，俗話所謂打掉門牙含血吞就是這樣。他給我的那種使人難以忍受的氣我還未跟他算賬哩，現在却厚着臉皮來叫我，我要是再來理他，豈非變成敵我不分了麼？我怎麼能和一個曾經一度與我爲敵的人打招呼呢！見他叫我，我却掉轉頭裝着不認識他。他見我不睬他，還以爲我是有慊於他對我呼名叫姓，便不叫我老黃了，改口叫黃先生了。他這個會算命的人，是忘記了他曾替我推過八字了，要不然，叫個命裏該當叫花子向人討飯吃的人做先生，那不是該叫他自己打他的嘴巴麼！不管他叫我老黃也好，叫我黃先生也好，我祇一味裝蒜。曾經聽過那個說天地間惟有那面皮厚的人最纏人，你越不理他，他越是要來跟你親近。看他推開那邊的椅子，竟跑到這邊來了，揀了把椅子，便和我對面坐着，還對我堆個笑臉哩。

「黃先生！你不認識了我嗎？」

面對着這個無賴，也真叫人傷透腦筋了。在大庭廣衆中要當面申斥他似乎不甚雅觀，況且是在人家的喪事上。自己到這兒來，因和李先生有點關係，他到這兒來，當然是和喪家有點關係的。在此地，就不能跟他太認真了。繼而一想，又何必跟他認真呢，他既有這樣的厚顏來叫我，你不跟他敷衍一下，便顯得自己不懂幽默了。聽他這樣問着我，便假裝在他臉上相了一下：

「你先生是貴姓？我倒忘記了。」

「唉呀！黃先生！這麼容易便忘記了！我是老吳呀！以前大家都曾在老梁的屋裏居住過，也曾同到菜館互碰酒杯哩。」

他倒當真我認不出他，我才不至於那樣昏花着眼睛哩。祇相違了六年便認不出他，再過五六年，如果他還是這麼一副無賴相，我還認得出他來的。早上那個老孫，實在是窮得變了相了，以前是滿臉肥肉，現在却是顴骨挺露，才使我一時認不出他。要像這個無賴，依然吃得和在老梁那兒一模一樣，我一眼便認得出來了。

「有過這等事麼？曾同你到菜館互碰酒杯？我想：一定彷彿有過這樣的事的，祇是我近來記憶力弱，已記不起太久遠的事了。」我裝癡許傻地說「原來你便是以前在老梁那兒居住的吳先生。失敬了，一定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了，你沒跑近來，我還認不出是誰哩。」

「為什麼不配個眼鏡戴戴呢？黃先生！這是實話，你的面型很適合於戴眼鏡的，你要戴起眼鏡來，那才像是個部長級的人物哩。」

「什麼？戴起個眼鏡來便像是個部長級的人物，沒戴眼鏡便是個叫花子？」我笑着說。  
「誰說沒戴眼鏡便是個叫花子？其實，我說你戴起眼鏡來像是個部長級的人物，還只是我的看法

哩。要在別人看起來，許還要認爲是個坐擁千萬的大富翁哩。」

「戴一個眼鏡便有這樣天差地別的不同，那些伸着手向人討錢的，只要戴上副眼鏡來不就都變成千萬大富翁了麼？」我說。

「你爲什麼老纏到叫化子身上去呢？黃先生！」這無賴看出有點不高興了。「人家是當真對你說實話，你一句是叫化子，兩句也是叫化子，不太使人聽了煩膩麼？」

「我也跟你說實話呀！難道你看出我是跟你開玩笑的麼？我現在才沒心情跟你開玩笑哩。」我沉着臉說。

「我勸你配個眼鏡戴，原是一片好意，你却故意拉到叫化子身上去。」

「我屢屢拉到叫化子身上去，對你也沒惡意呀，老吳！」

以前在老梁那兒我是很少跟他搭訕的，偶然跟他碰着面，也只跟他點一點頭。有一次當面叫他做老吳，給老梁申斥着，說像我和他所處的不同地位，我應該叫他做吳先生的。爲着在那兒吃他的飯，我只能遷就他，但像老吳那種人，要我當面叫他做先生，實非我心裏所甘願，不甘願就得少見他的面。沒法不碰頭，那我只好跟他少開口。現在我才不用賈老梁的賬了，叫他一聲老吳，還是抬舉着他哩

「雖然對我沒有惡意，但我的話可跟叫化子沒關係呀。」

「大大有關係呀！」我說「沒關係我便不會拉出來說了。我想：你的記性怕比我還差哩，藥材鋪要有什麼補腦的成藥出賣，你得該買些來補一補才行哩。」

「我的腦子最健康，向來不曾生過毛病。黃先生！我實在不懂你爲什麼要對我說這些話？」

「你的腦子最健康，向來不會生過病，怕未必吧！」我笑着說「你已是忘記了在老梁的老婆面前替我推過八字了，說我的什麼癸丑年癸亥月出生的多半是個王八的命，害得我這幾年來不敢娶老婆。做人而做到了王八，還有做人的味兒嗎？又說辛亥日丁亥時出生的，注定要向人伸長手討錢……」

「有過這種事麼？黃先生！怎麼我倒想不起來了哩。」這無賴還是那麼油腔滑調「你也不會把你真八字拿來給我算呀！癸亥癸丑的年月，是老梁告訴我的，他說你是生在這個年月的。其實出生在這個年月也不壞呀，那便該做起王八來。祇不過老梁要我在他老婆面前替你推八字，別把你的八字說得太好了。他說女人家要是聽人家有好八字，心裏便要羨慕起來了，說不定將來會攬出那紅杏出牆的事。老梁最怕的便是怕他妻子對他不忠實。至於什麼叫化子的命，那才不關我的事，是老梁屢屢在他老婆面前說你的八字沒有一個是好的，將來少不了貧賤而終的。我那曾說過辛亥日丁亥時出生的是叫化子的命。你也不是真的在這個時日生的，要真的是出生在這個日子時辰，那才是大富大貴哩。兩個亥字做一起，世上還有比豬吃得更胖的麼？一個亥字已了不得了，還再加上一個亥字……」

「兩個亥字加在一起便大富大貴，我想你老吳說錯了話了。」我含着他的話說「我倒是相信你以前對我的批語的，我這幾年過的真是叫化子的生活。」

「唉呀！黃先生！別說得那麼不好聽了，我不會來向你借錢的。我相信就是真的向你開口，你連一個角子都不會借我的。我都打聽得清清楚楚了，其實也用不着我去打聽了，單看你的氣色，那麼喜氣洋洋的，就知道你眼前得意極了。有一個固定的職事，這個職事，還穩過不倒翁哩。每個月有四五塊錢的入息，銀行有了十多千的存款。還跟人合資買到一塊屋地，剛買過手，地價便增加了一兩百巴仙，要是賣出去，不就增加了許多千塊錢麼？」

這混蛋倒好大的本事，把我的財產都調查得那麼的清楚，他爲什麼要調查我的財產呢？這點財產，非但不夠資格可以作爲綁票的對象，連勒索都怕還談不夠。到底他是抱着什麼意思來調查我的所有呢，實在不能令我無有懷疑：

「我也用不着瞞你，你對我的所有都調查得很近事實。可是我倒想不到我這點財產也竟勞動着你的腦筋，替我打聽得這麼清楚，到底你的意思是……」

他見我沉着臉，顯出很不高興，有點慌張的不待我的話說完，便含着說：

「你別誤會，黃先生！我決不會對你這點財產感到興趣的，我不憚煩來打聽你的所有，是有個對你很有好處的機會要來送給你的。老實說，你的所有我不但知道，我還知道你現在依舊是獨身的呢。」

「有個對我很好的機會要來送給我？」我重複着他的話說。

「對了，有個在別人是求之不得，對你却是很容易得到的機會要來跟你商量。」

聽他的話，越發使我摸不着頭腦了。他對我的所有既調查得這麼清楚，又是說對我的財產不會感到興趣，反過來的還有一個對我很容易得到，在別人却是求之不得的機會要來送給我，一時很使我有點迷惑哩。不過這點迷惑很快便給我攬通了，我笑着對他說：

「有這樣好的機會，你該趕快的送到老梁那兒去呀，他現在不是倒霉透頂了麼？公平來說，果有這麼個好機會，送給他才是合理的。他以前不是把你當個上賓來款待的麼？至於我呢，我倒想不出你何以驟然對我有這份好意，我以前是連一點好處給你都沒有的。」

「黃先生！不是我說你，你還是那麼的天真呀！」這無賴竟不客氣地說「你只道老梁對我的好處

老梁雖然叫憨豬，他才不憇哩，沒有投桃報李，他會一面倒的對你好處的人麼？我也會替他幹過許多別人不敢幹的事哩。要說我們互相利用，這一點我倒不想否認。說他對我待以上賓，那只是你黃先生單看一面。再說，這個機會也只有你承當得起。老梁是沒資格來吞下這塊肉的。」

「那不是過獎了麼？」我忽然失聲的笑了起來。本來對着這個混蛋，我是不想這麼輕狂的，却是忍不住了，我怎能不出聲的笑了起來呢！「他的什麼甲子乙丑丁卯丙寅的八字，你早就批過他皇帝還沒

他的命哩，皇帝是沒人比他更大粒的了。他要什麼就有什麼的了，而老梁比皇帝還要好命。比皇帝還要好命的人吃不到口，偏是那塊好肉留給我去吃，這不是……」

「真真地，黃先生！怎麼你又提起那混賬的八字來了呢？」他有點煩燥地說「他既好這一道，我不就投他所好麼？他要想做皇帝，不就給他皇帝做麼？我的只是憑我一張嘴，又不用花我什麼本錢。

「原來他的八字不是你推算出來的，是隨便說出來的？」我說「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哩，那天在菜館裏，你就推算他的八字是個億萬富翁。」

「這倒是有過的事。」他說「說是由我推算出來的，但他的億萬富翁却是他要我對大家公開張揚的。你不記得嗎？黃先生！那天還有個姓鄭的傢伙一起吃喝呀，老實說，那餐飯是他宴請那位姓鄭的，你我不過都是些陪客。」

「所謂億萬富翁是你要你在那姓鄭的面前張揚了出來？」

「是呀！你黃先生是個知書明理的人，只要你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便知道老梁爲什麼要我在那姓鄭的面前說他有個億萬富翁的命。那姓鄭的什麼地方沒到過，什麼人他沒見過，會來相信老梁的傻話

嗎？他的家檔倒就給那姓鄭的吃掉了，還坐了一年的監哩。」

「聽你那好朋友老孫說，老梁的家破人坐監，倒是你害他的呢。」我不客氣地說。

「老孫竟對你這樣說，真是他媽的。」他真的惱了起來「這傢伙竟恩將仇報，他要是沒有我，會到今天嗎？早就做個餓死鬼了。這混蛋前幾天還託人來向我要十塊錢哩，怎麼的便不知好歹了起來。我怎麼能攬垮老梁的家檔呢？要是這個姓孫的混蛋吃裏扒外地把老梁那不想讓人知道的事對那姓鄭的透露了來，他那二三十萬塊錢家檔還會滾得更多哩。他老梁現在還在作他億萬富翁的夢哩。」

「你的老友還說你帶着老梁的女人到聯合邦住了兩個月哩。」

「老梁是個如假包換的王八，他老婆的相好人就有好幾個，都是些有權有勢的人物。她不狗仗人勢地拐走人家的丈夫已算是老實了，會讓我帶她到聯邦住了兩個月麼？黃先生！你也曾在她屋裏居住的，你看她是個那麼容易給人帶到外地去玩的人麼？說實話，老婆要是漂亮的，已很難關防了，你看她行動又那麼的隨便；這不是故意要人去垂涎她麼？該死的是老梁，還讓她來當他的外交部長呢，由她去跟那姓鄭的在一起。在老梁還以為這是他的美人計呢。人家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哩，結果呢，賠了夫人又折兵，落得個王八兼囚徒的臭名。這叫做他的自作自受，他是應該要有這個結果的。那姓孫是個混賬王八蛋，老梁給他害得這麼慘，還把個害人的名嫁在別人身上。黃先生！我的不是空口說白話，是有證有據的。可以讓你相信的，老梁的那兩個最小的女孩，現在由我領來撫養，我是無條件的，從來未接到他一塊錢的補償的，是一百巴仙善意的。你不信，可以到我的屋裏去看看，我的住家在這兒，我的居處是可以公開的。」他說到這兒，在袋裏摸出張名片來給我「這是我屋裏的地址，你照着地址去找我，我什麼時候都在屋裏等你的。老梁的女人現在在酒吧工作，成天跟那些不三不四

的酒鬼混做一起，她怎會有工夫去照顧她的孩子，沒有了我，這兩個女孩就更可憐了。你要聽那姓孫的話，這混蛋可拿出什麼證據好來讓你相信呢？倒是他在窮得連飯都沒得吃了……

「你們以前倒是很好的朋友哩！一起居住，一起吃喝，到那兒去都是成雙作對。」我故意地說。

「他現在真的窮得連飯都沒得吃，在道義上，你是有幫助他的義務的。」

「那我才不理他，即使他三天三晚沒有飯吃，餓得他連跑路都沒氣力，也別想我會餵他一口飯。」

他有點憤憤地說，看來這兩個以前稱兄道弟好得幾乎聯在一起的朋友，現在已成爲不共戴天的仇敵了。朋友之道也就難矣哉！看他停了一回，對我像有點不高興了，有些埋怨地對我說：

「黃先生！看來我現在好像是來向你乞憐了，你看我左一句黃先生，右一句也是黃先生，彷彿我眼前沒你這個黃先生便活不下去了。我是想不到你現在對我竟這麼冷冰冰的拒人千里之外，也罷！算是我先向你打招呼，現在我們就長話短說，我們再不要提別人的事了。老梁他們現在的報應，算是他們自己種下去的因，沒什麼值得替他們可惜的。我現在要跟你商量的，是個大大對你下半世有益處機會，你願意不願意接受我這個善意的消息，你有權可以抉擇。假如你表示不願意聽我的陳述，也沒多大關係，有許多人排隊在等着這個機會哩，我無理由在這兒陪着你，聽你冷言冷語，你看那邊我的幾個朋友正在等我過去哩。」

「有個對我下半世大大有好處的機會要來跟我商量？」我受寵若驚的。

「沒錯兒，是個對你大大有益處的機會。」老吳說到這兒，向衣袋裏掏了一回，檢出一張四寸大小的彩色相片遞來給我看「你看這個女人漂亮不漂亮？」

我把相片接過來一看，一時感到很大的詫異，同時也覺得老吳這個混蛋確有他一手，怎麼西區郊外的那家咖啡店的女老闆的相片竟在他身上呢！正要對他說這個女人我是認得的，繼而一想，對他這個人是不能太過坦白的，我也不知他玩的是什麼花樣，就看看他到底對我弄出什麼花樣也好，便對他說：

「這個女人倒是很漂亮呀！老吳！你真有本事，常常有很漂亮的的女人跟你做一起，連她的相片都在你身上哩。」

「假如你肯對我說真心的話，那就是說，你真的覺得這個女人很可愛而且是真心的愛着她，我倒可能助你一臂，幫你把她弄到手。」老吳好不自信地說。

「只要我對你說真話，我是愛着她，你便能幫着我把她弄到手？」我說。

「你試看看我的手段，看我是不是個如你所想的說謊的人。現在我再透露一個消息給你，她不但看來很漂亮，能夠跟她做一起，她才是個開心果。而且僅就我知道，她就有超過二十萬塊錢的財產，我還未知道的當然也不少，單單這二十萬塊錢，以你黃先生現在的身份來說已不是個小數字了。」老吳說到這兒，把我還持在手裏細看的那張女老闆的相片拿過去說「這張相片我還有用處，你要她的相片，等我遲些兒送一張給你。現在我對你有個要求，就是你的相片暫借給我一下，你已見過她的相片了，她也應該見你的相片才行。你的相片我只拿給她看一看便送還你。」

「我可沒相片放在身上哩。」我說。

「你身上沒你的相片？」老吳楞了一下「也行，我可以到你的公會去拿，等她見過你的相片，我再安排個時間介紹你們見面。這只是例行手續，你不用擔心她見你的相片之後有什麼三心兩意，只要

她知道你是個四十未娶的男人，她就該高興得不得了，她的理想人物正是像你這般年紀還沒老婆的人。我現在抄下個我的電話號碼給你，你要有什麼事跟我聯絡，可以照這個號碼跟我通話。不過要在晚間十點鐘後才打來，日間你是找不到我的。」

這混蛋也真本事，連她的財產也都知道，我要不是在聯誼社聽過張先生和老陳的話，許要認爲他已在對我撒謊了。看他說完了話，也不再跟我扯下去了，逕自過那邊去。

這時喪家已開飯了，吃過了飯，就要跟着靈柩到墳山去了。老王抽空過來招呼我了，笑着問我說

「你剛才跟那老吳在談着什麼，說了那麼多的話。」

「你也認得他？」我奇怪起來了「可從不曾聽你說過他。」

「跟他沒來沒往，那便就認得他，不過近來倒是見過他一兩次，聽人家說他姓吳，有一個很有錢的親戚，他很想在這方面動腦筋哩。」

「在那兒見過他的面？」我說。

「在人家的宴會上，地點就在老李他們聯誼社那邊。」

在李先生他們聯誼社那邊的一個宴會上，這就難怪這老吳身上有那咖啡店女老闆的相片了。原來這混蛋在那邊也有親朋的，心裏一時很有些迷惘，正要問老王，老王又忙着什麼的過那邊去了。

吃過喪家的飯，也陪着靈柩到墳地去，在葬地留連了一回，再趕回市區替公會買些應用的東西。回到公會，已是黃昏該吃飯的時候了。洗過澡，要老鄭替我到對面那家咖啡店裏的飯檔上買份飯來吃，老鄭却交給我一張便條，裏面塗着三幾行狗屁不通的字，原來是那混蛋老吳留下的。聽老鄭說，他

是午後四點多鐘來這兒的，在大廳還等了半點多鐘哩，四點多鐘，正是人家喪事結束，看來他是不待喪事完畢便一逕到公會來的。字條裏寫着的是要我切切送一張相片給他，照着他開下的地址馬上寄給他，越快越好。說什麼這頭親事要是通過他，是十拿九穩要我不用担心的。

當晚躺在床上想，咖啡店裏那女人確是很可愛很使人羨慕的，但真的想來扳上這門親事，決不能假老吳的手的。真的要想婚事能夠順利，最好不要讓他沾上一手。他有手段，難道我就不會動腦筋的麼？我決定明天再到西區去了。



# 第十一章

天一清早我便起來了，盥洗好換過衣服，也只有六點多鐘。老鄭老余也剛剛起身，他們把大門打開了，便站在大門外看街景，見我一早便打扮得齊齊整整的要到外面去，這是我自來公會工作這一兩年來所不會有過的事。老鄭不免好奇的問着我：

「黃先生！一早便要到那兒去了？」

「我要到植物園練拳頭了。」我說。「現在攔路搶劫的傢伙那麼多，要是碰上了，豈不糟糕，我要是練就一身好太極拳，那個不知好歹的要來討便宜，那就夠他倒霉了。」

「黃先生要練拳頭了，我們以後得當心一點了。」老鄭笑着說。

「太極拳是那麼容易練的麼？一到植物園去比劃了幾下，以後便能當路打賊了麼？」老余裝着鬼臉說。

老鄭老余要是相信我的話，那便是個大大的傻瓜了！而且，人家早上到植物園去鬆散鬆散，大都着的是短打，最好是一條短褲和一件笠衫，還要改穿上膠鞋哩。這樣，不論散步跑步或作那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的體操，都是很相宜的。要打太極拳而至於穿上那漂亮的長褲和放下袖子的襯衣，還着了一對擦得油光發亮的皮鞋，就只差沒結上領帶。人家打太極拳是這樣打扮的麼？可笑的是老鄭，還對人說「黃先生一早便到植物園練拳頭，他這回當真要學做個黃天霸了。」這傻瓜倒不知道哩，我一折便折到西區郊外那邊去了，我像個偷兒似的要那德士司機把車子停在聯誼社的另一端，

怕給他們聯誼社的人看見的一溜便溜進咖啡店裏去。早上咖啡店應該是很熱鬧的，早晨喝咖啡麵包已成爲這兒人们的習慣了。但這家咖啡店裏擺着八九隻圓桌子，只有四五隻桌坐有茶客，每隻有人的桌子也只坐着一兩個茶客，顯得很是疏疏落落，不夠熱鬧。我揀一張沒人的桌子坐下去，眼巴巴的便望着那個女老闆跑來問我要喝什麼了，却是盼望儘管盼望，總不見我們的女老闆出來。向裏面一看，站在裏面灶邊的是個該有六十多歲的老傢伙，來往穿梭的是個十六七歲的少年走堂，連女老闆的那個兄弟都沒見到，和我第一次跟李先生來時的情景完全異樣，真是太沒意思了。我是想了許多日夜才決定到這兒來見我們那女老闆的，我是到這兒來了，她却沒在店裏，心裏想：也許這個時候早了一點，她許還在她的屋裏正在化粧哩。聽張先生說，這家咖啡店所以能興盛，是全靠這位女老闆來掌爐的，人家到這兒來，不一定是在喝那杯咖啡哩，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真要喝好咖啡，市區有的是那有名的咖啡店，用跑到這兒麼？她不是傻瓜，那有看不出人家到她店裏來目的是一半在親近着她的。既然心照了，她那有不來的道理，知道她是必定要來的，那就得我耐心等候着她了。雖然跟她還未說過話，她來了，也許不會那麼快便跟我互通新聞的。但只要她有意，眉眼傳情總該不會沒有的，能夠跟這麼個標致的女老闆眉來眼去，已是很適意的了。

別的桌子上都有人在聊天的，他們不是在議論着國家大事，便是談些酒肉財氣的話。大家都興致勃勃，我獨個兒的未免就有點孤寂了。因爲是自個兒第一次到這店裏，裏面一般熟客或許當我是個路過這兒的人，看不出他們對我有什麼注意。要掩飾一個人孤坐一隅的那種尷尬場面，那便只有找報紙來看了。但這麼一家咖啡店，只派這兒兩家大報中的一家日報，你手裏持一張，他也手裏持一張，就沒更多的報紙來給我選擇了。看那邊桌子上放着兩張沒人沾手的報紙，一張是經濟版和大量的廣告，

一張却是西馬版，都是平時最不受我重視的。但已沒有其他的報紙了，只得拿來翻翻下，雖然有過一次跟人合作買股票，而且一下子便旗開得勝，給我掙得兩三千塊錢。但也只是那一次，過後總覺股票市裏投資的成份少，投機的成份多，這種變相的賭博在我是可一不可再的。現在既不想在這方面下功夫，也就沒興趣去看它的起落行情，一翻便把它翻過了。我雖然在西馬那邊來的，已在這兒紮了根，那邊的事，也沒有太多好叫我去注意牽掛，也是一翻便把報紙翻過了。兩張報紙該不會少過三萬顆鉛字，却用不夠我三分鐘便把它看完了，要再看報，就得等人家過來掉換了。但看店裏那些茶客的看報神情，使我覺得真的要看報是該回公會時再打算了。沒有報看，我就掏出日記來，覺得今天一早我便做個說謊者，說是到植物園去，却折到這兒的咖啡店來看兩張平時不看的報紙，覺得很有可以一記，便把它記進日記部裏了。這段日記，也該有兩三百字的，照我寫日記的速度，也該要花我二十分鐘的時間。在這二十分鐘中，我很盼望我們的女老闆惠然而來，她要見我伏在桌上疾書日記，那才是使她另眼相看哩。但這二十分鐘算是我白用功了，因為我的日記已記完，再沒有其他的事可記了，她還是姍姍來遲的不見她的芳踪。我正自失望嘆氣，老陳手裏提着個茶壺出我意外地闖進來。他當然不會想到我一早便到這兒來的，驟然見着我，顯得很奇怪的對我大聲招呼着：

「黃先生！一早便到這兒來，有什麼……」

我不待他說下來，作個手勢要他不要那麼大聲小叫的對他說：

「好多天沒見過李先生了，現在有椿事情想跟他商量，他的屋裏我又不知在那兒，便一早到這邊來探問一下。」

說起謊話的急就篇，老實說，我也不太落在人後的，我是知道李先生不會一早便到聯誼社來的。

對老陳說是來找他，是不會有什麼破綻的，以後要是李先生知道我一早便到這兒來，我可就有另些謊話來自圓其說了。謊話只要於人無損，於己又有利，有時也不妨說說的。老陳聽我的話，竟也像老鄭一樣傻傻地相信我，他把茶壺提到後面給那老傢伙，回頭對我說：

「等他把咖啡泡好，我們一起到聯誼社去吧。昨晚這兒做了街頭戲，我可看到他們拆下戲台哩。今天一早怎麼樣也爬不起來，聯誼社剛剛開門，我想黃先生剛才一定到那兒打過門，只是我睡得熟了，沒被你叫門叫醒了起來，真是對不起對不起！」

「可不是嗎！」我說「看你們聯誼社的鐵門關了，連裏面那兩扇厚木門也關得嚴嚴緊緊，又聽不見裏面有半點動靜，我才到這咖啡店來的。」

我正擔心老陳要懷疑着我哩，一早便到這兒來，只要細心一想，還用我解釋嗎，沒想他倒先向我道起歉來，這使我的謊話說得更加完滿了。我已放下心來了，我已不用害怕人家疑心我到這兒來的用意了。裏面的咖啡已泡好了，老陳提着茶壺要我跟他到他們的聯誼社來。

老陳招呼我坐在大廳的椅子上，便傻裏傻氣的對我說：

「黃先生！李先生屋裏的電話號碼都錄在上面那通訊表裏，要有什麼緊要的事，你向那表裏查一查便知道他屋裏的電話號碼。」

我倒沒有想到老陳向我提起這句話哩，我那曾有事來找李先生，一句謊話罷了，老陳却信以為真，但謊話已說出了，要說用不着打電話給李先生，那便自打嘴巴了。人都一早便到這兒來，在老陳看來該是有很緊要的事的，一時很有點迷惘，只得裝着好像很是緊要的樣子，回着老陳說：

「李先生屋裏的電話號碼錄在那表上，那就好辦了，等我打個電話去給他。」

我在那聯誼社社員通訊表上查看了一回，找出李先生的屋裏電話，把它抄在日記簿裏，拿起聽筒來，却撥了一個電話到公會去。接電話的是老鄭，問了他一個根本便不存在的話，問他有沒有一個姓李的人到公會找我，老鄭回我說沒有，他要是回我說有呀，有個姓李的人來找我，那才是謊天下之大謊哩！姓李的熟人，我只有李先生，還是這兩三個月來才認識的呢。除了李先生，我再沒有一個姓李值得跟他通電話的交好了。老陳這時已提着那壺咖啡到後面去，他才不管我有沒有打電話給李先生哩。

我把聽筒掛起，心裏想：太沒意思了，這個想了許多天的心事，到這兒來却未能如願，自以爲到這兒來，一定能見着她的。然後，運用我的機智，跟她作個眼睛的遊戲。很久很久以前了，曾看過張恨水的一部小說，描寫兩個初戀的人，每次碰面時總是兩情脈脈。我心裏很想看你呢，却不敢看你。你心裏也很想看我，却也不敢看我。兩對眼睛，只如電光那麼一閃，便各自低頭。我總覺得張恨水要是跟女人吊起膀子來呢，一定很內行，但我不妄自菲薄，他在小說裏的那種男人心理的描寫，我也能做得到的。雖說他在書裏的人物，是兩個情竇初開的青年男女，而我們的女老闆呢，已有三四個女兒的半老徐娘了。而我的，正如那次在這聯誼社吃李先生的酒菜時老陳所說，要是在舊時代，我已可做個老太爺了。不過他的話並不挫折着我心志，我是不想以舊時代的人物自況的。可以作爲我的模範的，是英王愛德華第八，這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人，正是我真正心儀的人。他也是個四十多歲的人，知道的，這樣可以有一條退路，也不至於給人家編成笑話。上帝却那麼的煞風景，既不讓我會見她，

偏偏要老陳來碰見我，他現在雖給我嚇過了，誰知道呢，以後會不會來戳破我這個祕密。坐在沙發上，我越想越嘆氣，越嘆氣越覺得無聊，不免起來踱方步了。在人家的公會裏踱方步，實在也不很好看，索性的跑出大門外來了。翹着領望向那邊木板屋去，很想獲得個意外的發現。當我正望得出神，老陳和他們聯誼社的廚子老邱在後面出來了，見我聚神的望向那邊木屋去，多少已知道我的心事了。我是不知道他們在後面出來的，却是老陳一句話把我嚇得慌忙掉轉頭來，他對我說：

「黃先生！你已來遲一步了，人家的好事將要擺起喜宴來了。」

老陳的話，就像向我投下一顆炸彈，把我這許多天來的心事全都震碎了。好得我這幾天來的面皮好像厚了一點，要像以前一定會紅着臉的，要給老陳看我紅起臉來，那才難堪哩。人家的好事就將和諧了，這在我是應該很傷心的事，心腸軟一點，說不定要放聲哭出來哩。然而這份傷心我還應該忍着，要真的哭了起來，那才是天大的笑話。儘管我心裏那種失望傷心快把我變成個傻瓜了，但我還是不得不和老陳說些輕鬆的話的：

「人家的好事已臨近了，你也接到他們的請柬嗎？」

「唉呀！黃先生！我老陳有一天會接到這個人的請柬，聯誼社的職員表上該有我的份了，而且是那種很重要的位置的，要像什麼文書查賬之類，是不大會放在人家眼裏的，人家是哩哩噏呀！」

「人家是哩哩噏，什麼哩哩噏呀？」我很有點莫名其妙地。

「黃先生！難道連哩哩噏你都不懂的麼？」老陳很不客氣地說「哩哩噏是很高很高的頭銜呀，聽說是要有很多的財產而又肯出錢的人才能夠得到這個銜頭的。人家是幾百萬財產的人，怎麼會交到公會的一個聽差呢。」

「啤啤啞原來是大富翁？」我裝着蒜說。

「啤啤啞不是個大富翁的姓名呀！是那有錢的人又肯替人家做事得到的封號，紅毛話不是該叫成啤啤啞麼？」老陳說。

「大富翁和大富婆，正是門當戶對哩。」我有點酸溜溜地「難怪那女老闆一看便上眼了。」

「這也不盡然。」廚子老邱說「人家啤啤啞三日兩頭來一趟，還送了許多好東西，吃的用的，什麼都有。」

「聽說是有人做緯頭的。」老陳說「要不然，人家啤啤啞出入替步的是那種遮不來牌的大型汽車，這兒有錢佬有這種牌子的汽車並不多，他怎麼會駕這種牌子的車子到這兒來，人家不綁他的票，也要閒話他的。」

「原來是有人做緯頭！」我勉強笑着說「我正要納罕哩，既然有個啤啤啞的銜頭，他怎麼會不知輕重，駕了幾萬塊錢的車子來這兒吊膀子，到底有個在拉緯的。」

「這個拉緯的聽說是那女老闆死去了的那個前夫的侄兒。」老邱說。

「她的前夫的侄兒不還是個黃毛小子嗎？怎麼會替他的叔嬸做起緯頭來？」我說。  
「什麼黃毛小子？那才不哩！看上去還只可做她的哥哥哩，已是個四十上下的人了，還說是黃毛小子。」老邱說。

「這樣說起來，這個馬泊六你是見過了。」我笑着說。

「就只見過他一次面，還是他坐在車裏的。那天到她店裏喝茶，碰着他駕着車子到這兒來，看那女老闆站在車邊跟他談了幾句話。便聽波的一聲駕着車子跑了。過後聽人家說，他便是這家咖啡店女

老闆前夫的侄兒。」

「這個緯頭是個怎麼模樣的人？」

這一問，未免問得太沒道理了，知道是個緯頭的人就行了。要知他是個怎麼模樣的人做什麼？這在老陳他們聽來，不是多此一問麼？但我還是問着老邱說。不是嗎？我的許多天的日想夜想的人，終給這個緯頭破壞了，我心裏能不暗恨麼？我倒沒想到有一個比我優越了一百倍一千倍的人，也在動着她的腦筋的。只要人家呻呻啞有這個念頭，我便只能眼睜睜的看人家做着好事去了！

「他坐在汽車裏，祇露出半個頭，怎麼能看得真切，只看出他該是個四十歲的人罷了。」

「難道人家做到了一個呻呻啞，還沒娶過妻子的嗎？」我是老禁不起心裏的奇怪的。

「這個呻呻啞不是到這咖啡店來的，是有人見過他到女老闆的屋裏去的，已是個近五十歲的人了。就我想來，人已近半百歲了，又有那麼的一個大家檔，那有沒有老婆的道理，說不定還有二姨太三姨太哩……」

老邱說到這兒，大街那邊跑來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手裏持着一疊大彩的彩票，一到來便把老邱的話岔開了：

「老邱！聽說你在這兒住了二十多年，還弄不到一張公民權。來來來！這期的大彩給你中了首獎，你便投下二十五萬塊錢資本在這兒，人家的公民權便一下子捧來給你了。有了公民權，手裏還賸下十多萬塊錢哩，汽車洋樓，不是也有你的份了麼？要做天堂的驕兒，這期的大彩該買多幾張。」

「那一期的彩票沒向你買，却是每一期的彩票都是眼光光看別人中了首獎得了公民權，我連張馬屎也沒分得。」老邱說着，回頭對我說：「黃先生！你也買兩張票，看你近來紅光滿臉，財神爺許在向

你招手哩。」

那青年手裏的彩票，一進到聯誼社來，一下子便少了幾十張，喜孜孜地正要跨出大門，老邱一手又把他抓回來：

「小古！且別走，我有點事情問你，那個就要跟咖啡店的女老闆成就好事的啤啤啞有沒有老婆兒女？」

「啤啤啞沒有老婆兒女，人家便給他做啤啤啞，世上那一個年已四十多五十歲的啤啤啞還沒有老婆？他已有兩個兒子到澳洲讀大學了，還問我他有沒有老婆兒女！」那個叫小古的嗤着鼻子說。

「那他的老婆還在世麼？」老陳插着嘴說。

「別冤人，老陳！他的老婆沒在世，難道是到火星去了？」小古說「人家老婆吃得滿身都是精肉，再過二十年三十年，除非出了什麼意外，保險公司都會爭着做她的生理的。」

「有了老婆又有兒女，而且有的已到外國讀大學了，他還看想人家咖啡店裏的女老闆！」老陳說「難道咖啡店裏那女老闆還不知道這個啤啤啞是個有兒有女，老婆又吃得身粗力足的人麼？」

「你以為咖啡店裏那女人是個傻瓜，你真的這麼想，那你就看錯了人了！她不但知道那啤啤啞是個有兒有女又有個好不健康的老婆，連他肛門幾條毛她都知道。」

「那她為什麼不跟別人和好，那些到她店裏喝茶的人，隨便揀一個也可以作她的丈夫的，却偏偏跟一個有兒有女的男人來往，她不怕啤啤啞的老婆喝起醋來麼？有些女人喝起醋來比老虎還兇哩！」又是老陳的話。

「世上稀奇古怪的事多得很，老陳！你再活下來，比這更古怪的事都有得你去看哩。」這小古雖

然只有二十多歲，說起話來該有五十歲了。你再聽他說下來「爲什麼我們吃自己的飯要去理人家的閒事，等我把彩票賣完，我們還是來個四圈吧。」

聽那小古的話，覺得很是慚愧，不能再在這個問題上扯下來了，再對老陳編兩句謊話，便回公會來。

剛踏進公會大門，便見老鄭由裏面出來。他一見着我，便笑嘻嘻的對我說：

「黃先生！剛才你的好朋友又來了。」

「那個好朋友？」我光着眼問他。」

「那天來過的，還留了一張字條給你的那位先生呀。他說他是你的好朋友，認識已有很多年了，他說他一早便到這兒的，是要替你完成一頭好婚事。他還要我告訴你，你的那頭婚事是十拿九穩的了，要你不用駭心。他來公會的目的是要向你索一張相片，在這兒等你好一回，我說你是到植物園練拳頭了。他一眼便看中你那張貼在辦公室裏那個黑色鏡框裏面的半身四寸相片，對我說，讓他暫時把你這張相片拿去給那女人過目。我說這得要你回來時當面向你交代。他說恐怕你在植物園練拳頭是沒那麼快便回來的，他說你的第一路譚腿打到第十二路譚腿是需要很久的時間的，那個要看你的相片的女人却在咖啡店等着他。他要我對你說便行了，他說你們是很好的朋友，親兄弟還沒你們的融洽，現在又是替你做好事，鏡框裏的相片暫時由他拿去是沒要緊的。他說着，便一逕的把那個鏡框摘下來，把裏面你的那張相片拿去。」老鄭說到這兒，還半開玩笑地說「黃先生！我先向你恭喜，等月尾發薪金時再向你送禮。」

一聽老鄭的話，使我不知該笑呢還是該哭呢，人家哩哩噏那麼個有頭有臉的人已經看上她了，還

會有我的份麼。天鵝肉是只配給那有頭有臉的人去吃的，我這隻癩蝦蟆恐怕只有眼睜睜流着口涎的份。那個尺來長八九寸寬的黑色鏡框，是上一任座辦留下來的東西，裏面原貼上好多張由二寸至四寸的半身或全身的女歌星相片，是我來了才把這些咿咿啞啞吵死人的歌星相片拿下來，另換些本地的風景相片上去。空着的地方，便暫由我一張四寸半身照片補上去，不想竟給老吳看上拿去了。這樣未經我的同意便拿走我的東西，本該大發脾氣對老鄭嚷幾句的，但因剛才在西區郊外受了那點大大出於意外的刺激，聽老鄭的話，便不把它當回事了，只冷冷的對他說：

「別聽那姓吳的在放屁。」

心裏却有點奇怪，人家已跟呻呻啞海誓山盟了，這混蛋還來拿我的相片去給她看，莫非聯誼社的人說的話只根據着一些傳說。但也不理她了，我應該忘記她才是。

## 第十一章

言入，偶然也會說些笑話讓人家開心開心。這幾天就提不起這興致來，當然，這在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心裡的不樂，說句時髦的話，就是我已失戀了啦！半輩子沒有妻子，覺得她倒是個很配合得上我的女人。一個是王老五，一個是死去了丈夫。一個是男子四十一枝花，一個是半老徐娘，放下財產不說，倒是門當戶對半斤八兩。正自以爲自己有這個條件，這門親事是會有很大的把握的，沒想半路裡殺出個有錢有勢的哩哩啞。這一下子真把我弄得茶飯不思，差點兒害上相思病了！在老鄭的眼裡就更奇怪了，分明是要他早上六點鐘便叫我起床到植物園練拳頭的，第二天起來叫我，却看我賴在牀上不肯起來，使他嘟嘟嚷嚷的很是不滿意。說什麼人家的黃天霸是要練上十年八年的苦工才會成爲一個名著北方的拳師，到植物園只一天便說已練就工夫會打太極拳了，鬼才相信。囉唆由他囉唆，我只當作沒聽見，躺在床上只是想着咖啡店裡的那個女人。覺得她已是個很有錢的人了，一輩子都可以無憂無慮了，她的財產要如人家所說，就是把她的咖啡店關門大吉，也夠她和她的女兒吃喝不盡了。夜裡孤寂無伴，也該找個像我這樣無繫無累的男人才是，却去找個年已半百有老婆有兒女的什麼哩哩啞。說是貪他的財產，難道她自己所有的財產還認爲不夠的嗎？要給這位哩哩啞的太太知道了而喝起醋來，會好受的嗎？說不定會給他的太太到那兒去捉姦哩，真的如此，那哩哩啞的太太一定要把她挽起頭髮來，左右開弓的，這邊一巴掌，那邊也一巴掌，還吵吵鬧鬧，哭哭啼啼，弄得大家都知道了，

那才有戲好看哩。看熱鬧的人一定會批評着說：人家好好兒的一對恩恩愛愛的夫妻，便給這驕狐狸精弄得家不像家，室不像室，這驕貨貪他什麼呀？貪他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傢伙嗎？這女人的財產已夠她吃喝不盡了，還垂涎着別人的財產。這樣一個好好的家庭，夫唱婦隨，父慈子孝，好和睦的家庭，無端端的要她挿進來，她這是叫做什麼婦人呀！我想到這兒，真的替這個女老闆嘆惜了。覺得她太沒眼光了，放着個現現成成的好男子不嫁，却去跟個有婦之夫的男人勾三搭四。要是嫁給我呢，非但沒人打翻醋瓶，更不怕人來捉姦了。而且要不是前些時候錯交了個好朋友，說不定我現在還是個黃花男哩！真的做我的太太呢，我就是她的了，她也就是我的了。除了她強迫着我，我是不要沾上她的財產的。我銀行裡的存款已夠我用之不盡了，又有一份每月能掙到三四百塊錢的好職業，我還會看想她的財產嗎？真的嫁了我，她要到那兒去，我便陪着她到那兒去。植物園、虎豹別墅、動物園、鳥山、紅丁碼頭。要看電戲麼？也行，國賓國泰黃金麗宮，還有奧迪安，那個戲院都行，我一定奉陪到底。看什麼電影呢，西片粵語片華語片……不過有一點值得商量的，那些打打殺殺的所謂武俠片，和鹹鹹濕濕的色情片，我是不看的。我會找出一百個理由，勸她不要看這些骯髒髒的影片，說這種影片只是製片家藉以發財的一種不擇手段的拍片方法，根本值不得一看。假如她說這正是她所要看的，打打殺殺才刺激，鹹鹹濕濕的影片才夠味兒，那我就只好裝着頭痛了。她要是說人家的三脚片那麼轟動一時，什麼旅店奇譚又那麼的香艷動人，不去看豈不可惜。那我也只好聽她，由她自己去看了。總而言之，她要是嫁了我，我決不會濫用男人的權力的，她雖然很健碩，但真的打起架來，她決不是我的對手的。我是不用到植物園練好拳頭的，憑着我的兩條粗臂膀和兩隻飛毛腿，要真的上下一齊動，她還受得了嗎？然而她不用擔心。我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她要是嫁了我，真的在那件事情上鬧起別扭來，

夫妻勒了谿，我是寧願跟她坐下來平心靜氣地討論的。我也不強詞奪理，只要她提出個理由來，而這個理由又是我所能接受的，我一定認輸，她要我對她道歉，我定會向她求饒。真的，這女人也太不知好歹了，憑我那不抽煙不賭博的好德行，已夠她踏破鐵鞋無覓處了。

我躺在床上越想越傷心，越傷心越氣憤不過。氣憤之餘，我忽然剛強猛勇起來了。認為這個女人是值不得去想着他的，我應該要過我的新生活了。我的新生活的稿子，是經過我一再修改才定下來的。我每天的新生活的開始是：早上六點鐘起床，以十分鐘作那盥洗和大小兩便的時間。六點十分鐘便到公會屋頂晒台去作那強身運動了。我不好意思再對老鄭說我要到植物園去了，雖然在空氣方面，植物園較之公會的晒台要好得多了。不論作何種運動，也較晒台便利。然而我已給他笑過一次了，一曰爲甚，那可以再。我的強身運動預定三十分鐘，那就是六點四十分鐘我得由晒台下來休息了。普通人家休息是十分鐘的，我也不標新立異了，也跟人休息十分鐘。這個時候，下面的大門老鄭也該打開了，等他開了大門，再到外面散步十分鐘，這樣，已是早上七點鐘了，該要到那間往常在那裡用早點的咖啡店裡用早點了。我以三十分鐘來作那種喝茶吃東西和看報的時間。七點半便該回公會來了，在這個時候公會是沒什麼事可辦的，依照一般的辦公時間，最早也不會早過八點半的。但我既遵行我的新生活，我就得利用這段時間來作我的事了，作我自己的什麼事呢，我想莫過於寫我的日記了。我的日記當然和一些大人物的日記是大異其趣的，大人物的日記是寫他自己身邊的事，替他自己作起居注的，以裨他們百年之後可以傳諸久遠。我不是大人物當然用不着寫我身邊的瑣事，將來我百年之後一定與草木同其腐朽。就是我不憚煩的寫了起來，也沒有一家出版社肯替我出版的，即使半文錢都不要他們的版稅，他們還是大搖其頭的。我的日記說是日記，却不是日記。我不想寫我自己，我要寫些別人

的趣事，人生的趣事是太少了，稍縱即逝，你不把它記住，以後有人要來寫些掌故，便很難下筆了。我是要把那些有頭有臉的言行都記下來，以作爲他日他們的行動相印證。因爲有頭有臉的人物位高事煩，很容易把他們說過的話忘記了。而人往往又有一個通病，就是當着做窮光蛋的時候，說的話最慷慨，什麼我將來發達了，我將給你十萬塊錢買洋樓，五千塊錢買汽車。不要緊，到時你如果還是個王老五，我會替你找到個又漂亮又能幹的女人給你做老婆，還無條件的替你辦喜事。更有許多許多的好處，只要你一開口，我馬上便替你辦到。可是當他一旦做起有頭有臉的人來了，哼！有頭有臉的人是那麼容易見到的麼？是要通過重重的難關的，還要當着他老人家心平氣和的時候。幸而給你見到了，要是你對他說：「老兄！以前你對我許些什麼話來着？」有頭有臉的人就要瞪起眼睛來了「你在這兒說話得規矩點，稱兄道弟的時代已是過去了，什麼老兄老兄，我才不跟你老兄老弟哩。我以前對你許下什麼？我怎麼有這般閒工夫來記起這種無聊的事！」我認爲像這種事是最有趣的，最值得一記的，因爲我一向堅持人是有兩重性格的，一個叫化子驟然暴發了起來，你再要想像他以前會向你伸手的情狀，那你就就是個不識時務的人了。

我的日記寫完了，也就該快八點鐘了，我該讀一些書了。我讀什麼書呢？最好是那縱橫捭闔，強辯無礙的書，以備將來能一獻身手。九點鐘到了，公會的事越來越多了，身任公會職事，拿着公會薪金，這個時候，當然不能再由我做着公會以外的事了，否則，人家便會說我是吃碗內洗碗外的人了。我得辦公了，這樣一直到中午休息吃午飯。吃過午飯，公會要是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趕着做，就得讓我睡個午覺了。我自早上六點鐘就起床了，已有七個鐘頭了，不是動着腦筋便是動着腳手，也就夠我筋疲力竭了。而飯後午睡一小時，也是新生活的書裡面載有的，難道好意思嫌我畫寢麼？睡過了午覺

，當然更加精神百倍，勇猛剛強了。那些要待我做的事以及我該勤業的地方，我也照做不誤，奉行無錯。總之，我都是照着新生活的書裡所講的去做。

這樣奉行了幾天，大家都覺得我循規蹈矩，履冰臨薄。對公會來說，這樣的負責勤勞，是個標準的辦事員，雖然僅僅是幾天的事，已經有人醞釀着了，要在公會舉行會員大會的時候，提議要給我一個勤業獎了。說我是他們公會空前絕後的一個好座辦。對我自己來說，我的新生活如此有條不紊，是個足為人矜式的人，也就自信我的將來大有前途。人們對我的交譽，也就讚不絕口。我也心裡暗自歡喜，自認我確是個好人，像我這麼個有好榜樣的人，要再去理會咖啡店裡的那個半老女人，便不像是個好人了。我豈有好人不做而去想女人之理！不！別說她不是天仙，真的是個天仙，我也不去想的。我正自飄飄然於我志氣的堅決，下面老鄭大聲的呼叫我了，說有人打電話來給我了。既然是我的電話，我應該飛快的滾到下面去，以免給對方誤會我是個對事不敬，漫不經心的人。但當我拿起聽筒來，却大大出我意料之外了，原來是那老吳打來的。他在聽筒裡知道是我接起話筒來，便大聲的對我道喜說：

「黃先生！恭喜你了！」

「我有什麼事值得你恭喜呀！別開玩笑了。」

「不是跟你開玩笑呀！黃先生！」

「那你恭喜我什麼呀？我可沒什麼事值得你恭喜。」我說。

「相片裡那個女人就是你的太太了，還說沒什麼值得我恭喜。」「相片裡那個女人？」我心裡忽然一動了「老吳！你是不是說那咖啡店裡的女老闆？」

「正是正是！正是這個咖啡店裡的女老闆。不過，人家以後許要叫她黃太太了。」

「什麼黃太太？別油嘴了！人家已是啤啤啞的姘頭了。」我說。

「什麼啤啤啞呀？做那個啤啤啞的姘頭？」

「一個有幾百萬身家的富翁看上她了，要個馬泊六替他作緯頭，快要擺下喜酒來了。」我說。

「黃先生！別聽人家胡說了，在這個事情上，別說你黃先生從來不曾跟我玩笑過，我那好意思跟你開玩笑。我也是那麼個有閒工夫的人，吃自己的飯找別人開心。爲證實我不是跟你說說玩的，請你馬上到這兒來。」老吳接着，要我把我要我去的地方記下地址來。

「這不是間旅館麼？」我詫異地問。

「還用着問我，黃先生！誰都知道這是家頂頂有名的大旅館。你要認不得路，叫輛的士來，的士司機定會載你到這兒來的。你也不要肉痛着車資，我認你的便行了。」

我的新生活動搖了，因爲按照着我的新生活運動的每天程序，這個時候正是我該到房裡閉門靜心思過的。我是每天都編有一段時間在室內靜思的，裡面當然包含着我對人有什麼不實，對事有什麼不忠等等等等，好讓我去修身改正。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我要靜思我有沒說過謊，我是認爲一個人的謊話是越少說越好的。不過，這些新生活的節目，我認爲可以留待明天補行的，公會裡這個時候，也正有一樁要我趕着去完成的事，我却對老鄭說：

「老鄭！我有樁緊要的事要到外面去，等下子張先生打電話來，問我有沒有他要我做的事做完了，你就回着他說，已做完了，等明兒由我拿去給他就行了。」

這是謊話，原在我靜心思過的節目中要認真去檢討的，但我已暫時不去檢討我是否在說謊了。老

吳既然說那個女老闆就快成爲我的太太了，要有一個有財有色的太太才要緊，我要不趕快去釘緊她給哩嗰搶了去豈不可惜。謊話是可以留待以後的日子緩緩去檢討的。



## 第十二章

那是一間新式而且頗爲名氣的旅館，依照老吳給我的房間號碼找上去，果然給我找到了。我在房門上敲了兩下，很快的老吳便出來開門了。唉呀！我的天！我好像一下子便跌進夢境了，裡面早已坐着個過去許多天來是我日想夜夢的那個女人。原來我的未來太太竟先在這兒等着我，一時使我躊躇了起來，不知該不該進到裡面去。却是老吳一下子便把我由門外推進去，她見我進到裡面，只對我轉了個媚眼便站了起來，對老吳說她該到樓上去了，等她跑到房門外，老吳好不得意地問我說：

「怎樣？漂亮不漂亮？」

「自然是漂亮的。」我說「可是你要我來了，她却不願跟我接近竟自到樓上去了，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她不到樓上去，我們怎麼把話說下來？」老吳說「她樓上也有人呀，她能冷落人家麼？再說，她要在這兒，有好多話便不好直說了。」

「既然是婚姻大事，能夠彼此瞞着麼？大家在這兒，不就更可以坦白麼？我還不知道她對我的印象是怎麼樣哩，便說她將是我的太太了。」

「你以爲我是向你說謊的麼？在這件事情上對你說謊，於我有什麼好處呢？」老吳好不正經地說

「現在，我要先聲明的是在這樁婚事上是應該三個人人都有好處的。除了你和她，在我也能得到一份的

利益。世上原沒有替人白做事的，即使有，也不是我。我是認爲這對我有很大的益處的，才這麼費力熱心來牽成你們這門親事。既然對我也有益處，那我說她將是你的太太，便不是有意對你說謊了。」

「這是我們兩人的事呀！對你有益處沒益處我可沒想到的，既然是我們兩人的事，得讓我知道她對我是抱着怎樣的一種態度才行呀！要是連她的意思我都不知道，怎能做我的太太呢？」我說。

「你知道我跟她的關係嗎？」老吳笑着說。

「我怎麼知道你跟她的關係？你可不曾對我說過你跟她有什麼關係。即使你跟她有什麼關係，難道便知道她是怎樣對着我的嗎？」

「我要不知道她是怎樣對着你的，敢對你說她將是你的太太來了嗎？」老吳說「黃先生！別見笑，她就是我的嬸媽呀。雖不是至親的，但也不疏，她是我的一個堂叔的妻子。既是我堂叔的妻子，是我的嬸媽就不用着你懷疑了。」

「這不是阿彌陀佛嗎！她是你的嬸媽？那你將來不就是我的侄兒嗎？該叫我叔父的嗎？」我笑了起來了。

「只要你高興，叫你做爸爸都無不可。」老吳毫不腼腆地說。

「那麼，我們不用廢話了，我是撒着謊到這兒來的，公會還有很多的事等我去做，到底你打電話要我到這兒是要跟我商量什麼的？」

「公會還有要事等待你去做，是這樣的匆匆忙忙的麼？黃先生！像這種終身大事沒好好地商量那兒行呢？」

「你不是說你嬸娘就快做了我的太太了嗎？」我說「不過呢，老吳！像這種超級的特別快車我倒

不希望承擔的。也不會說過話，見我到了，她却到樓上去。我倒是聽咖啡店那兒的人說，她選來選去，選了兩年還選不出一個好丈夫，我也不是個小白臉，在那兒給人選舉做標準先生，人家都說我可做個老太爺了……」

「她就看在你這個平平常常的份上。」老吳打斷着我的話說「老實告訴你，你要是一個小白臉，在那兒給人選舉做標準先生，那才不合她的胃口哩。即使你願意纡尊降貴，拜倒在她的燈籠褲下，她也不會把你看在眼裡的。黃先生！你說她不曾見過你，你是在對我撒謊了！你不但見過她，還有你的貴朋友，把你介紹給她，對她說你是沒有老婆，不曾成家的話都對她說過了。她是經了很多天的考慮，也聽說你對她害過相思病，她才決下這條心……」

「我對她害過相思病？她竟連我對她害過相思病都知道。」我打斷着他的話說，沒想到我的秘密竟讓這混蛋知道了。

「黃先生！俗話說得好，要人不知道，除非己莫爲。你不是有過一次無緣無故的到她店裡去嗎？由你們公會到她店裡要轉了一次車，你黃先生當然是坐的士去的，由你們公會到她店裡是要三塊錢的士車租的。誰願意沒有目的却要討這麼的麻煩？花那麼多的車租到那兒喝杯咖啡呢？難道她泡出來的是玉液瓊漿，就是玉液瓊漿罷，也不該……」

老吳的話越說越使我難堪，這混蛋是越發狂妄了，再聽下來，他是什麼話都說得出口的。我不再給他說下來了，我說：

「好了，老吳！就算她已知道我是個沒有老婆，還未成家的人。又知道我對她害過相思病，一個人過了不惑之年還沒老婆，沒有本事當然不用說的了。有本事的人像我這般年紀，早已兒女繞膝的了

！她既知道我對她害過相思病，對一個已婚再婚而且有幾個女兒的女人害相思病，這不單是癡，也近於傻了。一個又癡又傻的人當然不會有出息的，這些我都承認了，我是個低能而又沒出息的人。現在，我要問你老吳的，她何以放棄那些有本事的人不嫁，却要來作我的太太？

「她也不是因你是個未娶過妻子的人而一下子便決定嫁給你的，她要做你的太太是有條件的呀！」  
「老吳說。

「那末，我就試聽聽她對我開着的是什麼條件。」我說。

「條件之一是你在銀行的存款，她都不要你的。」

「她都有那麼大財產，還要我銀行那點微不足道的存款做什麼？」我說。

「唉呀！黃先生！你靜靜的聽下來，我還未說出她的條件內容哩，她說：你銀行的存款，由你自己支配，你要拿來做什麼便做什麼，她不想干預你的。但是她的財產，是要由她自己管理的。不過，你要是在那方面須要她幫忙，只要提出來的理由充分，她也會來助你一臂的。還有，她的那間寬敞堅固的屋子，雖說是木板屋，以現在的時價來估值，沒有三四萬塊錢是建造不來的，你可以到她那兒居住。換句話說，她作你的老婆是不要你半占錢的，這是第一條條件。我想：你黃先生一定能夠滿意的。」

「這第一條條件無問題，我完全同意。」我說「我要她的是人，不是財產，這一點你得弄清楚。不是我所愛的，就是她把全部的財產都倒貼給我，我也是不會接受的。現在要來聽你的第二個條件了。」

「第二個條件麼？」老吳作個鬼臉說「第二個條件是她的幾個女兒，你既是她的丈夫，少不得她

的女兒都要叫你做爸爸……」

「包括你在內。」我笑着說。

「不要打趣了。」老吳說「她的幾個女兒，你都要認爲己出，看做是自己的女兒，不能有半點歧視和虐待……」

「她的女兒們肯叫我做爸爸，我歡喜都來不及，而且我自己沒兒沒女，怎麼會來歧視她們和虐待她們呢？這第二個條件根本便不成條件。」我打斷着他的話說。

「你認爲不成條件，她才認成爲條件哩。」老吳說「她不只屋裡那兩個五六歲和七八歲的女兒，聯邦那邊還兩個女兒哩。大的今年已十八九歲了，第二的也有十五六歲了，聽說最近要來這兒和她同居，她們到這兒來的時候……」

老吳說到這兒，便不再說下來，兩眼有點邪氣地看着我。我也不知他何以不說下去，祇光着眼睛看我，反是我迫不及待的問着他：

「她們到這兒來的時候怎麼樣？怎麼不說下來呀？」

「黃先生！這是我嬪娘的意思。」老吳略一遲疑地便說下來「我嬪娘說她們到這兒來，你只能當她們是女兒，可不能動着她們的腦筋。」

「這叫做放她媽的屁！」我又好氣又好笑地說「她連這一點都相信不過我，還說要做我的太太。

「我嬪娘的意思是男人多半是些貪得無厭，得寵望蜀的。她要先預防，有個確實的保證，她才放心。」

「那她的第三個條件呢？」我說。

「第二個條件你還未對我表示意見哩，要我怎麼回復我的嬪娘。」老吳堅持着說。  
「也行，你就對她說，她的兩個大的女兒如果到這兒來同住，我都一視同仁，把他們當成是我自己的女兒，決不會動着她們的腦筋。她們的媽媽已夠我吃不消了，我還會動着她們的腦筋？」

「這不是很好的措詞呀！老吳皺着眉說「我要把你的話翻個版回復她，不更叫她着惱麼？你不知我嬪娘的脾氣，她要是怒起來便什麼事都行不通了。」

「那你要我怎麼說才行呢？」我也有點不耐煩了。

「你就對她發個誓，說以後若是不知自量，還動着她的女兒的念頭，便教雷劈火燒。」「也罷！你就照着你這般說法對她說好了，現在該要聽她的第三個條件了。」

「這是最後一個條件，你如認為滿意，便可以預備作新郎到她屋裡去跟她洞房花燭了。」老吳一本正經地說「不過，黃先生！這是個關鍵性的條件，這是應該我要向你坦白的。我想：你也許不至於把我對你坦白的話認為是一種……」

「我正要你對我坦白的。」我不待他說完便接着說「婚姻可不比尋常的事，那是關係兩個人下半生的事，能越坦白是越好的。要不然，半路裡另生枝節，豈不糟糕。第三個條件是什麼？你就儘量對我坦白罷。」

「當然我要對你坦白的，不過，現在先有個問題來請教你，黃先生！你以為自由是可侵犯性呢，還是不可侵犯性？」

「自由要是可以侵犯，還有他媽的什麼自由！自由是不可以有侵犯性的。」我說着，心裡覺得老

吳驥然請教我這個問題，未免離題千里了，這和他的嬸媽結合有什麼關係呢。

「我的嬸娘也認為自由是不可侵犯性的，呀啦！黃先生！你們的意見完全相同，你們要是做起朋友來，一定是很好的同志。做起夫妻來，一定是很好的伴侶。」

「然而，這跟我們的婚事有什麼關係呀？」我實在有點摸不着頭腦了。  
「大有關係呀！黃先生！」老吳認真地說「我嬸娘說，如果你願意做她的丈夫，她要得到完全的自由，她的自由是不容你干涉的。」

「我要干涉她的自由做什麼？比如她高興看戲，便由她去看戲。高興吃館子，便由她去吃館子。她要把咖啡店關起門來去行街，我也是不會去管她的。對於宗教方面呢，她要上天主教堂去做彌撒，也由着她去做彌撒。到基督教堂去唱哈里路呀，也由得她去唱哈里路呀。在那個問題上要發個願，初十五到寺廟裡去燒香大焚其冥紙，我也由着她去磕神拜佛。甚至於到什麼三皇爺，九皇爺的宮裡去，或什麼關帝廟，二郎廟裡面去聽那些乩童滿口鬼話，我也由着她。還有那些喜歡饒舌，專門尋是招非的三姑六婆，她要跟她們親近，便由着她去跟她們親近。偶然高興了，招了對面的李太太，張太太，還有後面的王小姐來個十六圈，二十四圈，三十二圈的麻雀，我也會由着她們去嘒嘒剝剝的。」  
「這個不用說了，看戲吃喝和賭博，用着的是她自己荷包裡的錢。拜神禮佛唱詩祈禱，更不必你去囉唆。她的所謂完全的自由，是包括了她交男朋友的自由的。」老吳說。

「她已經有我這麼個好丈夫了，還交男朋友做什麼？」我覺得老吳的話越說越匪夷所思了。

「我說關鍵性的條件便在這兒。」老吳說「黃先生！不是我說句傷着男人的話，男人也太過自私了，太過獨裁了。自己有了個老婆，還在外面拈花惹草，認為是他們應有的權利，還向人張揚，說是

他的艷福，不許家裡的太太過問的。以我看來，這是很不平等的。要真的男女平等，便是男人能做得到的，女人也應該能做得到的才是合理。先生既可在外面金屋藏嬌，太太便不能在外面另行闢室容納面首的麼？」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老吳！」我忽然想起前些時在聯誼社聽過老陳他們的話來了「這樣說起來，她在外面是另有男朋友的了。」

「實不相瞞，她在外面是有體面的男朋友的。」老吳若無其事說「而且不只一個哩。」

「我聽說她有個親戚，專在替她做馬泊六，莫不是那個叫啤啤啞的，是她這個親戚一手牽成的？」我說。

「不單啤啤啞是她這個親戚牽成的，還有個啞啤啤也是她這位親戚一手做的好事。」

老吳說到這兒，且不再說下去了，伸手在他的褲袋摸了一回，摸出一個牛皮紙的小信封來，便在信封裡檢出兩張四寸的半身相片來遞給我看，指着那個穿大衣結領帶，五十上下，吃得高大粗壯的男人對我說：

「黃先生！你看這個男人威武不威武？」

「威武不威武我倒不覺得，看來却很像個摔角家。」

「像個摔角家？」老吳竟自笑了起來「黃先生！你真好眼光，一眼便看出他是個摔角家，我嬪娘便叫她是摔角家了。其實，他倒不是個什麼摔角家，他是個有頭有臉的啤啤啞。」

老吳說着，把這張啤啤啞的相片依舊放進信封裡，却把持在他手裡的另一張相片遞給我，問我說

「黃先生！你看這位又怎麼樣呢？」

我把相片接過來，相片裡的人雖然不若那張哩哩噏的吃得高大粗壯，却氣宇軒昂，生得甚是清秀，穿着一套筆直的制服，更顯得威武了。年紀也該四十多五十歲了。

「這一張倒像好萊塢那兒的電影明星哩。」我說。

「要不像好萊塢的電影明星，我嬸娘那會跟他做朋友。黃先生！告訴你，這一位便是哩哩噏了。」

「不過呢，老吳！你現在拿這兩張相片來給我看是抱着什麼意思？」我心裡已着起火來了，却還裝着笑說。

「現在我拿相片給你看，好先讓你有個準備，要是碰着他們高興來訪你的太太的時候……」

「你該說是來訪你嬸娘的時候。」我更正着他的話說。

「我的嬸娘，不就是你的太太了嗎？」

「沒有這麼快，我們還未吃洞房湯圓哩。」我說。

「你就不妨當作已是你的太太好了。」老吳說「我的意思是，將來他們要是聯着袂來訪你的太太，你就不必太過認真了。黃先生！就我的經驗，我覺得要想在這個社會出人頭地，有時裝聾詐啞是有必要的。」

「你的意思是要我做個王八蛋。」我忍着氣說。

「也不見得，黃先生！有一點你應該要知道，像我嬸娘那樣的一個女人，經濟完全獨立，原是不用再薰的了。一個人自自由由，要跟那個男人行街便跟那個男人行街，要跟那個男人看戲便跟那個男

人看戲。是一個充份能做到逢場作戲的女人，無顧無慮，豈不更好。真的，黃先生！你知道我嬸娘怎麼願意做你的太太嗎？」

「我怎麼知道你嬸娘願意做我的太太。」

「上面你自己已經說過了，第一：你黃先生既不是個小白臉，也不曾在那兒給人選舉做標準先生，可見你黃先生有自知之明。尤其甚者，在這崇尚早婚的年頭，有的還未二十歲已做起爸爸來了，而你黃先生年過四十，還是個孤孤另另的王老五，也就不必諱言黃先生在謀生的本領上是遠遠地落在人後了。一個有財又有色的寡婦，她心裡所想慕的，要不是一個又漂亮又碩健的標準先生，便是個生財有道要什麼便有什麼的資本家。不是我說句過份的話，你在這兩方面是完全沾不着邊兒的。一個月入三四百塊錢的公會座辦這一類的貨色，在這兒隨便向那個角落一網拋過去，便是三筐兩大簍。倒是我嬸娘說，一個人到了四十歲還沒老婆，是千中無一的。物以稀爲貴，我嬸娘便看中你這千中無一的份上。再經我從旁打個邊轂，我是對我嬸娘這樣說的：黃先生是個大肚大量的人。以前曾在我的一個朋友那兒居住，我那朋友是個刻嘴薄舌的人，成天對這位黃先生話些使人聽來難以忍受的話。要在別人呢，一定跟我那位朋友翻臉，化友爲敵了。這位黃先生却是裝痴詐聾，由我那朋友聒噪，他只是不聞不理。還有一點更爲難得的，是黃先生從來不拈酸喝醋，雖然黃先生是個獨身的人，無妻無女，要喝醋也無醋可喝，但他對於自己看上了的女人給別人搶了去也不會爆火的……」

「你見過我看上了的女人給別人搶了去也不爆火嗎？」我睜着眼看他。

「唉呀！黃先生！我不這樣說，我嬸娘怎麼便肯一下子答應給你做太太呢？你以爲要做她的丈夫是那麼容易的麼？我已告訴過你了，我嬸娘和啤啤啞不但很好的朋友，跟啞啤啤更是親密。她要是

做你的太太而你又要無緣無故的對她吐酸水，她受得了嗎？」

「你嬸娘爲什麼不做那啤啤啞或是啞啤啤的太太呢？做他們的太太不是更適合嗎？」

「啤啤啞和啞啤啤不只有太太，還有秘密夫人哩，兒女都成打成羅了，還說做他們的太太……」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老吳！」我岔着他的話說「只是我要問你的，你的嬸娘和啤啤啞，由着他們去親密好了，爲什麼轉彎抹角的拉到我身上來了。」

「你不是還沒有妻子嗎？有了妻子的人怎麼做她的丈夫呢？我熱心於來促成你們各有好處的事，對我自己來說也有好處的。我從她的手上或是啤啤啞的手上，都能得到大量鈔票呀。」老吳恬不知恥地說「我一并告訴你罷，黃先生！像啤啤啞這類的大人物，錢是多得無處安放，閒也閒得不知該要怎樣來打發日子，只好在女人方面動腦筋。世上好看的女人那麼多，他怎麼會來看上我的嬸娘呢？人家說我的嬸娘頂多只有三十四五歲，其實她已是四十出頭了，也就不比我年輕了。像她這麼年紀的女人，還有那麼多的男人在看想她，你黃先生對她害過相思病，也就沒有什麼新奇了。又誰知還有多少男人對她茶飯不思呢！其實男女都是一樣的，像我嬸娘那樣的女人，既不用在生活上瞎操心，又無罣無慮，也就會想到享樂的事上去了。要不然，她怎麼會看上啤啤啞這尊門神呢？更加動要的，一般男人都有個變相的心理，越是難於攬上手的，他越是想攬上手來的。即使要他大大破其鈔票，他也在所不惜。他要是知道我嬸娘是個守寡的婦人，那他那份對我嬸娘的熱情，便要減了九十九巴仙了。要是對他說我嬸娘是有丈夫的，還有許多密友呢，那他就急得抓耳撓腮，滿口唾涎了。我嬸娘見過的男人也多了，什麼花樣她不會使出來。你越急，她就越要把人來玩弄了，真真弄得啤啤啞晨昏顛倒，飲食不思。他們現在在樓上，我嬸娘對他說她的丈夫在下面，得提防他起來捉姦的，要等她的丈夫到外面再

說……」

「這樣說起來，老吳！我半輩子沒老婆，剛剛有老婆，就得戴起綠帽來了。我想不到你老吳竟有這樣好意，把頂綠帽送來給我！」

我真想一巴掌便把這老吳打得東倒西歪，七葷八素，要他看清楚我是個適合不適合當傀儡的人。但這是間很名氣的旅館，跟他動起武來，少不得要鬧得雞犬不寧，讓大家都知道了，隔天登上報上去，那才不值哩。我再不聽他說下來了，霍地由椅子上站起來，推開房門向外便走。

「黃先生！那兒去？你還沒有讓我向你解釋哩。」

我回過頭來，對他晃着個大拳頭，示意着他，他要再說下來，我的拳頭可就對他不客氣了。

回到公會，我越想越氣，却又禁不起的大笑起來。我的新生活半途而廢，而我日思夜想的女人竟是個狐狸精。然而也好，經過這一次，我徹底知道老吳是個怎麼樣的人。這個無恥的傢伙，沒有到了生命盡頭，他是不會改變他的性格的。連他嬸娘，他也可以替她拉皮條，還有什麼事，他不敢幹出來。更好笑的是這個社會，什麼齷齪的事都有人做，越是有頭有臉的人，幹出來的事越匪夷所思！

我再不想過我的新生活了，這種曲高和寡對牛彈琴的勾當，在這個社會決不會起着什麼作用，許會給人當作傻瓜哩。現在我只想有飯就吃，有酒便喝得過且過的生活便行了，由別人去剛強勇好了。

## 第十四章

這樣無目的的生活又過了一個星期，我忽然想起我有一張相片在老吳那兒，那天在旅館因一時氣憤忘記向他索回便回公會來。這張相片雖然沒什麼用處，但放在老吳那裡是不十分妥當的，以他這麼個什麼壞事都敢做的人，誰又敢說他不把我的相片作為一種壞事的工具。有一張相片在他那兒終非善策，我得把這張相片向他收回才行的。也幸得他以前開有他的一个住址給我，我可以到他那兒索回相片來。

老吳的住址是在東區的一條無尾巷，雖是鄉村區的一條小路，離大路並不遠，只有百來多公尺。在大路邊的車站下車，不用五分鐘，便可步行到這條小路了。這條無尾巷是那條小路三條小巷的第一條，由巷頭到巷尾只有六七十公尺長，兩邊各有十多間寬狹並不一致，却是半磚半木板的樓屋。就是逐家訪問吧，也不用半點鐘便可訪問透了，却沒有老吳這一家。心理想：許是我抄錯了他的地址了，他的屋子既沒在這條小巷，或許在右邊的那條小巷也不一定，便跑到右邊那小巷去。我由巷頭問到巷尾，都沒有老吳的屋子，大家都說這條巷不是叫做無尾巷，無尾巷祇是我剛才訪問過了的那一條。既然他開給我的地址叫無尾巷，而無尾巷這兒又只有一條，自不必再去訪問了。訪不到老吳，心理一時甚是惆悵，這個混蛋素以說謊出名，難保他開給我的地址只是向我開玩笑。回到大路巴士車站，很是氣憤，心裡暗自發誓，下次碰見他，別的且不跟他拉扯，先揍了他幾下拳頭再說。自認現在在氣力上，他是打不過我的。正在這麼憤恨的當兒，對面車站已停着一輛巴士車，那個替公會裡面幾個寄宿職

工洗衣的鄒媽，手裡挽着個菜籃由對面馬路越過來。這鄒媽只有四十多歲，面目也還端正，來公會取衣服時也很風趣的高興跟人說玩笑。平時對異性也很大方的，並不因她是個婦人而顯得忸怩。故鄒媽一見着我，便向這邊車站跑來的笑着對我說：

「黃先生！怎麼到這兒來了？莫不是來請我去看戲？」

「唉呀！鄒媽！」我苦笑着說。「就不怕讓你男人聽見喝你的醋，給路人聽見也不好意思哩！」

「我男人麼？一早到工廠做工去了，就是給他撞見了，他才不會那麼的小氣鬼要來喝我的醋。路

人麼，那才河水犯不着井水哩！」鄒媽還是笑着說「那你黃先生到這兒來有什麼貴幹呢？」

「我是來這兒找個姓吳的熟人，他說他住在這兒的無尾巷，剛才我到那兒訪過了，却沒有一家姓吳的。」我說。

「姓吳的熟人？鄒媽楞了一下，接着說「我是上個星期剛搬到這兒來的，也在無尾巷，來來來！到我屋裡喝杯茶，等我替你問一下。」

「就是你男人不吃酸的，你也不怕人家閒話麼？」我笑着說。

「黃先生！難怪你不知道，我還沒送個請柬給你哩，我的那個在工廠做工的女兒，下個月就要做新娘子了。我也快給人叫外婆了。一個四十多五十就快到的女人，人家還要閒話，難道人家的嘴是生來說白道黑的麼？不要多話了，快到我屋裡喝杯茶，你要找那個姓吳的，待我一問便知分曉了。」

鄒媽說着，不容我躊躇，她像趕鴨子似的竟趕着我跟她跑。她的屋子便在這條無尾巷最末的一間，大門是關着的。鄒媽用拳頭輕輕的敲了兩下，又呼叫着誰的名字，便聽見有孩子由樓上奔下來搶叫着媽媽。等大門開了，是兩個十二三歲和十三四歲的黃毛丫頭。見我跟着來了，竟愣住的也不笑了，

只是眼光光的瞪着我。鄒媽把茶盤遞給那個大一點的女孩，隨手把門關了，要我到樓上去。

那是一間一廳一房的簡陋房子，廚房浴室是在後面晒台上的。鄒媽要我在廳上坐，要她的那個大丫頭把茶來敬我，便對我說，她租的只是樓上，樓下却是住着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何媽和她的一個二十多歲的兒子。母子兩人日裡都出去做工，晚上才回來，今天是星期日，母子都不用去做工。兒子却是到那兒看戲行街了。何媽却是一早便到市區買東西，都快十一點鐘了，她也該回來煮午飯了，她在這兒已居住十多年，是這兒一個土地婆了，有沒有個姓吳的在這兒居住，問她便知道了。

鄒媽那樣的好客，我也就不太做作了，雖然她女兒端來給我的是杯清茶，我還是把茶飲個乾淨。遺憾的是跟鄒媽還聊不夠十分鐘，便聽隔壁有小女孩啼哭的聲音，哭得很是傷心。上面說過了，這無尾巷的房屋都是半磚半木板的，下面是用磚隔開，樓上却用木板。儘管木板釘得很嚴密，板片之間還間有木條，但隔壁有什麼聲音還是聽見的。給這兩個女孩子的哭聲吵得很煩心，奇怪的好像沒人在哄她們不要哭。我正在奇怪，鄒媽看出我有點納悶了，便嘆口氣說：

「搬來這兒居住這幾天中，我什麼都覺得很滿意。這兒的市場離這兒還不夠一塊石，搭車是三個站，行路也不用十五分鐘，買菜買東西很便利，半點鐘便可來回了。又是偏僻小巷，很少車子到這兒來的，也不吵。日裡大家都有一份工作做，多半到那兒做工去了，不曾聽過那一家有什麼吵鬧煩人的事。就是我們這一間，樓下是她們姓何的母子，大家都和睦相安，有什麼話也都能坦白相告。糟糕的便是隔壁樓上，不知是住着個什麼人，日裡常聽到這兩個女孩在啼哭，好像也沒人理睬，由着她們啼哭。有過幾次想問何媽，却是何媽日裡須到市區去，晚上才回來，等她回來了，我又忘記去問她。」

「怎麼由着她們啼哭，却沒人去哄她，好像是沒有父母的。要有大人，那能由着孩子這樣哀哀的哭着呢！」我皺着眉說。

「我也是這麼想的，要說是有父母的孩子，決不會讓自己的孩子這樣哭着的。搬來這兒，就只有這樁事情上使我最心煩。」

「你搬到這兒來頭一天便聽到這兩個女孩的哭聲？」

「還不是！剛搬到這兒來便聽到這樣的哭聲。這幾天來，給我有個經驗了，好像她們的哭聲是有時間的，總是在午前十一點鐘這個時候。晚間也會聽過她們的哭聲的，却一下子好像便給人哄靜了。唯有在這個時候，却是哭着不停，真不知是什麼緣故。」

鄒媽說到這兒，下面的大門響了。鄒媽一聽下面門兒響着，知道是那個叫什麼何媽的回來了，便跑到梯頭向下面嚷着：

「何媽！且到樓上坐一坐，這兒有位先生想向你問些話。」

「是那位先生要向我問話呀？」下面那婦人也大聲的回着。

「你到樓上來便知道了。我昨天買到一包上等的咖啡粉，等我泡杯咖啡請你。」鄒媽笑着說。  
「我要煮午飯吃了，還喝咖啡。」那婦人一邊說，一邊扶着梯子上樓來了。

鄒媽見她起來了，招呼她在桌子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着，指着我對她說：

「何媽！這位是黃先生！是公會裡面的一個書記，他的衣服是我替他洗的。早上獨自到這兒來，要訪一個姓吳的朋友，却是問來問去，都沒有一家是姓吳的。就要回去了，在車站上碰到我，給我請來屋裡坐的，我說等你回來時問你，你一定知道的，便在這兒……」

「要訪一個姓吳的？」何媽岔着鄒媽的話說，却把眼睛看着我。

「是的！一個姓吳的人。」我客氣地說。

「這個這個……」何媽思索了一下，像是給她想到了，對我笑着說「黃先生！是不是一個跟你一般年紀的，吃得滿臉肥肉的人？」

「正是跟我一般年紀的人，吃得滿臉橫肉的。」我笑着說。

「頂上剪着個人家說是陸軍頭，還有個鈎鈎的鷹鼻？」

「正是這個剪平頭，有個鷹鼻的人。」我心裡暗自高興找到了人了。

「黃先生！這個剪平頭有個鷹鼻的人原來是你的朋友？」何媽皺着眉，好像覺得我有這麼個朋友在她看來是不怎樣光榮似的。

「他可不是我的朋友，勉強說起來只能算做是個相識的人。」我說。

「我就說呀！」何媽把那攢着的眉展開來了「黃先生！我也不怕你發惱，一個人寧可沒有朋友，也不好跟他做起朋友來的。」

「實在他并不是我的朋友，我是有件東西在他那兒，到這兒來向他索回罷了。」

何媽聽我說有件東西在他那兒，却不知只是一張沒用處的相片，以為我有什麼重要的東西給他騙走了，竟替我頓足可惜了起來：

「你黃先生來遲了一步了！要在上個星期到這兒還可以找到他，到底給他騙走了什麼東西去了？」

「那他以前是住在那一間？」我忽又失望起來了。

「便是隔壁那一間。」何媽指着剛才孩子發出哭聲來的那間。「那姓吳的只在這兒住了幾個月，也不知因什麼緣故，便把他來這裡時帶來的兩個女孩子賣給一個以前曾當過妓女的女人，帶着另一個女人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帶着另一個女人，不是他的老婆麼？」

「他的老婆聽說在柔佛，在這兒的都是和他姘居的。他到這兒居住時是帶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要搬到別處的時候却是個只有二十零歲的女人和他一起跑。」

聽何媽的話，使我驟然省悟起來了。這混蛋那次在人家的送殯那天，告訴我老梁的兩個女孩子是他收養的，還對我認真地說，我要是不信，可到他屋裡看看，莫不是那兩個啼啼哭哭的女孩子便是老梁的女兒。我這樣想着，便問何媽說：

「那兩個女孩子不是他自己的女兒嗎？」

「要是他自己的女兒，這該死的就是再沒人性，也不會把自己的女兒買給個老妓。那兩個女孩子，聽說是人家的女孩子，由他領來撫養的。」

由何媽的口裡，我已料定那兩個女孩子是老梁的女兒了，但爲了要弄得清楚些，我還是把話勾問着她。

「何媽！你知道不知道那兩個女孩子是他怎樣帶到這兒來的嗎？她們親生的父母姓什麼可曾聽人說過嗎？」

「姓吳這個鬼，在這兒還住不到半年哩，便已跟人吵過三幾次嘴了。這兒左右前後鄰居，沒有一個願意跟他來往。要不，他也沒那麼快便搬到別處去了。既然沒人願意跟他交談，他屋裡的事，誰耐

煩去理他。倒是耳邊兒聽來聽去，說是那兩個女孩子的父親，是他以前的一個朋友，現在倒霉了，養不起那麼多的孩子，才把那兩個女孩子領來。對他的朋友說，是要把他的女兒帶到柔佛他的老婆那兒去的，養倒是由他養有五六個月了，是他要搬走時才賣給那個老妓。」何媽說。

「怎麼這兩個女孩子老是啼哭呢？剛才聽鄒媽說，自她搬來這兒，幾乎天天聽見她們在啼哭，尤其在十一點鐘前後這段時間。到底那老妓到那兒去了？難道就只有這兩個女孩子，再沒有其他人麼？」

「老妓搬來這兒時只見她單一個人，這個星期來也沒見人到她屋裡去，她每天都是在這個時候到街上買菜的。不知是不是她到街上買菜，怕兩個女孩子逃跑了，便禁在屋子裡面，女孩子害怕了便哭了起來。」何媽說。

「真是作孽呀！」鄒媽嘆口氣來「要她們自己的父母知道了，不是難過死了嗎？」

「她樓下沒人居住嗎？」我說。

「以前那姓吳的只租樓上，樓下原有一個姓謝的先生，夫妻兩都在學堂裡賣東西。在這兒也住快兩年了，大家都和氣相處。却是這姓吳的搬來了，和他那姘頭常常是日裡出去，半夜三更的才回來，叫門打戶的，吵得人家都睡不着覺。謝先生也曾好話相勸，姓吳的却說這是他的自由，他高興那個時候回來都用不着人干涉。謝先生是個安份守己的人，知道跟這種人爭理由是沒有用處的，便自己搬走了。謝先生搬出後，也會有人來看過房子的，却是聽人說過跟那姓吳的一起居住，決不是好鄰居，便都中止了。」何媽說。

「現在還空着嗎？」我說。

「已空了四個月了，自那姓吳的搬來後，還沒有人來看過房子。」何媽說。

聽了何媽上面的話，我已確知那是老梁的女孩子了。現在近在咫尺，是應該親眼見見她們到底因何緣故啼哭才好的，却又不知該怎樣才能見那兩個女孩子。忽然靈機一動，便問何媽說：

「既然這房子空着，恰巧我有一個朋友近來託我租房子，不知這房子的業主住在那兒，我倒想過那邊看看。」

「你的朋友託你租房子？」何媽說「他是個怎樣的人？做什麼事的？有幾個孩子？」

「我的朋友是在一間商店當書記的，夫妻倆只有兩個孩子。大的八九歲了，小的只有三四歲，是一個相當老實的人。」我胡謅着說「何媽！你知道那業主是住在那兒嗎？」

「我當然是知道的。」何媽微笑着說「只是他們住在市區，離這兒可就太遠了。真的要租房子，也不必那麼麻煩親自去見他的，他有鎖匙在我身上。我跟他算是遠親，他是託我看管的。你要過那邊看看，我可以把房門開給你去看。」

「那就太好了！何媽！我們現在便過去那邊看看。」

我心裡盤算着，趁現在那老妓尚未回來，或者可以給我溜到樓上看個究竟，稍遲點那老妓回來了，就沒這個機會了。我心裡這樣想着，便由椅子上站了起來，却聽鄒媽說：

「咖啡就泡好了，黃先生！喝杯咖啡再過那邊去。」

要等到喝完杯咖啡，那麼熱燙燙的，至少得遲多十分鐘。我得爭取點時間，現在不趁便觀察個清楚，由公會再到這兒來不是那麼容易的，便對鄒媽說：

「就在隔壁罷了，你先把咖啡泡好放在桌上，我們過那邊看看便回來，也不用十分鐘。等我們看

好房子再回來，緩慢的喝着咖啡，豈不更好麼？」

，便陪着我到外面來。鄒媽也尾跟着，到隔壁開了門一看，這一排房屋都是一樣子的，到樓上的樓梯，都設在下面房子的一邊，進了大門，右邊便是通到樓上去的樓梯了。只是用木板把樓梯和下面房子隔開。如果樓上樓下是同一家人呢，便不用木板隔開了。如果是兩家人呢，就得用木板隔開，另外開門了。這種房屋的格局再簡單不過，樓上樓下都是一樣，一廳一房，廚房浴室都在後面。

看房子只是我的託詞，真的要租房子，這種房間一眼就能看個清楚了。心裡只是想着樓上那兩個老梁的女孩子，要撒賴自己跑到樓上去看，在鄒媽何媽眼裡實在不像樣。真的想不顧一切跑到樓上去，樓上的房門當然是鎖着的，能不能看到裡面兩個女孩子也成問題。尋思了一回，覺得在這樁事情上還應該對這兩位婦人坦白的。一般上女人總比男人較易於起同情心的，要對她們說了，說不定還能得她們相助哩。我心裡這樣想着，便跟她們回到隔壁來。何媽原不想再到樓上了，要到後面煮飯去了，是我定要她一同到樓上去，說有樁緊要的事想跟她商量，才尾隨着我們也登上樓來。

大家都坐定了，鄒媽的咖啡也都倒在茶杯上，我喝了兩口咖啡，便一本正經地對着她們說：

「何媽！鄒媽！我今天到這兒來，原是我有一張相片放在那姓吳的身上。這姓吳的是個什麼人，你們都知道了，也不用我來細說，我怕他會把我的相片拿去利用，特到這兒來向他索回。不想却發現了隔壁樓上那兩個啼哭的女孩子，這兩個哀哀哭着的女孩子我雖未親眼見過，不敢確定是不是我以前一個朋友的女兒，但憑種種迹象看來，我可以料到有九成是我那個朋友的女兒的。我的這個朋友過去也很有個好境況，只是性情乖謬，好歹不分。我也曾在他們屋裡住過兩個月，就因受不過他的氣到

外面來，到現在已有六年了。這段時間，沒有跟他通過訊息，最近才聽人說，他這兩年來倒霉透了，三二十萬塊錢的家產一下子便完了；還坐了十多個月的監。出監後又疾病纏身，情景很是淒涼。這個姓吳的過去便是他的好朋友，也曾在屋裡居住。聽說他所以會倒霉，跟這姓吳的也脫不了關係。我那個過去的朋友怎麼會把他的女兒付託他撫養，我實在是全不知道，不過照情理來推測，也許是他家裡艱困極了才把他的女孩子付託給那姓吳的。聽鄒媽剛才對我說，她搬到這兒來，就天天聽到這兩個女孩子在啼哭了。我這個朋友過去待我雖很不好，但我想，大人作的孽是不能由孩子來承當的。我很想弄清楚這兩個女孩子到底怎麼給關在房裡哭起來，真的是我那朋友的女兒，我想把她们贖出來。就不是我的朋友的女孩子，大家也應該想個辦法，不再使那兩個女孩子過着這樣的生。現在我想請你們幫個忙，能否想個辦法讓我到隔壁樓上看清楚那兩個女孩子的本來面目。現在你們都不要煮飯了，我們要鄒媽的小姑娘到街上買些現成的東西來吃便行了。」

我說到這兒，便由衣袋裡摸出一張紅色的鈔票來，心理想：三個大人和兩個女孩子有十塊錢就可以吃得飽了，便把那十塊錢遞給鄒媽那個大一點的女孩子。鄒媽何媽聽我的話，一時也很激動起來，口裡不停的唸着阿彌陀佛。但鄒媽看我拿出錢來要她的女兒到街上買東西吃，她却過來攔阻，說什麼我到這兒來是客，應該由她作東才對的。她替我洗了一個月的衣服，也只有十塊錢，我怎能由她出錢來請我，還是我惱了，不容分說，把錢強交給她的女孩子才罷了。

在吃飯時間，鄒媽對我說：

「這老妓既是那姓吳招來居住的，當然少不了和他有點關係，黃先生！等下子我陪着你到隔壁樓上問她便行了。」

「她雖是個老妓，黃先生却是個男人，大家陌陌生生的，她未必肯讓黃先生到她的房裡去。由她擋住門上說話，黃先生依然無法看清楚那兩個女孩子。」何媽獻議着說「這樣罷，等吃過了飯，就讓  
我先去纏着她。前兩天，她說後面廚房有些兒漏了，大雨時滴滴嗒嗒很是麻煩。是我對她說等我有空  
到樓上看一看，看看那兒漏了好叫個泥水匠補一補便行了。現在正好趁着這個機會，我要她陪我到後  
面去，鄒媽和黃先生隨後跟着上樓，探個頭先在廳中看一眼，再由鄒媽出聲找人便行了。」

聽何媽的話，覺得何媽這個計謀很好，何媽先到樓上說明來意，匆遽間她定不會把門關下來。自  
己便和鄒媽尾隨上去，那兩個女孩子既在大廳，一眼便能看清楚是不是老梁的女孩子了。

吃過了飯，剛抹過了嘴，何媽便催着要過隔壁去。她把門開了，便一逕的自登上樓上去，待差不  
多到樓上了，便聽她出聲叫着：

「二姑！我到樓上來了啦！」

樓上的房門原只虛掩着的，便聽裡面有個女人出聲要何媽進去，何媽便進去了。接着便聽她們喋  
喋唼唼的不知說些什麼話，便聽樓板響着，想是都到後面去了。我和鄒媽兩個人等她們到後面去了，  
便跟着上樓來，房門是洞開着，站在房門外，只稍偏着頭兒，便見兩個女孩子坐在桌子一邊的樓板上  
。大的已有七八歲了，該是我以前在老梁屋裡時那個兩歲大的女孩子。一眼看去，臉兒還髣髴的有那  
個輪廓，一對明亮的眼睛，還沒多變。祇是當時吃得白白胖胖，像個洋娃娃，很惹人可愛，現在可就  
癟下來了！雖不至於說滿臉菜色，却也看不出是個健康的女孩子。看她眉尖兒緊緊的攢着，一個七八  
歲的女孩子，本該天真活潑的，不應肩負人世的艱辛的，但看她現在却緊緊的鎖着眉！她過的是什麼  
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看她面前擺着一個飯碗，用匙子把碗裡的飯送到口裡去，見着我，也不大感

到驚詫，祇看我一眼，依然吃她的飯。那個小的呢，該有五六歲了，想是我在老梁屋裡時那個還在他老婆的肚裡的。却也生得很討人歡喜，雖然瘦了一點，眼睛却是靈活神采，很酷肖老梁的妻子，是老梁的女孩子無疑了。面前也放着個飯碗，却看她口裡咬着匙子，只對我發楞。鄒媽在我的一邊，忽然叫了起來：

「二姑！有位先生要來問話。」

那位叫二姑的聽房門外有人叫她，便應着聲出來了，後面還跟着何媽。或許見我是個陌生的人，心裡不大高興，皺着眉問鄒媽說：

「要問我什麼話？」

爲了要想把事情進行得順利些，雖然見這位叫二姑的很有點不近人情，冷面冷孔的對着來客，我還是微笑着客客氣氣的對她說：

「我是來這兒找位姓吳的先生，他以前告訴我住在這兒的。」

「找他做什麼？」還是那副馬臉孔「他以前是住在這兒的，現在已搬到別處去了。」

我心理想：要是對她說實話，說是來向老吳索回張相片，她一定要嫌我來討她的麻煩了，說不定會對我說些令人憤怒的話，這麼一來，便很容易跟她衝突了，這可不是好辦法，想了一下，便對她說

「他有一筆錢在我這兒，是他要我向人討回來的，現在想交還他。」

「這筆要交還他的錢多不多？如果只是三兩百塊錢，不妨放在我這兒，等我替你交還他便行了。」

老妓便是老妓，老妓是只認識錢不認識人的。一聽我說有筆錢親自拿來還老吳，那個馬臉一下子便短了半截了，換了個春風滿面的臉，就像她以前迎接嫖客那種嘴臉，竟說得那麼容易的要我把錢交給她。

「比這三兩百塊錢多一點。不過，這是人家把東西向吳先生抵押的錢，現在人家既把錢來還吳先生，吳先生當然要把押在他那兒的東西還人家的。」我說。

「一件東西便可以向他押幾百塊錢。」老妓瞟了我一眼似乎有點懷疑了「到底是什麼東西押在他那兒？」

「是個純金的自動手錶，原價該值千多塊錢，就是押到當店去，也可以押得幾百塊錢的。不過當店要利息，吳先生却因我的關係，并不要人家的利息。」

「老吳不要人家的利錢？」老妓攢着眉，似乎感到很奇怪。

我這個謊話編得太不行了，在我編過的謊話中算是這個編得最劣拙了。老吳不要人家的利錢，當店許也會做到不要人家的利息的。當店真的不要人家的利息，那他們不是要喝西北風嗎？連老妓都不信老吳不要人家的利錢，老吳滿臉都是錢疤，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老妓雖不大相信我的話，不得不敷衍着我說：

「那你就下個星期來罷，他下個星期定要到這兒來的。」

「那我就下個星期再來好了。」我說。

回到隔壁鄒媽的樓上，跟鄒媽何媽商量了一回，覺得我對老妓編的謊話，老妓要是把話告訴老吳，那這個謊話便破綻了。老吳要是知道我已戳穿他的秘密，把老梁的女孩子賣給那老妓，他是會勸着

老妓把那兩個女孩子藏匿到別處的，那事情便不好辦了。現在所急切的是能夠知道那兩個女孩子是怎樣被虐待的，要能清楚知道那兩個女孩子給關在房裡是怎樣受虐待的情形，那就更容易做事，而且應該趁着老吳未到這兒來之前就得把事弄妥的。因此，覺得明天還須到這兒來，趁那老妓到街上買菜的當兒偷偷的跑到隔壁樓上看個究竟。何媽鄒媽覺得我的話很有理，要我明天再到這兒來。何媽先把開隔壁樓下的大門鎖匙交給鄒媽，好讓她明天到市區去做工時能夠使我和鄒媽到隔壁去。鄒媽到外面收衣服洗濯，通常都是在早上的，爲着幫我的忙，她決定留待午後再到外面去。大家議定了，我便回公會來。

我回到公會，先打了一通電話給老王。因爲前個月聽他說有個很有錢的人，雖然連連生了幾個兒子，却不會有個女兒。現在夫妻倆都過了五十歲了，再生孩子，只好碰着奇蹟。而這種奇蹟，却不容易碰見的。而他們的幾個男兒，老大老二已學成在社會做事了。老三老四和老幺，也都在讀大學中學。家庭雖然富裕舒適，却不免有點寂寞，很想向人要一兩個女兒來撫養。條件是要那面目姣好，而家庭又是窮困的。尋找了好些時候，却還找不到適當的人家的女孩子來做女兒。論家庭窮困，老梁是不用說的了。論面目姣好，老梁這兩個女孩子是很容易中選的。就不知他們現在是否已經有人家的女孩子了，因此才打個電話問他。

老王在電話裡，却告訴我說那對夫婦已有一個人家的女孩子送來給他們做女兒了，今年已十一二歲了。不過如果有適當的，他們還要一兩個年紀小一點的女孩子。把我今天我碰見的事和我心裡要做的事告訴他，不想大大獲得老王的讚譽，還說一定要幫我完成這項心事。孩子既有個棲身的地方，我便可以大大放心的睡穩覺了。

## 第十五章

### 第二天

二天，我把公會該做的事都提早做好了，託了老鄭向主管的人告了半天的假，便到鄒媽的屋裡來。

到鄒媽屋裡，已快十一點鐘了，鄒媽正在樓上等我。剛一坐定，還未喝下鄒媽替我泡來的那杯咖啡哩，便聽隔壁那兩個女孩子哭了起來了，便看鄒媽對我做個鬼臉說：

「那老妓又要到街上了。」

我們靜坐着留心細聽，一會兒，果然聽見隔壁樓下大門都響着了，證明鄒媽的話沒錯，那老妓果真到街上去了。隔壁那兩個女孩子的哭聲更大了，使我心裡很不好過。再過五分鐘，預計那老妓已到大路等車搭了，我向前面的窗子望出去，已見不到那老妓了，迫不急待的，便和鄒媽到隔壁來。鄒媽把大門的鎖開了，向樓上一看，上面的房門已鎖着個大鎖頭了，這顯示老妓已沒在房裡了。我躡着脚步的便登到樓上去，相了一回，在那扇房門的門板上，可找不到一絲兒縫兒孔兒的可以窺見裡面。却是那扇房門上面有一塊跟房門一樣寬，約有八九寸高，參差的只釘着一些板條的通風豆乾格，每一格子都有兩寸見方。只要攀到上面去，是可以窺見裡面的，這須要有把長腳凳子才能把眼睛湊到格子上去。我跟鄒媽說了，她却說她屋裡有把高腳櫈子，等她搬來。待鄒媽的櫈子搬來了，我便小心的踏上櫈子上，恰好那豆乾格的通風板和我的頭部一樣高，可以清楚的看見裡面。我的天！一眼便見那兩個女孩子被綁在裡面房門的兩邊，裡面的房門已關着了。這樣綁在房門外，便像門神似的做着哼哈兩員

大將了。這樣綁着，難怪她們天天要哭起來，她們好像是闖下滔天的大罪來，要這麼綁着示衆的。只是兩個天真未鑿的女孩子罷了！却把她們雙手反剪起來綁着，綁個大賊頭也不用這樣綁法的。却綁的她們一點動盪都不得。要有什麼水火意外，那這兩個女孩子只有眼睜睜面對驚險了！看那兩張小臉上都是一樣的，眼兒眉兒嘴兒，沒有一個地方不顯示着惶恐。我由櫈子下來。要鄒媽登上去看，鄒媽只一眼，便大聲的罵了起來：

「這騷貨心腸比鐵還硬哩！把兩個女孩子綁得像個死囚，說是防她們逃跑，外面的房門已下了鎖了。」

我要鄒媽下來，我再登上去看清楚點。那個小一點的女孩子腳邊還泡着尿哩，我心裡不會有過這樣的難過，很想破門進去把兩個女孩子解了綁。但這樣做便要涉及法律了。那更加拖泥帶水了，這得忍一忍的。我試圖跟裡面的孩子說話，只噓了兩聲，裡面的孩子一聽有什麼奇怪的聲音，唬得她們更哭得大聲了。這可不是好辦法，由櫈子下來，便和鄒媽回到鄒媽的樓上，跟她商量了一回。想到老妓這樣的虐待那兩個女孩子，非報警把她捉去坐監不可的。但要這樣做，就不免驚天動地，勞動着記者老爺來寫新聞了。自己便變成了新聞裡面的人物了。麻煩就多了。而這老妓心腸雖不好，禍首却是那混蛋老吳，沒有老吳把孩子買給她，她要虐待孩子也沒孩子可以虐待。誰人願意把自己的親生骨肉賣給人這樣的虐待呢？也不知這老妓到底是花了多少錢從老吳手裡買到這兩個女孩子的。預備把這兩個女孩子撫養大來從事那項企圖。覺得還是以不張揚的辦法來解決這樁事的，便對鄒媽說：

「你等何媽今晚回來，把今天的事告訴她。何媽比你更能說話，你就要何媽對那婊子說『昨天到這兒來的那位先生，不是要來還老吳的錢的，是一個在警察局做事的公務人員到這兒來調查一樁案件

。因為最近有人到警察局報案，說被拐走了兩個女孩子。他今晨又到這兒來，碰巧你到街上去，便在樓上的那扇房門上面的格子向裡面窺探，見你綁着那兩個女孩子在裡面房門外，那情景他已拍成照片了。這是一樁非常嚴重的犯法勾當，報到案上，免不了要把你捉去坐三五年的監的。現在算是看在我臉上，要我來問你那兩個女孩子你是花了多少錢向那姓吳買來的，他願意向你贖回，你要快點作個決定，報到案上那就不得了！」

回到公會，吃完了晚飯，便躺到自己的床上想：那個很有錢的人要人家的女孩子去撫養，已聽過老王的話了，那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老梁只把他的女兒暫時託老吳撫養，並不是賣給他的。要是送到那有錢人那兒去，將來老梁要他的孩子時怎麼辦？這個得跟老王商量商量才行。只是在電話裡怕弄不清楚，得要跟他當面斟酌的，經我這麼一想，覺得該趕快到老王那兒跟他見面。於是我就也不睡了，爬起來，換了衣服，便到老王那兒去。幸好老王晚上很少到街上去，到他屋裡，他正好不舒服地口裡咬着一支飯後香烟躺在籐椅上看報哩。他一見了我，便笑着說：

「老黃！你真好本事，也不用替人替你拉縛，竟跟那個有財有色的女老板姘上了。」

「誰說的？我是專誠來這兒跟你商量一樁緊要的事呀！沒來由把我拿來玩笑。」我皺着眉說。

「聯誼社那邊有人見你到旅館跟那咖啡店的女老板會面呀，我的話是由那兒來的，你認為是跟你開玩笑，也就罷了。現在有什麼緊要的事想跟我商量？」老王斂着笑說。

（聯誼社那兒竟傳出這種聲氣，那就非先告訴老王這樁事情的端末不可了。而且這樁事情也牽連到這一兩天來所碰見的事。因此，我且把那兩個女孩子的事暫撇在一邊，從頭到尾地把那天在李先生岳父喪事那兒怎樣碰到老吳，又怎樣的他那麼熱心的替我作伐，又怎樣要我到旅館去，那老吳又怎樣替

他的嬸娘對我開出三個條件。當我講到那女老板三個條件的時候，把個老王笑得差些兒斷了氣，等他笑夠了，又對我開個玩笑說：

「那女老板自己貪吃野味，却又提防她的女兒給你佔了便宜，你也何妨暫時答應她，以後的事誰又知道呢。將來把她們母女做一擣的挑起來，那才叫做一射雙鵠哩。」

「可惜我不姓王，在你或者就適合些。」我皺着眉說「我是特地來跟你商談正經的事，你却老扯到玩笑了。」

「好啦好啦！」老王忍着笑說「你就把你要求來跟我商量的事說下來好啦。」

我把這兩天來所碰見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他，特別強調了今天所見的老梁那兩個女孩子受虐待的情狀，老王聽到這兒，要再玩笑也玩笑不來了，看他略一沉吟，便問我說：

「你是來跟我商量贖回那兩個女孩子的款項嗎？」

「如果是幾百塊錢的事，我可以獨力承當。要是超過一千塊錢，再另來商量……」

「也不用你獨力出錢的。」老王說「只要那余先生認爲那兩個女孩子值得收來撫養，比這更多的錢，余先生都出得來。」

「他們有錢人當然不會把這筆錢當回事，問題是在於老梁並不是把那兩個女孩子賣給那姓吳的。如果他將來要領回孩子，那就很費周折了。也許你認爲這是老吳作的孽，我們無須過問。但我以為不把這事情承當起來做則已，要做起來，就該有頭有尾。我的意思是，把孩子贖出來，這筆錢也許我自己擔承得來。要把孩子贖出來撫養，你知道，我是個無家無室的人，一個人寄居在公會裡是可以的，帶着孩子在公會居住便不像樣了。要是余先生是抱着個慈悲的心來撫養人家的孩子，便由他領去撫養

。一面我可以通知老梁，以後如果境況好轉，得由他領回。就不知余先生肯不肯照這樣來撫養人家的孩子？」

「都在我身上，老黃！這個好人不能由你一個人獨做，我也得分些才行。余先生是我最了解的一個有錢而又善於用錢的人，我要是把你這兩天來所作所為告訴他，他一定會豎起姆指來說『這個老黃幹得好幹得好！好人是該助他一臂的』，你只去通知你的朋友老梁就行了。」



## 第十六章

天，我再到鄒媽那兒去，何媽鄒媽這天都沒出門，專誠在屋裡等我哩。何媽是在市區替人家做家務，領的是人家的月薪，不去一天，是要商得僱主的同意的。像這種好事，當然得到她的僱主同情。鄒媽祇是收人家穿過的衣服回來屋裡洗，算是自由職業，到外面收衣服的時間是可以自己變通，不妨礙她的工作。鄒媽一見着我，便對我說：

「黃先生！事情弄妥了。那個騷貨雖惡，一聽你是警察局裡的人，又把她綁着的那兩個女孩子拍成照片，這就證據確鑿了，要再強硬。也強硬不來。也虧何媽很會說話，何媽對她說『這是一種傷天害理的事，控到法庭去，五年，七年的監禁人家還要嫌輕哩。黃先生原想即刻打電話通知警察局，派隊警員來把你捉去，是我做好做歹的把黃先生勸住了。說這樁事也不該由你獨自承當，要不是那姓吳的把孩子賣給你，也就不用提防着孩子逃跑把她們綁了起來。也不知道你是花了多少錢向那姓吳的買到這兩個孩子的，要被捉到警察局裡去，不但血本全虧，還要入獄，却由那姓吳的在外面逍遙，也就太不公了』她一聽何媽的話，連忙對何媽說了許多好話，說那兩個女孩子，是她花了五百五十塊錢向那姓吳的買來的。那個大一點的孩子是三百塊錢。那個小的是二百五十塊錢。心想把她們養大後再說。先給那姓吳的拿去三百塊錢，聲明其餘二百五十塊錢下個星期交清，同時把兩個孩子的出生紙送來。昨天是黃先生對她說有一筆錢要還那個姓吳的，她却當真的到那姓吳居住的地方去通知他，不想到那兒，那姓吳的已不知搬到那兒去了。雖然少出了二百五十塊錢，却拿不到孩子的出生紙，使她很

是懷疑，現在才知道是給那姓吳騙了去了。」

聽鄒媽的話，這老妓原也值得同情。但她不該把兩個女孩子綁得那樣子的使人看了傷心，這份虐待孩子的行爲，是不可饒恕的。我想了一下，因何媽比較會說話，便對何媽說：

「何媽！你再過那邊對那老妓說，這筆她向老吳買孩子的錢我可以還給她，那就是她已交付老吳的那三百塊錢。但她把孩子綁成那樣子，我要不懲戒她，我心裡是受不了的。昨天報上登載有幾個失去大人的孩子，通過報章請求人援助，你要那老妓先送五十塊錢到報館去作為援助那幾個孩子的捐款，把報館的收條帶回來，再把那兩個女孩子送到這邊來，我在這兒等着她，三百塊錢我一分不少的交還她。」

這樁事情總算進行得很順利，我截了一輛的士。把兩個女孩子先送到老王那兒，再由老王陪着到那余先生的屋裡去。老梁的這兩個女孩子，都生得很討人歡喜，余先生夫婦見着了，也高興得不得了，當然願意無條件的撫養着這兩個女孩子。兩個女孩子到余先生那兒，真是如魚得水，臉上那緊攢着的眉尖已展開去了，也蹦蹦跳跳的跟余先生屋裡的人有說有笑了。

這事已告一段落，現在我得到老梁那兒通知他。想起六年前在他屋裡受他的侮辱，那道深深的烙印還留在我的心裡，要抹去它實太不容易。但不到他屋裡去告知他的兩個女孩子的情形似乎這份善意便做到不徹底。要到他屋裡去殊有違背着我的素性。夜裡躺在床上那份矛盾的心情攬得我很不好過，也罷！他現在已家破人分離了，再去記他的舊惡，便顯得自己器之不宏了。幸好那天那混蛋老孫曾透露了老梁的近址給我，他說老梁現在是住在他以前住過的那條路尾的亞答屋，那兒只有幾間亞答屋，一問便知道了。

第二天，我便按址到那兒去，到底六年的時間也算不得久，那條路的景象，和舊時差不了多少。還是房屋錯落路面崎嶇，老梁那幢舊時屋子，已是別人的了。既已是別人居住在裡面，也就用不着去觀察了，我只低着頭一路照着老孫的話跑去。在路盡頭右邊，果有一間大亞答屋，比那幾間疏疏落落圍繞着在它四週的亞答屋要大的多。裡面被分隔成八九間房子，分租給那些窮苦人家。我進到裡面一問，也就有人指示我老梁是住在那間房了。

這是一間用粗糙木板搭成的一間大木板屋，上面是蓋着亞答的。在那八九間房中，老梁的只佔着近大門的兩間房。在房門外張望了一回，便有一個五十多歲穿着紗籠的婦人出來問我了：

「你是要來找那一位的？」

「我是要來找個姓梁的。」我說。

「這兒姓梁的倒有三四家，不知你是要找那一個？」

我心理想：也不用再叫他做國棟了，憨豬原是他的本來名字。他叫憨豬的時候，還是個懂人情識好歹的。叫起國棟來便變得乖張戾氣了，半點不通人情了，只算是個衣冠怪物了。可見一個人的名字是不能代表他的品德學問的，還是叫他的本來名字吧。

「是那個叫憨豬的。」

「他便是我的兄弟，有什麼事找他嗎？」

原來她是老梁的姊姊，這老梁也有個姊妹，這點在我倒不清楚。幼年時做鄰居的時候，他屋裡原是沒有姊妹的，祇聽說暹羅那邊還有他的骨肉兄弟，想來她該是由那邊過來的。她一聽說我是來找她的兄弟，慌忙讓我進到房裡去。那是由兩間連在一起的房子開了房門相通的，裡面的一間想來該是臥

室，却是一張褪了色的布幔低垂着，看不見裡面。外面這一間，也就是我現在身在其中的這一間，應該算是起坐間了。但東北兩方的板壁邊成一直角的還放着兩張帆布床，布床上亂堆着些枕頭被褥，晚間當然有人在布床上睡覺的。中間放着一張圓桌子，週遭配着幾把舊交椅。西面那一邊的壁邊，放着一個破舊衣櫥，通過那扇玻璃櫥門，裡面除放了衣服外，還塞上一些其他的東西。亂七八糟，看來很是不順眼。南面這一邊，即是在房門的左手，放着一張八仙桌，桌上放得滿滿的，都是一些飲食的器皿用具，諸如盤碗杯箸，大鍋小盅等等。有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和一個十歲上下的男孩子坐在圓桌邊用小刀削薯皮，雖然已過了六年了，那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還看得出以前寓居在他們屋裡的那個八九歲的女孩。老梁要把她送到美國讀哈佛大學的。那個十歲上下的孩子，却彷彿是從前那個不管什麼東西都要據為己有的那個四五歲的孩子。那個時候吃得白白胖胖，現在可不是那個樣子了。我想：那個時候如有他的體重記錄下來，已過六年了，現在的體重怕不會比當年重了多少。兩個孩子一見我進到裡面，也不用大人吩咐，都自動地退到板壁邊坐在矮凳子上削薯皮了。

我坐到桌邊交椅上，那個自稱是老梁的姊姊的由熱水瓶裡倒了一杯開水來給我，這倒很合我的意思。她要是倒了一杯咖啡或茶什麼的來給我，而我又親眼見到屋裡那種灰塵隨處可見的不甚衛生的情況，就很難有勇氣把杯裡的東西乾到肚裡去的。

「這兒的房子是向人租來的，廚房在後面，是大家公用的，煮了一頓飯都有很大的麻煩，你先生到這兒來，沒什麼好敬你。」她很抱歉地說。

「不用客氣了，我是喝慣白開水的，這杯白開水正合我的意思哩。」爲着表示我確是喝慣白開水的，我把那杯微溫的白開水做兩口的喝下肚裡去，便問她說「憨豬兄到外面去了嗎？」

「在醫院還未出來哩！」老梁的姊姊皺着眉很擔憂地說「他的事想你先生已知道了吧？」

「會聽人家說過一些。」我說。

「給法庭判了十多個月的監，剛由監獄出來，身體就不行了，成天躺在床上養病。上個月聽人家說中秋那天會託那個姓吳的把他的兩個女孩子帶到北馬去，北馬的人到這兒來却說沒這回事。那兩個女孩子不知給那姓吳的帶到那兒去了，這是人家的骨肉呀！要他聽後怎不急得把病更加重了起來，覺得沒把他送到醫院是不行的，便在上個星期到醫院去了。」

「我來這兒，正想告訴他的兩個女孩子的事。」

接下來，我把這幾天所碰見的事和我怎樣把兩個女孩子贖了出來，現在正由一個有錢的慈善家領去撫養的事逐一告訴她。她一聽我原來是爲着那兩個女孩子來的，聽得她眉開眼笑，覺得我到她這兒來做客，那杯白開水未免太不是敬意了，即刻要那個在削甘薯皮的女孩子到附近的咖啡店叫杯咖啡來，却是給我攔阻了，便對她說：

「我是不喝咖啡的，今天我撇開我自己的工作到這兒來，原是來徵求憨豬兄夫妻他們的意見，是否願意讓那余先生替爲撫養。如果不願意，我可以把孩子領回來，憨豬兄既然到醫院去，他的嫂子呢？」

「她麼？晚上要到酒巴去，日裡却嫌這兒嘈雜睡不着覺，在市區她的一個什麼親戚那兒睡覺去了。」

「那我就煩你到醫院說給憨豬兄知道，問問他的意思，願意讓人家替爲撫養便暫時由人家替養。要不，我便把孩子領回來交還他。不過我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如果憨豬兄願意暫時讓人家撫養，要他

不急急於到人家的屋裡去見他的孩子。他要見他的女兒，我可帶她們來公會由他們父女相會。因爲這位余先生，并不是我的親戚朋友，祇是由朋友居間介紹，知道他是個有好心腸的人而已。既然人家好意收留別人的孩子來撫養，情理上我當然不想增加他的麻煩。除非將來余先生自己願意見慾豬兄，那我才可以帶慾豬兄到余先生那兒大家會面。」

我對她這樣開出這個條件，我是恐怕老梁惡習未改，認爲他自己的女兒在那有錢的人家寄養，他可以憑藉着這點關係來難爲人家。這樣一來，非但我的善意變質，余先生的慈心也將枉然。其實，余先生並沒有這個不願意見老梁的意思，那是我替爲顧慮的。當然，這不免有傷害着人的自尊心，假若老梁有自尊心的話。但誰叫他爲人這樣善惡不分，落得這個下場呢？

老梁的姊姊來自北馬，一般來說，北馬的人較南部的人稍爲樸實厚道的。我開出來的條件也許在她內心上不甚愉悅，但在外表上她却給人家看出她很是感激人家的善意，對我真是千感萬謝。說等今晚她送飯菜到醫院時親自告訴老梁，並預知老梁一定很歡喜感激我的，說不定他的病也會聽到這個好消息而減輕。臨走的時候，我開了公會的地址給她，要她告訴老梁之後把老梁的意思帶來公會給我。

## 第十七章

我 是很少替人作好事的，這也不是我的心腸不好，我的心腸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其所以少替人作好事的，最大的原因是 我一向的生活不安定，終年東奔西走。在這個埠頭住上一年半載，又到別的地方呆上十頭八個月，有時連自己都自顧不暇，安能想到別人的事上去。能夠替人做好事的人，大都是行有餘力，自己的生活毫沒問題，在金錢上時間上又有餘裕可以幫助別人，那才有條件能夠替人做好事的。我是近幾年來生活才較安定一點的，尤其是近兩年來在公會做事，使得免有三日京兆之心。在入息上，也可說是我這半輩子來所不曾有過的，那才使我稍稍注意到社會上那些不幸的人上去。不過十塊錢二十塊錢的捐款，只能算是盡了一點同情心。並不能算是替人做好事的。自覺得是在替人做好事的，應該是這次把老梁那兩個女孩子從老妓手裡解放出來。

做過了這次的好事，我自己也很高興，覺得應該獎勵自己一下才行的，要老王和李先生幾個可以談得來的人來吃我的慶功宴了。雖然這種慶功宴掏的是我自己的腰包，但我是樂於出錢來請人吃我認為值得我高興的酒菜的。吃了幾天我自己破鈔的慶功宴，真吃得我滿懷高興，別人也給我請喝得陶陶然了。我正在等候老梁的大姊來告知我老梁的意思，我是預料老梁一聽到他的大姊的話，病會霍然而癒的。在他這種需要以蕃薯為副食的情況之下，有個慈心而又富裕的余先生無條件地替他撫養孩子，還不夠他歡喜麼？

等了幾天，我的慶功宴也着實掏出不少我的鈔票來了，却不見老梁的大姊到公會來告訴我關於老

梁的意思。使我的慶功宴越吃越不安心，不知這位憨豬兄抱的是什麼企圖，這就使我的慶功宴自動停止了。在老王的意思，以爲老梁是要領回他的兩個女孩子的。他要領回他的女兒回家團聚，原是情理之常，別人不能妄參末議。但在他現在的家庭情況，兩個女孩子回家不是又要遭受那艱困的苦難麼？總而言之，我是漸漸失去信心了，覺得我做的這樁好事未必十全十美，因而覺得在這個社會上要做那十全十美的好事也不容易。

公會的職員又要重新選舉了，對於選舉職員的日期是要向會員發出通知書的。公會裡有七八百個會員，通知書雖然是油印的，但在通知書上填寫上各會員的姓名，就不是一樁很容易完成的工作。還要寫上七八百個信封的收信人姓名和中英文地址，雖然臨時可以拉幾個略懂文墨的人來幫忙。總之，是得要我花上十天八天的工作。前幾天爲着老梁那兩個女孩子的事，以爲押後幾天再來做也無妨。前兩三天吃我自己的慶功宴，吃得我醉醺醺的更奮不起精神來工作。這兩天老等不到老梁的大姊來公會。心裡一反感，工作的精神便來了，理他呢！不管老梁的意思怎樣，公會才是我的衣食父母，替公會做事，才是我的本份。這天起來，我重新振作我的工作精神來了。擬了幾則會議程序和議案，寫在銅版紙上，要老鄭放到油印機印成傳單來。自己便着手寫信封了，正在聚精會神的做我的工作，偶然抬起頭來，外面老余引着個衣着很入時的婦人伴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進來。老余進到裡面，先招待那婦人和童子在那右邊的會客室裡去，便大聲的對着我說：

「黃先生！是來找你的呀！」

這裡的會員都是男人，沒有女人來要求做會員的，向來也很少有會員或職員的家眷到公會來的。因此，使我感到很詫異，本是盼望老梁的大姊到來的，她却不來。來了一個我不認識的婦人。既然說

是要找我的，自不能不離開辦公室到會客室來了。不料這個我還認不出是誰的婦人，竟霍地由椅上站了起來對我大聲叫着：

「唉呀！黃叔！都過了六年了，還是吃得那個樣子，半點看不出你會多了六歲了。」

聽聲音，竟是老梁的老婆。這個在當時曾燦爛過一個時候的女人，也只不過是六年，看來已比當時多了十歲了。家庭環境的逆轉固然很容易催人老，我想：還是夜生活使她雖然祇有六年時間而變成兩個人了。在她們屋裡時是聽她叫我做老黃的，現在改口叫我做黃叔了，只得問她說：

「你是慾豬嫂麼？」

「我正是慾豬的女人呀，黃叔！這麼容易便不認得我了。」她說到這兒，要那個站在她一旁的童

子叫着我說「這位便是黃叔呀！還不叫黃叔嗎？」

孩子是最容易變的，尤其是自六七到十多歲，雖然是僅僅幾年的時間，假如是在路上意外碰見，我是半點都認不出的。以時間來推測，現在面對我站着的孩子，應是當時那個叫做阿春的，便問她說：

「這個孩子是不是那個叫阿春的？我可認不出來了。」

「正是這個正是這個！他就叫阿春。」老梁的妻子笑着說「黃叔！你的記性真好，還認出他，在別人，便認不出了。」

他就是那個叫阿春的，老梁預備要送他到美國讀麻省理工學院的。就我僅有的常識，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是世界上頂兒尖兒的學院，沒有那深厚的資質別想能闖得進去的。老梁却很自信的要讓這個孩子將來到該學院讀博士學位。而且預料他對於核子的研究能替這個國家帶來一份無與倫比的榮譽。我

一邊想起老梁的話，一邊向這個孩子相了一下，就眉眼來說，他應該有份小聰明的，如果聰明真的出眉眼的話。但那個時候坐在老梁的肩上當馬騎，還挽着老梁的頭髮當馬鬃的那種頑皮神情不見了，就這麼循規蹈矩的站在一旁很有點文靜。我要她們母子坐到椅上去，便對老梁的妻子說：

「那天我到你們的屋裡去，只碰着慾豬兄的大姊，我把我要告訴慾豬兄的話都向她說了，難道她沒到醫院轉告慾豬兄麼？」

「有的有的！」老梁的妻子說「她已到醫院告知老梁了，也告訴過了我。她本是想到你這兒來的，是我對她說，待我到你這兒就行了。她也不是個會說話的女人，說起話來也不大清楚。所以對她說，待遲些日子我自己來就好了，我也有樁事情要當面央求黃叔哩。這幾天碰來碰去都沒空，今天才抽空到你這兒來。」

「那末，慾豬兄的意思是……」

「他說一切都由黃叔替爲主意就行了，將來要見孩子們呢，也煩黃叔帶來公會見面就行了。他說這次幸虧有黃叔，要沒有你就糟透了。我以前就曾對老梁說不止有一千次，我說黃叔是個正經的人，你應跟他親近要好才行。像老孫老吳，都是些騙錢騙吃的小人，你不該跟他們過份的親密。將來說不定要給他們害得家破人散。果真給我說對了，老梁那該死的就不肯聽我的話，要肯聽我的話，就不會有今日了。」

「我也不是個正經人呀，慾豬嫂！我有時是很不正經的。」

聽這婆娘的話，使我這原不想跟她她開玩笑的心情驀地轉變了，覺得不跟她她開個玩笑是太可惜的。接着，我還沒等她回我的話哩，便又對她笑着說：

「憨豬嫂！你也沒聽過憨豬兄說我會到酒吧去，常常對那些吧女表錯情，還因此弄得給人家……」

「唉呀！黃叔！你那是個這樣的人，我也不用瞞着你，我到這兒來，是經過我好幾天思量的。你別以爲這兒公會的人我不認得，有幾個還跟我喝過酒哩。聽他們說，黃叔是個正經人，什麼壞事都不到過。黃叔！我可以坦白對你說，自老梁這該死的把整個家當都攢垮來，還給人捉去坐監，要不是我到酒吧去，家裡幾個孩子不是要活活餓死了麼？在酒吧裡，我什麼人不曾見過，愈是那有頭有臉一派正經的人，一到裡面去，越發不正經了。他們那裏是去酒吧喝酒，簡直是去討吧女的便宜。真正嗜酒的人，是不到酒吧去的。到酒吧去的人，多半是些不會喝酒的，半杯酒落肚，便裝瘋假癲的什麼骯髒話都說出來了。有的還是急色鬼，不管有人沒人，便當着人家面前動手動腳了。我真是佩服他們，有臉有面的給人請去做什麼首領，看來好像個很正經的人。一到酒吧去，那副假正經的嘴臉便不知那兒去了。這不是我在這兒亂批評他們，是我親身的經驗。不管如何，我現在雖靠酒吧過活，還養了個家，但我總覺一個不到酒吧去的人才能算是個正經人，他們都說不見你到酒吧去的。」

「我到酒吧，他們那裡知道。」我說「我是偷偷摸摸像個竊賊似的去的。其實，揚面正勢的到酒吧去，倒沒有什麼不名譽的，到裡面喝兩杯酒，跟吧女開开玩笑，這有什麼不名譽？唯有偷偷的恐怕人知道的像我這種人到酒吧去，那才大大的不正經哩。」「唉呀！黃叔！別人是自己做了壞事，還怕人家知道。你却是不曾做過壞事，却故意當衆宣揚了起來。我知道，你是高興說玩笑的，偷偷的到酒吧去，鬼才知道，俗話說得好，要人不知道，除非

已不做。我那個時候就不只十次八次的對老梁說，你能做到像黃叔那樣……」

「做到像我黃叔那樣，那才倒霉透頂了。」我說「憨豬兄都曾對你說過了，連我做孩子時鼻孔下面常常掛着兩條清鼻涕，他都記得那麼清楚。在酒吧裡和人爭風吃醋，給人抓着胸兒揍，還虧得有憨豬兄哩，要不，我就給人打得七死八活了。聽得你好不開心，連飯都忘記叫傭人開上來嗎？」

「唉喲！黃叔！我那會就笑得開心起來，要說真的笑了，我是笑那該死的把謊話編得那麼可笑，那會就相信他的話。老梁說謊的本事是大大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誰不知道老梁是專編謊話來打發日子的。他的話連他的大姊都不相信，我會相信他的話麼。」

「然而你是他的老婆呀！」我不客氣地說「你的丈夫老編謊話來戲弄人，你沒有責任要他的謊話少說些麼？」

她給我這麼一說，臉兒似乎有點紅了起來。她原是個標致的女人，雖然近年的夜生活把她弄得蒼老些，到底還是抹不去她的媚，經這麼有些忸怩不自在，就更增加她兩分美麗了。要不是在她屋裡時留給我的印象太深太牢太壞了，人說秀色可餐，一個像她這樣半老的徐娘，是值得人多看幾眼的。但我總覺得她的漂亮只是有點像個綉着花兒的枕頭，要把外面的枕頭袋拆開來，裡面便是一些不堪入眼的敗絮了。一個女人要使人有所思慕的，單單臉上的好看是不夠的，多少要有點端莊嫋淑才行的。看她一時給我說得很不好意思，有些慚愧的樣子，也很後悔我的話是說得太過份了。實在也無須在這個時候來剝她的面皮的，我正有點後悔，然而看她略一低頭之後又有她的話了：

「黃叔！你只知我聽那該死的話覺得好笑，却不知道我夜裡是怎樣規勸着他。我就常常對他說『黃叔來我們這兒也有好幾個星期了，總得替他找樁事做才行的。人家老遠由聯合邦到這兒，難道人家

是來這兒吃你兩餐飯的麼』那該死的聽我的話，也曾頂着我說，他已替你找到幾個可以將就的職事了，却是黃叔自己認為太過委屈着你，不願去做。我更對他說『人家黃叔是個有學問有德行的人，怎麼能隨便替他找些不三不四的工作，應該要替他找一份較為高尚的職業才行的』我的話是對他說過好幾次了，那該死的却不聽我的話。』

這女人說謊的天才，跟她的慾豬兄正是門當戶對，想當年那個做媒的真是了不起，把他們兩人撮合得沒有半絲破綻。但也只是過了六年罷了，她却忘記我這個有學問有德行的人，嘗經一度她要引薦我到她兄弟開創的一間三家村的雜貨店裡面當個打雜兼廚子。本想再幽默她一下，但當面戳破人家的謊言，這或在我們的慾豬兄賢伉儷認為是一樁很平常的事，在我是認為太過欠厚道一點了，還是不揭穿她的謊話為妙。

這時公會裡的人陸續的有人進來了，在完全以男人為中心的公會，驟然來了一個很有姿色的半老徐娘，是很會使人加以一眼的。而我祇是公會裡的一個書記，由名份上來說，我只是一名僱傭，怎能和一個婦人在公會裡的會客室佔據着人家的沙發呢。她也來了有十多二十分鐘了，對於一個來訪問的人在情理上我還未做過，也不去提起她的舊話了，便邀她們母子到公會對面那家咖啡店去。這家咖啡店是有卡座的，早上在這十點多鐘是比較沒有茶客，在咖啡店裡談話是比在公會好得多；她不是說她有樁事情要跟我商量嗎？

在咖啡店裡，我揀了一個較偏僻的卡座，要走堂的來三杯咖啡和幾色西餅。她是個吧女，而且聽說還很紅，雖然在年紀上吃虧了一點，但靠了她的姿色，却還很博一些上了年紀的酒客的歡心。要不然，她怎麼能夠替老梁還上每月三四百塊錢的舊債還要贍養個家呢。她當然不會重視我這份人情，但

進到咖啡店來，她更加活躍了，許是在這兒談話較在公會便利點，看她剛剛呷下一口咖啡，便笑起來說：

「黃叔！幾時和你的嬸子同居呢？」

經她這一問，使我一時楞住了。我也不會請過媒婆去替我向誰提過親，便來問我那個時候要跟我的什麼嬸子同居了，她的話實在太出我意料之外了，我皺着眉回她說：

「憨豬嫂！怎麼無緣無故的對我問起這話了？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嬸子還在我的丈母肚裡麼？」

「唉呀！黃叔！還說我的話是無緣無故，大家都知道了，你的嬸子是個有大把家產的女老闆，將

來倒貼上來的嫁粧才叫人聽來要伸出舌頭哩。」

「有這等事麼？怎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呢？有個大把家產的女老闆倒貼那使人聽來要伸出舌頭的嫁粧來嫁我，憨豬嫂！我想你是聽錯了話了吧！把別人的事記到我的身上來了。」我笑着說。

「怎麼是別人的事記到你的身上來呢？黃叔！不用瞞着我了，連她有多少財產來倒貼你的事你都對老孫說過了，還說……」

「原來你是聽老孫的話。」我打斷着她的話說「憨豬嫂！不要傻了！我是個什麼人，在你的眼裡已看得清清楚楚。既不是個水銀燈下的小生，也不是個重量級的拳王，你們女人願意倒貼人家財產的有這麼隨便的麼？她也不是個瘸腿的，折手的、面目歪陋怕嫁沒人要的女人。你也不要怪我不客氣，其實她也是一個和你一樣漂亮的女人哩。她什麼有本事、有才情、有好職位、有好軀幹，剛強猛勇的男人她找不到，却願意倒貼財產來嫁我。」

「老孫還說你們的吉日已揀定了，還派過請柬哩，難道是老孫編出來的謊話，他也不值得對我編

聽她的話，我心裡想：她的慚愧之所以會有今日，落得到現在這個下場，說是給這兩個姓孫姓吳的混賬拖垮了是不會太冤枉着他們的。然而她到了現在還要信那老孫的話，要對她再說實話，似也有點不必了，便笑着回她說：

「老孫的話是我確曾告訴過他的，倒是他轉着說給你聽的話把這些緊要的漏去了，這樣你便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他漏去了有些緊要的話？」她楞了一下「什麼緊要的話呢？」

「我已告訴過你了，那女老闆不單有錢，還有好幾分姿色哩。要不，那兒兩家咖啡店，人家的每天還收不足一百塊錢哩，她的咖啡店每天却做三百多塊錢的生理。還不是大家都樂於親近着她麼？一個這樣有財有色的女人，當她要嫁人的時候能沒有條件的麼？」

「她嫁人是有條件的？」

「沒適合她的條件便要做他的丈夫，世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我說。

「什麼條件呀？」她忽然天真的笑了起來「要不太過離譜，不就接受她的條件好了。一個有錢有色的女人不是那麼容易碰見的。」

「她的條件倒不苛，對我來說是沒什麼可以挑剔的。」我說「不過其中一個是要我改姓，這就嚴重了一點。」

「是不是她要你給她招贅？」她認真的說「真的她有這個意思，由我想來，黃叔！你在這邊又沒有其他的親戚，何妨暫時答應她，將來的事誰知道呢？眼前有好享受且享受了再說。」

她是不憚於要老梁作王八的，當一個男人做起王八來也沒有什麼可以恥辱的。但我不想對她說得太露骨了，想了一下，便對她說：

「我也以為暫時可以答應她的，不過這是關於兩個人終生的事，能夠深一點考慮，還應該考慮考慮的。」

「黃叔！不是我說嘴，要是我，就不用考慮了。那麼個大家當，有那幾個一生能修得到？她既願意跟你做一起，她的家當便是你的了。幾十依葛榔園，又有幾十依葛膠園，以現在的市價賣出去，一家子怎麼吃也吃不完。還有其他的哩，聽老李說，要能把她和你兩個人撮合做一起，你下半輩子便可以免吃無憂的了，也不用到外面來做事了。」

「那個老李？」

我忽然奇怪起來了，像她對那咖啡店的女老闆的財產打聽得那麼清楚，難道是聯誼社那個李先生告訴她的？

「那個在政府機關裡面做事的老李呀！」她說「老李說你們初次認識，是他介紹的。」

原來有關那個老闆的事，她不完全得自老孫那個混蛋，李先生也是其中之一。然而李先生爲什麼跟這麼一個吧女攬得到什麼事都告訴她呢？不由我不問着她：

「你也認識李先生？那個在他們的聯誼社當信託人？」

「對了！就是這個。」她毫無忌憚地說「他是常常到酒吧去的，我怎能不認識他，我們還一起看戲，吃館子，同到商場上買東西哩。」

「那他就太荒唐了！竟對你扯到這樁事情上去。」我皺着眉。心裡很不高興地說。

她見我忽然拉下臉來，許是認爲在這樁事情上有什麼我不願她知道的秘密。沉吟了一下，便也不再提到咖啡店那個女老闆身上去了，指着那個坐在她一邊循規蹈矩半天不見他哼個聲兒來的兒子問我說：

「黃叔！你看我們阿春怎麼樣？」

由於剛才跟這位在老吳的口裡是個一品夫人的女人對話，使我忘記她身旁還有個孩子。而他也只靜靜地在聽他母親和我在對話，絕不哼個聲兒來打岔。叫來的那杯放在他面前的咖啡，我那一杯已給我喝膾半杯了。他的母親，也就是我們的慾豬嫂的那一杯也已呷了幾口了。只有他的那一杯他還沒有去動着它。這又使我想起初到他們屋裡時屢屢見他對老梁撒潑，把老梁當馬來騎。稍不如意，便捏起拳頭便對老梁那個袒露着的肚子戮下去，根本不把老梁當回事。而我們的慾豬兄却只笑嘻嘻地似乎還嫌他的拳頭不夠兇。只要他要的東西，我們的慾豬兄無不千方百計的蒐尋來給他。什麼家庭教育，什麼庭訓，在我們慾豬兄的屋裡是沒有的。一個小小年紀的孩子，性兒便那麼壞，這當然不完全出之先天，我們慾豬兄的慾惡甚至鼓勵才使那孩子有那種不馴的性兒的。而我們的慾豬兄還說他的天資不凡，將來一定能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成得着最高的榮譽回來的。現在這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博士，在我眼前忽變成個可憐蟲了。以前在他們屋裡的那種頑皮淘氣不知那兒去了。聽老梁妻子的話，我且不去回着她，見他面前那杯咖啡還沒動着，便對他說：

「咖啡該趁熱着的喝，冷了便不好喝了。」接着把那盤西餅檢起一塊夾有乳油的餅遞着給他「把餅送着咖啡吧。」

回頭來，我才回着老梁的妻子說：

「現在看來倒很老實哩，在那個學校讀書？」

她一聽我稱讚着她的兒子，便又笑了起來，這次笑得倒是很迷人的：

「黃叔！這倒是實話，人既老實，天資又好。在學校裡讀書，很少沒有給他們的先生稱讚的。我本來是想按步就班，讓他一級一級的讀上去，唉呀！人算不如天算，自他爸爸給捉到監裡去，他還差了一年才小學畢業哩，便因境況不好，連書也沒得讀了。這兩年，因老梁這該死的拖欠人家一大筆錢，須要我到酒吧去，日間常沒在屋裡，要不是他自己性兒老實，早就跑到街上和那些頑皮的孩子做一起了。好像我們對面那個姓許的，聽說神經有毛病，給送到板橋瘋人院去。還不上半年哩，他那個跟我們阿春一般年紀的孩子，書也不讀，成天和外面那些野孩子做一起，什麼壞事都學上了。他的母親罵着他，他却飛起腳來踢他的母親。還對他的母親說，他已在外面學到一行三脚的本事了，以後要再管他，一定要把他母親一脚踢死。」她說到這兒，皺起眉來了，樣子裝得多麼的尷尬。「黃叔！說真的，要像以前自己居住在一間大屋裡，外面又圍着鐵絲，倒也無問題。現在大家都居住在一間大雜院，合住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家，養出來的孩子，也沒教導，也沒訓誨，都是一些小流氓。儘管我們阿春性情好，人老實，要是成天和他們做一起，我又沒在家裡，保不定會漸漸的把我們阿春教壞了。爲着這個孩子，使我很是擔心。老李也說好孩子是不能和壞孩子做一起的，要混做一起，便被同化了。黃叔！你說老李的話對嗎？」

聽她的話，只是使我想不懂她爲什麼忽然把孩子的事這麼誠懇地來告訴我。記得以前在她們屋裡，她是從不把孩子的事對我說的。有時看她的孩子太任性了，賴在地板上吵鬧啼哭着不肯起來，我要去把他們拉起來，她也並不怎樣賞臉，要我別理他們，由着他們去哭。只有老孫和老吳，碰着這

種情形，才由老吳或老孫把孩子哄着拉起來。這在我當然非常難堪的，相對着，她的要我不去理她孩子的事，也就是說她並不把我看在眼裡，較之老孫老吳差得太遠了。自己有時也很傷心，覺得一個人而做得比老孫老吳他們還不如，也就很可哀的了。她看我聽她的話一時不知在楞着什麼，又接着說下來：

「黃叔！像你這般的年紀，也該有個孩子才行哩。」

「還未結婚，去那兒找來孩子？」我忽然笑了起來。

真的，關於有無孩子的問題，從不曾在我的心裡盤算過。有時我也覺得我很不像是個該有孩子的  
人。就真的斷子絕孫，做個王老五以終，在我也不覺得有什麼遺憾的事。要兒子來做什麼呢？承先啓後嗎？我就沒有什麼可以給後人效法的。現在聽她說我該有個孩子了，這是大大出我意想之外，怎能  
要我不笑呢？她見我笑了，說話便更加有力了：

「世上未結婚有孩子的人多着呢，他們西洋人有的終身不結婚也有孩子的。」

「不結婚怎麼會有孩子呢？」我又笑起來了。

「他們可以要人家的孩子來做兒子呀。」她認真地說「黃叔！這可不是玩笑，妻子有時是可以沒  
有的，但總得有個兒子來接續香火。聽老李說，咖啡店那女老闆只有女兒，還沒男孩子呢，將來你們  
做一起，當然會有兒子的，但又知道那個時候才有個娃娃呢？」

「李先生連那咖啡店的女老闆沒有兒子都告訴你了？」

「要不是他告訴我，我怎麼知道呢？」她說「我想：我們阿春便給你做個兒子好了。」

「你怎麼有這個想頭呢？就算你有這份好意，我也不像是個會養得起孩子的人。」她的話使我感

到很大的意外，我沒想到她有這份好意的。

「誰便像是個養得起孩子的人呢？」她頂着我說「一個人都是到了有兒子了，便像是個養得起兒子的人了。據老李的批評，你的學問本事要比老梁那該死的好得多哩。」

「你的話說錯了，慾豬嫂！我怎能比得上慾豬兄，像他這麼成家成室有兒有女的人，便比我勝得多多了。」

「別提起這個該死的了，他要有本事，便不會給人捉去坐監，連累着妻兒受苦的了。黃叔！你也太過自謙了，一個人為什麼要做得這樣過份客氣呢？該有老婆的時候，便娶個老婆，有人願意跟你同居呢，又何必考慮得那麼長遠？我也不再跟你提起那個咖啡店的女老闆了，雖然老李對我說過，你只要跟那女人同居，一輩子都不用到外面來吃人家的頭路了。現在有個現現成成的孩子叫你做爸爸，你就好像不十分高興似的。黃叔！不是我自誇，要我們阿春給別人做兒子呢，人家都不知怎樣歡喜哩。你却說你不像個能養得起孩子的人，黃叔！別太自謙了，我這個想頭不是驟然想起來便來這兒告訴你的，我也會仔細地想了好幾天，也曾跟老李商量過。他說：阿春來給你做兒子是頂合適的了。第一：你自己沒養過兒女，後代香煙又得有人承繼。第二：你是個壞事都不沾染的人，要你來訓導阿春，一定能夠把他教導他成為一個好孩子。第三：你現在有這份職業，每月有三五百塊錢的入息，要來養三五個孩子也是輕鬆不過的事。就別把咖啡店的女老闆的財產計算在內，單是你自己在銀行的存款便十多二十千，手裡還擁有一塊很值錢的屋地，近來又贏了幾千塊錢股票……」

「這些都是李先生告訴你的？」我打斷着她的話說。

「當然都是他告訴我的，他還肯定黃叔就將擁有那幾十依葛榔園和幾十依葛膠園……」

「李先生的話你怎麼好都相信他？」我又岔着的話說「他是個歡喜開玩笑的人，他也不是跟我有什麼深交，只是這幾個月來才認識，對我便什麼都知道了。」

「唉呀！黃叔！你別誤會，我決不會向你借錢的。以前你在我們屋裡的時候，我也知道你手裡很窘的，有好幾次對那該死的說『黃叔在我們這兒又有好些日子了，你還未介紹椿事情他做，怕手頭很緊吧，雖然在我們這兒食宿。他到市區去總該要搭車的。搭車沒有車租怎行呢？要人替他洗燙衣服也需要給人工錢的。還有理髮什麼的，到市區去偶然肚子餓了要吃點東西，買些該用的，樣樣都要用着錢的，你也該通氣通氣才行哩』他却說，那兒見你手頭拮据，果真要用着錢，他也不是個啞巴，不會開口嗎？那該死的便是這副脾氣，什麼都要人向他開口的。明知你是要用着錢的，但終不見你向他開口。現在呢，黃叔！我也坦白告訴你，我在酒吧工作每月是有七八百塊錢的入息的，要不是替那該死的還那筆還不完的冤枉債，我是什麼都不用求人的。饒是這樣，你在極端困難的時候都不會向我們開口借錢，我怎好意思來向你借錢。黃叔！你別誤會了，我決不會向你借錢的。只是我一個人，要顧內又要顧外，怎麼有工夫來教兒子呢？好吧！我們阿春便給你做兒子，連老李都說是最好不過了，你也不必推辭了。我們阿春給你做兒子是沒條件的，什麼都不要你的。你要客氣點，就封個兩塊錢的紅包，我都樂於接受的。」

她說到這兒，叫那個只管坐在她一邊楞着的兒子指着我對他說：

「阿春！還不過來叫聲爸爸。」

「爸爸！」那個叫阿春的果真對我叫了起來。

給阿春這一叫，真叫得我渾身驟然長起雞皮疙瘩來了。這就應了一句流行的巫語「未嘗交賓，

先有阿納」了。我連忙對她說：

「就是要你們阿春來作我的兒子，像這樣的過繼大事，也容得我考慮考慮一下才行呀！」

「還用考慮麼？」她也有點不愜意了「黃叔！不是我多嘴，人家辛辛苦苦養育了十多年的兒子，無條無件的給你傳宗接代，你也應該給點臉子才是哩。唉呀！不用考慮了，阿春給你做兒子，豈但我認爲合適。大家都認爲最好不過的事了，連你的好朋友老李都早有這個主意了。你要不信，可以去問他。現在我還有點事情要做，得先走了。過多兩天，才要我們阿春來拜你做爸爸行個大禮好了。」

她不容我再分說了，真的要跟她抬槓，咖啡店裡的茶客，就要張着那好奇的耳朵來聽了。我半輩子不曾聽過有人來叫我做爸爸，給她兒子這麼一叫，慌得我不知所措呢！她却帶着她的兒子跑了。

回到公會來，面對着那些待填寫上人名地址的信封，越看越不是味兒。早上那股幹勁，不知那兒去了。心裡只是有點不樂，覺得老梁的女人，說話還是和以前一樣的霸道，她辛辛苦苦撫養十多年的

孩子要給我做兒子，我便應該高高興興的由他叫爸爸了！

## 第十八章

### 要

照過去幾次發給會員通知書的經驗，這種填寫信封姓名住址的工作，是要我花上整個星期的工夫的。而且是要在這個星期內不做其他的事，要有什麼另外的工作，那一個星期便寫不完了。爲着一時找不到兩個帮手，這兩天真忙得我還可以，幾乎是一起身來，吃過早點便到辦公室來做這種工作了。却是一面填寫信封，不時又想起老梁妻子的話來。以前在她們屋裡受她的氣的那筆賬，還未跟她打起算盤來哩，無端端的要把她的那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來給我做兒子。我那裡有那麼大的福氣，得到一個博士來做兒子，稍緩答應她，她還不高興哩。說什麼她們辛辛苦苦撫養了十多年的孩子，要是給別人做兒子呢，人家正不知歡喜得一跳要怎麼高的了。偏是我還有許多話說，好像她肯把她的兒子來給我傳宗接代，我一聽便應該把她的兒子一把摟得緊緊地叫兒叫肉的了。真教我越想越惱氣，越惱氣越恨那天不該白白放過她。對這種女人是不須要客氣的，應該重重地搶白她一頓才行。肚裡不時起着腹稿，預備老梁的女人再到這兒時當面抹她的臉。我一定要對她說，我是沒有福氣來得到她這個將來在核子方面有很大貢獻的兒子的。說不定她的那博士兒子人家諾貝爾的科學獎金正在等着他，真的將來能替這個小小的國家增了一份大大的榮譽，喧騰在衆人的口裡，報館的老爺們就要來訪問我了。要來問我這麼個猥瑣的父親怎麼能够養上這個偉大的兒子。那個時候，我將怎樣說話呢。而且更使我害怕的，要是記者老爺還要把我這個老太爺的相片登在報上露臉，那我這副嘴臉是能見得人的麼？他們這麼過份渲染，豈不使我渾身都要打起戰慄來了。我定要她把這份禮物送給別

人，在我是承當不起的。而且這個孩子是她們辛苦撫養了十多年，我怎能毫無辛苦便要別人的兒子來叫我做爸爸呢？更不可忘記的，我要對她說，像我這個只配住鷄寮的人是不該有個像這樣的兒子的。要不然，人家會說這個偉大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他的父親是曾經一度住過鷄寮的，那對於這個偉大的科學家是有沾辱的。一個偉大的物理學權威，他的爸爸只是三家村一間雜貨店的一個廚子兼打雜，這是怎樣的不相稱呢！

我肚裡的腹稿越打越多，越多當然越難記。總之，我必揀那最要緊的最能使她這個女人一聽便臉紅的話來對她說才好。我預想她下次來見我，經我這樣一擔白，她定感到無地自容，以後再不敢來公會見我了。真的，像她這麼一個女人，別人許會感到秀色可餐，樂於面對着她，但我以為一個女人要沒半點端莊，尤其在她這個年紀，她越搔首弄姿，是越令人倒了胃口的。她能以後不再來公會，我是求之不得的。

我肚裡正準備了那麼多的話，就等她再來見我時對她發洩。然而一天兩天過去，終不見她到公會來，心裡甚感奇怪。她是說過一兩天再來公會的，然而終於沒有來。她不來更好，我正要她不來，省得我跟她費了一番唇舌。就這樣的過了一個星期，公會通知會員定期開會的通知書也差不多都付郵了，忙了幾天，我已逐漸忘記有這回事。一個沒有結婚的人由人家叫爸爸，說開來實在是天大的笑話。幾天來在公會寫信封貼郵票，也太枯燥了，見報上廣告有一部很值得一看的電影，叫做「再生緣」的，是薛尼波特主演的，這個黑人主演的電影，有些給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半個月沒看過電影了，也該到電影院裡去享受一番冷氣。那天吃過晚飯，換好衣服，正要跨出大門，啵的一聲，一部汽車停在公會的門外。老王、李先生和那個幾個月前由老王請來同慶中秋佳節的老周，開着車門出來了。看到

老周肩上還吊着一個相機哩，李先生見我打扮得那麼整整齊齊，他又對我開着玩笑了：

「老黃！是不是又要到那咖啡店裡去了？」

想起老梁妻子的話，我與那咖啡店裡的女老闆一幕喜劇是他告訴她的，心裡早就不悅了。正在惱着他哩，又聽他來提起舊話了，這要我怎麼能和聲悅氣呢，也就粗着嗓子對他說：

「唉呀！李先生！你做的好事，我還未找你算一算哩，又來提着那女老闆的話了。  
「找我算什麼呀？」李先生還是那麼嘻皮笑臉地「也罷！找我算什麼，遲早都得理會清楚的。你不願提起那女老闆，我謹遵從你的意思。現在我且問你，你是要到那兒去？」

「好半個月沒看過電影了，正想到戲院去開心一番。」我說。

「那就不要緊，我只怕你是要到那兒會見你相好的人，那就太煞風景了。」老王說着，又把車門拉開，要我坐到車裡去「這樣正好，我們不必到你們公會裡面等你，我們馬上就把車開走。今天是星期六，戲院多半有直落半夜場，我們且到那兒乾三杯。喝過了酒，醉醺醺的再來看它個半夜場的戲，那才够刺激哩！」

車是李先生駕着的，老周坐在前面，跟李先生齊坐着。我和老王坐在後面，便問他說：

「老王！難得你們這般高興，三四個人做一起，到底你們是要我到那兒去？」

「你總相信過我的，我還是個清清白白的人哩，警察局裡沒有我的案底，私生活上也可以見得鬼神的。你也這般幾十歲的年紀了，還怕我們把你拐跑嗎？」老王笑着說，却不告訴我他們是要載我到那兒去的。

這麼車子一直一轉的轉了三幾次，便停在一家菜館外面，這是一家冷門菜館，只有嗜上那種味道

的老饕才會到這兒來。大家下了車，一鬨的都到樓上去，我也只好尾隨着他們了。心裡只是怪詫，怎麼三個人不通個聲兒的便要我來這兒吃喝，莫不是他們中了彩票了？老王上個星期要我參加一份他們買來的大彩，我因一時心裡有事，沒有答應他。這一期的彩票，定是給他們中了一條什麼獎了，才有這麼高興地請我吃館子。真的給他們中了彩票，自己也就太沒財氣了。我心裡正這樣想着，他們要我跟着進到一間跟外面隔開的小房裡，裡面已擺開桌子，還披着桌布哩，顯得很是隆重，像真的在擺席。桌子上已擺好碗箸盤碟，中間還放着三四碟青菓哩、花生哩、瓜子哩，大家剛坐定，便看李先生出來導演了。他要各人把袋裡的紅包拿出來，紅包外面用墨筆很工整地寫着寸來大的顏體鈴儀兩個字，看上面的字，我便知道是老王寫的。老王讀書雖無多，以前却會當上十頭八年的商店理賬職事，閒着的時候也以臨顏魯公的字來消遣的。接着，便看他們都站了起來，各捧着一個紅包，恭恭敬敬地對我說：

「恭喜你老兄早得貴子。」

「你們怎麼對我開這樣的玩笑呢！」我心裡雖然很是氣惱，但看他們那副認認真真的神氣，就像在戲台上那些做戲的，叫我又忍不住的笑了起來「我半輩子都不會跟女人同過床，怎麼便來賀我生起貴子來了？」

「唯有不跟女人同床而能得到貴子，那才是了不起。」李先生忽然一本正經地說「老黃！不是我說嘴，我們結交的時間雖不久，但你的做人我還了解，只有在這件事上，你是太秘密了。但世上的事越不叫人知道，人家越是知道得清楚，我想：老黃是太不把我們當成朋友了。」

我還未遭責他對我的戲謔，李先生倒先嫌我不够朋友了！一肚悶氣，我正要找他發洩，老周是個

有話憋不住在肚裡的粗人，他却高聲怪叫了起來：

「老黃！還裝什麼蒜呢，要做人家的爸爸，便正正堂堂的做起來，難道要做人家的爸爸，也用得着這樣偷偷摸摸的麼？老梁那女人說你要她的兒子來接香丁，接續香丁是正經的事，要不然，做個斷子絕孫的人，將來墳頭亂草一堆，沒人依時按節擺上香燭祭品，那豈不是又要做個餓死鬼了。現在有了兒子，便該高興，還用這樣對人隱瞞麼？」

「老梁的女人說我要她的兒子來接香丁？」我問老周說。

「這話有錯麼？」李先生又插着嘴了「她說那天她來公會，提到她家裡孩子多，沒法管教，是向她要求她那個叫阿春的給你做兒子。對她說你將來就是能够跟那個咖啡店的老闆同居，大家都是四十以上的人，能否再有個娃娃，很成問題。是她經你的要求，才一口答應你的。」

「她對你說我要她的那個叫阿春的兒子來接我的後代？」我快要發起火來了。

「就說你對她有這個要求，也很平常的事呀！」老王也插着嘴說了「不要這麼緊張了，老黃，大家都是朋友，讓我們知道了，只會替你高興。要有什麼問題，許會替你解決哩。她現在是兒子太多，管顧不了，你却是個有斷絕香丁之虞的人，她要個兒子來替你接續香丁，可以減輕她現在的負擔。你有她一個兒子來接續香丁，也可替她稍舒仔肩。這樣大家都有益處，半點找不到破綻，這就該大大的高興，讓我們替你……」

「然而這可不是出我的意思呀！」我嚷起來說「怎麼能說是我要她的孩子來作兒子呢？」

「不管是她的意思也好，是你的意思也好，這都是天造地設，最妙不過的事。」李先生說「一個是兒子太多，負擔不了。一個是鰥夫一個，無兒無女。老黃！你聽我說，你要她的孩子來作兒子……」

「怎麼又是這句話？我那會要她的孩子來作兒子。」我打斷着李先生的話說。

「好啦好啦！」李先生說「就算是她要把她的孩子來給你做兒子，對你來說，是求之不得，應該要大大的感謝她的。對她來說，她起了這個好意，就值得大家稱讚着她了。老黃！你不要固執了，一聽人家說是你要她的孩子來作兒子，就好像剝掉你的臉皮似的。這有什麼丟臉的事？一個無兒無女的人要求人家的孩子來作兒子，那太平常了。你沒聽人家要螟蛉一個兒子來接後代，是要花上一筆大錢的。你半個銅板都不用你花費，人家便把兒子送給你，還有朋友來代你賀喜，你也應該心滿意足了！」

這時，侍者已端着酒菜來了。老周把各人的空杯都斟滿了酒，便高擎着酒杯，站了起來，大聲叫着說：

「請大家乾一杯，替老黃高興有個兒子。我老周也要找個兒子來了，過一過那做人家爸爸的癮。」

李先生和老王一聽老周的話，便都站了起來，他們也真的有好酒量，把杯裡的酒都灌到肚裡去，李先生還對我嚷着說：

「老黃萬歲！」

我老黃有個兒子來接香煙，不至絕種，當然可以傳到萬歲的。李先生今天特別高興，好像要個兒子來接香火的不是我而是他似的。老王也老不正經了，過去倒是正正經經的，今晚却跟人起哄了，一舉一動，都像戲台上的花鼻了。乾杯便由着他們去乾，我却不乾，我要抗議。我現在還未考慮我是否應該要有個兒子，他們便串着老梁的妻子來強我做起人家的爸爸來。老王見我兀自坐着，也不把酒跟

着他們乾下去，便對我說：

「老黃！大家都替你高興了，看你却還愁着什麼似的，還不把酒趕快乾下去。」

「你們要高興便由着你們高興，我可不高興哩。」我冷冷地說。

「什麼！大家都高興了，你却說不高興，難道要人家孩子來作兒子的不是你而是我們？」老周嚷了起來。

「老黃！我說你太不懂做人了。」李先生沉起臉來了「這是一個機會呀，錯過了這個機會，將來你就有這份意思，人家也不賞臉了。就算這個意思是出於老梁的妻子，在她也是一團好意哩。一半也盼望你能培植她的孩子成人，不至跑到街上當癟三。在你却是以你現在的年紀是該有個兒子的，將來才不至於無倚無靠給人送到老人院去。老黃！她這點好意你應該考慮的。眼前你當然是自由自在，像斷了線的風箏似的要飛多遠便飛多遠。再過多十年二十年，你就要感到老去了。而且一個人也不能保一輩子都平平安安的，那兒有什麼頭疼額痛的害起病來，有一個兒子在旁邊服侍着不是更好麼？老黃！你也不能老着眼目前的事，該替他日打算一下……」

「你就看我娶不起老婆來麼？要過一輩子孤老麼？」我打斷着他的話說。

「那裡話！誰敢看你娶不起老婆？眼前不就有個有財有色的女人願意做你的太太麼？但有個太太是一回事，能否養起兒子來也是一回事，有錢無子也是很使人遺憾的，將來大把產業沒人繼承……」

「什麼？李先生！你竟把我當個太監了！」我很不高興地說。

「誰把你當成太監了？」

「不是太監，怎麼不能生孩子？」我惱着說「李先生！告訴你，醫生把我診察過了，他說我還很

剛強勇猛哩，只要結婚，生足半打兒子是沒問題的。以我現在的活力，別說生足半打兒子，就是一打，在我還有這份能耐的。問題是在我要不要孩子，要是生下來的孩子都是虫哩豸哩，我要這些虫豸的兒子做什麼？在社會製造禍害嗎，白吃掉人家白米嗎？到處說謊撒謊嗎？作威作福嗎？要像目前社會上的那種阿飛，豈但我這輩子不願有孩子，就是世世代代我都寧願永遠斷子絕孫的。」

我的道理發揮到這兒，房門開了，老梁的妻子和她的那個叫阿春的兒子都盛裝着進來了。儘管老梁現在是倒霉透了，看眼前他的妻子還是打扮得像一枝花似的。着在她身上的都是最時髦的，光看她着在身上的，是頗令人懷疑她須要把她的孩子送給那有錢的人家撫養的。她的兒子阿春，這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核子權威，今天也着得很整齊，跟上次來公會時大大不同了。單看他身上那套短褲的西裝，還結着領花哩，漂亮得很，恐怕誰也看不出他的父親已報窮入窮藉，是個倒霉透頂的人了！

老周和李先生，一見老梁的妻子進來，慌忙讓位讓坐，把這個只在酒吧當吧女的女人奉爲貴賓。而她也大刺刺的毫不客氣的坐下來。她的兒子更荒唐了，把他手裡持着的一束胡姬鮮花塞到我的手裡來，也不顧惜那套着他身上的衣服，立即五體投地對我竟行其大禮拜來了。口裡還對我叫着爸爸哩！也不待我這個做爸爸的略一定神，老周手裡持着的那個相機便對我閃着羨光燈了。剛才我正暗笑他夜裡帶着相機是太不合時了，原來他是預備好要替我們父子拍照的。

現在我已是個有兒子的爸爸了，不用我費心，也不容我推辭，人家無條無件便把兒子送來給我了。還五體投地的對我行個久已過時的古禮。這麼許多人戮力來促成，我要再却情，那似乎就有犯衆怒了。好！我心裡想：做人又何必過份認真呢！人家白白把個兒子來送給我，我且樂得做個爸爸再說。一個大禮還不够，老梁的女人還要她的兒子對我行個三跪九叩頭的禮。我驟然擺起個初爲人父的尊嚴

來了，要我的兒子坐起來，對大家說：

「一個大禮已經太難爲他了，還要行什麼三跪九叩頭的禮？這兒有的人連祖宗都可以不要了哩，還行古禮麼？不要這麼麻煩了。」

我的兒子經我這麼一攔阻，也就表示他的孝道了，聽從我這個父親的話坐到一邊去了。接下來，我應該要請教李先生了，這齣戲原是他導演的，我對李先生說：

「李先生！現在我已經是個有兒子的爸爸了。可以報名參加那有兒子的爸爸的俱樂部了。但我以前是未嘗做過爸爸的。以後或許還不知我這個爸爸該怎麼做。現在就要來請教你了，李先生！我這個爸爸下一步該怎麼做的？」

「既已成爲父子，還擔心爸爸該怎麼做，天下間那有先學做爸爸的然後才來做起人家的爸爸？俗話說得好，水到渠成。沒有水，便成不得河溝了。有了兒子，便自然而然的做起爸爸來了。就會担负起爲父的責任了。」李先生說。

「你看這孩子讀得上書呢，便給他再繼續上學。讀不得書呢，便找樁事情給他做。黃叔！這用得着問人家嗎？」老梁的女人說。

聽老梁那妻子的話，我也沒有應她，心裡暗自嘀咕着，她是非真的要我做她兒子的爸爸不可的。也罷！我也不管她們串通着來演這齣戲目的是爲着什麼，只算我不幸的和這個憨豬兄成爲朋友，尤其不幸的是以前老遠的由居鑾來找他。那個時候要是不出來，與他不通聞問，在我固不用到這天堂來住鵝寮。他現在落得這步田地我也不知道，現在怎麼會來做他兒子的爸爸呢！儘管以前受他的侮辱，看他在現在也就够慘了。坐了監還成王八，有點能力助他一臂，還是不忍袖手的。現在就暫且由着他們把

我當成他的兒子的父親。但我只當作是一種責任，雖然這個責任我是可以把它推到千里之外的。

看他們剛才高興得很，單我一個悶着。現在我也不悶了，要學他們高興了，便把老王剛才塞在我衣袋裡的三個紅包摸出來看。三個紅包都沒有封口的，裡面各裝着一張十塊錢的紅色鈔票，便都遞給老梁的妻子說：

「這是他們給阿春的鈴儀，人家的鈴儀是在嬰孩彌月時送的，阿春都十三四歲了，他們才來送鈴儀。也罷！却之不恭，你把這三個紅包拿去，隨便你替阿春買些什麼。」

停了「回」，我回頭對李先生他們說：「現在我們父子是算來叨你們的酒席了。人家有孩子是要請親朋喝喜酒的，你們却相反，擺起酒菜來請我這個初次做了爸爸的人。我也不是個貪吃懶惰的傢伙，下一次的酒席當由我獨力承擔。現在就讓我們開懷暢飲，不過在暢飲之前，我有個小小的要求，請你們原諒。那就是，我現在是在公會居住的，我只是公會的一個辦事員，公會有個駐會的辦事員，當然便利一點，却不能同我的兒子一起居住。因為父子都住在公會裡，那豈不變成我的家了？現在得讓我先租妥間房子，等我把房子租定了，你們才把阿春送來。」

「這是應該的。」老梁的老婆，也就是我兒子的媽媽說「父子同住在公會，日子一久便要引起麻煩了。還有呢，今晚我帶阿春到來，還沒把他更換的衣服帶來哩；等你的房子租定了，我再把阿春送來給你。」

「O.K！」兩杯酒落肚，我忽然飄然起來了。我將向老王五的同道拜拜了。我已是一個有兒子的爸爸了。而且我這個爸爸不同凡響，我是個未來的物理學博士、核子權威的爸爸，我真是何幸而能做個這樣的一個爸爸「飲勝飲勝飲勝！」不由我不大聲的嚷了起來。

## 第十九章

**鄒**

媽隔壁那間房子，樓下還沒人來租。樓上那個老妓，那次虐待老梁的女兒給我揭穿後，也要比較樓上涼爽一點。但日裡我是該到公會去的，也就不計較日裡樓上比樓下鬱熱，我把樓上租下來。

第二步當然該計劃置傢俬了。做了半輩子王老五，雖然也會租過房子住，但那只是一間小如鴿籠的房子，一張帆布床，一隻小桌子，一把椅子什麼的便把個鴿籠填滿了。在那種三個月一小遷，半年一大遷的情形下，也就用不着什麼傢俬。這樣不但遷徙時不會拖泥帶水，很是便利。要到外面去，也不用擔心房裡的東西被人偷劫。鴿子籠裡當然不用過份鋪張。現在是有兒子了，父子兩個人已可以湊成一個家了。而且現在租的是人家樓上的整個樓房，一廳一房還有廚房浴室哩，能够不把它佈置一番麼？但廳裡應放什麼傢俬，房裡又應放什麼東西，還有偶然高興自己動手做飯菜，廚房裡也應該武裝起來的。這些些，我都太外行了。也不知人家的傢俬行情。要不跟他們討價還價呢，又怕做個冤大頭。要把價錢殺得太低呢，人家一定笑我一輩子不會買過傢俬。雖然我確是一輩子不會買過傢俬的。一再想起來，為避免人家白眼冷笑我，還是煩鄒媽代勞更為妥當。難得鄒媽同樣高興我有個孩子，要佈置個家了，這在她看來，也跟我同樣感到重要的。既然我對市場的行情欠靈通，她也勇於替我負擔這項責任。她問我要買新的還是買那些人家用過的，要買人家用過的，便便宜得多了。原來市上也有舊傢

俬出賣，這一點我倒還沒聽人說過。心裡想：也不是真的娶妻子，要真的娶妻子，新娘房自然什麼都

應該要新的。人家一輩子只一次做新娘，新娘房裡擺上舊傢俬，那就太過屈着人家新娘子了。現在不過是跟兒子同居而已，買舊的也就行了。等將來我們阿春要做新郎了，再替他們買新的。這樣，我依

照着她的預算，給鄰媽六百塊錢，由她去替我辦份廳上的和房內的家用過的舊傢俬。  
傢俬買來了，少不了又要麻煩鄰媽和她的兩個女孩子來幫我佈置一番。除了傢俱外，還有門帘哩，窗帘哩等等應有的擺設，我也揀那市上最便宜而又最美觀的我也買下許多。花了幾天的時間，算是把我這個家佈置完成了。自己看了又看，瞧了又瞧，倒覺得很是齊備很像是個家了。比鄰媽的，比何媽的都要像樣得多了。

接着下來，當然是恭請我的兒子來同住了。阿春到這兒來的那天晚上，我還叫菜館的人到我的新居來擺酒席哩。除了老王李先生老周和老梁的妻子，他們這幾位都是熱心要我來做阿春的爸爸，我是應該尊之爲上客的。連何媽鄰媽和鄰媽的兩個女孩子，我都請來做我的佳賓。公會裡的老胡老余，當然也有他們的份。他們個個都高高興興，來喝我的喜酒。

當晚筵開兩席，熱鬧非凡。我不但是個有兒子的爸爸，而且還是做了兩桌酒菜的主人哩。公會裡的收捐員老胡，是會哼着兩句京劇的。那個跟我合作做點屋地買賣的同鄉，是會唱時代曲的。於是乎又有京劇又有時代曲聽了，聽得大家都喝采叫好，只差我沒有打起戰慄來罷了！

這兒巷尾幾家隣居，從來便不會見過有這般熱鬧過。我剛剛搬來這兒，便驚動着左右隣舍了，大家都在暗暗地猜測了，以爲我這個黃先生一定是一個很有空頭的人。要不然，聽都沒聽過遷居要擺酒請人的，遷居而至於擺上酒席請客，唯有這位黃先生了。他們却不知我是做起爸爸來才這麼高興的，跟

阿春和我，現在就成爲秤杆和秤錘了。有了秤杆和秤錘，才能成秤的。沒有老黃，只有阿春，沒太可春，便也不能成爲父子的。大家都是這樣說着的。我也心裡想：剛剛成爲父子，不必算。老梁的妻子也有她一番道理的，她這番道理倒可以拿來斟酌斟酌的。她說既然做起父子來，便應該有點父子的意味了，父子的意味是要逐漸養成的，不是名份上一安下來便能做到有父子的意味的。

她對我說：

「黃叔！你們父子要好好相處一個時候才行。你在公會工作，比如寫着什麼的時候，要阿春在一旁磨墨牽紙。」

「現在已不時興寫墨筆了，還磨什麼墨？」我說。

「不牽紙磨墨，還有其他很多的工作哩。叫他抹一抹桌子哩。清一清抽屜哩。要買點什麼，也好叫他到街上去買。小孩子跑來跑去，比大人便捷得多了。」

「這倒是真的，我也要他同到公會看一看場面。妳的意思我完全同意，我不會很快便要他離開我的身邊的。」

就這樣，我每天都帶阿春到公會來的。他也很乖呀，這在我這個初次做起爸爸的人看來是很乖的。何媽那兒的房子，當然都是些舊式的，不要說沒有抽水馬桶，連安上水喉的洗臉磁盆都沒有，是用面盆盛着水來洗的。過去在公會早上盥洗都很利便，那個裝有水喉的磁盆便安在我房子外面的一邊。現在到自己的屋裡來住了，沒有個洗臉磁盆是很不便的。幸得有我們阿春這個乖兒子，自跟他同居在

這兒，也不用我這個做爸爸的哼一聲，一早便打了一面盆水來給我洗臉了。還有漱口的口壺哩，要更換的衣服他也替我放在一邊，等我更換了。皮鞋呢，他也替我用鞋油擦得亮光光，比街邊那些擦鞋童都是我們阿春的勤勞。這就使我想起老梁妻子的話來了「人家辛辛苦苦撫養了十多年」我却半點都不用辛苦便獲得這種享受，要我心裡怎不暗暗歡喜呢！我是沒有想到有個兒子竟有這樣的好處的。要早知道了，還用老梁的妻子上門上戶把她的兒子送來給我嗎？早就封了個五百一千的大紅包要她把兒子讓給我了。這樣的兒子，第一天便使我非常的滿意，以前所顧慮的，正所謂杞人憂天了。家裡的事，一早既為我們阿春替做了，父子都把衣服換過了，便帶着他到街上等巴士車了。到了公會，當然先同他到公會對面的咖啡店吃早點，在咖啡店裡，更多一次使我這個做爸爸的感到很大的光榮，我對他說：

「阿春！你要吃什麼，儘管叫他們拿來。」

這倒不是我假客氣，對自己的兒子是不用客氣的，我說的倒是真話呢。論我眼前的經濟力量，阿春就是再帶多一個肚子來，也吃不完我銀行的存款的。你道我們阿春怎麼來回我，他說：

「爸爸！你吃什麼，我跟你吃什麼好了。」

阿春的話剛說完，咖啡店裡那個走堂的便大聲喝采了起來了，還翹着大姆指哩。

「黃先生！你這個兒子真乖呀！」

吃完了咖啡麵包，便和我們阿春到公會來。我的私事已告一段落，我要幹我的公事來了。桌子上堆起我那些寫好的待發的通知書和信封，這一次是複選了，要他們來公舉公會裡的各種職事了。因為

這一次只寫給那些給選中了的常務會員，祇有幾十封的通知書，不用再叫兩個什麼老張或老李的來帮忙了，都是我自己動手，把那些通知書摺好放進信封裡。我們阿春看我這樣做，也便過來插手了，對我說：

「爸爸！我照你那樣做把通知書摺好放進信封裡好麼？」

這還有不好嗎？我心裡想：以後要再寫那些通知會員什麼的，有我們阿春幫忙，那就好得多了。公會對於這些額外的工作，照例是有一定的酬勞的。凡來帮過我的忙的，我都要把這些額外的酬勞請他們到菜館吃喝。現在有自己的兒子來帮手了，省得把那筆額外的酬勞請他們到菜館吃喝。這樣，我們父子兩人便默默的做着工作，漸漸的有人來公會了。阿春一見外面有人進來，却不知都是公會的會員，便問我說：

「爸爸！這些人我該叫他們做什麼呀？」

「都叫他們做先生便行了」我說。

果真，我們阿春這番先生的攻勢很厲害，見有人進來，不管是老是少，一律都恭恭敬敬地叫他們做先生。叫得大家都滿心歡喜，對我說：

「老黃！算你有後了！有了這樣一個好孩子來做兒子，你真真的有福氣呀！」

老黃當然是真真的有福氣的，要不，怎麼會有這麼個好孩子來作兒子。有了這麼個好孩子來作兒子，還會無後麼？我心裡暗暗驕傲起來了，對他們都微笑着。一回兒，我們阿春許是體諒我這個做爸爸的伏在案上理公事太辛苦了，他把一個玻璃杯子先洗乾淨了，再把老鄭一早泡好了的那個放在簾製的暖袋裡的茶壺倒了一杯清茶給我。

「爸爸！你口渴了吧，喝杯茶再寫吧。」

我是不大喝茶的，要喝，便是工夫茶。老鄭每天早晚都要泡兩壺清茶，給公會裡的人口渴時去喝。我就極少去光顧它，只有在極感到口渴時才倒杯來喝。而我是極少感到口渴的，這許是我的工作是在電風扇下面，極少流出汗來的。其次我是每頓吃粥多於吃飯，吃粥水份多，自不會感到口渴，現在且順從我這個乖兒子阿春的意。本來我也不會感到疲倦的，但我終停下來喝茶了。老鄭在一旁，什麼都看在他眼裡，又對我豎起姆指來了：

「黃先生！現在才知道有子萬事足了。有了這樣一個兒子，就是短了五年的壽命，我都願意。」老鄭的話不錯，我也認為有這樣一個好兒子，也不必吃得太老了。一個人在世上能有幾年安享尊榮？今天一早起來，便為我們這位阿春的等等循規蹈矩的品德所感動，使我高興極了。做了第一天父子便能使我的做爸爸的感到驕傲，這真是我的三生有幸。心裡想：午飯的時候該叫兩樣較為可口的菜來跟我這位兒子同甘了。

公會的工作是沒有時間性的，不過事情多了的時候是要忙一點。橫豎辦公室裡的事都是由我一腳踢的，只要你能趕得完，就是日裡偷閒，夜裡起來工作也未嘗不可。但我自己却有個宗旨，就是該工作的時間工作，該休息的時候休息。除了不得已或另有其他的公幹私事，我是絕不早退遲到的。往時我都要做到大廳裡的時鐘敲下十二點才放下筆來。今天，我是要提早一點了，十一點三刻，我就叫我兒子阿春準備到外面吃午飯了。對於吃這方面，不是我車大砲，我是能遇境而安的。在倒霉的時候，兩碗白粥和一角豆腐我是能吃一連兩個月而不倒胃口的。衣袋裡的鈔票稍為充實一點，當然要吃得較好些。人！也不過是為吃而辛勤的。有錢而不揀好一點來吃，還是稀粥菜根，那就是天字第一號傻

瓜了！不過在我也只是吃得好一點而已，比如一碗白飯，一碗肉湯和一盤菜，在我是認為很好了。平時三餐，我是沒這樣奢侈的，不是只叫一碗肉湯，就只叫一盤菜來送飯。只有在我偶然高興了，才叫一湯一菜的。

這一頓飯，是我們父子第一次相對聚餐，我不能太過慳吝了。除了一湯一菜，我還多叫兩樣菜，而且都是很貴很好吃的。三四樣菜，合起來的價錢也不過四五塊錢罷了。但是我們阿春，想是這兩年在家裡吃慣那粗茶淡飯，看我點了這麼許多菜，他却誠懇地對我說：

「爸爸！我們只兩個人吃飯，便點到這麼多的菜，都是很貴的，等下子吃不完豈不可惜。我們在公會也沒養上貓狗，要不呢，還可把吃膩的飯菜拿回公會餵貓狗。爸爸！下次我們吃飯，不要點上這麼多的菜了，能够把兩碗白飯送到肚裡去也就罷了。」

我是沒想我們阿春有這般好德性的，小小年紀便知道稼穡的艱難。我心裡很是高興，却不便現在臉上。倒是咖啡店裡那攤飯檔檔主老何，聽到阿春的話，一面把他手裡的鍋鏟在鏟上鏟了幾下，一面對我說：

「黃先生！算你造化了！能有這麼個好兒子來傳宗接代，你的後代子孫個個都是頂呱呱的了。我見到的孩子沒有一個不貪吃的，不貪吃的孩子便只有你這個兒子了。」

吃過午飯，照往常如果沒有特別的事要趕着做，我是要睡午覺的，今天當然不會例外。我的房間外面還擺着兩張躺椅哩，我對他說：

「阿春，你要睡午覺，可以躺到躺椅上去。等下子大鐘敲了兩點，不要忘記叫醒我。」

道來叫醒你的。」

我一覺醒來，倒不是我們阿春叫我，已是慣了，知道該在那個時候醒來便在那個時候醒來的。看腕錶，還差十分鐘才交兩點鐘哩。我起身跑出房來，阿春却沒睡午覺，祇伏在桌子上，看那些公會定訂的漫畫畫報。他見我起來了，畫報也不看了，對我說：

「爸爸！還未交兩點鐘哩，怎不再休息一下，等我叫你。」

他見我沒出聲，只對他微笑着，便見他一溜煙的跑到那邊茶桌上，倒了杯清茶來給我說：

「爸爸！你漱漱口吧。」

我喝了兩口茶，我們父子便到下面來了，我跑進辦公室，阿春也跟着進來。祇是上午那些通知書已都摺好放進信封裡去了，連要付郵的郵票也都貼上了，在我當然還有些塗哩抹哩的工作。阿春却沒事可做了，一眼見大廳上坐着個公會裡的老會員鍾先生，面前堆一大疊印成薄薄冊子的善書。裡面有兩三種，須要把這些送給人家的宣傳品揀成一份份，一個人揀當然不會一下子便揀完的。我們阿春又要發揮他的德性了，看他跑出去對鍾先生說：

「老先生！我帮你揀好不好？」

「我要大大的歡迎呀！還說好不好。」鍾先生說着，回頭對我大聲問着說「老黃！這個孩子是你的親戚嗎？」

「是我的兒子呀。」我微笑着說。

「唉呀！不得了不得了！」鍾先生竟對我嚷了起來「有這樣一個好兒子，老黃！那是青出於藍了，將來一定比你更了不起。」

老黃的兒子當然要比他爸爸本事百倍的，豈但青出於藍而已。你道我們阿春將來還要接他爸爸的舊業，做個公會座辦麼？那才不哩！只要我有心栽培他，說不定老梁的夢想會實現呢。要將來我們阿春到美國去，得着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那才耀祖榮宗哩！我心裡是這樣想着的，却沒回他。

是該退班的時候了，往時自己一個人住在公會，原就沒有什麼退班不退班的。退了班，身還是在公會的。現在有自己的家了，便要收收拾拾，打打點點然後才帶着阿春坐車回家的。晚飯是我煩隔壁鄰媽替做的，鄰媽替人家洗衣服，只有午前才到市區去收那人家待洗的衣服，午後是罕得出門的，要她替煮晚飯是不會太麻煩她。只是我們父子的飯菜跟他們一家四口合煮做一起，俗話說，人多煮出飯，菜也是一樣。比如說，一個人煮自己的飯吃，半斤米只能够自己一個人吃。要有幾個人合煮，每個人便不用半斤米了。我要鄰媽替爲煮飯，是我買進來的白米，每晚勺了一斤給鄰媽，由她煮成飯用小鍋子裝些够我們父子兩個人吃就是了。菜呢，我每天給她兩塊錢，湊着她們自己的菜錢一起買菜。兩塊錢買菜，當然買不出什麼菜來的，要是合她們一起買，就能買出很多的菜來了。我想出這個辦法來，一方面是爲着經濟，因爲長期吃飯檔，不但不便利，且也不經濟。一方面也較能有個生活的規則，知道那個時候該回家吃飯了。

阿春把隔壁鄰媽替爲煮好了的飯菜用籃子提過來，放在廳中的飯桌上，父子便吃起飯來啦。吃了飯，當然該沖涼更換衣服了。時間已近七點鐘，要到市區看那六點三刻鐘的戲已是來不及了，我心裡想着：剛剛做了第一天父子，他又是這樣的馴良，不管如何，該帶他去看一次電影的。六點三刻鐘的戲既然趕不上，看那九點鐘的戲好了。我對阿春說，我們阿春却回着我說：

「爸爸！你今天做了一天的工，該早點休息的，要是趕得上那六點多鐘的戲，也就罷了，回來也

只有九點多鐘。要看那九點鐘的戲呢，回來不是很晚嗎？爸爸！你明天又要一早便到公會去的，算了吧！爸爸！要看戲，改天我們吃得早一點，看那六點多鐘的戲不是更好嗎？」

短短的一天，要在往時，一霎眼的便過去了，那個有心情再去想它，最多是記得今天是十號了，昨天不過九號而已。但今天是給我們阿春那種我完全想不到的好品行擋住了，我是想不到他有這種好品行的，這樣的好孩子，別說十不得一，恐怕是百中無一的。而這樣的好品行的孩子，我竟有福來作他的爸爸。老梁說他這個兒子將來一定能得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以前我是抱着很大的懷疑的，認為這個學院的博士學位不是那麼容易要想獲得便能獲得的。經了我今天一天的親身體察，我忽然覺得我以前那種懷疑對我們阿春來說是一種侮辱的。退一步來說，即使阿春不能獲得該學院的博士學位，但在學校的品行，應該具有三A特優的希望。像他這樣具有好學不倦，馴良易誘的品質，要他常常在我身邊不助他發展，等於有塊好玉而不善於雕琢的。我是應該送他上學校才行的。但阿春已停學兩年，還欠一年才小學畢業哩，現在要再進正規學校，已屬超齡了。要使他做一個有學問的人，進而給他到外國遊學，正規學校已不能給他任何機會了。再繼續讓他讀書，那就只有送他到私人的補習學校上去。正規學校雖關着門不準他進去，那也用不着氣餒，世上一切驚人學問，不完全是由正規學校得來的。人家只讀兩三年初中，便能成為世界的數學權威了。正規學校算個屁，這樣，正規學校之門雖對我們阿春關得嚴嚴緊緊，只要我們阿春好學，也無損於我們阿春將來的成就。只是現在已是臘月，年也要到了，等農曆新年之後，再給我們阿春找一間有聲譽的補習學校，讓我們阿春再過着課室的生活。父子兩個人，且高高興興吃了團年飯再說吧！

## 第一一十章

過

了農曆新年，阿春到這兒來跟我一起同居也已一個多月了。我覺得阿春處處都表現着他是一個好孩子，好孩子與勤讀書幾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好孩子由他曠課當然是非常可惜的

，我是無理由要他每天跟我到公會作那無聊工作的。我得馬上替他尋找一間適當的補習學校讓他再讀些書才行的。恰巧公會裡有一位當英文文書的唐先生，他有一個兄弟開着一間英文初級補習學校，專爲那些被踢出正規學校之外的少年進修，要三年畢業。這三年裡，學校儘量教導學生成爲一個於英文能讀能說能寫的人，俾得在社會上應付那一方面的職業。如果成績好，學校還樂於介紹進入專科學校。我雖不敢若老梁那麼肯定我們阿春便能進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但誰又能逆料呢？如果我們阿春對於學問肯急起直追，脫穎而出，對於學校裡的教科書能抓牢不放，讀一年書，便超兩級。人家不過是以五 A 六 A 的成績畢業，報紙便大加渲染了。我們阿春說不定能得到七 A 或八 A，那就真的打破紀錄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當局，要是震驚於我們阿春的八 A 成績，儘管他們招考是那麼的嚴格，比鬼門關還難闖得過，但對我們阿春就將大開其方便之門了。將來能獲得博士學位，成爲核子專家，替這個國家帶來了無與倫比的榮譽，以我這個做他爸爸的人看來，是比喝杯白開水還容易哩。

唐先生的兄弟唐校長，是個頂頂開通的人。而我的開通，素來也不落人後。兩個開通的人碰在一起，自然談得更加開通了。他聽知我們阿春要進他的學校，立即表示歡迎，尤其當我對他說我們阿春是個頂呱呱的好兒子，歷舉他自從來作我的兒子之後的諸多善行，聽得唐校長咄咄稱奇，非常羨慕。

說他自己幾個兒子，沒一個有用，都是好吃懶做的傢伙。書也不讀，到處尋夥覓友的閒蕩。問我那兒還有像阿春那樣的好孩子待人撫養，不妨替他物色一個。我說有是有的，要像阿春這樣的好兒子是可遇不可求的，不過大家既是好朋友，我當然樂於替他訪問。而且我還告訴他，雖然阿春的親生父親老梁是希望他這個兒子將來能到美國進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學位，但我恐怕這個學院是不容易進去的。

唐校長一聽我的話，忽然大聲的回着我說：

「有這樣的天資！又如此的勤學！再加上個三A特優的好品行，你的兒子阿春還愁他不能進這間學院讀博士學位？難道他們理工學院是不要那些特出天才的學生麼？你放心吧！將來你們阿春的博士論文將不出論核子武器與世界再造這樣的理論，只要你們阿春的論文一出，世界各國的有名氣的權威雜誌將競相轉載了，恐怕要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了得哩！只要你對我說的話完全正確……」

「我對你說的話是完全正確呀！唐校長！」我說「在這阿飛型的孩子充滿每一角落，我就屢見不鮮的見着這一類型的孩子飛起三腳踢着他們的母親。而那些做母親的給兒子踢了一腳，還笑嘻嘻的認為她們的孩子學得到家了，將來做起戲來，不難打破六百萬大關七百萬大關的記錄呢。我們阿春呢，是和這一類型的孩子相差得太遠了，他對我的孝順是世上唯一，天下無雙的。」

「我沒有懷疑你的話呀。」唐校長說「我是說要照你的話，你的兒子是個鶴立鷄群的兒子。別說他將來一定能成爲博士，博士了再博士都有他的份。那就是說，人家的博士不過是單料的，你們阿春一定是個雙料的博士無疑。而且，就我想來，在他要完成這個學位的過程中，恐怕也不用你在經濟上支持他，人家的獎學金早就在等着他了。」

「你的话我有同感，唐校長！」我說「我確實有這份預感，要我們阿春得着一份獎學金，是易如

反掌的事。要不是我和他親生父親老梁早就決定要他進這間理工學院，我相信世界各國的最高學府都會競出最高的獎金來向我們阿春招手。雖然以我目前的經濟能力是可以給他再讀十年八年的書的。」

「好了！老黃！我們學校在這幾天就要開學了，你儘管叫你的兒子來上學好了。不過，我們這兒的學生是分有寄宿生和普通學生兩種的，你要你的兒子走讀呢還是內宿？」唐先生說。

「可以這樣嗎？唐校長！且讓他走讀兩個星期，再定進退。這個你當然明白，在經濟上，選擇走讀是較內宿便宜得多了。不過，我也不斤斤計較這個，如果我們阿春確定必須內宿才能發揮他的勤學，我是會給他內宿的。」

「OK！」唐校長說「先讓他走讀兩個星期也可以，開學那天，你帶你的兒子來報名就可以了。」

跟唐校長商量定了，阿春算有一間好學校就讀了，我這個做老子的，也就放心了。接着來的是替阿春籌劃他上學的諸般的事，諸如替他定製幾套校服，盛放書冊文具的書包。上學校讀書，當然不適於再着皮鞋，還替他買了兩對白色膠鞋好讓他更換。更要緊的是替他買來一張書桌，好讓他晚間在家裡自修。雖然在搬到這兒來的時候，鄒媽會替我買到兩張桌子。一張是圓桌子，是吃飯用的。一張辦公桌，供我有時在家裡寫點什麼時用的。但不管是圓桌子和我的辦公桌，都是安在廳中的，阿春當然可以共用。爲了要使他感到他是在用功了，給他有一種伏案讀書的興趣，知道這張桌子是他讀書用的，因此，我也就替他買到一張書桌了。我的臥床是在房裡的，阿春的那張小鋼床却安在外面廳中的一邊，這張書桌便放在他的床頭，這使他更加高興了。

## 第二十一章

阿

春終於上學了，起先兩個星期，到也沒有什麼枝節。每天早晨，父子都在同個時候起身，便起身盥洗了。盥洗完了，便帶阿春到巷頭的一間咖啡店吃早點。吃過早點，便到大路等候巴士車了。因為公會和阿春他們的學校是不同在一個方向，這樣，我搭我的巴士路線到公會辦公。阿春却要在學校搭一條路線的巴士車到他們的學校。午餐我依然在公會對面咖啡店裡的飯檔吃午飯，阿春却要在學校用膳了。他們學校也有飯檔供學生午膳的。阿春讀的是上午班，午後點多鐘便放學了，他放學後便搭車到公會來，等我退班時父子一同回家。

起初幾天，阿春都能按時於午後點多兩點鐘便到公會。碰着我在辦公室工作，他有時也跟我一同坐在辦公桌邊攤開課本來讀，或抄寫些他們學校裡的作業。我沒在辦公室呢，他便到三樓去，在我的房裡休息或看些孩子們高興看的小冊子。我得承認，如果阿春能够這樣按時上學回家，別說單是他一個孩子，再多兩個像這樣的孩子，我也不會感到麻煩的。可是，漸漸的阿春沒按時回公會來了。學校裡偶然舉行什麼慶祝或其他什麼紀念的節目，不能由得着阿春按時回來，這一點我是了解的。但要是連幾天如此，那就使我有些擔心了。問阿春，阿春却說學校裡有許多課外的節目得要參加。問他是什麼課外的節目，他却說諸如像足球哩籃球哩捧球哩等等球類運動都要參加。

「你也能踢足球麼？」我問着他。

「以前常常跟鄰居孩子玩足球的，爸爸！也給我學得踢他一脚好球。」

「那你是踢那個位置的？」我說。

「我什麼位置都能踢呀！爸爸！除了球門，我是有時踢鋒，有時踢衛，不論左腳右腳，我都能踢得很好。故跟人比賽的時候，他們常常要我擔任中堅。」

「踢中堅是要具有橫衝直撞的本領，像隻坦克車一樣使人害怕，你知道麼？」我說。  
「就因為我敢於逢人就碰，氣力比我小一點的常常給我碰倒了。有時我也使用鐵鎚，那就是當對方帶着球要來進攻我們這邊的球門了，半路裡給我一脚伸出去，把球鏟開，人也因此給我絆個狗吃屎，跌得他四脚伏地。這樣，他們便給我踢中堅。」

「那麼，籃球呢！你又打那個位置？」我又問着他了。

「籃球我也是每個位置都能打的，要沒這項本事，那籃球我便玩不成了。」

「什麼？」我吃驚起來「籃球員不是每個位置都能打的，有的善於打鋒，却拙於打衛的。打鋒是要投籃準，又要刁鑽，把球三盤兩帶就閃過對方，雙腳躍起便把球投進籃裡了。打衛呢，那就要有孟加厘那麼的高，對方剛剛躍起腳來投籃，你只稍把手一伸，便把球攔開去了……」

「爸爸！你的話沒錯，打籃球原是要依着各人的特長體型的。」阿春一本正經地說「只是我們打的是五人聯防。要進攻，五個人一齊跑到對方的籃下活動，把球傳來傳去，趁着對方那兒有破綻了，才把球投上去。我們是不投那沒有把握的籃的，要真的投上了，都會落網的。要防守，便大家一齊把守着籃底了，連成一條防線，不使對方衝過防線來。只要對方衝不進防線，他們投上去的球便沒有把握落籃了。」

「這麼說起來還有點道理。」我說「那你打棒球呢？」

「投手」阿春毫不猶豫地回着我。

大家都知道，打棒球是很難給人選做投手的，做為全隊的投手，多半是球藝出衆，人家才願意選他出來當的。我正要讚譽我們阿春對於球類運動的全能，他這次竟毫不含糊的對我有意得意地說：

「爸爸！我不但各種球類都參加，學校裡的田徑賽，我也給選為級制代表哩。」

「你還是學校裡田徑賽的級制選手，那你特長的項目是什麼？」我實在是有點意想不到的。

「短跑，一百咪和二百咪。」阿春回答得簡截而有力。

「有什麼最佳的記錄麼？」我說。

「爸爸！兩百咪我是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成績，因為同學跟我跑同樣成績的有兩三個。要是一百咪呢，我已打破過去同學所保持的記錄了。」

「那麼你的百咪記錄是……」

「十三秒五。」阿春不待我的話說完便報出他的記錄來了。

「我的天父！」我不覺叫起來了。

阿春竟說得這麼容易，他倒是以爲跟人賽跑是易過於吃杯冰淇淋的了。因為就他的年紀，以他的身高，一百咪決不能跑出這樣的成績的。我想：他許是把記錄記錯了，便又對他說：

「阿春！我想你是記錯了成績了吧！十三秒五跑完一百咪，不是像你這麼個孩子所能達致的。」

「老師明明白白的告訴我的呀！爸爸！他還說我的起步太遲了，要學得警覺一點，也許可以跑得比這個成績更好哩。」「阿春認認真真唯恐我還不相信他似的說：「老師再三對我說，以後不要等待槍聲，

响過了才撒着腿，最好是要跟槍聲同時起步。」

唐校長的話給他說對了，阿春是青出於藍的。想我當年跟他同樣年紀在讀小學，我在學校裡的各項運動也是頂瓜瓜的。但對於一百咪，儘管我把牙齒咬得緊緊地來跑，始終是沒有破過十四秒的記錄，由我怎麼跑都是十四秒。有一次，我竟對我的同學許下諾言來了，對他們說：我今天的百咪定要跑十三秒九，要沒這個成績，我請他們一抓花生米。但是結果呢！儘管我跑得頭欹欹，氣喘喘，看秒錶，還是十四秒正，害得我破費了幾個角子買花生米來請同學。這樣十分之一秒的時間是如此的難於達致，阿春上學還不够兩個月哩，便聽他說他的第一百咪是跑十三秒五。這使我忽然想起他的前途，真是一片錦綉。要成為一個運動員，除了勤練之外還要加點天才的。我想：我們阿春在這運動天才上一定很是了不起，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跑起百咪來便達到十三秒五，再過三四年，是個少年了，他的成績是不難達到在十二秒內的。再過兩三年，是個成人了，哼！惹加蒂申算什麼？阿納算什麼？我們阿春一定能比他們跑得更快的。將來參加亞洲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像楊傳廣一樣，人人都聞其大名。新聞記者上門上戶搶新聞，到時我這個做老子的一定笑口常開，父因子顯。那些製造運動用具的工廠，一定要我們阿春作廣告，說什麼我們阿春因為穿着他們工廠的跑鞋才跑第一的。於是我不但因阿春的大名而使世上的人都認識我，因為我是阿春的爸爸啊。還財源滾滾而來哩，這一家工廠要我們阿春作廣告，那一家工廠也要我們阿春作廣告，好像沒有我們阿春替他們工廠作廣告，他們工廠便開不成了。大家都競出最高的酬勞來拉攏我們阿春作招牌，我還有財源不滾滾而來嗎？真使我越想越開心，我是應該加倍小心培植他才是。心裡想：每天給他五角錢作午膳用，這五角錢是買不到那有營養的東西來吃的，應該給他更多的錢由他買些較好較有熱力的東西來吃才行。我每晚是帮着鄒媽兩塊錢

和她們做一起買菜的，聽了阿春那百咪跑十三秒五的話，我特別慷慨起來了，每晚加了一塊錢，要鄉媽買點較好的菜來，讓我們阿春吃得較好一點，產生更多的熱力。說不定就在最近他要以十三秒四來完成他的百咪。對於阿春常常拖到傍晚才到公會來，也就毫不介意了，我溫和地對他說：

「阿春，學校裡的運動如須要你勤加練習，你就特別用心罷。這是最要緊的，要想在運動上出人頭地，沒有勤加練習是不行的。我做孩子的時候也是喜歡運動的，常常這樣想着，踢足球，我也是要踢中堅的，最好能給人選舉做隊長。打籃球，我是想要打中鋒的，可惜我太矮，體型限制了我。一個只有五呎四吋半高的人，怎能打中鋒呢？幸好籃球的例規老早就更改，要不然，每次都要在中場開球，我怎麼能跳得過人呢？對於田徑賽，我是比球類運動更加興趣的，每一項目，我都想要參加，而且都想要打破世界記錄。只可惜我沒有運動天才，怎麼練習，也練不好。阿春！你就替我少時那種不能實現的夢想完成它，以後如因練習的緣故晚一點到公會來有什麼麻煩也沒什麼要緊，我給你內宿罷。」

## 第二十一章

這樣，我們阿春終於寄宿在學校了。正在我大做我們阿春將來成爲運動明星之夢，那天在李先生的聯誼社裡碰着個公會的姓許會員，他也有一個兒子在阿春他們那間學校讀書的。我在聯誼社的大門外，就見他好不高興地跟聯誼社裡面的社友談笑歡樂。可是當我一脚跨進他們聯誼社的大門，他便斂着笑臉了，對我認真地說：

「老黃！我正要找你哩。」

「找我做什麼？」我有些愕然地，因爲平时我是極少跟他交談過的。一個絕無交情的人却說正要找我，找我幹嗎呢？

「有椿事情想跟你談談。」

「有椿事情想跟我談談？」我說着，便坐在他對面，恭聽他有什麼見教了。

「你們阿春怎麼好常常帶阿秋到市區去，還誘他到屋裡……」

「我們阿春怎能常常帶阿秋到市區去呢？」我打斷着他的話說「他每天忙得很，上午要讀書，下午又有他們課外的活動。他要打球哩，練短跑哩，他還有時間帶你們阿秋到市區去麼？」

「我們阿秋原是個好孩子，頂聽話的。」

「難道我們阿春便不是好孩子，不聽話嗎？」我還是頂着他，心裡却有點惱怒了「許先生，你爲什麼一見面便誣賴我們阿春，我跟他相處了幾個月，他的性情什麼我都知道了，他是個循規蹈矩的孩

子，什麼都不敢亂來。」

「他是個循規蹈矩的孩子，什麼都不敢亂來？」老許也發起脾氣來了。「這麼一個好孩子，却把我們阿秋教壞了，你聽着，老黃！以前我們阿秋是個只要見他一面的人都要稱讚他的，自從跟你們阿春做一起，把他的性情都變壞了。大家也說我們阿秋的性情跟過去大大不同了。」

這位老許只是公會裡的一個普通會員，不過他很有些家當，自己開了一間五金商店，還跟人合創了一間小印務館，就因他有些錢，很受人看得起，故在公會裡也很活躍。要在往日，跟他沒有口舌的时候，我也很尊敬他的，要不，我也不會叫他做先生。因為就年紀來說，他是比我年輕幾歲的。自我來公會工作，我自己也有一個不成原則的原則，那就是，那些給人公舉做高級職員，像會長顧問總務財政之類，我都稱呼他們爲先生。次級的職員或不甚重要的普通會員，年紀比我大的呢，我還是稱呼他們做先生。年紀比我的呢，我都叫他們做阿兄或阿哥。至於那些可以呼名叫姓的，那都是平日熟慣了，彼此無須客氣了。就老許來說，本來我叫他許兄或老許也沒有什麼不合適的，雖然他很有些錢，但在學問上道德上比我有限得很。就因他平時跟他的朋友三兄二弟地到處拈花惹草，性情是跟我大相逕庭的。性情迥異的人，談話當然沒法談得攏，故我是很少跟他敘家常的，大家都保持着一段相當的距離。不過他是公會的會員，按年按月是要納會費的，而我却只是他們公會的一個僱員，依照名份來說，他是僱主。我却是他們的佔俚。故他的年紀雖然比我輕，却可以毫不客氣地叫我做老黃，我就不能隨便地叫他做老許了，多少總認他是公會的會員，一家五金店的店東哩。現在聽他的話，我那潛藏着的牛性不能不發作了，我對他說：

「許先生！你不妨說得大聲一點讓大家都聽得見，要他們來評一評理。你們阿秋今年已十四足歲

了，這是他正月來公會玩時告訴大家的。我們阿春呢，還差三個月才交十三足歲。一個十四足歲的孩子給一個還未滿十三足歲的孩子教得連性情都變了，你這不是把我們阿春說得太本事了麼？」

「一個未滿十三足歲的孩子便不能教壞一個已十四足歲的孩子？你這是根據什麼理由呀？」老許大聲嚷起來了，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子，有錢的人嚷起來特別有丹田力的。

「我祇就常理來說。」我也粗着嗓子頂着他「世上有的是大孩子教壞小孩子，倒少聽過小孩子教壞大孩子。」

「却偏偏你們阿春這個野孩子……」

「什麼！許先生！你竟罵我們阿春是個野孩子，你知道野孩子是怎樣的一種惡毒的咒罵，你竟連我都罵了起來了。」

「我怎麼連你都罵了？」老許睜着眼，擺出他是僱主的姿態來了。

聯誼社的大廳中，還坐着幾個他們聯誼社的社員，聽我和老許在爭吵着，大家都皺起眉來了。這也難怪他們要不高興的，老許既不是聯誼社的社員，我更和他們攀不上關係，祇是李先生有樁事情要我到他們聯誼社跟他商量而已。這樣兩個跟他們聯誼社毫沒關係的人，所吵的又是跟他們聯誼社毫不相干的事，却來在人家聯誼社裡面吵嚷，這就不免做得太過份了。有一位我不知道姓名的他們的社員起來說話了：

「你們是爲着什麼事吵起來呢？大家平心靜氣的來商量不是更好麼？」

「這實在很抱歉！」我很不好意思地說「早間李先生打個電話給我，有樁事情要我到這兒來跟他商量。不想李先生還沒見過，便先碰見這位許先生了。一見面，便把我的兒子來糟蹋，還罵他是個野

孩子，你先生且替評個理，沒人管教的孩子才叫野孩子，這不是連我都罵起來麼？我怎麼不濟，也知道怎樣管教才能使孩子變壞的，我們阿春在家裡是個品行無可貲議……」

「你們阿春在家裡品行無可貲議，他在外面的品行也無可貲議的了？」老許打斷着我的話說「告訴你，老黃！我們阿秋在家裡才是個左右鄰居都稱讚的孩子。你已知他十四足歲了，却從來不會給我罵過半句，別提會打過他。就因在學校裡跟你們阿春做一起，把他那副好性情改變了。」

「有証據沒有？」我說「你強說我們阿春教壞你的兒子，應該舉出事實來呀！難道是可以空口說白話，隨便誣賴人家的麼？」

「沒有事實我便說你們阿春教壞我的兒子？你也從沒跟我有什麼過不去，我不誣賴別人的兒子教壞我們阿秋，却來誣賴你的兒子來教壞我的兒子。老黃！你知道我那間五金店的資本嗎？告訴你，我那間商店的資本是超過二十萬塊錢的，都是大家相信得過我的錢，我要是個空口說白話的人，大家會這樣相信得過我麼……」

「那麼你的事實是從那方面得來的？」我打斷着他的話說。

「阿秋的生身母親過世了，現在他的母親是我續娶的。自他這位母親到我屋裡，阿秋孝敬着她一如孝敬着他親生的母親，三四年來家庭從未發生過一樁什麼惹人批評的事。就因他在學校裡跟你們阿春做一起，回家之後便再不把他母親看在眼裡。是我氣憤不過拷問着他，他才供說在學校裡是你們阿春教唆着他，對我們阿秋說『她不是你的親生母親，你不要理她，她嫁你爸，只是貪着你爸有錢。你爸的錢都放在她手裡，像你爸那麼又矮又小，她怎麼會歡喜他，將來她定會跟着別人跑的』」

「這是大人才會知道的事，小孩子會懂得這種事情上去嗎？」

我覺得有點可笑了，竟自笑了起來。聯誼社裡那幾位先生，聽我的話也都笑了起來。我心裡想：阿春就是個鬼靈精，一個還未十三足歲的孩子也不會懂到大人這些事情上去的。老許見我微笑着，聯誼社的幾位社友也都笑出聲來，他竟老羞成怒的衝着我說：

「就我們阿秋來說，他原是不懂這些的，你們阿春呢，知道他是什麼狐狸精生的，阿秋對我說，你那個好兒子教唆他的還不只這些，他還要我們阿秋去拜他媽做乾兒子。」

「這樣，許先生！你就聽你們阿秋的話來對我大發脾氣了。阿秋比阿春年紀大，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到底是誰教唆誰，你還沒弄清楚哩，就只聽阿秋一面之詞來對我發火了。」我說。

「我怎麼只聽我們阿秋一面之詞？」老許的話越說越亮，也就忘記這是人家的聯誼社了。「誰教唆誰？這在你還弄不清楚嗎？自你們阿春到學校寄宿，我們阿秋便變了，回來再不叫他媽了。好！老黃！我現在告訴你，你非但不向我道歉，還替你們阿春擰腰，那我就只有不客氣了，要老唐把你們阿春逐出校外去。」

聽他一再的侮辱，我的性子已不能再壓抑下去了，雖然狐狸精也許不是罵着我，但在我面前罵人家是狐狸精，那就太過目中無人了，欺人太甚了。現在又聽他說要唐校長把我們阿春逐出學校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他雖有錢，於我何干，我也大聲的衝着他說：

「那你就等着瞧！看我們阿春會不會給逐出校外去。」

這時李先生恰在這當兒進來了，經他做好做歹，把我和老許這場小爭吵暫時結束。

我回到公會來，越想越氣，覺得應該到阿春的學校問個底細的。只在公會的辦公室稍一逗留，便僱了一輛的士到阿春的學校去。碰着阿春放課正挾着課本回宿舍，我要他同坐在宿舍走廊的長檻上，

把早間老許的話告訴他。阿春聽我的話，不但不爲我的話感到有什麼意外，反振振有詞的對我說：

「爸爸！你不要信阿秋他爹的話，阿秋才是個害人精。阿秋屢屢對我說，你不過是他們公會的一個辦事員，也沒錢，也沒地位，要給人做兒子，也該揀那有錢有勢的人。像你們那位窮父親，每月只給你十五塊錢的零用，十五塊錢够買什麼呢？像他的爸爸，一個月便給他四十塊錢，還不够他……」

「阿秋這個孩子，你以後不要跟他在一起。」我打斷着他的話說「你要再跟他在一起，我一定另叫你走讀。」

「我知道了，爸爸！你的話我牢牢地記着，以後不跟阿秋再做一起了。什麼話都不想跟他說了。我要老師把我們兩人分開着坐了。」阿春誠懇地說着。

我再回到公會，便聽到有一種聲氣了，說是老許在總務先生的面前，訴說了我許多的壞話。什麼慫恿我們阿春在學校做壞蛋，專在學校裡誘壞同學，還說我非但忠言逆耳，還捏起拳頭要打他。心裡很是不自在，猛想起老許和總務張先生原屬至親，而公會裡用人之權，却全握在張先生的手裡。會長和副會長，都是好好先生，一向不過問公會裏用人的事，一切都由張先生全權處理。雖然老王介紹我到公會來，原也沾上這位張先生的面子。但他既和老許是至親，多少總會看在亲戚的份上聽他的話的。最要不得的是說我要打他，我要是連這位公會會員都敢打，那我不就做得太過份了麼？太惹動公憤了麼？那當兒一時氣憤是有的，心裡可沒有這種動粗的意思。他怎麼好說我要打他呢？張先生要是相信他的話，那以後在公會的日子便不好過了。心裡想：與其給人在形色上不好看或當面辭退，不如自動向他們辭職的好。自想來公會這兩三年，可說是我這半輩子的黃金時期，事事十九都能如意，却不料因孩子的事弄得要來辭掉這份向來自認最適合最愉快的工作。要裝聾詐啞不自動辭職呢？又恐日後給

他們冷面孔弄得進退不得，那就更加難堪了。因此，我預先寫了一封辭職的信，內中夾敘着我何以跟老許衝突的理由，要老鄭送到張先生的屋裡去。因為這位總務先生，沒有重要的事他是很少來公會的，公會裡有什麼鷄零狗碎的事他都交託副總務陳先生去辦理。

這兩天來正在等候張先生的訊息，但張先生終不見他有什麼指示。一方面也託人找事做，遺憾的是一個做慣社團工作的人，驟然做起別樣的工作，是很大大的不慣的。這不單我有這個感覺，只要過去曾做過社團工作的人都有同感的。因為社團工作除了開會、慶祝、聯歡、選舉，等等特別情形在工作上較為緊張外，平常日子，是比較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別的事情，便沒這般清閒自在了。那幾天心裡實在也很紛亂，一方面既恐找不到事做，一方面又恐找到的工作不適合自己的個性。然而張先生總不給我一個回復，就在我懷疑老鄭是否有把我的信交給張先生，張先生却不知在那兒來個電話給我。一時心裡很是緊張，不知張先生有何賜教，既向他辭職，又恐他一下子便由我辭職，惶惶恐恐的拿起聽筒來，心裡沉重得很。然而張先生的心裡一定是我相反，聽他未說着話，竟先自笑了起來，想來他心裡一定很輕鬆。他對我說，要我不要孩子氣了，無端端因老許那點鷄毛蒜皮的事便向他辭職，要我安心工作，不要三心兩意。末了，還向我開個玩笑，祝我們父子愉快。

我們父子過去是很愉快的，要不是老許仗勢欺人，因他兒子隨意編個謊話而來找我的麻煩，使我不得不回到學校對我們阿春教訓一場，我們父子繼續下來還是很愉快的。我心裡這樣想着，却沒回着他。放下聽筒，舒了一口氣。張先生的電話，算是給我一顆定心丸，我可以不必自尋煩惱了。他要我安心工作，我是百份之一百願意安心工作的。要到外面另尋一份像這樣的工作來做，恐怕是很不容易的，我還有不安心工作下來嗎？

# 第一二二章

上一個星期有過幾晚因心裡的不安，心事沉重的整晚睡不着好覺，不是失眠，便是噩夢，使我苦惱沮喪得很。自接了張先生的電話，這個星期，算是已恢復以前那點心情了。心裡一無罣礙，自然而然的躺到床上翻了兩下身便入夢了。而且一睡便很酣熟，一覺便到天光。在我正自慶幸我夜裡不再失眠了，今天一早，公會隔壁的徐先生忽然來個電話給我，要我到他屋裡去。

徐先生並非公會的會員，但因他的屋裡只在公會右邊過去兩間，算是和公會近鄰。有空的時候，好像星期天、公共假期以及其他什麼特別節日，常見他到公會來玩玩幾圈麻雀，也跟公會裡的幾個職員很談得來。對公會來說，他是個熟客。雖然我還不十分詳細地知道他是在政府那個部門工作，只知道他是一個公務員，而且是很高級的，向來他來公會都能得到公會一般會員的歡迎。而我對他應該客氣自不在話下。現在徐先生來電話要我到他屋裡去，雖然我不知他因什麼緣故要我到他屋裡，但這是過去所沒有的事。對我來說，是一種榮寵，我也抱着這個心理到他屋裡去的。

到他屋裡，他却好不安閒地躺在廳中一張藤椅上吸煙。好像是在等着我，見我進去了，便招呼我在一旁一張交椅上坐下來。從容不迫地由他衣袋裡摸出包香煙，從中抽出一支來遞給我。他是不知道我沒抽煙的，這倒不是他在假客氣。知道我不抽煙之後，把那根香煙再放回煙盒裡，塞在他衣袋中。他也不說其他的廢話，直截了當的笑着問我說：

「黃兄！你每個月給你們阿春多少錢零用？」

「除膳宿費我直接交給他們的唐校長外，交在他手裡的是十五塊錢。」我一邊說着，一邊感到很奇怪，怎麼徐先生向我問起這話來了？

「十五塊錢供他一個月的零用也許太少了一點吧？」徐先生還是那麼慢條斯理地說。

「對一個只有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也許不算很少。」我說「不過，這是他自己定的，我原要給他二十塊錢，他說有十五塊錢便够他用了。這樣，我每月便依照着他的意思給他十五塊錢。」

「我們阿平你見過面了吧？」徐先生忽然把話轉到別處去了。

「那個常跟着你到公會去的孩子麼？」我說。

「就是那個孩子。我只有三個孩子，兩個大的一個今年進大學，另一個明年也就可以畢業中學了。阿平最小，再下來的是他的三個妹妹。」

這兒雖是五方雜處，樓上樓下不通聞問也極平常。而徐先生的屋裡和公會還隔了兩三間的門面。到底徐先生是常來公會走動的，少說一點，每星期也要來兩三次的。又跟公會裡的幾位體面會員談得攏，看他們一聊有时就是一兩個鐘頭。他們談話雖沒我的份，却是聽也聽得膩了，別說徐先生有三個兒子和三個女兒，我早就知道了，連他一妻一妾享着齊人之福的我也聽人說過。然而他現在却惟恐我不知道似的來告訴我他有三個兒子和三個女兒，這我真不知道他是安着什麼意思了。我想了一下，不免強着笑說：

「徐先生！你真有福氣！三男三女，不多不少，最是適中，可以說是模範家庭了。」

徐先生早間是笑着的，現在見我也笑起來，他可不笑了。對我那些有點拍馬屁的話也不感興趣，有點冷冷地問着我說：

「我們阿平，你見過他常到公會去，那麼，你看這孩子的人品怎樣？」

「一個很老實的孩子呀！」我說「前些時他自己來公會，碰着人家吃榴槤，陳先生定要他吃些兒他却說他喉嚨有毛病，他媽不許他吃榴槤，怎麼勸他，他總不吃。要是別人家孩子，那有見着榴槤不吃的。喉嚨有毛病由他有毛病，榴槤吃了再說的。」

「他不貪吃，倒是事實。」徐先生一本正經地「一個孩子的偷錢不偷錢，和他的貪吃不貪吃幾乎是有着連帶的關係的。黃兄！你認爲我的話對嗎？」

「確是有着連帶的關係的。」我連勉強笑着的笑臉都給我收斂着了，我也不問他要我來他這兒有什麼事跟我磋商，由着他來問我好了。

「你們阿春在屋裡時會不會偶然搬腳弄手？」

「我可不明白你的搬腳弄手是什麼意思？徐先生！」他不把話直說下來，我也只好裝蒜了。

「我的意思是，他會不會有時在屋裡偷一點錢？」

聽徐先生把話說入港了，原來他要我來他屋裡是和阿春有關的，我可不客氣地對他說：

「這個我敢保証，他在屋裡的品行是第一的。我屋裡也沒放着什麼錢鈔可以讓他搬腳弄手，不過我那張從沒鎖過的書桌，裡面偶然也放上十塊八塊錢，却不會發現過有什麼欠缺。」

「像這樣說起來，你們阿春在屋裡是個好孩子？」徐先生忽然笑了起來。

「這不單我有這個感覺，左右鄰居好像對他的印象也不壞。」我說

「奇怪就在這兒！黃兄！我現在對你說實話。」徐先生斂着笑說「我們阿平在屋裡從不犯上那偷錢的事的，他未到學校裡去，他媽每天只給他四角錢，他也未因他媽只給他四角錢不够用而向屋裡的

錢櫃動腦筋。到學校裡去，我是每月給他三十塊錢的，比你們的阿春的零用錢是多了一倍，想來應該够他用才對。却是近來他幾次回家裡來，我們的錢櫃都要少了三二十塊錢。起初兩次，我還不知道是給那個偷了去，我的大兒子現讀大學，三二十塊錢在他是不當回事的，他是決不會回家裡來偷那三二十塊錢的。我那個在中學讀書的兒子，却因學校便在他姨丈屋子的附近，爲便於上學，他是在他姨丈屋裡寄居的。我的女兒呢，還小哩！距學會偷錢的年紀還有一段時間。心裡甚是奇怪，不知錢櫃裡的錢是給那個偷了去。我當然不會懷疑到我們阿平身上的，但結果，終於發現錢是給他偷了去。我們雖然沒有什麼明顯的家法，但偷錢却是我認爲一種不可饒恕的惡習。一時心裡的憤怒，你當不難想見。經我嚴加拷問，阿平始供出是你們阿春教的。說他有一個什麼親戚，是個少林寺的拳師，能够一拳便把人打歪，三腳便能將人踢倒。只要學得到他的拳腳什麼人都不用怕了。說他們常常給高年級的同學欺負，要是學得上拳頭，便可把高年級的同學打倒。但要拜那拳師做徒弟，是要很多錢的，便要我們阿平來屋裡偷錢，對阿平說『你爸爸是個政府的大官員，屋裡是有很多錢的，偷些出來他定不會發覺』我們阿平也會對他說『你要我偷錢，我可不會偷過錢的，不知錢該怎麼偷的』阿春却對他說『這麼個大孩子了，還說錢不知該怎麼偷的，這不是飯桶麼？偷錢是比什麼都容易的，只要趁着人家沒留意，把錢櫃裡的抽屜拉開來，不是要多少便有多少麼？』阿平却說『我們屋裡人多，不易下手。你們屋裡沒什麼人，不是很容易偷麼』阿春却說『我爸爸是個替人做事的，沒什麼錢，屋裡也從來不放錢。他的抽屜裡是有五塊七塊的錢的，這點錢够拿來做什麼？你不用害怕，你偷到屋裡的錢，我將來可以半點不少的還你。我爹有一樁財產，聽說有好幾十萬，現在還沒在他手裡哩，將來一定會送到他手裡來的。我爹的錢，也就是我的錢了，將來我可以十倍還給你。』我問阿平，爲什麼聽阿春的話便來屋

裡偷錢。阿平却說，在學校裡常常受到高年紀的同學欺負，他們使出李三腳王四拳的工夫，肆無忌憚地對着他們。阿春便向他獻議了，要他一同去拜師，學上拳頭，便可以對付他們。起初我們阿平是不肯的，却經不起阿春的慇懃，說要是把拳頭學上了，一輩子便不用受人欺侮。但拜師是要錢的，阿平要不到屋裡偷錢，便拜不成師了，要硬要軟，只好由着高級班的同學擺佈了。這樣，就因聽你們阿春的話，說要拜什麼拳師，終使阿平這個從不偷錢的孩子犯了戒……」

聽徐先生的話，心裡實在慙愧得很。他的阿平年紀並不比阿春的少，都是十三四歲，却比阿春還高了半個拳頭哩。却是什麼壞事都是阿春教導的。他們的兒子都是好孩子，單我們阿春是壞蛋，這能說得過去嗎？沒等徐先生說完，便頂着他說：

「徐先生！讓我插句話，阿平的年紀也不小呀！兩個人站在一塊兒，不是阿平還比阿春高大點嗎？阿春要阿平到家裡偷錢，阿平便聽他的話，而且是破天荒的，這不是把我們阿春說得太本事了，把你們阿平當傻子麼……」

「我要你來這兒，只是好意思跟你商量。」徐先生不等我說下來「你們阿春有本事沒本事，不干我的事。我們阿平也不傻，我的意思是，如果阿春確會教導阿平來家裡犯規，你得把他留意些。我是善意來告訴你的，聽得進去聽不進去，有你的自由。我之所以打個電話要你來我這兒，正是不想在公會讓別人話三賠四。現在聽你的話，好像嫌我對我的兒子護短，把偷錢的責任賴給你們阿春。黃兄！區區幾十塊錢我那會認起真來，不過孩子偷錢，到底不是椿好事。我定要阿平痛改前非的。是不是阿春教導的，我也不想跟你爭論，最好你自己去問你們阿春。」

徐先生說到這兒，拉下臉來，不再說些什麼了。徐先生既不再說下來，賴在他屋裡，便只有自討

沒趣。論地位，徐先生比我是高得多了，他在機關裡是在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他看管的那個部門，最少有五六十人是由他指揮的。他是公會的一個上客，我却是公會的一名僱員，別說他沒真的對我發脾氣，像上次老許對我那樣。就真的對我發脾氣，我也應該忍受的。

回到公會來，很是喪氣，不想跟老許的公案才完結，又節外生枝的生出徐先生的事來了。到底阿春這個孩子是怎樣的一個孩子呢？在家裡的兩三個月，一丁點事都不會發生過。到學校寄宿才兩個月，便一再的給人來向我控訴，還差些兒弄得我辭去公會的職事。我得再到學校問他一下才行的。

這次到學校去，碰着他正在上課，我耐心地在會客室裡等着他，要校裡的雜工到課室裡對他說，下了課便來會客室裡見我。好不容易的等他到會客室裡來，這次，我也不跟他客氣了，不再像已前那樣說些沒相干的話才入正題的。我一見着他，便問他說：

「阿春！你怎麼好教阿平到家裡偷錢？」

「誰說的？爸爸！」阿春光着眼看我，似乎有點冒火了，要不是父子的關係，他或許會把他的憤怒表現在他的臉上的。

「阿平的爸爸說的呀，難道是冤屈着你麼？」我說。  
「這就好了！爸爸！阿平在宿舍裡，既然是他爸爸說的，我就只好叫他來對証，看看是不是我教他到屋裡偷錢的。」

阿春說着，那剛剛聽我的話時攢起來的眉一下又展開去，也不叫我在這會客室裏暫等着他，看他一溜烟的便跑出會客室，讓我一個人在會客室裡等着他。心裡感到很是詫異，聽徐先生的話，他是肯定阿春教導阿平做壞事的，現在看阿春的樣子，好像不甘心被人誣賴的。他心裡像是氣憤極了，對我

忽然竟不怎樣馴良了起來。我正感到阿春的性情有點不像往日了，他終於把阿平帶到會客室來。憑良心說，阿平過去給我的印象，確是個好孩子的，看他現在誠惶誠恐的，臉上沒有半點頑皮之氣，不但是我，誰要見他一面也看出他決不是個爲非作歹的頑皮孩子。看他們兩個跑進裡面來，阿春迫不及待的不讓阿平喘着氣，便對他大聲說：

「阿平！是不是你對你爸說我教你到屋裡偷錢的麼？你該要說實話呀，誣賴着我可不是玩的。」

阿平偷看我一眼，顯出三分胆怯的對着阿春囁嚅着說：

「沒有呀！我沒對我爹說你教導我到屋裡偷錢呀！」

兩個孩子站在一起，很明顯的便能看出阿平比阿春還高大一點的，然而看阿春是那麼的毫沒忌憚，阿平却在阿春怒眼之下好像耗子見着貓，這就使我感到很奇怪了。就算阿平枉屈着阿春，論高大，比拳頭，阿平也不應那麼畏懼的。看阿平那樣子，我不便把徐先生對我說的話告訴他，只是溫和地問着他說：

「阿平！你不會對你爹說阿春教你到屋裡偷錢吧？」

「不會對他說呀，黃先生！在學校裡要用着一點錢，怕他不肯給我，所以便到錢櫃裡偷了。」

「你這麼小小的年紀，還在讀書哩，在學校裡便要用着那麼多的錢了，到底在學校裡要用着什麼錢呢？」我微笑着說。

阿平看阿春一眼，便垂着頭，沒把我問他的話回着我。却是阿春在旁抱怨着我了：

「爸爸！阿平在這兒，是不是我教阿平到他屋裡偷錢，你該看清楚了吧？以後徐先生的話，你別輕信他了。」

在徐先生的屋裡，受到徐先生那無謂的氣。到學校來，又受阿春的抱怨。我這個原是無子一身輕春的事使我傷透腦筋極了，既與公會裡的老許生口舌，又與外面的徐先生鬧閒氣。像我這麼一個社團的小小僱員，屢屢跟人鬧別扭是不應該的。一鼓作氣的想到學校裡把阿春教訓一番，他却拉出阿平來對証，連阿平都証實不關他的事，我又怎麼來教訓他呢！回到公會，既無心工作，到屋裡來，又乏胃口飲食，煩惱極了。心裡想：不管咎在阿春，還是別人，既然一連發生兩樁事情都在他身上，阿春就是再好點，也難再給他繼續在校裡讀書的。在屋裡較易管教，要給他在外面，自己看不到，他會不會在外面滋事生端，也很難說。而且，究竟這是個勢利的社會，有錢有勢人家的少爺，就是頑劣萬分，爲人師長的也會因大人的關係給點面子。像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僱員，就是兒子再老實點，人家有时也認爲可欺的。一再想來，還是把阿春退學的好。只是把阿春退學，像他這麼一個毫沒手藝的孩子，是不易爲他找到一樁工作做的。也罷，暫時帶他到公會來，像以前一樣，由他在公會獸上一年兩載，等他稍大了，再給他找個體力相當的工作。要把阿春退學，最適當是在這個月的月底，下個月再不給他到學校讀書了。而這四月的學費，膳宿費，我早已代爲繳清了，現在離月尾還有三個星期，要立即退學，這些費用是退不回來的，也很可惜，就給他再讀到月尾罷。

## 第一十四章

要把阿春退學，是我暗自決定的，還未告訴唐校長和阿春，只等候月尾自己親自到學校替阿春辦理退學手續。不想距月尾還有兩個星期哩，那天吃完午飯，正在公會三樓自己的房間睡午覺，阿春手裏持着個二十寸大的皮鳴，把我叫醒了。他一見我睜開眼來，便對我控訴着說：

「爸爸！唐校長太不講情理了，只聽他們那些有錢有勢的家長的話，便要我不再在學校裏讀書了。」

一聽阿春給學校逐出學，陡地便爆起火來。這大大出我意想之外，我是沒想到阿春會給學校採取這種步驟的。爲着顧全彼此感情，也爲使我現在工作的這個職事不至生三日京兆之心，我已作了極大的讓步了，決定月尾便把阿春領出來了。現在離月尾也只有兩個星期，學校便這樣迫不及待的把阿春逐出校外來。就真阿春在學校裏犯着什麼校規，唐校長也應該先通知我一聲才行的。阿春進學校去，是我當面拜託他的。這樣不先讓我知道便把阿春逐出學，這不單有關阿春的臉，同時也關係到我這個家長之臉呀！我心裏這樣想着，賭氣的在床上爬了起來，粗聲的問着他說：

「你在學校裏到底作了什麼壞事？竟給人家逐出學來？」

「那兒有做什麼壞事？爸爸！他們三個人打我一個人，都打不過我，便到校長那兒去告訴，說我一個人打他們三個人。校長不容我分說，便要我把衣服收拾起來回家。」

「有這回事的麼？他們三個人打你一個人，打不過你，還到校長那兒去控告你？」這回我當然不

再輕信阿春的話了「他們三個人來打你，你爲什麼不到校長室告訴，却跟他們動起腳手來呢？」

「他們三個人把我緊緊的圍在一起，要我怎麼到校長室報告呀？」阿春理直氣壯地「爸爸！我不動手保護自己，那我不是讓他們揍個痛快了嗎？爸爸！我是迫不得已才跟他們動手的呀，你不信，可以打個電話到校裏問，看看我有沒有對你說謊。」

阿春從容不迫地說，毫不因給人逐出學而生羞愧，也不因在我這個家長面前說話而感到畏懼。這是阿春的另一面，這一面是我以前跟他相處那幾個月所不會見過的。

「他們三個人因什麼緣故要打你，總不會無緣無故便把你來打呀。」我說。

「他們要我爬在地上當畜生呀！爸爸！我能爬在地上當狗讓他們高興的嗎？」阿春竟在我面前提着嗓子說話了。

「他們不叫別人當狗，單要你當狗的嗎？」我實在又氣又好笑。

「別人？別人有東西給他們吃呀，爸爸！你每個月只給我十五塊錢，只夠我一個人零用，我還有錢買東西給他們吃嗎？」

「沒有錢買東西給他們吃，他們便要你爬在地上當狗？」

「是呀！我怎麼能由着他們把我來當狗，我對他們說，別樣我是可以商量的，要我做狗在地上爬給他們看，那只好跟他們拚命了。」阿春像還有餘憤似的，竟對我捏起拳頭來，要不是我是他的爸爸，他的拳頭說不定會晃到我的臉上來。

「這樣，你就跟他們打起架來了，他們三個人竟被你打垮了？」我實在還弄不清頭腦。

「他們三個人打你一個人，已經越理了，還告到校長那兒去，校長也聽着他們的話嗎？」

「校長怎不聽他們的話，他們三個人的父親都是做着大官的，做大官是可以隨便抓人到監裏去的。校長怕坐監，還有不聽他們的話嗎？像爸爸只在公會做個辦事員，又沒什麼錢，又不會抓人到監裏去，校長還肯聽我的話嗎？」

阿春的話，越說越使我覺得他人小鬼大了！這種人小鬼大型的孩子，說實話，是我素來所最難欣賞的。我覺得孩子固然要聰明，但聰明應該放在課本上，待人接物上。但把聰明放在頑皮上，故意刁難人上，說些不是他那點年齡該說的話，那不如憋氣一點，樸拙一點的好。老梁的妻子把他這個孩子來送給我的時候，雖然我一眼便能看出他的聰明的，却沒想到他有這點刁怪，還以為他是個老實的好孩子哩。一個既聰明又老實的孩子，便是個頂瓜瓜的孩子，在他未進學校以前的那兩三個月，倒是相處得很好的。不想給他到學校寄宿了兩個月，讀了兩三個月的書，竟讀出他的原形來了，我是做夢也沒夢想過的。

「那麼，阿春！校長把你逐出校，他沒有一個理由給你嗎？」

「有的！」阿春說着，把衣袋裏一封沒有封口的信摸出來給我「他不讓我再在學校讀書的理由都寫在上面，他對我說，要我把這封信交給你。」

我把阿春遞給我的信拆開來看，裏面完全沒有提及他們打架的事。只是說阿春近日所犯的事太過

嚴重了，他是經過再三考慮和校裏幾位老師磋商之後才採取這種行動的。至於阿春犯的是什麼條規，他準備當面告訴我，不便寫在信裏的，要我原諒。

阿春被逐出學，既非因打架的事，而被逐出學的原因，還須等他當面告訴我才知道，這就使我

對唐校長生起反感來了。世上那兒有這樣的事，把學生逐出學校而不說明理由的，只抽象地說一句什麼犯了嚴重的條規。一時心裏氣憤不過，那點本想對付阿春的激動心情移到唐校長身上去了。我也不再把阿春問下來，三腳兩步的便奔到樓下來，在辦公室裏拿起聽筒來打個電話到學校去。但聽話的不是唐校長，還告訴我唐校長到外面去了。

當晚租了一輛的士和阿春回到屋裏，碰巧鄒媽和何媽正坐在樓下門外交椅上納涼，見我和阿春回來，阿春手裏還提着個皮喰，鄒媽有點詫異地問着我：

「黃先生！不是聽你說阿春留在學校裏，怎麼半截便回來，難道已放了假了？」

驟然給鄒媽這麼一問，使我很難爲情了起來。說他是給學校逐出學，上個月在她丈夫生日的聚餐上還對他們夫婦誇說阿春的種種好處。說什麼他是個很安靜很守份的孩子，自他到這兒來給我作兒子，從未跟人拌過一次嘴，也知道勤學不亂說話，聽得鄒媽的丈夫還大大的稱讚我有福氣，能得到一個這樣的好孩子來作兒子。現在這麼一個好孩子，却在學校裏招惹是非，還給學校逐出校外。一個學生而至於給學校逐出學，他的品行的頑劣已不用來解釋了。沒有犯着嚴重的校規，學校決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的。因爲這是最後的一着，沒有轉環的餘地的。雖然我還不知道阿春是犯着什麼嚴重的校規，有過老許和徐先生的那兩樁事情，想來唐校長應該不會太冤屈着阿春的。但要我現在怎樣來回鄒媽的話呢？要對她說實話，自己便有自打嘴吧的嫌疑了。而且也難免給她們恥笑。想了一下，還是對她撒個謊較好。雖然鄒媽是個很熱心的婦人，來到這兒居住，也多承她們的關心和幫忙，對她撒謊，心裏是很大的不願意的。

「鄒媽！不怕你們笑話，我們阿春停學了兩年，這兩年裏，又在外面替人做點小工，幫助家用，

從前讀過的書，別說能留在肚裏，早就還給他們老師去了。俗語說，書沒翻，都跑光，現在讀下去，自然接不上來。讀了兩三個月書，教的人辛苦，讀的人也一樣辛苦。是他們學校裏的校長跟我磋商一下，要阿春暫時退學，到外面多補習一年半載，明年再重新給他讀起，這樣，他的成績才能跟得上人家。今天是我把他領出來，我日間親自抹個時間教他三幾個月再說。」

我的謊話雖編得很不好，鄒媽到底是個老實人，終給我瞞過了。雖然對她說謊，在我是帶着十分的歉意。但大家都是要面子的，爲使我從前對她說過的話，不至於給她認爲自相矛盾。我只得這樣做。

何媽看我們父子就要登樓上去，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對我大聲的叫着：

「黃先生！你且下來，我有樁事情跟你商量！」

不知何媽什麼事想跟我商量，但自來這兒居住，在鄒媽和何媽之間，我是對鄒媽比較不陌生的，這一方面，固因鄒媽已替我洗過兩年的衣服，已對她不用什麼客氣了。何媽是自那次爲着老梁的女孩子的事才跟他認識的。自搬來這兒之後，說是近在咫尺，但日裏因大家各有各人的工作，不在屋裏。夜裏吃過晚飯，我又習慣於到街上散步，跟她不常碰頭聊天的，故大家偶然碰頭，還保持着相當的客氣。現在雖然快登在樓上去了，聽她呼喊着，我把樓上的房門鎖匙交給阿春，由他開門進去，我自己又回到樓下來！

「有什麼事情跟我商量嗎？何媽！」

「阿春要是暫時不讀書，我想介紹他樁事做，只是晚上幾個鍾頭。黃先生！你看怎樣？會不會打擊着他補習的時間？」

「要是在晚上工作，自不會打擊着他補習的時間，我是打算日裏帶他到公會抹個空兒教他些書的。但不知何媽你要介紹椿什麼事情給他做？」我說。

「我們阿通，近來合人做一種生意，是晚上擺賣夜市的。這種夜市，沒在一定地方，每個星期七天，輪流在七個地方擺賣。他們做的是種糕餅生意，倒不壞，每晚都有近百塊錢的買賣。兩個人看管已感人手不足，要多添一個孩子幫忙。你們阿春這般年紀最為合適，他們要我替為尋覓。黃先生！不知你捨得不捨得你們阿春幫着他們做買賣？這種擺賣夜市的生意也不太累，傍晚六點鐘到阿通的朋友那兒吃晚飯，六點半鐘便可以出車到那擺賣的地方，七點多鐘開市，十點多鐘便可收檔了。他們順路把阿春送到這兒來，也許十一點鐘多一些，阿春便可以回家裏了。至於工錢，他們說要看孩子工作怎麼樣才來定，不過是不會少過四十塊錢一個月的。晚間在他們那兒吃餐晚飯，收檔時再一塊兒消夜。要是晚間下雨，便不出檔，可以休息了，黃先生！你看怎麼樣？」

「你的好意，我應該謝謝你的。」我笑着說「不過呢，何媽！讓我考慮考慮一下，明兒再答覆你怎麼？」

「當然要你先想一想的。」何媽說「黃先生！你就且試想一想罷，要是你認為還不怎樣委屈着你們阿春，明天告訴我好了。」

經了這三次的打擊，阿春在我心裏已不若他未上學時了。這個孩子決不能算是個好孩子的，跟老許的兒子那檔案，在我還認為老許只聽一面之詞，不免仗勢欺人。但跟老許的兒子那椿事情剛結束，又發生了跟徐先生的兒子的事又來了。雖然徐先生的兒子當面證明他偷錢並不是阿春教導的，但看那天他的神情是很使人懷疑的。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而能使一個跟他一般年紀却又比他長得高大的孩子

生畏懼，這個孩子還能算是個好孩子嗎！最使我感到難過的是他給學校逐出學，雖然唐校長的信並未提及阿春犯着的是什麼校規，只說是十分嚴重而已。而這種嚴重的事竟嚴重得不能書於信上，須要當面告訴我，不管唐校長在措辭這椿事情上有無偏差，作為一個好孩子來說，阿春是不足為訓的。是否可以讓他幫助何媽的兒子他們作買賣，我是應該先考慮一下的。

阿春到鄒媽那兒搬過飯來，都擺在飯桌上，父子兩個人便坐着吃飯了。在阿春未到學校寄宿之前，晚間這餐飯，雖然祇是父子兩人，也不寂寞，我會想些話來聊，阿春更不會放棄討好我這個爸爸的機會「爸爸！我也會煮飯呀，我們自己做飯菜，一定比要鄒媽替煮的便宜」又什麼「爸爸！我們樓板好多天沒有洗刷了，等明晚你到街上去。我留在屋裏洗刷地板好了」還有哩「爸爸！公會裏那位姓陳的先生，昨天你出門去時他便要帶我到街上看電戲，我怕你回來找不到我，沒有答應他」等等等等。阿春說得那麼有條不紊，循規蹈矩，我也聽得喜氣洋洋，心滿意足，自認為不會錯養着他這個孩子了。現在呢，他扒他的飯，再也不來對我說些爸爸什麼了。而我呢，却是心事重重，默思阿春過去對我說過的話。雖然飯是一口一口的吞進肚裏去，却吃得不像以前那麼可口了。忽然覺得，像阿春這樣一個孩子，是不必再給他讀書的，他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只好留給他下世再去補讀，今世是決不會有他的份了。還是讓他去學做生意罷，何媽的好意，正好給他一試身手。

## 第一十五章

隔天，我把我的意思回覆何媽，便揀個好日子讓阿春去帮着他們開檔。他帮人家做買賣，是好是不好，我這個做爲他的爸爸的，當然有個很大的責任的。但我所能教訓他的，也只有下面幾句話：

「阿春！你應該懂得，做一個學生而至於給學校逐出學，是很不名譽的。不管被逐出學的理由充份不充份，人家知道了，一定要輕視的。要給你轉學，非但無學校可轉，就有那些可以擠得進去的學校，聽說你是人家逐出學的，也要考慮考慮是否肯給你進去了。一個人的學問不完全得自學校的。只要你好學，隨時隨地都能獲得你所要尋求的學問。現在有這個機會給你學做生意，你該要好好地利用它，何媽他們雖是一種小本的買賣，但小買賣也有許多值得你去學習的。帮他們個三年兩載，要能學得好，我可以託人介紹你到商店去。果能學出生意的訣竅來，將來我可以出點小資本由你去做，這次你不能半途又再撒起爛汙來了。」

終於在兩天後，阿春帮着何媽的兒子他們去擺賣夜市了。日裏我還是帶着他一同到公會去的，找了幾本適合他練習的課本要他把我教過他的課文讀熟。午餐還是同他在對面咖啡店裏吃的，午後五點鐘在我回家的路上伴着他到何媽兒子的朋友那兒去，晚飯他是在他們那兒吃的。天天如此，也都相安無事。就在阿春晚間帮着他們約有一個月的那天早上，我正要帶阿春到公會去，剛跑出門，便給何媽叫到鄰媽的樓上去，說她有話跟我商量，只好讓阿春在門外等着我，自己便跟何媽到鄰媽的樓上去。

大家剛坐到椅上去，何媽由袋裏拿出四十塊錢來給我，對我說：

「黃先生！這是阿春這個月的工錢，阿通的那個朋友要我來對你說，阿春今晚不必再到他們那兒去了。」

「是不是阿春做了荒唐的事？」我有點氣結地。

到了這兒，我要替阿春辯護，也無從替他辯護了。這已是顯然的事，阿春決不是個好孩子。非但不是個好孩子，而且是個相當壞的壞孩子哩。一已爲甚，豈可以再，阿春是毫沒忌憚的再三幹他的壞事的。他教唆着老許的兒子，要他不再叫他的繼母做媽媽，老許的向我興師問罪，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教導徐先生的兒子到屋裏偷錢，更是一百巴仙的事實，一點不會冤屈着他。最不可恕的，還要脅徐先生的兒子在我面前說謊話，說是他自己打主意偷錢的。沒有真正嚴重的事，唐校長決不會把他開除學籍的。別說名份上他是我的兒子，就是別人的兒子，唐校長也不會輕易把人逐出學的。現在帮人做買賣也只有一個月，便又弄出事來了，給人辭掉了。我有這麼個好兒子，那我以後決不會安閒過着日子了。聽了何媽的話，使我沮喪極了！

何媽見我聽她的話，一時顯得很煩惱，看她沉吟了一下，像是安慰着我說：

「算了吧！黃先生！阿通昨晚回來告訴我，阿春是個很頑劣的孩子。他說別的孩子就是再頑皮些，也許可以教導慢緩學好。阿春却不願聽人家的話。說他的父親已坐過監了，他的母親却在酒吧還在做着吧女，他也不用學好了。真的，黃先生！你也別煩惱了，孩子不是你親生的，可以教導，不妨把他當作兒子。不可教導，把他送回他的親生父母，也就完了你的責任了。」

「不過，何媽！我想知道阿春犯着的是什麼事情？」我說

「聽說是關於銀錢的事。」何媽說「真的，黃先生！阿通也沒詳細的告訴過我，你問阿春，他許會告訴你的。」

她的兒子沒有告訴她阿春犯着的是什麼事情，這當然是何媽的一種外交詞令，她是怕我一時聽了難以爲情的。既然屬於銀錢的事，我也就思已過半了，不用再追問下來了。不過既是有關銀錢的事，定是阿春三腳兩手有什麼不規矩的行動。真的偷了他們的錢，現在又拿了他們的工錢，那便說不過去了。我把那四十塊錢遞還給何媽，對她說：

「阿春還做不夠一個月哩，又做錯了事，這份工錢是不應該給他的。」

何媽却不肯拿回那四十塊錢，對我誠懇地說：

「黃先生！別這樣了！阿春雖做不夠一個月的工，依規矩，東家不用夥記，是要多一個月的薪貼的。不過我知道黃先生不是這樣的人，阿春幫他們做買賣，又議明是學習的，我們也就不用常規了。但這四十塊錢你應該收下來，要人做工却不給錢，世上那有這個情理，黃先生！四十塊錢你收起罷。」

聽何媽的話，也就不想跟她虛偽了。我把四十塊錢塞進袋裏，道了一聲謝，便下到樓下來。看阿春還站在門外等着我，這樁公案，我且暫時忍住。要真的對他大聲責罵，怕會把事情弄得更糟，而且左右鄰居聽了也不甚體面，只得憋着一肚子氣，先帶他到咖啡店喝杯早茶。

平時到公會，要不是趕時間，我都是搭巴士車的。今天公會裏也沒什麼緊要的事待做，但因和何媽在鄒媽樓上耽擱了些時間，而且一肚子心事，也懶得在巴士車站等候巴士車了。截了一輛的士，便跟阿春到公會來。坐在車裏，我靜靜的在思慮着，阿春這個好孩子，我是無福承受的。他來作我的兒

子，原非出自我的本意，是李先生和老王他們熱心促成。他們願意承受呢，便由他們領去做兒子好了。他們不願意承受呢，那便解鈴還是繫鈴人，阿春是由他們送來的，現在只好麻煩他們替為送回了。既已不願意認他做兒子，他幹的壞事原屬不必過問。就阿春以前所幹過的，已具備七逐的條件了。爲使李先生和老王得知就裏，對於他帮何媽的兒子做買賣因什麼緣故給人家解僱，我還該弄清楚些的。到公會裏，因係直透搭的士來的，看時間還早一點。先跟老鄭招呼一聲，要他如有什麼人打電話來找我，煩他到三樓叫我。便要阿春跟我到三樓去。在我的房裏，要他坐在床邊的一把交椅上，我却半躺半坐的躺在床上去，便問他說：

「阿春！何媽的兒子他們有沒有對你說，要你今晚不用去帮着他們了？」

阿春似乎已知道我要他到三樓來是爲着了什麼事情的，看他聽我的話，遲疑了一下才應着我說：

「他們沒跟我說呀！」

「他們沒對你說要你今晚不用去帮着他們嗎？」我睜着眼看他「但他們已告訴我了，要你今晚別到他們那兒去了。你是不是偷他們的錢，叫他們把你辭掉了？」

「我怎麼能夠偷他們的錢呢？」阿春有點桀骜不馴了，看我睜着眼看他，他也睜着眼看我說「他們放錢的錢盒就靠在何媽兒子的面前，他片刻也沒離開那個盒子，我那能偷到他們的錢。我也沒沾過買客的錢，收錢找錢都是他們兩個人的事，我只把客人買的糕餅放在帶袋裏，怎能說我偷他們的錢？」

這頑皮說的倒也有理，是不是因他偷錢呢，我還不大清楚。只是聽何媽說是關於銀錢的事，便使我想到阿春許是偷他們的錢了。既然不是爲着偷錢，當然另有緣故的，便又問着他說：

「既不是偷他們的錢，他們會無端端的不要你再去幫他們嗎？」

「那我怎麼知道？」阿春竟對我頂起嘴來了「要我不去幫他們，我才不願意去幫着他們哩。」

「好！算你有道理。」我說「那你又因什麼緣故不去幫着他們呢？」

阿春好像本來是不願意回着我的，只是一味把臉繃得緊緊的，見我也沒做聲，只是把眼睛睜得圓圓的看着他。到底還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儘管他怎樣粗心胆大，面對着個大人雙眼露出那麼的兇光，而且是我從來不會對他表現過的，心裏不免有些畏懼了。看他咂了一下舌頭，只得對我說：

「他們都把我拿來開玩笑。」

「他們對你開玩笑，開什麼玩笑？」我大聲的唬嚇着他。

「他們說：『阿春！你只有一個母親，却有兩個父親，是不是你媽有兩個丈夫。』我媽那兒有兩個丈夫，要我不光火嗎？」

「你光火之後便怎麼樣，跟他們打架嗎？」

「他們兩個大人，我怎麼能打得過他們？」阿春有點不耐煩地，也有幾分輕視我這個做他爸爸的連這點常識都不懂似的。

「那你光火之後便怎麼樣呢？」

「我把他們一答糕餅摔到地上去。」

「他們對你開個這樣的玩笑，你便把他們的糕餅摔到地上去，這不做得太過份了嗎？他們的糕餅是要本錢的呀，你不會告訴他們你媽只有一個丈夫就行了嗎？」

「他們不光開這個玩笑呀！」阿春激動的尖着嗓子說「那姓賴的還要我介紹跟我媽認識，說他有

什麼什麼好處。」

「就這樣，你摔掉他們的糕餅，他們便不要你再去帮着他們做買賣了？」

「不是我高興去帮着他們的，是你要我去的。」

阿春竟當着面把我叫成你了，看來我這個爸爸在他已認為可有可無的了！我也不再問下來了，阿春的話也許該打個折扣的，但事情的起因該是由玩笑而生的，這點該不被懷疑的。我把阿春叫出房來，把房門鎖了，要他跟我到樓下。才跑到二樓，迎面便碰着唐校長，笑着對我說：

「聽老鄭說你在三樓，正要到三樓找你哩。這樣更好，不必到三樓去了，我請你喝杯咖啡，我們到對面咖啡店去。」

我要阿春在樓下大廳上坐着，便和唐校長到咖啡店去。剛剛坐定，走堂的還未跑過來問要喝什麼哩，唐校長便對我搖着頭說：

「你們這個阿春，太精怪了太精怪了！連大人的事，也有他的份。」

「什麼大人的事呀？」我實在給他說得摸不着腦袋了。

「阿春那天回來，有沒有對你說被我開除的原因？」唐校長說。

「有的。」我說「他說在學校裏他的三個同學打他一個人，結果呢，他這個被打的却被你逐出學，那三個打人的却留在學校讀書。」

「世上有這個道理嗎？」唐校長笑着說。

「我也覺得這個道理怪得很！」我也笑着說「我問他，他們三個人打你一個人，已是越理了，唐校長還要把你開除，這太沒道理了！唐校長！你道我們阿春怎麼說？」

博士與我

二七四

「我怎麼知道你們阿春怎麼說？」

「他說那三個打他的同學，他們的父親是做着大官的，大官員是隨便可以抓人去坐監的。你唐校長怕坐監，只有把我這個在公會裏做個小小的座辦的兒子拿來開刀了。」

「那我豈不成了拍馬專家了嗎！」唐校長忍不住的大笑了起來。

「拍馬不拍馬，那倒沒關係。這原是個拍馬的社會，有人的公子千金在那兒讀書考着優等，報館的老爺們還在替他們作起居注哩。但這是個是非的問題，是他這樣告訴我的。」我說。

「他當然會向你這麼說的，要不，便不成爲個鬼才了。老黃！我真要向你道賀了。」

「你賀我什麼呀？」

「賀你有這樣一個鬼才的兒子。」

「要沒這樣的鬼才，他的那個親生的爸爸老梁就不會斷定他這個兒子一定會得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了。」我說「不過呢，唐校長！既不是因跟人打架，那是犯着了什麼他才給你叫回家裏來呢？」

「要是因他跟人打架我便把他開除，那我就應了阿春的話去抱那些大官員的粗毛腿了。」唐校長不再微笑了，一本正經地說「學校裏的那個教員林先生，真是老尚風流……」

「是不是那個闊嘴巴的先生？」我插着嘴問。

「難道你見過了？」唐校長有點奇怪地。

「公會人多嘴雜，沒事時聊天聊地，也忘記是那個提過了他，說他是你們學校裏的突出人物，五十多歲的人，對於女人的事越來越興趣。」

「就是這個闊嘴巴先生。」唐校長說「真是越來越風流。家裏也有子女的，而且他兩個大的兒子已會在外面掙錢了。但他對於女色，却並不隨着他的年紀衰老而減退。他是個經濟很優裕的人，家裏什麼酒他沒有，洋酒唐山酒、三星酒、威士忌，真可說是應有盡有，但他却不想在家裏喝酒，一定要到酒吧去。其實，他那裏是去喝酒，只是去跟吧女混七攬八。人家對他說，你是一個教員呀，應該自律一點。他却說在學校裏他是個教員的，當然要守教員的規矩。在外面他便不是教員了，他有他的自由，不受約束了。這樣，他幾乎一個星期有五晚到酒吧去的……」

「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唐校長！」我打斷着他的話說「他在外面固然有他的自由，你要解聘呢，不是也有你的自由嗎？要是輔助學校，全部津貼的學校，那倒沒得說。你們是私立學校呀，政府沒津貼你們半文錢，難道你這個校長兼董事長的連要換個教員都有忌憚嗎？」

「你不知道，老黃！世上的事有的是很怪異的。有嗜好的十九有其真材實學。就因他在校裏擔任這門學科找不到另外一個可以代替他的，才由他在外面攬吧女。也不知他在那個酒吧，私自喜歡那個吧女，弄得他神魂顛倒。却是爭人不過，越爭越爭不到手，越爭不到手他越沉迷。我說你們阿春是個鬼才，在這方面他表現得太出色了，簡直令人不可想像。他也不知怎麼跟那位吧女認識了，竟對闊嘴巴先生說他有本事引他去見她。把闊嘴巴老師高興得不得了，在阿春的課業上都填上一百分。本來在校寄宿學生只有星期六和星期天兩晚准許他們自由到外面去，其他日子是要填上理由的，沒有充份理由是不准離校的。阿春就因有這位姓林的老師提出個理由來，學校當然不會去加深究。但去得太頻了，就要叫人生起疑心來了。恰好校裏另有一位老師，也是個素來提倡食色性也之人，到那兒大家碰見了，就因爭風喝醋，把事情弄得大了。老黃！你現在該不會怪我開除阿春了，

學生替老師拉皮條，我還容忍他再在學校嗎？」

唐校長的話，把我聽得愕然來了！阿春替誰拉皮條，已不用我再想下來了。當然，儘管阿春是太過豈有此理，我也不去戳穿人家的醜事了，只好強着笑說：

「我就知道阿春被開除，決不祇是跟人打架的。」

「我說阿春是個鬼才！對他來說實在不會過譽的。老黃！我真該恭賀你有這麼一個鬼才的兒子，連這種事情他也有辦法插手。」

「我老黃是沒福得到這樣一個鬼才來做兒子的，你該祝賀的是他的親生父親老梁，這個太有本事的兒子，我已決定要璧還了。」

在回公會的路上，我不斷的思索着該怎樣把阿春送還人家才好。這麼一個孩子，我怎麼好跟他再同居下來。我想：應該要採取這樣的步驟的，一到公會，該先打個電話給李先生，要他抹個空兒到公會來，把阿春送回去。再打個電話給老王，把他抱怨一番。李先生跟我認識不久，又是他介紹認識的，只要李先生把阿春送還老梁的妻子，我許還可以原諒他。老王跟我認識已十多年了，他不該也串同着他們來玩弄我的。分明是個壞透了的孩子，却送來給我做兒子，還說得多麼的好意的要續我的香丁靜而來，正大可靜靜而去，半點不拖泥帶水，豈不更好。只是心裏想不透的是，李先生也不算是個糊塗蟲，儘管他喜歡到酒吧去，跟老梁的妻子或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世上逢場作戲的人那麼多，豈僅李先生有此興致而已，他是可以逢場作戲的，却不該帮着老梁的妻子把阿春這個頑皮孩子送來給我做兒子。我本是無子一身輕的，這個多月來竟因阿春的事使我的體重減損了十磅。

我一路便這樣想着的，不覺已到公會來，進到裏面，却不見阿春在大廳。問老鄭，他也不知道阿春跑到那兒去。我登上三樓，幾個房間搜了一回，只不見個阿春。一時心裏急了起來，也忘記該打個電話給李先生和老王。心裏想：老梁的妻子是在酒吧當吧女的，什麼壞事，他沒聽人說過，她還是個相當狡猾的女人。要是阿春跑到那兒去藏匿。她却來問我要孩子，那將怎麼辦？更糟的是屋裏開門的鎖匙，我一向是交在鄒媽那兒，阿春是知道的，他有過好幾次自己回家向鄒媽要鎖匙的。現在他一定跑到家裏去了，我這樣想着，便想回屋裏去。該死的就在這個時候，老胡進來了，他在外面收了幾十單月捐要我點交。跟他说等我回屋裏解決了椿事情再回來理會，他却說他沒時間等我，他的妻子要到竹腳醫院去，要他伴着一同去，今天恐怕不會回來。不得已只好同他到辦公室裏，把他收來的月捐一填在簿裏，已花去我整個鐘頭的時間了。便對老鄭說，要有什麼人來找我，請他下午再來，我有事要到屋裏去。匆匆忙忙的便叫了一輛的士，回到屋裏，鄒媽和對面的五姑，隔壁的三嫂正在樓下大聲的喧叫着，見我進來，便高聲對我說：

「黃先生！阿春跑了！」

「他跑了，跑了多久？」我愕然地問。

「差不多有半個鐘頭了，早間來問我要鎖匙，我問他半路裏回家做什麼，他却說你要他回來拿件東西。聽他的話，我便把鎖匙給他，停了一忽，我叫我們阿花過去問他有沒有要洗的衣服，一回兒阿花匆匆回來對我說，阿春還帶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哩，把屋裏的衣服都收下來塞在皮喰裏，不知是怎麼回事。我一聽便覺得有點奇怪了，更因這兩天聽何媽的話，說黃先生是認錯了人了，阿春決不會是個好孩子，將來怕會給他拖累。便跑過那邊看，阿春手裏提着個皮喰便要下樓來，是我攔住了，問

他要到那兒去。他說皮喰裏是他自己的衣服，他要回家了。我問他說：「這兒不是你的家嗎？」黃先生！你道阿春怎麼回着我，他竟對我說：「這兒那裏是我的家，我的家在我媽媽那兒。」我說：「黃先生不是你的爸爸嗎？」他却說：「我的爸爸姓梁不姓黃。」我說：「那我不是聽你叫了他幾個月爸爸嗎？」他却說：「叫了他幾個月爸爸算是便宜他了，那個咖啡店的女老闆不要他了，要另嫁人了。那女老闆都要另嫁人，我還叫他爸爸麼？他別想了。」黃先生！阿春的話叫我聽來真是摸不着頭腦啦！什麼那個咖啡店的女老闆另嫁人，他便不再做你的兒子了。這合在那個道理上呢？」

聽鄒媽的話，我始恍然有所悟了。原來老梁的妻子是要阿春來繼承那咖啡店女老闆的幾十萬元財產，才使她那麼熱心的把她兒子送來給我，還說得多麼好聽的免使我斷絕後代。鄒媽見我聽她的話好像感到很大意外似的，却又沒回她的話，便又問着我說：

「黃先生！聽阿春的話，為什麼那個咖啡店的女老闆要另嫁人了，他便不再叫你做爸爸了，到底是那家咖啡店的女老闆呀？」

「鄒媽！這是個很有趣的故事。」我勉強笑着說「而且是個很長很長的故事，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盡的，等我慢緩地告訴你。只是阿春有沒有帶走我的東西，我得先上樓看一看。」

我說着，便登上樓上去，鄒媽和左右鄰居，也跟着我跑上樓來。又聽鄒媽對我說：

「我原不肯讓阿春走的，是你把開樓門的鎖匙放在我這邊的，他竟騙了去，要真的帶走你的什麼子哩，裏面坐着一男一女。見我要攔着阿春，便都跑出車來帮着阿春。我倒沒見過這般情形哩，一時急了便叫救命，幸虧五姑三嫂一聽我叫救命，都跑出來帮着我，才不至被那女人打着。看她來勢汹汹

，要來爪我，要不是五姑三嫂，定給她爪着了。那男人見左右鄰居也有人開門出來觀看了，才不敢動手……」

「那個女人是個怎麼樣的女人，有多少年紀了？」我打斷着鄒媽的話說。

「是個打扮得很是妖嬈的女人，大約有三十七八歲了，要不是看她咬着牙兇兇的要來打我，倒是個生得很標致的女人。」

聽鄒媽的話，我心裏想，是老梁的妻子無疑了。便問鄒媽說：

「那個男人呢？」

「是個三十零歲，又高又大，外面看來，很是威武叫人生畏的人。要不是斜對面陳家的二叔和他朋友跑出來看，他許會帮着那個女人來對付我哩。」

「是不是個臉孔黧黑，左額角有一小塊疤痕的人？」我說。

「正是這個人。」鄒媽說「難道黃先生也認得他？」

照鄒媽的話，這是老周無疑了。老周是個賭棍風流鬼，跟老梁的妻子正是跑同一條路的人。他們鬼混做一起是非常合適的，我這樣想着，便對鄒媽說：

「依你的話，那女人是阿春的生母，那個男人却是常常到酒吧去的，是那女人的老相好。只是使我奇怪的，他們要索回阿春，任何時候通知我一聲，我都會把阿春送回的，那用走這邪門呢？」

我一邊說着，一邊和鄒媽裏裏外外的看了一回，倒不會有什麼失落。祇是書櫥裏陳放着幾隻膠塑的獸形玩具不見了。那是我因覺得很好玩在街邊花了幾塊錢買來的。想來當然是阿春順手牽羊給他拿去了。阿春要玩就送給他去玩好了，算是這幾個月來叫我做爸爸的代價。既然知道老梁的妻子來把阿

春帶走，這倒好辦，等我打個電話通知李先生。她要再走邪門，把阿春藏起來再到這兒來向我要人，有鄒媽五姑三嫂她們作見證，她也就沒法誣賴了。我這樣想着，便對鄒媽說：

「我的東西他倒沒拿走哩，既然是他自己的母親來把他帶走，也就罷了，我正要她來帶走她這個寶貝兒子哩。」我說到這兒，在褲袋裏摸出三十塊錢來遞給鄒媽說：「鄒媽！你知道我近來爲着阿春的事煩惱極了，現在既由他母親帶走，我要謝天謝地了，該高高興興來慶祝一番的。這三十塊錢，煩你替我備幾樣菜，等今晚回來，我要專誠請何媽、五姑、三嫂和你們母女大家來替我高興一下。那個咖啡店女老闆的故事是很動人的，我今晚一定講給你們聽，包你們聽了個個開懷歡笑。現在我們公會還有事等待我做，我得先到公會去。」

## 後記

有代序復有后記，真是一「漪歟盛哉」！正合了一句方言俗話，叫做「像煞有介事」。作者是沒有什麼有頭有臉的朋友的，能文善墨之士的交好，更是絕無少有，自無從煩請人家來代拙作寫評介。真的有那位大雅君子肯於給點面子，但我要說的話人家怕亦未必能代為表達，與其隔靴搔癢，反不若由我自己來抓，這便是我有「傻瓜的話」的代序。現在復有不能已於言者，在我同时出版的幾部創作，由構想至交由印刷館排印成書，甚至連封面設計，全未參酌他人高見。說句值得自豪的話，便是「孤軍作戰」。開句玩笑，是我自拉自唱做我的獨腳戲。

一部文藝創作，在寫作過程中到底是一種什麼滋味，只有此道中操過筆的人才能知道。至於自籌印費災之梨棗，其中奔走督促修訂校正種種煩瑣的工作，尤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人家孕婦是孕婦，產婆是產婆，而我却是孕婦兼產婆。拙著既如此難以生產，其敝帚自珍的心情自難怪我不能無。此次同时出版之四部拙作，每部僅印五百冊，說我太沒信心固可以，說這只算是拙作的一種

後

記

二

「品樣」亦未嘗不可。總而言之，我亦不知拙作是否能傳諸久遠，但既已有「品樣」，是否值得翻印，已瞭如指掌。我是歡迎大家翻印的，但請勿未經同意而私自翻印則幸甚！



穀雨記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發行：湯申書局  
THOMAS BOOK CO.  
224, Upper Thamrin Road  
Singapore, 20. Tel. 2112